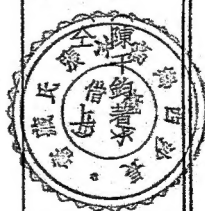


韓 非 著  
王先慎集解

附 韓非新傳  
韓非子書考



韓 非 子 集 解

世界書局印行

# 序

韓非處弱韓危極之時以宗屬疏遠不得進用目擊游說縱橫之徒顛倒人主以取利而奸猾賊民恣爲暴亂莫可救止因痛嫉夫操國柄者不能伸其自有之權力斬割禁斷肅朝野而謀治安其身與國爲體又燭弊深切無繇見之行事爲書以著明之故其情迫其言嚴不與戰國文學諸子等迄今覽其遺文推迹當日國勢苟不先以非之言殆亦無可爲治者仁惠者臨民之要道然非以待奸暴也孟子導時王以仁義而惡言利今非之言曰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以困姦豪而皆曰仁義惠愛世主亦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蓋世主所美非孟子所謂仁義說士所言非仁義卽利耳至勸人主用威唯非宗屬乃敢言之非論說固有偏激然其云明法嚴刑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此則重典之用而張弛之宜與孟子所稱及閒暇明政刑用意豈異也既不能行之於韓而秦法闇與之同遂以鉏耨雄有天下而董子迺曰秦行韓非之說故非奉使時秦政立勢成非往卽見殺何謂行其說哉書都二十卷舊注罕所揮發從弟先慎爲之集解訂補闕譌推究義蘊然後是書釐然可誦主道以下蓋非平日所爲書初見秦諸篇則後來附入者非勸秦不舉韓爲宗社圖存豈至無俚君子於此尤悲其志焉光緒二十二年冬十二月葵園老人王先謙序

# 韓非子序

先慎曰此全鈔史記列傳不得爲序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先慎曰史記作而其歸本於黃老其爲人吃口。先慎曰史記作非爲人口吃

能道說。先慎曰史記作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李斯自以爲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先慎曰史記干作諫索隱韓王安也

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病治國不務勢。先慎曰史記不務下有脩明其法制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

寶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盜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

先慎曰史記二句互易廉直不容於邪枉臣。先慎曰史記上有之字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先慎曰史記說難上有今者二字

五十五篇十餘萬言。先慎曰史記無五十五篇四字按初見秦存韓二篇係後人彙集節令一篇全載商君書難人

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

先慎曰史記有也字秦因急攻韓韓始不用。先慎曰史記下有韓字下及急乃遣韓非使秦。先慎曰史記無韓字秦王悅之未任用

作李斯害之。先慎曰史記李斯秦王曰。先慎曰史記秦王作韓非欲自陳不見。先慎曰史記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

人情也。先慎曰史記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過法誅之。先慎曰史記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

斯使人遺藥令早自殺。先慎曰史記遺下有非字今作使無早字韓非欲自陳不見。先慎曰史記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

乾道政元中元日黃三八耶抑

# 攷證

漢書藝文志法家韓子五十五篇名非韓諸公子使  
秦李斯害而殺之

隋書經籍志子部法家韓子二十卷目一卷韓非撰

舊唐書經籍志丙部子錄法家韓子二十卷韓非撰

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法家韓子二十卷韓非撰尹知章注韓子亡

宋史藝文志子類法家類韓子二十卷韓非撰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子類法家類韓非子二十卷 右韓非撰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作孤憤五

蠹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其書歎曰得此人與之遊死不憾矣急攻韓得非後用李斯之毀下吏使自殺書

凡五十五篇其極刻嚴無誠惻謂夫婦父子舉不足相信而有解老喻老篇故太史公以爲大要皆原於道德之

意夫老子之言高矣世皆怪其疏裔何至於是殊不知老子之書有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

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及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之言乃詐也此所

以一傳而爲非歟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法家類韓子二十卷 韓諸公子韓非撰漢志五十五篇今同所謂孤憤說難之屬皆

在焉

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韓子五十五篇 史記韓非傳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作孤憤五蠹內外

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注新序曰申子書號曰術商鞅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東萊呂氏曰太史公謂非喜刑名法



術之學則兼治之也。索隱按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三篇是亦崇貴老之學也。今本二十卷五十六篇辨見沙隨程氏曰非書有存韓篇故李斯言非終爲韓不爲秦也後人誤以范睢書廁于其書之閒乃有舉韓之論通鑑謂非欲覆宗國則非也

一 困學紀聞十 韓子曰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以商鞅之法爲嚴法又託於仲尼法家侮聖言至此 又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內儒說斯言不可以韓非廢

國朝四庫全書總目子部法家類韓子二十卷

內府藏本

周韓非撰漢書藝文志載韓子五十五篇張守節史記

正義引阮孝緒七錄載韓子二十卷篇數卷數皆與今本相符惟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作五十六篇殆傳僞字誤也其注不知何人作考元至元三年何本稱舊有李瓚注鄧陋無取盡爲削去云云則注者嘗爲李瓚然瓚爲何代人未之可言王應麟玉海已稱韓子注不知誰作諸書亦別無李瓚注韓子之文不知何所據也本僅五十三篇其序稱內佚姦劫一篇說林下六微內似煩以下數章明萬歷十年趙用賢購得宋槧與本相校始知舊本六微篇之末尚有二十八條又止姦所云數章說林下篇之首尚有伯樂教二人相踉蹌等十六章諸本佚脫其文以說林上篇田伯鼎好士章逕接此篇蟲有虺章和氏篇之末自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玉之害也以下脫三百九十六字姦劫篇之首自我以清廉事上以上脫四百六十字其脫棄適在兩篇之間故其次篇標題與文俱佚傳寫者各誤以下篇之半連於上篇遂求其下篇而不得其實未嘗全佚也今世所傳又有明周孔教所刊大字本極爲精楷其序不著年月未知在用賢本前後考孔教舉進士在用賢後十年疑所見亦宋槧本故其文均與用賢本同無所佚闕今卽據以繕錄而校以用賢之本考史記非本傳稱非見韓創弱數以書諫韓

王韓王不能用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巨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又云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其孤憤五蠹之書則非之著書當在未入秦前史記自敘所謂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者乃史家駁文不足爲據今書冠以初見秦次以存韓皆入秦後事雖似與史記自序相符然傳稱韓王遣非使秦秦王說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之藥使自殺計其間未必有暇著書且存韓一篇終以李斯駁非之議及斯上韓王書其事與文皆爲未畢疑非所著書本各自爲篇非歿之後其徒收拾編次以成一帙故在韓在秦之作均爲收錄併其私記未完之藁亦收入書中名爲非撰實非非所手定也以其本出於非故仍題非名以著於錄焉

四庫全書子部法家類存目韓子迂評二十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明門無子評前列元何汴校上原序署至元三

年秋七月庚午結銜題奎章閣侍書學士考元世祖順帝俱以至元紀年而三年七月以紀志千支排比之皆無庚午日疑子字之誤奎章閣學士院設於文宗天歷二年止有大學士尋陞爲學士院始有侍書學士則汴進是書在後至元時矣觀其序中稱今天下所急者法度之廢所少者韓子之臣正順帝時事勢也門無子自序稱坊本至不可句讀最後得何汴本字字而譬之皆不失其舊乃句爲之讀字爲之品間取何氏注而折衷之以授之梓人云云蓋趙用賢翻刻宋本在萬歷十年此本刻於萬歷六年故未見完帙仍用何氏之本然汴序稱李瓚注鄙陋無取盡爲削去而此本仍間存瓚注已非何本之舊且門無子序又稱取何注折衷之則併汴所加旁注亦有增損非盡其原文蓋明人好竄改古書以就已意動輒失其本來萬歷以後刻版皆然是書亦其一也門無子不知爲誰陳深序稱門無子俞姓吳郡人篤行君子然新舊志乘皆不載其姓名所綴評語大抵皆學究八比之

門徑又出狝注之下所見如是宜其敢亂舊文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韓子二十卷 周韓非撰凡五十五篇舊本多所佚脫明趙用賢始得宋槧校補又周孔教家大字刻本與趙本亦同今用以互校視他刻本爲完善其注不知何人作元何忬稱爲李瓚未知何據也

孫氏祠堂書目諸子法家韓非子二十卷 一明趙用賢刊本一明吳勉學刊本一明葛鼎刊本一明十行本缺二卷一依宋刻校本

盧文昭羣書拾補韓非子 是書有清馮舒已蒼據宋本道藏本以校張鼎文本外又有明凌竈初本黃策大字本今并以校明神廟十年趙用賢二十卷全本而以是者大書其異同作小字注於下此書注乃元人何忬刪舊李瓚注而爲之者亦甚略且鄙謬者亦未刊去明孫月峯評點本并無注茲不取在所校本中

吳山尊重刻韓非子序 翰林前輩夏邑李書年先生好藏古書精槧而宋乾道刻本韓非子尤其善者嘉慶

辛未先生方爲吾省布政使察賑鳳嶺嘉目後進禮謁於途次求借是書先生辭目在里中又六年丙子六月余在揚州先生督漕淮上專使送是冊來迺屬好手影鈔一本目原本還先生明年丁丑五月攜至江寧孫淵如前輩憇愚付梓又明年戊寅五月刻成而淵如已歸道山可痛也是本爲明趙文毅刻本所自出御有目他本政易處元和顧君千里實爲余校刊千里十四年前已見此冊挾摘標舉具道此槧之所目善宋槧誠至寶得千里而益顯矣千里別有識誤三卷出目贈余增刻書後仍歸之千里昔嘉爲朱文正師恭跋御製文及代擬進御文屢邀兩朝褒賞文正曾目奏聞今上退謂其子錫經必目嘉還嘉聽入私集且與嘉書曰一不可掠人之美一不欲亂我之真也嘉老且病然尙思假年居業目期有目自立不敢矜披筆翼鹿蒙虎皮也是年月陽在己巳已跼舊史氏吳鼎序

顧千里韓非子識誤序 予之爲韓子識誤也歲在乙丑客於揚州太守陽城張古餘先生許宋槧本太守所借也與予向所得述古堂影鈔正同第十四卷失第二葉以影鈔者補之前人多稱道藏本其實差有長於趙用賢刻本者耳固遠不如宋槧也宋槧首題乾政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亦頗有誤通而論之宋槧之誤由平未嘗校政故誤之迹往往可尋也而趙刻之誤則由平凡遇其不解者必校政之於是而并宋槧之所不誤者方且因此以至於誤其宋槧之所誤又僅苟且遷就仍歸於誤而使徒使可尋之迹泯焉豈不惜哉予僻勘數過推求彌年既窺得失乃條列而識之不可解者未敢妄說庚午在星中友人王子涓爲之寫錄間有所論厥後攜諸行篋隨加增定甲戌以來再客揚州值金椒吳山尊學士知宋槧之善重刊以行復舉識誤附於末竊惟智恭學短曾何足云庶後有能讀此書者將尋其迹輒以不敏爲之先道也嘉慶廿一年歲在丙子秋八月元和顧廣圻序

先慎按藏本有南北之分故顧氏與盧氏所校多不合

孫詒讓札遼卷七

韓非子某氏注

吳藍景宋乾道刻本  
盧文照羣書拾補校

顧廣圻識誤校  
王念孫讀書雜誌

日本藏版圓增設韓非子校  
俞樾韓子平韻校

佚文

先慎案史志載韓子五十五篇與今本合似無殘脫而其佚文不下百餘條今推究其義凡可補者悉注本文之下其不能增屬者都爲一類俾後之讀者有可考焉

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置賞而不望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事書治要  
卷四十引

解狐與邢伯柳爲怨趙簡主問於解狐曰孰可爲上黨守對曰邢伯柳可簡主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

之舉賢也不避仇讎以上又見藝文類聚卷二十二邪並作親其廢不肯也不阿親近簡主曰善遂以爲守邪伯柳聞之乃見解狐謝

解狐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往矣怨子如異日羣書治要卷四十四引

師曠鼓琴有玄鶴銜明月珠在庭中舞以上又見初學記卷十六注引失珠曠掩口而笑北堂書鈔卷一百九十九引

孫叔敖冬日黑裘夏日葛衣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引

孫叔敖相楚餽飯菜羹以上又見初學記卷二十枯魚之膳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三引

昔齊桓公入山問父老此爲何谷答曰臣舊畜牛生犢以子買駒少年謂牛不生駒遂持而去傍鄰謂臣愚遂

名愚公谷藝文類聚卷九引事又見劉向說苑

勢者君之馬也威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興安威定則策勁臣從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爲國有失於此覆輿奔馬

折策敗輪矣輿覆馬奔策折輪敗載者安得不危藝文類聚卷五十二引

聖人立法賞足以勸善威足以勝暴備足以必完藝文類聚卷五十四引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九引

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蹶照戲也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樹號矣由基楚共王之臣養由基也調調張也

矯直也擁抱也案此見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九引事類賦卷十三注引同照字作嬉戲二字無始字

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願怒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生

死之分則壽矣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九引

木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九引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

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而右太華伊國在其南牟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行不德而武王滅之王恃險而不修德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九引

與人成與則願人富貴也非與人仁不富不貴則與不集也太平御覽卷四百七十二引

加脂粉則膜母進御蒙不潔則西施棄野學之爲脂粉亦厚矣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七引

勢者君之與也威者君之策也臣者君之馬也民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與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人和則

輪利而爲國皆失此有覆輿走馬折策敗輪矣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引與藝文類聚引文不合

爲人君者猶壺也民亦水也壺方水方壺圓水圓外傳說壺作孟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引

孫叔敖相楚衣赭牟裘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四引

公儀休相魯其妻織布休曰汝豈與世人爭利哉遂燬其機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引

舜耕於歷山農者饒畔漁於河濱漁者饒澤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四又八百二十四引歷山農侵畔舜往耕其年饒畔

物有所宜才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意林卷一引

愛人不得獨利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得獨害待非而後害之意林卷一引

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意林卷一引

# 弁言

韓非子舊有尹知章注見唐書藝文志不載卷數蓋其亡久矣元何休稱舊有李瓚注李瓚無考宋乾道本不題姓名未知孰是太平御覽事類賦初學記注所引注文與乾道注本合則其人當在宋前顧其注不全備且有舛誤近儒多所匡益因旁采諸說閒增已見爲韓非子集解一書其文以宋乾道本爲主間有譌脫據它本訂正

清光緒二十一年孟冬月長沙王先慎

# 韓非子集解目錄

## 卷一

初見秦第一.....一

存韓第二.....八

難言第三.....一四

愛臣第四.....一六

主道第五.....一七

## 卷二

有度第六.....二二

二柄第七.....二六

揚權第八.....二九

八姦第九.....三六

## 卷三

十過第十.....四〇

## 卷四

孤憤第十一.....五五

說難第十二.....六〇

和氏第十三.....六六

姦切弑臣第十四 先讀曰趙本錢作姦.....六八

## 卷五

亡徵第十五.....七八

三守第十六.....八一

備內第十七.....八二

南面第十八.....八五

飾邪第十九.....八八

## 卷六

解老第二十.....九五

## 卷七

喻老第二十一.....一一五

說林上第二十二.....一二五

## 卷八

說林下第二十三.....一三六

觀行第二十四.....一四五

安危第二十五.....一四七

守道第二十六.....一四九

用人第二十七.....一五一

功名第二十八.....一五四

大體第二十九.....一五六

## 卷九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一五八	定法第四十三	三〇四
卷十		詭疑第四十四	三〇六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一七九	詭使第四十五	三一四
卷十一		卷十八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一九五	六反第四十六	三一八
卷十一		八說第四十七	三二四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二一六	八經第四十八	三三〇
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字據趙本補		卷十九	
卷十二		五蠹第四十九	三三九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二三一	顯學第五十	三五五
卷十四		卷二十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	二四九	忠孝第五十一	三五八
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字據趙本補		人主第五十二	三六一
卷十五		飾令第五十三	三六三
難一第三十六	二六三	心度第五十四	三六五
趙本不提行		制分第五十五	三六六
難二第三十七	二七三		
卷十六			
難三第三十八	二八二		
難四第三十九	二九二		
卷十七			
難勢第四十	二九七		
問辯第四十一	三〇一		
問田第四十二	三〇二		

# 韓非子集解卷一

長沙王

## 初見秦第一

願廣圻曰戰國策作張儀說高誘注秦惠王也吳師道補注云張儀誤當作韓非非並以韓非使秦在始皇十四年韓世家爲之王安五年案秦攻韓紀表未嘗始皇十三年用兵於趙十四年定平陽武城宜安而後從事於韓則非之使秦當在韓王安六年紀表爲是吳師道以非爲韓王安五年使秦據世家言之不知作五年者史缺文也又案讀本篇目頂格下同不復出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先讀曰秦策言下並有爲字爲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

不當。亦當死。盧文弼曰言而不營策作言不審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先讀曰爾雅裁度也罪即指上言而

不當亦當死而言國策高誘注訓裁爲制失其義臣聞天下陰燕陽魏。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先讀曰高注陰小陽大案舊注是高注非也此不過舉關東地形而言燕在

陰魏在陽耳周禮梓氏疏引爾雅山南曰陽山北曰陰陰陽隨山水所指無庸取大小爲說連荆固齊。收韓而成從。盧文弼曰策作將西面收餘韓成從

以與秦強爲難。盧文弼曰策無難字此倒當作險臣竊笑之。世有二亡。而天下得之。知

亡者得天下○盧文弼曰天下得亡之形也舊注謬甚宋本三亡作二亡注同吳師道國策補注亦云韓子作三

頭廣圻曰策作三未多以逆攻順者亡一句或此脫張文虎曰三亡即下所云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

逆攻順者亡○今本脫依秦策○三端也天下二字承上臣聞天下下來謂天下之攻秦者犯此三亡也先讀曰吳據錄本引作二盧說宋本即指吳所引而言乾道本作三張榜本繪本並同不當作二願張說是其此

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先讀曰最

逆攻順者亡○句張榜本有與策合是也上言三亡此不當少一句御覽三百十八引有以逆攻順者亡大字是宋人所見本不脫今搜補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

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先讀曰策作張軍數十百萬此本云會作張軍聲案有聲字者是也此奪十字當從策作千盧張其軍號稱數十百萬耳下云秦師數十

百萬則天下之士民應不止此况自張其聲乎十字涉下而誤其頓首戴羽。爲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

盧文昭曰策無此下二十字頃國策補注引作讀說文頃宣項也頃字無理孫詒讓曰頃首與作頃足下文頃足徒謂犯白刃而殲賊也死於前者皆是也正與此文相應是其證王先謙曰文選羽獵賦黃育之倫蒙盾負羽後漢賈復傳被羽先登謂蒙鳥羽爲標幟也戴與氣被其義一耳千當爲千形近致誤千恕也不至于人皆以言死謂未至怨敵人時皆言必死先謙曰頃首當依策注作頃首論言抗首也頃足亦通然與戴羽文義不貫

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卻走不能死也先謙曰也與者同義說見王氏經傳釋詞策無也字及下非字有罪字是合也非二字而誤當依此訂正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

士民不死也先謙曰不能故策作不能殺秦殺乃故字形近而誤士民之不死其故由上之不能賞罰無信正不能之實也若作殺則文氣不屬今秦出號令而

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俞樾曰事者治也高注臣氏春秋淮南內篇廣見詩卷耳毛傳采事采之也正義引鄭志若張逸云事謂事奉一一用意之事蓋事訓治故出其父

母懷妊之中生未賞見寇耳盧文昭曰當句策作也聞戰頓足徒跣先謙曰楊雄本及策均作跣誤

衣而見體史記張儀傳秦人捐甲徒跣以趨敵索隱楊祖也謂袒而見肉也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

斷生者不同先謙曰拾遺者作也盧文昭云今從原本張本策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死也先謙曰策無死字高注奮勇也夫一

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對天下

矣先謙曰四對字策作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

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

剋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先謙曰策其作量是也

霸王之名不成作反藝若作其則文氣平實其當爲甚之發字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鄰諸

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先謙曰異故爲言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盧文昭曰謀

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先謙曰異故爲言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盧文昭曰謀

策無先償曰不省亦可虛說非

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

先償曰東齊作中謀當依此訂下云中使韓魏五戰之事備矣西服秦

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

先償曰策無上字

戰剋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

濁河足以爲限

先償曰策作濟廣河濁誤史記蘇秦傳與此同

長城巨防足以爲塞

先償曰水經濟水往平陰城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監防門即此也其水引濟故濟會存濟漢郡國志濟北國盧縣下劉昭注引史記蘇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巨防巨防即防門先償曰策作鉅坊案鉅巨字通坊誤當作防史記亦作防

五戰之國也

謂五破國也

一戰不克而無齊

爲樂毅破齊於濟西○先償曰見齊世家無字張榜本趙本作不虛文昭云蘇本張本作無樂同由

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聞之曰

禍乃不存

言稍敗之迹創去本根則無禍敗言秦宜以齊爲戒○虛文昭曰策作創株指根闕廣折曰當從策

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

洞庭五湖江南

虛文昭曰湖策作都一作渚顧廣折曰吳師隨云都當從寧作都今按吳說非也燕策云四日而至五湖蘇秦列傳同集解引戰國策取洞庭五湖楚都同字則是楚之謂王

先謙曰史記秦紀昭王三十年取江南爲黔中郡正義引括地志云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縣西二十里又三十一

年楚人反我江南六國表云秦所拔我江旁反秦楚世家所謂江旁十五邑也先償曰蘇秦傳集解引戰國策云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然則五湖在洞庭案裴說誤戰策文耳高注郢楚都也洞庭五湖

江南皆楚邑也索隱五湖五湖也劉氏以爲五湖宛鄧之間臨漢水不得在洞庭湖乃諸之誤顧說是荆

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

顧文虎曰服當依策作伏史記楚世家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

走陳白起列傳作東走徙陳故云伏謂竄伏也又曰此秦昭襄王二十九年事秦策以此篇爲張儀說秦王文

案儀以秦武王元年去秦入梁在前三十三年矣又下文稱秦攻魏軍大梁白起擊魏華陽軍及長平之事更在

其後足以明

國策之誤矣當此時也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

以弱齊燕

顧廣折曰弱策作強高注言以強於燕齊也下文同先償曰弱齊燕與後三晉對文齊燕遠於秦非兵力所能勝及我滅敵勢強則齊燕自畏而親附故但言弱也下文兩言弱齊燕其明

證策誤高原文爲說亦未合中以後三晉

虛文昭曰張本據作陵下同策同

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

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爲和

先謙曰史記秦紀昭王二十九年取郢爲南郡王與楚

王會靈陵此所謂軍退復和也楚世家襄王二十三年（六國表昭王二十一年）襄王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後西取秦所拔江旁十五邑以為郡距秦下文所謂與秦為難也 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以謂字句絕令字蓋下俞掩日策是也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皆三字為句後人誤以令字上屬成四字句於後上句加稷字配之耳置宗廟令義不可通此言荆人置宗廟非言其置令也古宗廟亦未聞有令足知其非矣下文云令聽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稷字亦衍文令下亦當有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十字秦策闕此句後人據以割韓子而令字誤屬上讀故得僅存耳夫率天下以與秦為難故失霸王之道若惟是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則是難之得給未足以見秦之失也然則此句不可闕因一字之幸存而全句轉可據補先漢曰令字下屬是也立社稷主四字不誤白虎通社稷篇云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一宇之幸存不可一一祭立社稷而祭之故謂之社稷主策無

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先漢曰以失天下又

比周而軍華下顧廣圻曰周當作意下文云天下皆比意蓋固策兩意字皆作志王先謙曰高注華下韓魏趙宋中山共攻秦文蓋指此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施首在隴蜀尾沒勃磣張守節所謂自南山華山渡河東北盡碣石者是函端諸山皆華嶽支麓故函谷亦得稱為華下戰國之兵始終未喻秦關一步華山之下固非天下所能軍也

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先漢曰策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

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盧文昭曰策作

荆狐是顧廣圻曰狐當從策作狐術疑字策無俞樾曰存韓篇云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則狐疑字不誤盧顧說非先漢曰破趙云破膽則楚云狐疑既趙云危則楚不得僅云狐疑也狐危之與破膽狐疑語言輕重大相逕庭從策作狐

東以弱齊燕中以援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

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為和王先謙曰據史記六國表魏世家秦昭王三十二年魏安釐王二年也秦

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溫以和又魏侯傳魏侯國大梁納梁

大夫須賈之說而魏梁國明年魏背秦與齊從魏即其事也 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

主置宗廟令先漢曰令下脫率天下西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

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嘗私邑謀秦故非謂云兩國○王先謙曰高注

穰侯魏人治潁也魏侯相秦故與秦而安釐故曰

欲成兩國之功案舊注非高注之誤讀侯得罪受死下文亦斥其非不煩細也史傳云宣太后異父弟莊襄王其先魏人則非魏人明矣又慮用兵於魏何云安爾乎蓋魏侯志在併國拓地故云欲成兩國之功耳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

先慎曰策露作靈波作露黃不烈孔記云此當各依本書策文下句言露病露同字此句不得更言暴露靈者零之假借靈謂日靈謂雨也其策文作露病不與作疲病同高注可證先慎案此及策並當作暴露於外露靈於內靈乃露之借字說文靈雨靈也詩定之方中傳零落也零當作露亦假靈為之鄭風零露傳今正義本作露露靈露與露病義同後人多見暴露疲病少見暴露露病故改靈為露改露為疲而古義俱經矣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趙居邯鄲燕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兼四國之人故曰雜

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

形不便先慎曰高注趙王都邯鄲無險固故曰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俞樾曰下當從秦策作上淮以上言故曰其民若以下言則但曰不能盡其力足矣上文曰號令不治賞罰不信此正上之所以不能盡民力民力之不盡其故在上不在下當言上不能不當言下不能也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顧廣圻曰萌策作張本書例用萌字先慎曰說文民衆萌也後人於經傳中萌字皆改作張如周禮途人以與悉其士民

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先慎曰高注趙括封於武安武安君將趙四十萬拒秦秦將白起抗括四十萬聚於長平下故曰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

先慎曰則下當有是字此與下文拔邯鄲繞山東河間可皆譌盧文昭曰策作完河間無山東二字然則是趙舉文法一律策有是字拔邯鄲繞山東河間顧廣圻曰乾道本河間作可謂藏本亦作可皆譌盧文昭曰策作完河間無山東二字

字先慎曰完即第字孫開當依此訂正樂記鄭注第餘包也謂秦軍包舉其地可謂河間之語改從張榜本趙本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華顧廣圻曰當從策作踰華

賜高注卒顧廣圻曰當從賜高注卒上黨顧廣圻曰當從上黨代四十六縣盧文昭曰四上黨七十縣顧廣圻曰七十策從策作踰華策作終代上黨顧廣圻曰七十策從策作踰華策作終代上黨顧廣圻曰七十策從策作踰華

反爲齊矣。中山呼施以北。不戰而畢爲燕矣。

先慎曰秦兵力所不及則齊燕等分取之此皆趙地故下云趙舉

然則

是趙舉。趙舉則韓亡。

先慎曰秦作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

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

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荆。東以弱齊燕。

先慎曰韓道本燕上。有強字。盧文昭云衍。韓齊。按本無先慎案。策無強字。今據上兩言弱齊。

燕即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

盧文昭曰伏策作疏。王先謙曰水經河水注家陽縣東岸有故城陰帶其體。長河謂之鹿鳴城。隋取名鹿鳴津。亦曰白馬濟津之東南有白馬城。河

水舊於白馬。臨南洪通。僂黃。諸故魏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縣世家無忌說魏王曰決發澤水。盡大梁。大梁必亡。後王黃攻魏。率引河。澤澤大梁而取之。先慎曰沃疏二字義同。說文沃作沃。魏也。高注疏澤也。

是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

先慎曰高注從者山。東大國敗從不成也。

大王垂拱以須之。

補云韓作須之。然則韓非異於國策者。但句末多之字。其拱手字必與策同。若作垂拱以須之。則吳師道何以不及乎。此必後人所改。當依國策訂正。

天下編隨而服矣。

作編隨作伏。盧文昭云編字高誘注國策本同。吳師道補注作編。云以編水物。日編張本。凌本此亦作編字。願廣折云。韓本同。今本編作編。誤。先慎案吳說是。

霸王之名可成。而謀

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爲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棄霸王之業。

地會不可得。

盧文昭曰會策作尊。先慎曰尊字誤。當依此訂正。

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

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

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弩。戰竦而卻。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

先慎曰韓道本無御字。願廣折云。今本兵

作負。誤。而下有御字。策有高注。御退也。吳師道引此無弩。策作怒。吳引作拳。不合先慎案。而下當有御字。依今本增棄甲兵弩四字。不成文。兵當作與。與文與古。文作與。兵作與。二字形相近而誤。

軍乃引

而退。奔於李下。

先慎曰韓道本。是作後李。下邑名在河內。張榜本。趙本復作退。李作李。是今據改。

大王又奔軍而至。

盧文昭曰至策作致。先慎曰張榜本作致。誤。

與戰不能剋之也。

王又奔軍而至。又不能反運。罷而去。

盧文昭云運或改作軍。願廣折曰又不能反運。句絕反當作及。運讀爲歸。罷而去。爲一句。罷讀爲疲。策作又交罷。卻按無不能運而四字不同也。俞樾曰運乃軍之誤。上云大王又奔軍而至。此云軍罷而去。文義

正指這蓋不能論則宜退既不能退又不能反故其軍至於罷病而後去也先讀曰天下固量秦力三

顯說較長不能及更言論遲不遲也文義甚顯當從之張榜本雖作交依策改非

矣。先讀曰固下嘗有以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先讀曰張榜本觀作親謀臣以

字與上文一律此脫。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先讀曰張榜本觀作親謀臣以

爲天下之從。幾不難矣。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則從益堅固曰不難矣。○先讀曰張榜本觀作能盧

文昭云案注是難字策作豈其難注曰上嘗有故字王續云能當作難先讀

按張榜本作難今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皆

比意甚固。俞闕曰皆字衍文蓋即此字願大王有以慮之也。先讀曰高且臣聞之曰。戰

戰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將

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溪。先讀曰趙本策作難盧文昭云難策作谷先讀按御覽六十四

右飲於洹谿。盧文昭曰淇水竭而洹水不流。先讀曰御覽事類賦並以與周武王爲

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先讀曰策千下有領字張榜本趙本日作夜非高注一而破紂

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先讀曰高注傷慰也知伯率三國之衆

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盧文昭曰秦策趙策俱作三年城且拔矣。

襄主鑽龜筮占兆。以視利害。盧文昭曰策作鑽龜筮此筮上疑脫一字顧廣圻曰盛當從策作

鑽日吳師道補云鑽筮作鑽是韓之異於國。鑽筮二字案飾邪篇靈龜數筮先曰大吉凡三見可證此爲脫誤先

策出一鑽字其數筮必與策同當依以訂正。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行而

出。先讀曰疏道本釋下有於字張文虎云秦策呂氏春秋淮南子皆無於字案於疑衍字之謬蓋韓子作游龜

出孫詒讓云十過篇云趙孟談曰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反知伯之約。先讀曰戰道本無反字顧廣圻云

魏之君嬖下亦無於字先讀案趙本正無於字今據刪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

反字是今據補高注知伯與韓魏攻襄子張孟談辭於韓魏韓魏與趙同故曰反知伯之約也



之初。盧文昭曰策作以成秦子之功。先讀曰張本初作功。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

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先讀曰

無以字天下二字不重可作何無而字。盧文昭云一本此上有以字。策無願

本兼下有而字何作可策同願廣折云今本重天下策有今據讀改。臣昧死願望見大王。先讀曰

作願望。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

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盧文昭曰誠策作就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

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張文虎曰依上文謂當作弱先讀曰此即承上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而言不當作弱張說誤霸王之名不

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爲王謀不忠者也。先讀曰拾補重爲字盧

據吳注引增上爲如字下去聲者下張本有戒字策作以主不忠於國者願廣折云當從策作以主爲謀不忠者主謂爲主首也爲謀造謀也此文例言大王不言王王字必誤吳師道引此無也字是重爲字非先讀案姚本國策與盧引同館本與願同故所引各異又策國上有於字今案王當作主願說是也爲上以字當衍以徇國爲主謀不忠者也作一句讀文氣自順

存韓第二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爲扞蔽。入則爲薦薦。出貢以供若薦薦居人下。先讀曰乾

秦特出銳師。取秦地而隨之。先讀曰韓字當在而下取地略地也。下下文韓與秦兄弟共苦天下怨懸於天下。功歸於

強秦。王謂曰秦當作隨先讀曰秦字不誤韓則受其怨秦則得其功也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臣竊聞貴

臣之計。先讀曰乾道今本下有日字盧文昭云日字衍張本無今據刪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徒。先讀曰乾道

廣折云韓本今本從下有徒字今據補欲費天下之兵。發綴連也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先讀曰諸侯宗廟必爲秦滅

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懷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

氏之計矣。韓爲內臣秦強盛之則天下從趙攻秦計爲得矣

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

下相與同憂久矣修守備戒強敵有蓄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

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先謂巨勝文摧折也。韓叛則魏應。

之趙據齊以爲原。崑山原然○關廣折曰原當作厚舊注誤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

與爭強。先慎曰與秦爭強也。趙之禍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

拔。則陷銳之卒。勲於野戰。盧文弨曰。勲張本作勲。負任之旅。罷於內攻。勞餒者。則合羣苦弱。

以敵而共一萬乘。王謂曰當衍而共二字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廉廣圻曰趙當作魏亡韓貴人之計也均如貴人

之計。均同也。謂同其計而用之。則秦必爲天下兵質矣。○虞文弼曰：張本人作臣。○虞進退不能則同於我質者。○虞陛下

雖以金石相弊。  
弊盡也。盡以召土。○盧文照曰。馮氏云。其時之久也。注解。石何取以召土。王肅曰。文選二十九卷。注引以作與。以卽與也。顏廉折曰。七發注亦引作與。王先謙曰。與金石。

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愚計。先懷曰韋鑑本題上有

錫字是也今本誤作造誤先慎案  
錫卽錫之誤而衍者今從藏本  
使人使荆重弊用事之臣  
先慎曰重弊  
猶言厚賂明趙之所以欺

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爲一。不足患也。一國事異。

則韓可以移書定也。先漢曰韓乾道本作韓盧文昭云藏本亦作韓是上已云從韓而從趙則不待再收韓明矣關廣圻云今本韓作韓誤此言定荆魏俞揭云韓字無義前

本作韓是也此篇名存韓本因秦黃臣之計舉兵將伐韓故爲是說韓之韓韓而伐趙趙齊事畢而韓可移書定  
正見韓之不必伐也乃乾道本道藏本皆作韓則字之誤久矣趙本改韓爲韓是也盧頤以上文曰云從韓伐趙

此不必更言定讞今案韓未聞其將伐趙秦何得從韓以伐趙且秦之伐趙亦何必從韓矧韓字是衍文蓋旣使人使荆又與魏質則荆魏不與我爲難矣於是從而伐趙從而者繼事之詞明其事次第當如此非從他國之謂

也後人不達其義妄補韓字以實之盧頤不知上韓字之衍而誤下韓字之非誤矣先漢書論說是張榜本轉亦作韓今據改

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先慎曰二國指齊趙

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

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構矣。計者所

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強弱，顯廣折曰：韓嘗作轉，會曰：韓秦強弱，各本皆同。顯曰：韓嘗

弱如非之計，齊趙可亡，荆魏必服，則秦弱矣。秦作轉，韓先，顯說是如貴臣之計，秦為天下兵，實則秦必

計一定，恐弱隨之，若韓之強，弱豈非所政言乎？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

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為計而使諸侯有意伐之心，盧文昭曰：伐，張本，按本作我，趙殺

至殆也。見二疏。先，顯曰：韓遣本，疏作陳，盧文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

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先，顯曰：韓遣本，攻上無夫字，開作聞，盧文昭云

當作聞，開反，聞也。先，顯案：盧校是。今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先

據改存韓文止此，下乃增見其事。韓之未可舉，韓之未可舉，後衍下字，俞樹云：子字，衍文，韓非因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故上此書言

韓之未可舉，後衍下字，俞樹云：子字，衍文，韓非因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故上此書言甚以為不

然。先，顯曰：韓遣本，上有臣斯二字，盧文昭云：舊本不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盧文昭曰

重一本有先，顯案：臣斯二字，餘校以下皆李斯言。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盧文昭曰

例今從藏本。虛處則怏然。文，昭曰：往該音，艾按：本音改，案說文：善也。胡樹切。玉篇：恨，善也。若居濕

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謂：法得令卒然而走，必發矣。喻秦雖加恩於韓，有急韓之不臣之心

而不去，十一字為一句，該說文：善也。廣讀云：非徒胡樹切，舊注皆誤。以極，逗走字，衍會，後曰：顯氏視舊讀為長，然

平居不得謂之虛處，且走與處對，文則走字非衍也。按此當以虛處則怏然若居濕地，為句。虛乃衍字也。蓋即處

字之誤，而讀者著而不去，為句，以極走，則發矣。為句，極猶也。也。古字通用。荀子：誠者出入，其極又曰：反覆其極，楊

注：並云：極讀為處，是其證。此言腹心之病，附著不去，平居猶可，亟走則發矣。亟走，急也。舊注卒然而走，是正讀

極為亟也。下文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若有卒報之事，與亟走之喻相應。夫韓雖臣於秦，未

嘗不為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俞樹曰：韓讀為處，疾之處，禮記：少儀：篇母報

注：喪服小記：篇母報。韓者：報處也。注：並云：韓讀

焉患疾之  
趙是也

秦與趙爲難。荆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

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

王謂曰趙  
當作秦

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

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

則秦必復見峭塞之患。

先讀曰謂諸國  
兵將復至固谷

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爲重

於韓也。

先讀曰非之來秦爲存韓也則說雖  
爲秦心必爲韓故云爲重於韓也

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

利闢陛下。

闢陛下之意因陳  
而入說以求韓利

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

見重於  
二國

此自便之計也。臣

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

王先謙曰說  
淫而聽納之

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

爲計矣。

疑伐  
已也

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

盧文昭曰  
在王安六年其時楚陽上

二字重張

臣斯請往見韓之臣。以與韓人爲市。則韓可深割也。

王先謙曰韓遣韓非入秦  
在王安六年其時楚陽上

黨悉已入秦。存者獨潁川一郡地耳。非存韓之說。不得

已而爲宗社計。李斯所云深割者。即盡入其地之謂也。

王謂曰象當作蒙  
見始皇本紀蒙恬列傳

發東郡之

卒。闢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

先讀曰蘇即荆蘇  
秦使之齊絕趙交也

是我兵

未出。而動韓以威。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

有患計。

先讀曰荆疑四  
國必不欺秦

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

與蘇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未

得見。因外書曰。昔秦韓勦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

集解

卷一 存韓第二

一一

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

先漢曰韓世家釐王二十三年趙魏共伐韓。韓使陳轅告急於秦。秦昭王遣白起救韓。八

日而至大破趙魏之師。據六國表事在昭王三十一年。

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

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

王先謙曰韓自懿侯後事見世家者如昭侯十一年如秦宣惠王十九年以太子倉質秦。襄王

十年太子嬰朝秦。釐王時兩會秦。王非不世世事秦。而無世不被秦兵。常出兵在秦伐諸侯。其得秦救。惟釐王二十三年一役而已。所謂戮力一意以不相侵特策士之游說初無關於事實也。

先時五諸

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爲厲行。以嚮秦軍於關下矣。

王先謙曰秦昭王九年齊魏韓趙魏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襄王十四十六年事也。先漢曰韓道本關作關。盧文昭云韓本作關。下云先爲厲行以攻關。先漢案關乃關字形近而誤。即函谷關。今據本改。

諸侯兵困力

極。無奈何。諸侯兵罷。

見表及秦紀此節言之。

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

而先攻荆。

王先謙曰據表紀世家。秦昭王二十七年楚頃襄王十九年韓釐王十六年也。自是連三年秦擊楚破之。遂拔郢。先漢曰韓道本先作失。非也。顯廣折云今本失作先。今據改。

荆令

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爲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

先漢曰韓與秦爲兄弟也。已又背秦。先

爲厲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

先漢曰展轉。猶反覆也。

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

以謝秦。解其兵。

王先謙曰據秦紀及表。昭王四十五年攻韓取十城。未知卽此事否。四十七年秦卽攻上黨。亦未嘗解兵。

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

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奸臣之浮說。

先漢曰韓道本臣作人。盧文昭云張本人作臣。先漢案下文亦作臣。作臣者是今據改。

不權事實。故雖殺戮戮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十卒。以秦爲事。

先漢曰韓道本不重。兵字疑。且臣聞之。唇亡則

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

韓。王先謙曰此言魏遣使於秦約共攻韓。秦欲送其使於韓所以怒之。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姦臣

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見。先謙曰乾道本無得字。願廣折云。請歸報秦。韓本今本不下有得字。今據補。

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

臣者邪。臣斯願得一見前。進道愚計。退就殂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

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

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

殘。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先謙曰邊鄙殘句。國固守句於上脫盈字。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

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夫棄城而敗軍。願廣折曰敗軍當作軍敗軍句絕敗下屬王先謙曰言割城而又敗其軍於秦

自願無庸創文。則反掖之寇。反掖者謂麾下反以爲君掖也。盧文昭曰反於按下文內變。必襲城矣。城

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矣。先謙曰乾道本不重聚散二字。願廣折云。韓本今本重聚散先領案。城盡則聚者散聚者散則國無軍重聚散二字。語乃明顯今據補。

固守。願廣折曰。韓本今本城上有使字。先領案。則秦必與兵而圍王一都。王先謙曰或云一字當在道字下非也。古城邑大者

皆謂之都。不必王所居方爲都。孟子云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是也。韓世家公仲詰王賂秦以一名都。楚陳軫言秦得韓之名都。一正與此文一都相類。道不通則難必謀。王先謙曰說文

慮難曰謀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廣折曰用當作周周盡也。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

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

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計也。先謙曰乾

道本無見字。願廣折云。韓本今本有見字。今據補。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

韓非子集解 卷一 存韓第二



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爲毀譽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  
讒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  
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  
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  
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  
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先慎曰乾道本無而紂二字顧廣折云翼侯炙顧廣折曰戰國策史記皆作鄂侯先慎曰左隱五年邢人伐翼翼侯奔隨六年納諸鄂謂之鄂侯翼鄂地近故相通稱史記楚世家熊渠中子紅爲鄂王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翼侯可借證翼鄂編稱鬼侯腊顧廣折曰史記作九侯徐廣注九侯一作鬼侯鄭應有九侯城九鬼聲近通用比干剖心梅伯醢先慎曰見晏子楚辭云載醢至醢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盧文昭曰即百里奚亡秦走宛事顧廣折曰伯讀爲百傳說轉驚轉次而備故曰驚孫子臙腳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盧文昭曰收疑是收字見呂氏春秋長見篇顧廣折曰仲冬紀云掘泣侍君覽云雲泣先慎曰收當作收形近而誤痛西河之爲秦卒枝解於楚先慎曰說譯公叔巫言國器反爲悖公孫鞅奔秦關龍逢斬裴宏分虬裴宏也敬氏反先慎曰趙本無注六字莊子法儀篇釋文引司馬云裴弘周靈王賢臣也案周景王殺王之大夫魯哀公三年六月周人殺襄弘一云朝陽曰施大微篇以爲叔向之讒尹子筓於棘投之於筓中顧廣折曰未詳先慎曰趙本無注盧文昭云張本有注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非罪爲辜射而以枯爲辜此云辜射又以射爲辜古書每無定字學者嘗以聲求之周禮掌說殺王之親者辜之注曰謂殺之田明辜射即此刑也字又作死史記李斯傳十公主死死於杜索隱曰死與磔同古今字異耳宓子賤西門豹不鬪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先慎曰安于十過七街當作問干觀行當作安與此同案安問古通左定十三年傳作安淮南道應訓作問是也惟趙策安問兩有爲誤宰予不免於田常



范睢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  
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  
說也。故君子難言也。先慎曰。乾道本難言。作不少顯。廣折云。今本不少作難言。誤。案此句下有脫文。先慎案。君子難言。文甚明白。易曉。今從之。且至言忤於  
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第四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威權上逼。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盧文弨曰。一作人臣太擅。必易主命。與識不叶。非也。主妾

無等。必危嫡子。主謂兄弟。不相從服。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

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王價曰。民。當作威。萬乘之君無備。心有千乘

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

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孫詒讓曰。日本

蕭阪圖本作後主。而隆家云。物茂卿本作後作管。隆下有國字。凌本同。非八經篇家隆劫殺之難。詒讓案。管主後主。並無義。管當作營。形近而誤。營主謂營。或其主也。淮南子原道訓。高往營。或也。隆國家。當依蕭阪圖本。刪國字。隆

家言。據諸大家使。爭開辟。後八經篇。此君人者所外也。斥遠之。君當疎外。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

主威之重。主勢之隆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位之至尊也。下三句。顯廣折云。今本也。下衍十四字。先慎案。下四矣。即指此身位威勢而言。少三句。則下四矣。無著今據補。此

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識之而得之矣。先慎曰。識當作義。義者事之。宜也。人君合其宜則得之矣。故曰。人主

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既不能用富。臣則藉之。先慎曰。富。此君人者之所識也。昔

者紂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殷諸侯文王周諸侯秦襄王。先慎曰。從當作以。以與古文从相似。因誤為从。校者不審。又改為從。下文

皆以羣臣之太富也與此文趙魏晉之分也。齊之奪也。皆以羣臣之太富也夫

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先慎曰子罕劫皆以類也。孫詒讓曰以類當作此類故上比之殷周中比

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臣雖有貴賤同以法也質之以

備。謂薄其賞賜也臣貪則易制○王先謙曰廣雅釋詁實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

威淫。聲散往稷將危。國家偏威。君威教臣威成故曰偏威○先慎是故大臣之祿雖大

不得藉威城市。市衆所聚恐其乘衆而生心也○俞樾曰威字衍文藉當讀爲籍詩韓奕篇實故實籍

此籍字之義管子輕重甲篇相公欲藉於室屋欲藉於萬民欲藉於六蓋欲藉於樹木與此正同言大臣之祿雖

大而城市之地不得藉而取之也。下云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臣士卒與籍城市相對威文今涉上文是謂威淫

不解威字是舊本猶未衍也。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謂臣自居

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不欲令其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

得四從。四鄰之國爲私交○孫詒讓曰注說非也此四從四突駟通謂駟乘也○左文十一年傳注駟乘四

日五殺大夫之相秦也。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又曰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驍悍者爲驂

乘（參乘爲駟乘四乘爲駟乘二者略同）商君正以從車載兵甲故爲趙長所責可證此文之義先慎曰四從

孫說是舊注當在居單無不載奇兵。王先謙曰淮南地形訓高注奇兵也奇兵佩刀劍之屬與上四從對文

私交下傳寫誤置於此耳。不載謂不載以從戰國策秦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即此義

也。惟傳處以備非常乃得載兵甲故下又申言之秦御臣民至嚴峻此法制已然者非之也此特以中其意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

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 主道第五

道者萬物之始。物從道生是非之紀也。是非因道彰故曰紀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

源。得其始其源可知也。○先漢曰乾道。本注可作亦今據張榜本趙本改。治紀以知善敗之端。得其紀其端可知也。故虛靜以待令。令

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俞越曰下知字當作爲靜則爲動者正。虛下文云不智而

爲智者正也。涉上句而誤作知於義不可通。先漢曰俞說是下者字張榜本作之。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形名參同。君

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臣因欲雕琢以

稱之。○盧文昭曰自將二字疑倒當與下文一例。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君見其意臣因其意以稱之。故曰。去

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好惡不形臣無所效則亦自備。○王念孫曰去舊去智本去智去舊。惡素爲韻。舊備爲韻。舊去智不知古音。智屬支部。備屬之部。兩部絕不相通。自唐以後始混

爲一類。此非精於三代兩漢之音者不能辨也。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

之所因。先漢曰當作有賢而不以行與有智而不以慮。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智則臣智自明也。去賢而有功。去君賢則臣事自功。去勇而有強。去君勇則臣武自強。

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寥乎

莫得其所。願廣圻曰穆讀爲寥。正字作應。說文云空虛也。明君無爲於上。羣臣竦懼乎下。盧文昭曰乎。茲本作於。明君之

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用臣智故智不窮。賢者救其材。盧文昭曰

救一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

不窮於名。先漢曰乾道本君下有字。字盧文昭云子字衍。願廣圻云。藏本無字。是也。先漢案張榜本亦無今據刪。是故不賢而爲賢者師。君雖不賢爲賢

師之。不智而爲智者正。爲臣之正。○先漢曰乾道本爲下有上字。盧文昭云爲下衍上字。張

按本俱無。願廣圻云。藏本無上字。是也。先漢案張榜本亦無今據刪。臣有

其勞君有其成功

君謂臣勞以爲己功○王先謙曰依文義文事讀之無功字爲是正成經又相均也據舊注則所見本已衍功字

此之謂賢主之

經也

法也

道在不可見

君道必使臣不可見也○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聞見流

之道反以其聞而談之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

官有一人願廣折曰揚推篇有作量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

各令守職勿使相相請既相請則自盡矣○先謙曰乾道本注盡作靜據趙本改

函掩其跡匿其端盧文昭曰掩字疑是往按本無願廣折曰則萬物皆盡函句絕舊注誤函屬下據孫詒讓曰函當作函蓋爲函形近而誤爾雅釋詁云亟疾也此當以亟掩其跡爲句

校尤誤願讀非虛下不能原先謙曰原當作緣緣因也掩跡匿端則下無所以侵其主不能緣與下不能意同義

是其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

絕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執柄固則人意望絕也○先謙曰各本望上有能字拾遺閣盧文昭云注則人意望絕張本作絕其能望亦衍能字願廣折云據本同今

本無望字誤此當衍能字先懷案無望字者因上有絕其能而妄刪之不知此

能字正涉上文而誤衍往則人意望絕不釋能字明舊本亦無能字依盧校刪

不謹其閉不固其門

虎乃將存權柄不固則篡國之虎因而存矣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弑其生代其所人

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願廣折曰句絕與爲姦臣王念孫曰臣當爲匿字之誤隱讀

書大戒篇克恭烝哉衆匿乃雍衆匿即衆隱管子七法篇百隱傷上威百隱即百隱明法篇比周以相爲隱隱法

解匿作隱隱書五行志朔而月克東方謂之仄隱書大傳作側隱是隱與隱古字通主所與虎爲隱側隱也賊爲

顯若作臣則失其顯矣願廣折曰臣當作以正字作臣形相近先謙曰王說是

聞其主之志王念孫曰側蓋聞之轉聞側也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願廣折曰餘當作與下文輔虎其謀也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

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

王先謙曰德當作得與上財利相應此後聲同而誤

臣擅行令則主失

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

先漢曰乾道本名作明願廣折云藏本今本明作名今據改

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

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爲寶。

先漢曰靜退當作虛靜此承上

虛靜以待令而言下不操事不計慮而知巧拙福咎即申虛則知實

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

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

先漢曰乾道本無而字願廣折云藏本今本言下有而字今據補

不約而善增。

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

俞樾曰增字義不可通兩增字疑皆會字之誤不言而會應語本老子不約而會亦即老子所謂會結無繩

約而不可解也。會猶會結也會誤作會又誤爲增耳。先漢曰約當作事言

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

生也。故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責其功。

願廣折曰藏本今本事以作以事按當作以其事先漢曰二極

篇作專以其事責其功

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

道。臣不得陳言而不當。

先漢曰乾道本無得字盧文昭云得字脫藏本有先漢案二極篇亦有得字今據補願廣折云此句下有脫文

是故明君之

行賞也。嗟乎如時雨。

願廣折曰嗟讀爲愛

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

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罰則姦臣易爲非。

盧文昭曰臣張本作人

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

願廣折曰此句下

下當有疏賤必賞四字

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 韓非子集解卷二

有度第六 先慎曰乾道本六作七據趙本改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

強爲不曲法從私。○盧文昭曰注爲字當作謂先慎曰爲謂字同

奉法者弱。

則國弱。荆莊王奔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

荆全之時

與荆亡之時民及社稷未改易而全亡。蓋殊者則由奉法有強弱故也。○顧廣圻曰氓當作民。下二句同舊注未語。

齊桓公奔國三十。啓地三千里。桓

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

顧廣圻曰襄當作昭。下同史記年表世家燕無襄王。下文云殘齊在昭王二十八年。或一證襄也。

以河

爲境。以薊爲國。襲涿方城。

方城涿之邑也。○顧廣圻曰句有誤。王先謙曰襲謂重繞在外。謂燕都巨馬水往中。今直隸固安縣西南有方城村。即其地也。

家漢志涿屬涿郡。方城屬廣陽國。方城詳見水經。聖水在薊。涿方城在外。滄左傳言表裏也。涿與方城二地注誤。方城見燕世

殘齊平中山。中山國名。有燕者重。無燕者

輕。謂鄰國得燕爲重。者則重反是者則輕也。

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

顧廣圻曰當云攻燕

救趙年表五年。舉燕二十年。救邯鄲二十年。救趙又世家二十年。云趙得全也。

取地河東。

河東故南燕國所在。時魏救燕。燕人得之。故以河東故國與魏也。○盧文昭曰注河東故南燕國所在。按

張本作故南燕之地。無下河東二字。德之誤作得之。

攻盡陶魏之地。

陶定陶也。○顧廣圻曰魏當作衛。見本書飾邪篇。

於齊。私平陸之都。

言魏加兵於齊。平陸以爲私都也。

攻韓拔管。

管故管叔所都。

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荆軍

老而走。

魏與楚相持於睢陽。而楚師道師久爲老。○先慎曰往趙本爲老作而老誤。

蔡召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於天下。

兵

之兵。

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王死。而魏以亡。

先慎曰乾道本無王字。盧文昭云脫燕本有今據補。

故有荆莊齊

桓。則荆齊可以霸。

先慎曰乾道本桓下有公字。盧文昭云公字衍。顧廣圻云讀本無是也。今據刪。

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

強。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

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外謂臣之事也。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

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

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僞。謂得守法度之臣授之以政位加羣

臣之上故不可欺以詐僞。○顧廣圻曰失當作夫下文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失亦當作夫加以當作以加舊注未諒先顧曰顧說是拾補加以作加於是往追本授誤作受

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權衡所以稱輕重也臣既抄於輕重使之遠故不可欺以輕重也今

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能由譽進所以比周於下求其虛譽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

不求用於法。官由黨舉所以務交求其親援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則

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爲也。先慎曰上行字當作法好賞惡罰之人釋公法行私術與上去私曲就公法去

私行行公法下行私重輕公法奉公法廢私術相應四處皆作法字此行字涉下文而誤亡忘主外交。以進其與。與謂黨也則其下所以爲上

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朋黨既多過相隱蔽雖有大過無從而知也故忠臣

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邪臣朋黨則忠臣橫以非罪而見陷邪臣難以無功而獲利也忠臣危死而不

以其罪。則良臣伏矣。臣傷其類故良臣伏也○先慎曰乾道本危上有之所以三字良下無臣字盧文昭云之所以三字衍一本無顧廣圻云據本今本良下有臣字先慎案注云

則良臣伏是注所見本亦有臣字之所以三字不當有與此與下句文法一律今從盧顧校改伏謂隨也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同氣相求故姦臣進也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王慎曰輕公法矣私重謂朋黨私相重也

數至能人之門。此其所以私重也○顧廣圻曰能當作德德人即荀子之德臣見臣道篇先慎曰能人即私人也見管子明法篇本書作能字不誤三守篇不致不下迨近習能人之心即其

登覽本注此作比佐張榜本趙本改不壹至主之廷。先漢曰趙本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

數雖多非所以尊君也。君之徒屬之數雖多皆行私重故非尊君○先漢曰乾道本無百官雖

具非所以任國也。百官雖備皆慮私家之便故非任國在謂當其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

之家也。成禮不移故也○盧文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無愛國之人也臣韓非自謂也

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

先漢曰張榜本相益作之益案家務相益謂務相益其家與大臣務相尊同相益相尊對厚國尊君而言張榜本相作之誤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爲事顧廣

荀子臣道篇云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敗也又見韓詩外傳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

斷於法而信下爲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以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擇人量功之法布在方冊謂成國之舊制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以法量功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以法量功

勢敗不可飾也以法飾人故譽不能進非不能退也○則君臣之閒明辯而易治明辯謂等故

先漢曰張榜本作設管子亦作設非作辭字並通用惡不相掩主譽法則可也謂校賢者之爲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

軍旅不敢辭難朝廷辭賤則下有缺上之心軍旅辭難則士有餘存之志○先漢曰乾道順上之

爲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爲君有目不以私

視爲君而上盡制之爲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脩頭下以脩足清暖寒熱不

得不救入寒則救之以暖熱則救之以清凡此皆用手入故曰不得不救人也○先漢曰入字衍文下不敢

弗捕與不得不救相對成文明此不當有入字舊注不審而曲爲之說非張榜本刪入字是也又

案清暖寒熱據注文當作寒暖熱清鎮鄧傳體不敢弗捕利刃近體手必捕之○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



能之士。賢哲之臣事能之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感。既任臣以公則政平國理人無異望無外心故不越鄉而交所以無

百里之感。○顧廣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愚智各得其所故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輕爵

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易亡擇主心貪者耳如詐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

謂忠。按法強諫凌主者耳行惠施利。收下爲名。臣不謂仁。行惠收下作福者耳離俗隱

居。而以非上。臣不謂義。隱居非上揚主之惡如此之臣不可謂義○先慎曰乾

耗其國。傾其危險之陂。以恐其主。先慎曰險字無義當作隱條文爲上曰。交非我不親。

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

其家。臣不謂智。伺危以怨主毀國以利家姦雄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智也○盧文弼曰注伺危以怨主恐誤作怨

而先王之法所簡也。險世所說邀取一時之利先王所簡必令百代常行○盧文弼曰簡棄

之法曰。顧廣折曰此下五句文與供範臣毋或作威。先慎曰張榜本更毋或作利。從王之路。

指。毋或作惡。先慎曰嘉道本下毋字作無顧廣折云今本無所毋先慎案作毋字是今從王之路。

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治世之人所具意行不用夫

爲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言當用法而察之○先慎曰乾

下飾觀。飾觀則目視上用耳。則下飾聲。飾聲則耳聽上用慮。則下繁辭。繁辭則慮先

王以三者爲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因法數審賞罰

官不得僭其真僞斯術也先王所守之要○先慎曰

先王之所守要即揚權篇聖人執要之義往說非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

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候。監廣圻曰：據本同。今本誤作險躁。茲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

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耶近侍之言也。○俞樾曰：勢當作晉國語楚語曰：居懷有聲。勢或古字通也。朝廷羣下直倭單微不敢相踰越。雖單微直倭亦令得其職分而豪強不敢踰。○先慎曰：注說非說文。縹水上之人所會也。故

使然也。立治之功日尙有餘而功教既已平羣臣既以審實罰毋有相違下文刑過不違大臣當不遺匹夫是也。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上之任勢

如地形焉。即漸以往。如地形之見耕霸就制也。○先慎曰：即當作積弊之誤也。此謂人之行路積斷不覺而已易其方在始未始不知移步換形豈不能見故必立司南以定其

方喻人主爲臣侵其權勢使人主不自知者非一朝一夕之故在人。○先慎曰：御覽引立下有教字。故

自知。易面而主尙不能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司南即指南車也以喻國之正法。○先慎曰：御覽引立下有教字。故

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不令遊意法外爲惠法內皆所以防其侵也。○先慎曰：御覽引

惠作。○先慎曰：御覽引立下有教字。故

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遊外私也。○先慎曰：御覽引立下有教字。故

上傳寫誤倒耳。法所以遏越外私也。與下嚴刑所以登令懲下也。句正相對。今本誤讀遂不可讀。嚴刑

所以遂令懲下也。王先謙曰：遂竟也。刑以令而行使炎下竟。○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當主

貸臣令錯制當主裁故。威制共臣則制邪當用矣。○法不信則君行危

不共臣同門端置也。○俞樾曰：危讀爲詭。臣氏春秋經爵審所官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

矣。法不信則後不可行故君危也。○俞樾曰：危讀爲詭。臣氏春秋經爵審所官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

司說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說作危淮南子說林篇尺寸雖齊必危。故曰詭也。作危者古字通耳。漢書天文志

作危並其證也。舊注未達假借之旨。危當以君位言。不當以君行言。足知舊說之非矣。刑不斷則邪不

勝矣。故曰巧匠自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爲度。匠之目意雖復中繩而不可用當其規矩爲其度。○先慎曰：注上其字當爲以

字之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爲比。君知雖敏而中事不可用當以先王之法爲其比制也。○盧文昭曰注君知韓本作若智先慎曰上

智謂極智之人與巧匠同意非謂若也捷疾也中事也於事也中音竹仲反舊注誤故繩直而枉木斷準夷而高科創科等也創高權

衡懸而重益輕權衡乃平斗石設而多益少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

衡法而措之治自平○先慎曰措當爲論錯錯枉之錯以法教治國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

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

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細矣齊非○趙其健齊其爲非細音黠○王先一民之軌莫如

法屬官威民屬官欲令官之屬已○王念孫曰舊注甚謬屬當爲厲字之誤也厲官威民義正相近說使

厲○荀子富國篇說而不賞則勸退淫殆止詐僞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不敢

於賤也勢便易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

之於傳之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二柄第七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尊引也言道所以引喻其臣而制斷之也○俞樾曰

主所道制其臣者猶言明主所由制其臣者古語每以道爲由本書孤憤篇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言矣由得進

也呂氏春秋貴因篇孔子道子孫見釐夫人也晏子春秋諫上篇曰楚巫微尊齊欲

以見景公亦言由齊款以見景公而其字作尊可證此文所尊之即所由矣八姦篇云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

八術義與此同先慎曰張榜本尊作道云由也會說與之合藝文類聚十一引主作王無之所尊三字臣下有下

字一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爲人臣者畏誅

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姦

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惡臣所惡則巧詐誦惑其主得其威而罪也。○盧文昭曰：往罪之殺罪也。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泰臣所愛亦以巧詐誦惑其主得其恩而賞之。○盧文昭曰：往其恩錄之恩。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已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臣用罰則民畏臣而輕君。

其臣而去其君矣。臣用賞則民歸臣而去其君。○盧文昭曰：往去其君各本俱無其字。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於狗矣。先慎曰：載

道本無於字。案以下文例之。當有於字。據意林。御覽六百三十八八百九十一事類賦二十引補。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反為臣所制也。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

臣請爵祿而與羣臣所以樹私德於衆官。○先慎曰：外傳說右。上篇作行諸大臣。不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所以樹私恩於衆庶也。此

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弑。子罕謂宋君。盧文昭曰：此則一曰。夫慶

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徒用德。謂不兼刑也。而簡公弑。子罕

徒用刑。謂不兼德也。而宋君劫。故今世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顯廣折曰：機嘗作弊。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俞樾曰：失刑德而使臣用之不當有非字。非字衍文。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與事也。言名也。事則也。言事則相考。則合不可知也。○先慎曰：乾道本與作異。拾補作與。盧文昭云：言下衍不字。藏本無異字。譌顯實折云：今本言下有不字。誤異當作與。先慎案：張榜云：刑當作形。案刑形二字。本書通用與字。依盧廣校改。為人臣者陳而言。本同。今本陳

下有事字誤案而當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實其功。顧廣圻曰當衍專字先慎曰願說非謂因其所言之事以求其效不

外使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言

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

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爲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不當名之害甚於大功功大震主亦所以爲罰

先慎曰不當名也害當作不當名之害下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塞句法正同注所見本昔者韓昭侯

醉而寢。先慎曰意林醉下有甚字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意林與作殺是也今據

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答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殺典冠。先慎曰乾道本殺作與意林與作殺是也今據

改下文越官則死不當則罪是其證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

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

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守業以營官守官以當言如此者貞也則羣

臣不得朋黨相爲矣。

入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賢者必多才術故能乘賢以劫君也妄舉。則事沮

不勝。妄舉謂不擇賢則其事必沮而不勝沮毀敗也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臣之情

不效。飾行則飾外故其內情不效效顯也羣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莫不飾行故真偽不分也故越王

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而好內。先慎曰妬下有外字顧廣圻云端本無外字是也本書十過篇雖一篇並無今據刪

故豎刁自宮以治內。先慎曰刁當作刀左傳寺人緇管子大戴禮公羊墨子作刀刀有紹音故鍾用

桓公好味。願實折曰嘗治桓公二字此與上相承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願實折曰藏本今本子首作首子案作首子為是漢書元后傳有首子可證十

不受國。因以慕之○先懷曰即外備說右下篇循壽謂燕王事注非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

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羣臣之情態皆欲求利君見其好惡則知其所欲得以為資○俞樾曰

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正承此而言主道篇云君無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

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王名也桓公蟲流

出戶而不葬。先懷曰載道本戶作戶盧文昭云藏本戶作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

患也。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以為利此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

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緣其好惡之情得以侵主則羣臣為

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君無好惡則臣無因為偽其誠素自見○先

本有先懷案當有去字主道篇云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可證今據權羣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揚權第八揚謂舉之使明也權謂量事設謀也○先懷曰乾道本注揚下有權字據增本刪孫益

也。凡天有大命。人有大命。晝夜四時之候天之大命君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

病形曼理皓齒說情而損精。香肥所以甘口也用之失中則病形皓曼所以說情也耽之過度則

損精賢才所以助理也用之失宜則危君也○先懷曰乾道本病作

韓非子集解 卷二 揚權第八

二九

疾損作損注亦作損拾遺注作病虛文昭云說注中作說損孫詒讓云意林及文選七發注皆作損注同顧廣圻云韓本疾作病是也李善七發注引此作病損亦當從七發注引作損先漢案注作病未諒意林正作病今據改說讀爲說非故去甚去泰先漢曰乾道本基上有泰字顧廣圻云韓本今本無上泰字先漢案基上不當有泰字意林無今據刪身乃無害權不舊本作悅也

欲見素無爲也顧廣圻曰句有誤未詳先漢曰用人之權不使人見虛以應物不必自爲執要以觀其效虛心而用其長即權不見素無爲之理廣雅釋詁素空也事在四

方要在中央四方謂臣民中央謂主君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

以之以用也君但虛心以待之彼則各自用其能也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四海謂四方也藏謂不見也其能如此則君當導臣之陰以見君之陽陰陽接則君臣通也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左右謂左右輔臣也

王先謙曰道由也（詳見前）由陰見陽謂由一己之虛靜以見四海之動注非先漢曰乾道本注作以見君子之陽今從趙本

既通諸弱之臣斯立如此則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四方賢才畢來矣君但開門而當之無所遮礙也當受也先漢曰乾道本注類上無同字從作後據趙本增改勿變勿易與二俱

行賢才既來莫敢變易但令諸弱二臣俱行職事行之不已既行職事有功而可此皆俱賢臣之助不須有所除去無不隨化而成虛文昭曰往俱字衍是謂履理也

君能履理故有成功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先漢曰御覽九百一十八引用上有所長事乃不方所長材用物皆得其宜故事不一方面成俞樾曰往失其旨上文云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然則上固不必有所長矣上有所長是失其爲上之道事乃不方猶言無方也謂不得其方也下文云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辯惠好生下因其材

材屋上好生辯惠則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上代下在下下操用一之道以名爲首本無之字顧廣圻云韓本今本一下有之字今據補虛文昭云注其唯誤倒

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既使名命事故事自定也先漢曰羣書治要引尸子字作令擬此使字涉注文而誤注以使釋上

字作令擬此使字涉注文而誤注以使釋上分事篇執一以靜令名自正令事自定即韓非所本使字作令擬此使字涉注文而誤注以使釋上不見其采下故素正素且正虛文昭曰往謂采故皆

字作令擬此使字涉注文而誤注以使釋上分事篇執一以靜令名自正令事自定即韓非所本使字作令擬此使字涉注文而誤注以使釋上不見其采下故素正素且正虛文昭曰往謂采故皆

字作令擬此使字涉注文而誤注以使釋上分事篇執一以靜令名自正令事自定即韓非所本使字作令擬此使字涉注文而誤注以使釋上不見其采下故素正素且正虛文昭曰往謂采故皆

字作令擬此使字涉注文而誤注以使釋上分事篇執一以靜令名自正令事自定即韓非所本使字作令擬此使字涉注文而誤注以使釋上不見其采下故素正素且正虛文昭曰往謂采故皆

字作令擬此使字涉注文而誤注以使釋上分事篇執一以靜令名自正令事自定即韓非所本使字作令擬此使字涉注文而誤注以使釋上不見其采下故素正素且正虛文昭曰往謂采故皆

字作令擬此使字涉注文而誤注以使釋上分事篇執一以靜令名自正令事自定即韓非所本使字作令擬此使字涉注文而誤注以使釋上不見其采下故素正素且正虛文昭曰往謂采故皆

字作令擬此使字涉注文而誤注以使釋上分事篇執一以靜令名自正令事自定即韓非所本使字作令擬此使字涉注文而誤注以使釋上不見其采下故素正素且正虛文昭曰往謂采故皆

字作令擬此使字涉注文而誤注以使釋上分事篇執一以靜令名自正令事自定即韓非所本使字作令擬此使字涉注文而誤注以使釋上不見其采下故素正素且正虛文昭曰往謂采故皆

字作令擬此使字涉注文而誤注以使釋上分事篇執一以靜令名自正令事自定即韓非所本使字作令擬此使字涉注文而誤注以使釋上不見其采下故素正素且正虛文昭曰往謂采故皆

爲事非也。趙氏云：不見其采，是聖人靜以自居。

因而任之，使自事之。

因其事而任之，彼則自察其事。

言若作事之則，使皆自定，何爲無著矣。

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

因其事以與之，正與處之，使

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

凡事皆使彼自定，在上者從而以名舉之，則形名審矣。

不知其名，復脩

其形也。○顯廣折曰：脩當作循，往未謬。

形名參同，用其所生。

所生爲形名所從而用之，既以參同，故有此人而用之。

者誠信，下乃貢情。

二者謂形名也，參同則用其

待命於天。

毋失其要，乃爲聖人。

聖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爲常。

夫智巧在必背

去，民人用之，其身多殃。

主上用之，其國危亡。

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參鞠

之，終則有始。

既去智巧，上因天之道，下則反形之理。二者皆考參驗鞠盡之，其事既終，還從其始也。○

虛以靜後，未嘗用已。

常當虛靜，以後人

凡上之患，必同其端。

偏聽而致患也。○先漢曰：趙本

信而勿同，萬民一從。

其陳事者，且當信之，無從與同，然後擇

者弘大而無形，德者數理而會至。至於羣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

其寧。

道德不與物

道者，下周於事，因稽而命，與時生死。

言當因道以考佚報而後也。死生

時可與則與也。○顯廣折曰：生死當作死生，生與

參名異事，通一同情。

令通一而又同情，故曰道

不同於萬物。

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

故能成於陰陽。

云：羣本今本有先漢案，依上下文當有今據補。

同於輕重。

故能知

繩不同於出入。

故能正

故能制於羣臣。

○先漢曰：乾道本君下有子字，於羣作羣於顯廣折云：君下校本

凡此六者，道之出

今本無子字，羣於今本作於羣，先漢案子字衍羣於二字，全注不讀，今據刪改。



也。此六者皆自道生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道以獨為容君臣不同道。

下以名禱。言以禱於君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也字是願廣折

曰同調與詩車攻五章合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為之入。凡聽言之道。或有未審。必出言以難之。彼必反求其理以入於此也。故審名以定

位。明分以辯類。審察其名。則單位自定。明識其分。則物類自辨。聽言之道。溶若甚辭。溶開漫之貌。凡聽言者。欲聞以容言。其容有似乎辭也。下文動之溶之。此溶字。當為溶說。文手都溶。動溶也。動之溶之。即動之溶之也。動溶亦作

之容。一為動容之容。傳寫增水旁。因失其義矣。先慎曰。俞說是。注泰趙本作奉。脣乎齒乎。吾不為始

乎。齒乎脣乎。愈悒悒乎。脣齒可以發言。語也。吾不為始。則彼自為始。吾愈悒悒。彼愈昭昭。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

非輻湊。上不與構。難謂分析其所言。彼既分析吾處知之所陳之言。或是或非。如輻之湊。皆發自下情。上不與之為構也。構結也。先慎曰。構講古通。謂解釋也。臣下是非。非若並察之不為

為結。似非。虛靜無為。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

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參三也。伍五也。謂所陳之事。或三之以比物之情。或五之以合虛之

日動泄。不失當作動。不失泄。泄有世音。與革字古合。韻注云。無所失泄。是注所見本尚不誤。動之溶之。無為而改之。凡所舉動溶然。開暇雖有所

當作捨。說見上。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謂臣所陳言。君若喜之。彼必自媚。益為其事。若乃惡之。彼必生

子之惡之。並句喜與事惡與怨。為韻。外儲說右。上篇。語乎其已乎。掩乎其往。歸田成。故去喜去惡。虛心

以為道舍。去喜惡。以虛其心。則上固閉內局。從室視庭。參臧。只已具。皆之其

不與義之。使獨為之。先慎曰。義。上固閉內局。從室視庭。參臧。只已具。皆之其

道來止。故為道舍。

先慎曰。義。上固閉內局。從室視庭。參臧。只已具。皆之其

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開內屬謂心以察臣也由內以觀外若從室而視庭也八尺曰庭尺寸者其所不相礙如比則可賞則實可刑則刑無乖謬矣○顯廣折曰上國開內屬心以察之如下當有脫文尺字當衍舊

失也因與固形近而誤似無脫文注謂字乾道本作講說據拾補改以具當作已具因其所為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

既各自成善惡必及賞惡必規矩既設三隅乃列賞罰規矩既已設於一事二事則主上不信

將有因神者隨而莫測其所由者也既不信故可測則可因故曰下將有因也其事不當下考其常主事不當則下以常若天

若地是謂累解天地高厚不可闕者也若用意如天地則上因下考之累可解也○俞樾曰累解乃疊

累解非也疊解解果其冠楊注引說施蟹蟹者宜禾為證然則累解猶蟹若地若天孰疏孰親

天無私覆地無私也能象天地是謂聖人象天地之高厚而無私也欲治其內置而勿親

失所置之臣勿私親之○先慎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弁

日乾道本注欲作故今從趙本欲治其內置而勿親也欲令機事不

失則每官置一人焉夫兩雄必爭官有二人適足以大臣之門唯恐多人

增其猜疑故一人則專而不恣豈有移易斧鑿之事○先慎曰往淵當作側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

極下不能得神隱不顯故下不能得之治道無險此者

是謂大惑刑名不參則民守職此治之至要者也去至要而不用非惑而何也○顯

邪肅側亦疑大惑故恣衆而邪肅○先慎曰恣邪指臣言謂

逼焉君之實臣更從臣貨君之貴臣更令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

道本注勢上照形字盧文昭云肅肅大於股難以趣走

其後失神謂君可測知如臣能為虎隨後主上不知虎將為狗

不蚤止。狗益無已。臣既以虎爲狗君不知而止之如此則同虎成其羣以弑其母。母則君也既朋黨相

益即是虎成羣也虎爲主而無臣奚國之有臣皆爲虎故曰無臣也臣無則國亡故曰奚國之有既成羣母必見弑。主施其刑法以制之故下文云主施其法大虎將法主施其法大虎將法

註說趙本無注末十一字因其不合而刪之也盧文昭云羣本注未有此二句主施其法大虎將法

主施其刑大虎自寧。主既施刑虎則懼而法刑苟信虎化爲人復反其真。謂君君臣

慎曰乾道本著作狗據拾補改盧文昭云苟誤作狗願廣折云信讀爲申申與下文人真讀言申法刑於狗也上

文云虎將爲狗又云狗益無已與此相承先慎案願讀信爲申是也狗當從拾補改作苟狗字涉上文而誤不得

反以爲證此謂君苟申其刑法則臣皆之爲虎者皆反其欲爲其國必伐其聚聚謂朋黨交結伐之

也○願廣折曰聚讀爲羣不伐其聚彼將聚衆欲爲其地必適其賜賜亦國也欲治其國必令賜與適宜○俞

下句同羣與下文聚讀不伐其聚彼將聚衆欲爲其地必適其賜不適其賜亂人

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斧。亂人求益而與之則是以斧假仇人也○盧文昭曰仇一本作餘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

伐我。以斧與仇則是假與不可仇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夫上位可實上利可貪居下者

取則不得二者交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下既有衆之心欲靜則不能欲

戰一日有百也上操度量以割其下。上故上必當操度量以割斷下

黨與之具臣之寶也。黨與具可以奪臣之所不弑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

扶寸下得尋常。四指爲扶上於度量少有所失下之得利已數倍多矣○盧文昭曰扶字誤從牛旁

往同得意林作失下有君不可不慎句不可從先慎曰趙本扶誤作扶意林作庸有國之君不大其都。大其都國將有道之君不貴其家。大夫稱家貴其

其臣貴其臣臣將貴之富之備將代之。臣既貴富備必將代之君也○備危恐殆急置太

子禍乃無從起太子者君之副貳國之重鎮今欲權內索出圍必身自執其度量臣人四

常在國今自內欲求出厚者虧之厚謂臣黨與衆勢位高也位如此必虧之使薄也○盧

圍但身執度量其可矣薄者靡之文昭曰靡之當與易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之靡同義

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若明之虧勝也亦取其既成必衰天之道也

自知猶有度量云人臣之侵其主如地靡之若熱○先慎曰勝之若月謂斷移其權勢不使臣

形焉藉藉以往之義舊注失其旨矣簡令謹誅必盡其罰○先慎曰勝之若月謂斷移其權勢不使臣

與上虧之若月同意往息簡令謹誅必盡其罰○先慎曰勝之若月謂斷移其權勢不使臣

乾道本作急今從趙本簡令謹誅必盡其罰○先慎曰勝之若月謂斷移其權勢不使臣

法罰不當立人官也○先慎曰往立趙本作位二一樓兩雄其鬪顛顛○先慎曰勝之若月謂斷移其權勢不使臣

字古通人當作之言刑法所以罰不當位之官也一樓兩雄其鬪顛顛○先慎曰勝之若月謂斷移其權勢不使臣

不繁○紛狼險吏一家二貴事乃無功○先慎曰勝之若月謂斷移其權勢不使臣

者覆之正也○今夫妻爭持爲人君者數披其木○先慎曰勝之若月謂斷移其權勢不使臣

其政故子不知所從也爲人君者數披其木○先慎曰勝之若月謂斷移其權勢不使臣

勢也木枝扶疏將塞公閭○先慎曰勝之若月謂斷移其權勢不使臣

圍○圍圍也○顧廣圻曰圍當作圍圍與下文數披其木○先慎曰勝之若月謂斷移其權勢不使臣

拒處顧王先謙曰詳文義上屬顧說非數披其木○先慎曰勝之若月謂斷移其權勢不使臣

將逼主處數披其木○先慎曰勝之若月謂斷移其權勢不使臣

將害心○春風所以發生萬物者也喻君恩賞所以榮益於下者也枝本大矣春風又發其榮以增其重則被

重字虛文昭公子既衆宗室憂吟○先慎曰勝之若月謂斷移其權勢不使臣

云張本有公子既衆宗室憂吟○先慎曰勝之若月謂斷移其權勢不使臣

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數披○黨與乃離○

根本○木乃不神○

○盧文昭曰或云根本二字當倒與顧合顧廣圻

神境其間毋使水漬皆上句三字下句四字今衍本字銜字非其舊也至趙本作本技敵彼則更失之矣先慎曰  
倉說衍銜字是也定之方中猶與人協楚詞情與人協風賦情亦與人協詩燕燕與身人協楚詞卜居情與身  
人協詩燕燕與身人協楚詞情亦與人協詩燕燕與身人協楚詞情亦與人協詩燕燕與身人協楚詞情亦與人協詩  
自為禍亂疑有諫非也盧文弼云注雖字非誤即衍探其懷奪之威為○先慎曰注銜字當作劉主  
上用之若電若雷感不下分則君人命稱而可畏故若雷電也

八姦第九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

遺引也言姦臣或誘引君之左右或誘引君之百姓以成其姦邪其術有八也○先慎曰道由也注誤說辭上

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

便僻得嬖美好之色

此人主之所惑也。

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

乘因也夫人孺子等由因君醉飽之時進

以燕樂之具以求其所欲事無不聽○盧文弼曰注由字衍

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

以金玉之

寶內事貴夫人愛孺子傳使

之惑主主惑則姦謀可成也。一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

優笑者謂俳優能嘲笑者侏儒

短人。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

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

謂君所欲進則左右近習俱共進之所欲退則俱共退之命之則皆應問之則皆對○先慎曰乾道本注無應字今從趙本

一辭

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玩好。

先慎曰乾道本之作比顯廣外折云今本比作之今據改

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

姦臣既以金玉內事近習之臣外又為行非法離化其主主既習非則其位可得而奪也○先慎曰乾道

本注姦上有主字今從趙本

二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

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為人臣者。事公子。

側室以音聲子女。

先慎曰乾道本下有畢字顯廣折云讀本今本無畢字今據刪

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

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

臣之心辭言爲作聲譽又更處

以施祿也○先慎曰乾道本注必作心依趙本改處約言事謂平居約之言事也注謂又更處置非也

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

之殃也爲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

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

爲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已以

塞其主臣行其惠則主靡不而咸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

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辯說君門隔於九重賢俊希得與振故言談論議

說自易動往振爲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

爲巧文之言流行之辭謂其言巧便聽者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

以壞其主設施綴屬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強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羣臣百

姓爲威強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

善之爲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爲已者必利不爲

已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

曰君人者先慎曰乾道本人作臣願廣圻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

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爲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

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賈逵曰斂字未詳先漢曰詩

桑扈孔曉斂者收攝之名爲臣者當強兵壓境則在內制攝其君以便已私下文使之恐懼正承上震攝而言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

先漢曰大徵諸公故因內齊軍於鄭以劫其君以固其位即此義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

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俞樾曰道字衍文也所以成姦所以壅劫兩文相對讀者見篇首云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誤以道成姦三字連讀故妄增入之不知所道成姦

即所由成姦也姦與所以同此既云所以即不得復有道字矣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諷。不

使私請。所以防利姦之同謀也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所以防二姦之在旁也其於

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嘗則任之不當則罰之○盧文弨曰在謂保任使也聽父兄大臣之言恐其妄舉故以罰使於後也此多一使字不令妄舉。防三姦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

謂知其所從來○先漢曰案當作不使擅進擅退羣臣虞其意防四姦之益殃也虞度也必不令度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意。防四姦之益殃也虞度也必不令度

日之當作知往不誤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意。防四姦之益殃也虞度也必不令度

二字當衍七字爲一句舊注誤先漢曰案當作不使擅進擅退羣臣虞其意今重不使二字注所據本不重不使

二字故云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期以不使責下三項也張榜本無擅進不使擅退六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聽之。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墳倉。積粟於倉若墳歟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

私其德。防五姦之民萌也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

考實其能察辭其過不使羣臣相爲語。防六姦之流行其於勇力之士也。先漢曰賈逵本無於字願廣折云誠

此與上下文法一律皆有於字。明此說今據補。軍旅之功無踰賞。邑關之勇無赦罪。邑關勇者謂將不使羣臣

行私財。防七姦之感也不使行私財於勇士。先漢曰賈逵本無於字願廣折云當連前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防八姦之四方所謂亡君者。先漢曰賈逵本無於字願廣折云當連前

不從行今從之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已有也。亡君雖有國非已有之令臣執而聽之聽大國爲救亡也。而亡亟

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臣自外制內而君不擅舉手如此者君必亡也○盧文昭曰爲國本而聽大國爲救亡也而亡亟

於不聽。聽大國則謀求無厭每事皆聽其傾國猶不足有所不從則有辭而見伐故聽從之亡急於不聽也○盧文昭曰往傾國猶不足上張本有其字案其當作則故不聽○顧廣圻

羣臣知不聽。顧廣圻曰據本今本重羣臣聽凡此言不聽皆是不聽○則不外諸侯○臣之外交以君

搆諂今君既不聽則交之外心息矣○先漢曰拾補外下有市字盧文昭云脫一本有先慎案外下脫交字注云臣不外交是注所據本有交字諸侯之不聽則不受臣

之誅其君矣。諸侯知我不聽用其臣不受彼臣之辱言以問誅其君也○王爾曰之不聽當作知不聽先漢曰王說是注未諷臣之聽道本作之臣顧廣圻云今本之臣作臣之今據乙

主之爲官職爵祿也。先漢曰舊提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曰賢材者處厚祿

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是以賢者

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不食

論有功勞。先漢曰論上用諸侯之重。諸侯以爵位之重也○先漢曰諸侯所重君途用之舊注非聽左右之謁

日趨本不提行是也今從之。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以

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爲貴。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

不論。先漢曰謂不考其功勞也官職之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棄事而財親。是以賢者

懈怠而不勸。有功者墮而簡其業。此亡國之風也。懈怠也或本爲墮也○先漢曰往末也字趨本無



# 韓非子集解卷三

## 十過第十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先慎曰音下下文有不已二字五曰貪懷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先慎曰事下文作好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先慎曰羣書治要引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爲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先慎曰削國下文作國削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辭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盧文弨曰穀陽呂氏權勳篇淮南人開訓俱作陽穀願廣折曰子反曰。嗟。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先慎曰乾道本無穀陽曰非酒也大字顧廣圻云職本有今本穀上又有豎字按本書節邪篇有此句而無酒字先慎案呂氏秦秋有豎穀陽曰非酒也七字此脫今據職本增御覽三百八十九引作豎曰非也四字典說苑敬慎篇子反曰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下有子反又曰退酒也穀陽又曰非酒也二句。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辭戰既罷。共王欲復戰。先慎曰節邪篇有而謀事三字此脫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

曰。而辭戰既罷。共王欲復戰。而謀事三字此脫。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

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淫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  
特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先慎曰。乾道  
本無與字。盧文  
昭云。脫藏本有呂氏淮南皆  
廣圻云。亡營作忘。師邪篇同。藏本無言字。今本作伯先。  
領案作伯。是今據改說。苑作是亡吾國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  
有後師邪篇亦有先領案上文。共王欲復戰。召子反而謀。是欲  
與子反謀復戰也。不當少與字。今據藏本補說。苑與作以義同。  
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  
爲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讐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  
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奚謂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竇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廐而著之外廐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之還，反處三年，興兵伐虞，又剋之。

顧廣圻曰：「贖本同今本之遺作而置誤反字，當在典字上讀下屬公羊傳。」

云：「遺四年反取虞何休注還復往故言反此出於彼也。四年者，并伐虢之年。穀之穀梁傳云：『五年不合。』本書略老篇云：『遺反。』虞亦可證。俞樾曰：『伐虢下脫克字。』下云：『又克之。』正承此而言。呂氏春秋權勳篇：『荀息伐虢，克之。還反。』

伐虞又克之是共證先慎曰淮南人閒訓與呂司此之上臨克字趙用賢本改之爲而屬下爲句非是反字當依顯移與字上與呂覽淮南合

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

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王先謙曰報梁傳作有息語

故虞公之兵殆而

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害。盧文照曰慮藏本作虞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爲申之會。

先慎曰乾道本會作命拾補命作  
會盧文弨云命字譌今依拾補

宋太子後至。

執而囚之。狎徐君。

輕侮之也

拘齊慶封。中射士。

中射上官有上中下○顧廣圻曰本書說林上  
下篇皆有中射之士射他書又作謝呂氏春秋

紂爲黎丘之蒐。而我狄叛之。

有戎有績皆國名○盧文昭曰戎左昭四年傳作仍黎丘史記楚世家作黎山左但云黎戎狄左傳史記俱作東夷顧廣圻曰莫下嘗依

左傳史記補而東夷叛之幽王爲太室之盟二句此上下兩事各脫其字也

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

先慎曰下君字  
涉上文而誤衍

遂行其

意居未期年。盧文昭曰靈王死乾谿在昭十三年。顧廣圻曰句有誤。左傳云不遏十年。靈王南遊。君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

死乾溪之上。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奚謂好音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

鼓新聲者使人聞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爲我聽而寫之先漢曰各本

日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先漢曰初學記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

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盧文昭曰似卽左傳所云施夷之宮顧廣圻曰史記夷

之臺事類賦十一王念孫曰舊本公字上衍公字今據論衡顧廣圻曰起下有脫字先

公字衍文故疑有引歷祈二字倒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

鼓之先漢曰按袖鼓下旁注指字盧文昭云按袖本作鼓先漢案趙本鼓作指未終師曠撫止之先

止上而有字日史記論衡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王先謙曰徐平公曰此道奚出王念孫曰此道

道出者由也言此聲何由出也史記作是何道出舊本脫是字今據御覽地部所引補論衡作此何道出

皆其明證矣孤續篇法術之士奚道得進晏子春秋雜篇景公問魯昭公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

此乎呂氏春秋有度篇客問季子曰若誰知之奚道知其不爲私史記趙世家簡子曰此其

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義並與此同今作此道奚出者後人不知道字之義而妄改之耳師曠曰此師

延之所作與紂爲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

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

所好者音也盧文昭曰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曠曰先漢曰鼓道本

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

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先漢曰藝文類聚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

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盧文昭曰：就黃本作示。先漢曰：藝文類聚御覽引並同。黃本試作示。誤。又藝文類聚九十御覽九百一十六引作得試之乎。亦非元文。

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先漢曰：事類賦十一引脫。道從南方。八字。藝文類聚與此同。

來集於郎門之堦。棟端也。○盧文昭曰：郎郎同。地與禮記哀大記中屋殿危之危同。願廣折曰：堦他書郭地作邑。御覽五百七十九引堦作邑。又九百一十六引作郎門之屋。事類賦引道作自郎作

廊之誤。邑屬並危之誤。本書作堦。疑本是上危二字。校者誤改併為一字。史記魏世家：因上屋騎危危在上。故曰上危。即後世所謂屋山俗稱屋脊。

再奏之而列。盧文昭曰：而下風俗通聲音篇有成字。先漢曰：御覽九百一十六引作再奏成行而列五百七十九引作成列。無而字。藝文類聚引作再奏而列。

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

先漢曰：乾鐘本無坐字。盧文昭云：坐字脫。蓋本皆有關。廣折云：有坐字是也。史記有先從藏燒本增。

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

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泰山之上。盧文昭曰：黃藏本：振本作皇。文選：緒白馬賦：引亦作皇。古通用。先漢曰：舊本

無西字。論衡：藝文類聚：御覽七十九又九百一十五九百三十三引泰山上有西字。今據補。又御覽五百七十九及事類賦引作西山。無泰字。脫也。有小泰山稱東泰山。故泰山為西泰山。後人妄刪西字耳。

駕象車而六蛟龍。先漢曰：論衡：事類賦並無而字。畢方也。堽鯨。舊末切。○先漢曰：論衡：堽作鯨。蚩尤居前。風伯進掃。

進當作迅。先漢曰：論衡：御覽引並作進。無作迅者。願廣折曰：主當作吾。先漢曰：論衡：非事類賦引作清塗。疑後人改之。非韓子元文也。

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盧文昭曰：騰藏本作騰。鳳皇覆上。先漢曰：論衡：鳳皇作白雲。大合鬼神。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

願廣折曰：主當作吾。先漢曰：論衡：非事類賦引作清塗。疑後人改之。非韓子元文也。類賦引足下並有以字。

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有玄雲從西北方起。

盧文昭曰：而廣本作之。先漢曰：玄雲樂書作白雲。論衡：藝文類聚四十一又一百事類賦御覽一百八十五又五百七十九九百九十九引無玄字。北堂書鈔一百九引有。

再奏。

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壞廊瓦。先漢曰感坐者散走平公恐懼

伏于廊室之間。先漢曰室樂書作屋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先漢曰孝類感三年作于里平公之身遂癘病。

先漢曰乾道本當作癘盧文昭云瘰癧字之誤宋本作癘顧廣圻曰瘰癧正字作瘰說文瘰癧也先漢案論衡藝文類聚一百引作瘰今據改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

不已則窮身之事也。

奚謂貪懷昔者智伯瑤。知伯名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休兵數年

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爲人

也好利而驚懷。顧廣圻曰韓本同今本驚作驚諫戰國策作驚吳師道引此亦作驚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

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狃習也得地於韓將生心他求也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

則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因令使

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顧廣圻曰宣子

有魏趙蔑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

外怒知伯也如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先漢曰必矣下趙本有不宣子諾先漢曰宣子

上康子曰諫文法正同此應策有曰字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皋狼

之地。邑名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

曰夫知伯之爲人也陽規而陰疏。顧廣圻曰規當從策作親二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三使陰

知有異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子。先漢曰難言篇閼作安說詳彼



傷陽也。先漢曰乾道本脫之字依上文公宮公舍之堂。先漢曰乾道本公舍作令舍案令當皆以鍊

銅爲柱質。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

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弗能拔。因舒軍而圍之。先漢曰乾道本無舒字

廣折云。藏本今本。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二年。城中巢居而處。先漢曰御覽三百有策有今據補

懸釜而炊。先漢曰御覽三百二十有易子食折骨炊是也此說史記趙世家趙襄子係晉國三而二子

晉陽固。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

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

弗能安。則無爲貴智矣。君失此計者。盧文昭曰失策作穽先漢曰失當爲穽臣請試潛

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齒寒。今知伯率二

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爲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

之爲人也。蠶中而少親。顧廣圻曰蠶策作龜按當讀爲祖史記王翦傳我謀而覺。則其禍

必至矣。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盧文

臣下藏本張本皆無之字顧廣圻一君因與張孟談約。二軍之反。與之期日。先漢曰三

曰莫之知藏本作莫知之策同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二君之反。盧文昭曰二君三本俱作三軍先

魏之軍趙既被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二君以約遣張孟談。顧廣圻曰以讀爲已策脫去二君以

依此因朝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先漢曰說苑貴德篇作智果古智過怪其色。



因入見知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曰。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

也。先慎曰。意行二字互誤。後作其志矜其行高是也。本書志多作意。張榜本趙本其上無曰字。君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

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以親之。必不侵欺。盧文昭曰。侵當作我先。慎曰。策作必不欺也。兵之著於晉陽

三年。今日暮將拔之。而嚮其利。盧文昭曰。嚮發通。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

勿出於口。明旦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

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

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

殺。遂親之。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蔑。韓康子之謀臣

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先慎曰。宣字康字皆後人所加。智過言時不應有也。君與其二君約。先慎曰。與其二字誤倒。策作君其與

是也。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

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

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爲輔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

守隄之吏。而決其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

卒犯其前。大敗知伯之軍。而擒知伯。盧文昭曰。知伯之軍。藏本作知氏之軍。知伯身死。軍破。國分爲

三。爲天下笑。故曰。貪懷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盧文昭曰。王宋本作主下。同先慎曰。秦本紀作王。穆公問之。

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常以曰說苑反質篇作嘗何以也下文。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

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

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

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願廣折曰說苑禪作禪虞舜受之。作為食器。斬山木而

財之。願廣折曰說苑財作裁同字先慎曰御覽創錫脩其迹。應其斧迹○願廣折曰說苑作創錫脩

七百五十六引作材財裁材三字並同依本書先慎曰各本其作之案之嘗作其往云應其斧迹是往所據本向未誤御覽七百五十六引正作其今據

改。施漆墨其上。也。施布輸之於宮。以為食器。諸侯以為益修。國之不服者十三

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為祭器。墨漆其外。先慎曰各本漆作樂王念孫云樂當為

而為樂御覽四百九十三引此正作漆說苑亦作漆而朱畫其內。纓帛為茵。願廣折曰說蔣席

名。蔣緣。願廣折曰說苑本同今本願作類語類緣謂其緣邪製之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

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願廣折曰說苑作三十三有二下文亦作五十有二夏后氏沒。

殷人受之。作為大路而建九旒。先慎曰御覽引食器雕琢。飴酌刻鏤。四壁堊墀。

願廣折曰四當作白白壁與堊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二。先慎曰趙本

攝對文也說苑作四壁四帷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史

廖而告之。願廣折曰他書皆同韓詩外傳作內史王繆德廖同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

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

陋而道遠。顧廣圻曰。道當依說苑作遠。未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爲由

余請期。先漢曰。乾道本期作其願。廣圻云。後當依說苑作厚。乾道本臨本期作其。說苑施作期。先漢案。趙本作期。不誤。今據改。以疏其諫。顧廣圻曰。諫說苑作開。當讀開。彼君臣有聞。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十八遺戎王。顧廣圻曰。史記與此同。先漢曰。藝文類聚五十九引作三人。誤。因爲由余請期。先漢曰。請告也。期歸期也。既告之。臣有聞此。素先告。

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

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

上卿。閱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

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先漢曰。亡上當有則字。上文有。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先漢曰。說苑正諫篇作齊景公案。諫林上篇有。騶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先漢曰。涿聚說苑作。騶夷子春秋外傳。事當即此。

集韻。類篇。離音聚。案。涿與。騶。聚與。鄒。趙。離。形聲相近。古本通用。左哀二十三年傳。又作顏。庚。君遊海而樂之。奈臣有圖國者何。盧文弨曰。藏本臣作人。

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

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樂毅鬻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

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爲國。非爲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

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先漢曰。趙本成子作子成。下同。皆誤。田成子所

以遂有齊國者。顏家聚之力也。故曰。雖內遠遊。則危身之道也。先慎曰上文則上有而忽於說此說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於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即

不幸而不起。先慎曰乾道本起下有此病二字盧文弼云按本無今據刪政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雖

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

管仲曰。不可。鮑叔牙爲人剛愎而上悍。盧文弼曰鮑上臨夫字各本皆有悍據本作悍下同先慎曰蒼頡篇悍桀也荀子大略篇注悍兇戾也捍

爲捍禦之字非此義據本誤剛則犯民以暴。懷則不得民心。悍則下不爲用。其心不懼。盧文弼曰懼藏

本張本作其先慎曰懼字是言下不爲用而不畏也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

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妬而好內。豎刁自獮。獮勢也以爲治內。先慎曰爲字衍二其

不愛。又安能愛君。曰。然則衛公子開方何如。先慎曰乾道本則下無衛字如下有曰字盧

字是也乾道本如下衍曰字先慎案盧顯說是今據補衛字刪曰字管仲曰。不可。齊衛之間。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爲事

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先慎曰故字疑衍欲字當在之下下雖一篇作適君之欲是其證此因欲字誤倒在上後人遂於之下加

故字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先慎曰以上下文例之又字下當有安字公曰。然則

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爲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

蒸其子首而進之。先慎曰子首趙本作首子諫說見前二極篇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

子以爲膽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爲人也。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爲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鄰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刁。刁蒞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豎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爲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出于戶。先漢曰二桓難一簾戶作尸誤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爲五伯長。卒見弑於其臣。而滅高名。爲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爲人笑之始也。

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

願廣折曰國策作秦韓戰於獨傳史記韓世家同在宣惠王十六年

韓氏急。公仲

朋謂韓君曰。

願廣折曰朋策誤作明

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爲和於秦哉。因

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

秦害交於楚也

公曰。善。乃警。

○先漢曰警策作儼字同

公仲之行。先漢曰連上爲一句

將西和秦。今將奈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一。

願廣折曰韓本同今本一作而屬下誤當句絕

韓爲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願祠而求

也。其爲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不穀之國雖

作以一驅其練甲。先漢曰史記國策作而具甲

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秦也。

信申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

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大悅。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顧廣圻曰。廣同。姚校云。告一作因。今案告當作甚。形近之誤。史記作伐。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王引之曰。此言韓王聽虛言而輕實禍。則輕下不得有誣字。誣之字傳寫往往誤。顧說見經義述聞。大戴禮喜之而觀其不誣下。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卒無至者。宜陽果拔。顧廣圻曰。策作秦。果大怒與師與韓氏戰於岸門。在十九年。其拔宜陽在襄王之五年。後此凡七年也。不同。爲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

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祖餞而觀之。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顧廣圻曰。叔瞻與左傳及本書喻老篇皆不合。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

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卽恐爲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君有福未必及己。其禍之至當連我也。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

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乃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先讀曰乾。道本無乃字。拾遺有盧文昭云。

乃字脫聲當作發  
下同今依拾補增

加壁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

壁。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羣臣而謀曰。昔者晉獻

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羣臣。出入十年矣。嗣子不善。顯廣折曰。蘇本

今本同上  
有其字

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拔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與

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羣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

乘。疇騎二千。

疇等也言馬齊  
等皆精妙也

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立爲晉君。重耳卽位

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爲大

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

先慎曰  
薄迫也

吾知子不違也。知不敢違君言非本心也  
○先慎曰。謂知不肯吾也

莊說

其表子之閭。寡人將以爲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

負羈之閭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閒。其

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危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

臣。則絕世之勢也。

# 韓非子集解卷四

## 孤憤第十一

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獨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明士生既以抱玉而長號韓公由之懷議而內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濁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

不勁直不能矯姦。

先憤曰廣雅稱結矯直也莊子天下篇以繩墨自矯荀子性惡篇以矯飾人之性情而正之其義並同

人臣循令而從事。案

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

先憤曰重人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

虧法以利私。耗國

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為重人也。

擅為虧法逆理而動其力尙能得君從已况其餘乎此為重人也言其貴幾國人所共重之也○王僧云為當

作謂舊注未謂先憤曰

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濁重人之陰情。

智術之士既明且察今見聽用能濁見重人之陰情

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

必在繩之外矣。

言必見削除也

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

權不可兩存所存以相仇

也○盧文昭曰

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為之用矣。

外謂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也皆與當塗之人為用也○先憤曰外指敵國下

往所下術存字

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

鄰國諸侯或來求事不見當塗者其求必不見

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為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為之匿。

郎中為郎居中則君之左右之人也既因重人而得近主故為

之匿。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談也。

談者謂為重人延譽○先憤曰養祿二字當衍其一

此四助

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

重人所仇者法術之士也

人主不能越四



助而燭察其臣。

臣亦謂法術之臣也。

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

顯廣折曰弊讀為蔽下文比周以弊主又是以弊主上皆同先慎曰本書

蔽多作弊蔽劫錢臣篇云為蔽利之弊主又云非不弊之術也雖一篇云費罰不弊於後是也。

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

習故。事既久乃慣習故舊也。

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也。

顯廣折曰諫本同今本無乎字諫先

慎曰即就也就主心之好惡者而好惡之也自進謂已之進身也其所以自進則與主信愛習故同好惡三者而已法訓自進為已自進舉之人謀

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

一國為之訟。訟即說也重人舉指當就主心而同其好惡已自進舉之人官爵重之朋黨衆及其有事一國為之訟案則若無德而祿之○先慎曰注訟即說是也又以訟冤釋之非衆上脫又字無

德當作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

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

先慎曰乾道本勢作世顯廣折云據本今本世作勢先慎案作

勢是此對官爵貴重言不當作世今據改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

近愛信謂重人是也○先慎曰近字衍文愛信當作信愛疏遠信愛相對成文

此承上言明愛信二字誤倒注亦作近愛信則其謬舊矣。

其數不勝也。數理以新旅與習故爭。

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

重人與君同好○王謂曰好下當有惡字

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

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

重人與一國為朋黨

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

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見。所經時歲已至於數猶不得見君

當塗之人乘五勝

之資而日暮獨說於前。

法術之士既不得見故當塗之人獨執而稱案此解非也說古通謂謂為說也史記呂后紀未敢說

言攻之僕書作諺言索隱云諺說也此謂當塗之人獨當常與君言說而法術

之土見且猶不得盡况得與言乎此且暮獨說於前反對法術之士言舊注誤

故法術之士奚道得

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

法術之士既不得進則人主何從而悟乎○先慎曰王念孫俞氏竊並訓此道字為由案奚道得進猶言何時得進也士無時得進則人主無時得悟

語正相當奚道得進即蒙上以歲數而又不見言則道為時字變文

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

法術之士焉得不危。

法術之士既貴必不可勝之數而又與重人勢不兩存則法術之士必危而見陷○先漢曰乾道本注又下無與字今據趙本增其可以

罪過誣者以公法而誅之。

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誣罔者重人則察以為罪而誅之○先漢曰乾道本公上無以字依下文當有今據張榜本增其不可

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

若無過失可誣者則使飲客以劍刺之以窮其命也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

慘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

先漢曰乾道本修作慘與義通慘字誤改從今本朋黨比周以弊主

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人借為已用

者則官爵貴其人也其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彼雖無功伐可使近權令者威重之○先漢曰顯廣

名作明謂先懷案名字是今據改借字當在名字下其可以美名借者與其可以功伐借者句法一律上不當有

不字借藉古通莊子應帝王篇稱文引崔注藉藉也其人可以功伐藉藉者則貴以官爵可以美名藉藉者則重

以外權二事平說舊注誤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趨向也今

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謂於法術之士不參驗以知其真偽即行誅罰不待見功而爵祿重人所進雖未見功先與之爵祿也故

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

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富兵彊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已也曰非吾所得

制也越國為吳國即敵國也○顯廣折曰諱本今本雖下有國字先漢曰往以越國連文是所見本雖字即國

之諱夫越微道國富兵彊句絕中國視越國最遠故取以為况外傳說上篇越人雖善溺亦借越為喻是

其證往訓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羣蔽大臣專權是國為越也大國

異國非常有謀君之心即已國變智不類越而不智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越不自知已國

為越國故曰是國為越也智不類越而不智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綴臣專權國變成

即與越國不異所以然者良以不察知已國類於越國故也○先漢曰拾補不智作不知虛文昭云知各本俱作

智案智與知通此上智字義亦當為知顯廣折云兩類字當作類類利也涉下不察其類者也句而誤今本智作

知誤二字皆讀為知本書處見先漢案說讀為知則今本之作知不得為誤類似也知

已之國不似越之不得制究不能自制其國是不知國之不似已之國也顯改類為類非人主所以謂

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

孫詒讓曰  
主字衍

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謂晉亡者。亦

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大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

是人主不明也。

不知收取其柄而自執之令臣於上獨斷此主之不明也今謂秦也○先慎曰  
此書作於韓秦王見之絕保韓得非非在秦時作也今字從言當時諸侯在議

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迹於齊晉。欲國安存。

不可得也。

製重

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

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

先慎曰人主  
篇因上有入

同。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

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

先慎曰智者之策決於愚  
人賢士之行程於不肖

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

修士謂修身之士但精潔自固其身○先慎曰拾補製下旁注製字盧文弼云製  
藏本張本俱作製下同先慎案乾道本此作製下二製字皆作製製製字通用

其智士且以治辯

進業。智者謂智

以貨事人也

待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

法爲治。

既精潔故不能枉法爲治智士不重說似開文也○顯廣折曰其修士修下當脫智之二字精潔當  
作精潔下文云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則謂貨賂不廉請謁則謂枉法文相承也下文又云則精潔

之功退弁言精潔與弁言修潔同例舊注智士不重說似有脫文誤會也曰其修士三字衍文也上文云其修士

且以精潔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此云不能以貨賂事人則總製修士智士爲文言其皆不能也特其精潔

二字耳舊注謂不重知士似有開文是其所據本已誤先慎曰愈說是

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

聽請謁矣。

左右謂財貨修智之士不肯聽從也○先慎曰  
謂不以財貨賂左右不能枉法從請謁往說非

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

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訹之言起矣。

精謂修士精潔也  
毀謂修士毀謗也

治亂之功。

制於近習。治亂謂智士持能治於亂也。○顯廣折曰：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智之吏

廢。而人主之明塞矣。○先漢曰：乾道本而作則顯廣折云：今本則作而今據改。不以功伐決

智行。決智行當以功伐。○先漢曰：乾道本而作則顯廣折云：今本則作而今據改。不以功伐決

能之士在廷，而愚汚之吏處官矣。○近習之小人，既皆小人，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故所親者無能之

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此當患也。○先

漢曰：莊諒非公，謂為共，荀子解蔽篇此心術之公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

利與相異者也。○顯廣折曰：與當在相字下。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

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豪傑之

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君臣易位，故主稱蕃臣於其臣，而相室剖符。相室家臣也，剖符言得專授人官與

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譎詐也。設詐謀以誑諛於主也。○先

勢而得國寵者，十無一二。○變謂行譎詐以移主意，十中但有一二，故曰十無一二也。○王先謙曰：主變

文而，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

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先漢曰：捨補人下旁注臣字，虛

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臣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

者，必汚而不避姦者也。○重人所為，必不執故智，士恐與同之廢士，參與之欺主，莫有從之避者，同惡

相濟故與之為徒屬者，必汚愚之人也。○先漢曰：乾道本注與字上有上字

行惡作惡惡分言侵奪百姓大臣挾愚汚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言侵奪百姓

魚也○先慎曰侵漁朋黨當作朋黨侵漁與下比周相與對文比周相與信與親也○先慎曰往乾道今志作心改從趙本

主敗法以亂士民雷同是非故曰一口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

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

可得也

說難第十二夫說者有逆順之機順以招福逆而制禍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以此說之所以難也

書者不悉著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不知而說雖愚見疑故曰非吾知之說之難也

句三吾字皆吾說者也與下文所說相對言在吾者之非難所以起下文在所說者之難也在吾者必先知之有

以說然後辯之能明吾意又然後敢橫伏而能盡三者相承舊注全誤史記正義所解亦未盡今正之此句之義

與下文云則非知之難也同先慎曰舊注固失顧說亦未為得也凡說之難四字總舉一篇非吾三句又則說

難本意再以凡說之難引起正文此言知其事理則能說其是非此非吾所難也又案注吾知之之當作其

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吾雖不自辯數則能明吾所說之意知此者萬不失一有所以

則為難也則當作明先慎曰此言辯論能令吾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

意明斷又非所難也書舊注非趙本注脫失字吾之所說其不可循理非敢橫

失能盡此意亦復難有○盧文昭曰史記索隱云韓子橫失作橫伏此作橫失疑後人依史記改之顧廣圻曰失

當依索隱引此作伏史記作失案伏失同字故史記以失為伏劉伯莊說及正義說失如字又於橫失斷句者非

當十二字為一句下文云然後極極辯焉即此句之義也舊注亦誤先慎曰張榜本橫失作橫凡說之難

伏據索隱改也橫失二字顧謂極極辯是索隱云陳辭發策能盡說情此雖是難句非難也所說之人心意在

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既知所說之心則能隨心而發唱故所說能當○盧所說之人心意在

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之人心意在

說之彼則爲已盡符凡下而以卑賤相遷亦既廢之必棄遺而疏遠矣○盧文昭曰 所說出於厚利者往爲已嘗作謂已先慎曰爲謂字同此如李克治中山苦惡令上計而入多之類也 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此則爲已無相時之心而開遠事情

矣如比則必見棄而不收矣○盧文昭曰往爲已嘗作謂 所說陰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 已先慎曰此商鞅說秦孝公以帝王故怒而不用是也

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 身矣○所說之人內陰爲厚利外陽爲名高今見其外說以名高彼雖陽收其身內實疏遠若察知其內說以厚

疏之如齊宣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之類陰用其言 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 顯棄其身如晉文公行賈先雍季而後舅犯之類

盧文昭曰語史作而先慎曰御覽 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 四百六十二引諺作亦敗作禍

之人其所謀事身雖不泄謀說者從諛言及所匿似若說者先知其事今以發動之既懷此疑其身必危 矣○先慎曰往諺此謂有其心而未發說者及之故其身危即下鄭大夫關其起對武公言胡可伐之類

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如此 者身危○所說之人顯出其事有所避諱乃託以他故而說者察知其事既所出入知所爲所說既知情隱必

入知所爲當作既知所出又知所爲先慎曰彼顯有所出事下史作遁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此往諺所出 使人伐樹斂劍而止之曰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即其意

事泄於外必以爲己也如此者身危○ 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 諺者爲君規謀異事而智謀之士當知此者自外揣之

諺也○先慎曰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句當謂當其主之心也知諺爲智當音丹須反往以當知諺 文諺此如漢夏侯勝傳云霍光與張安世謀廢昌邑王夏侯勝諫王謂有臣下謀上者吏白光光讓安世以爲諺

不泄之類 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 能也史記正義謂說事當理非 說行而有功則德亡

語安世實 盧文昭曰忘史作亡索隱引此作見忘奔亡勝於德亡先慎曰據索隱云云則唐人所見之本作見 忘不作德忘此作德忘者後人依史記而改也○往云猶忘其德則宋時已改矣○亡忘古字通

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 論忘其德若不行有敗則羞始生焉此正危身之道也○盧文昭曰

往益始生益履之諫若袁紹之於田豐是也先懷曰盧說非此即下黨父 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

以端壞有盜因疑鄰父之類注益字即疑字之誤又案注行說當作說行 貴人

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按本有先懷按依上下文當有史記亦有者字今據補 貴人

或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按本有先懷按依上下文當有史記亦有者字今據補 貴人

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不能而論不已而止必以不許而與怒故危也○先懷曰乾道本已作

所不能已若景帝伏廢栗太子而周亞夫驕欲止之之類注不許一本作不許盧文 故與之論大人則

昭云不許或是不付之諫有諫當是不許猶言失計也此皆未見作不許之本耳 故與之論大人則

以為聞已矣問代也論大人必談以道德宏曠彼則以為薦大人以代之也○先懷曰此篇皆對人君而

大人之短以為竊己之事情乃為刺譏開之是也 與之論細人則以為賣重論細人必談以器斗

此大人指位言注以聞已為代已誤聞讀為諫 與之論細人則以為賣重論細人必談以器斗

賣重也索隱云薦彼細微之人言堪大用則疑其挾詐如賣我之權是也注謂斗管之人談 論其所愛則

以為藉資謂為藉君之所 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也嘗試也論君所憎則謂為試已也今案

願廣折云今本增作增史記作增今 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徑直○盧文昭曰史作則

據改盧文昭云注欲已下衍也字 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徑直○盧文昭曰史作則

此加以為米鹽博辯則以為多而交之米鹽之為物積聚萃以成國爵謂博明細微之物則謂已

二之疑非 米鹽博辯則以為多而交之多合而獲交之也○盧文昭曰史作知信博文則多而久

之願廣折曰正義云時乃承久人主接倦今故交久二文皆誤當作史本書難言 略事陳意則曰怯

懦而不盡略言其事祖陳其意則謂已怯懦而有所畏懼不敢 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

肆陳也所說之事廣有陳說不為忌 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

律則謂草野凡鄙俗直而侮慢也 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

所務而滅其所恥凡欲說彼要在知其所務則隨而光飾之知其所恥則隨而掩 彼有私急也

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

其不爲也。

所說而成者或有私事諒欲急爲則示以公義而飽飽之說雖下意從已而不

其心有高

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

此者則舉簡私之過見背公之惡以不行私急爲多所以成其高○俞樾曰此兩文相對言其意雖甚卑下而有

所不能已則說者必爲之飾其美反若以其不行而少之如此乃見不能已之不足爲病矣其意雖甚高而

若大馬聲色之好是也爲之飾其美若管子以是數者爲不善顯是也不能及者若堯舜之道仁義之說是也爲

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若陳賈頤仁知周公未能盡是也舊注所說皆未了且此與上

文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本不相蒙舊注必奉合爲說宜其不可通矣

爲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爲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

所說或矜以廣智則多與舉彼同類之異事以寬所取之地令其取說於我而

我佯若不知如此者所以助其智也○願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有欲作有所誤

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

○願廣圻曰內

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惠也。

○願廣圻曰內

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惠也。

○願廣圻曰內

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惠也。

○願廣圻曰內



辭無繁靡其智辯得以極勝○盧文昭曰意史作忠史拂辭互易案惟與許通索隱正義所見史記尙不倒繁靡  
各本作繁靡注同史作繁靡顯廣折曰忠字非恒謙本今本意作趙語作許繁靡作繁靡字皆假借耳繁靡藏本  
作繁靡是也索隱引正作繁靡先慎曰御覽四百六十二引意作趙語作許繁靡作繁靡字皆假借耳繁靡藏本  
分藏說文恒與也恒爲正字恒許並恒段字大趙之時說尤爲難無所情恒者若銅鏡之諫齊太后是也繁靡  
摩古字相通說文繁縟也廣牛變也引申爲縶束字易變縶文縶本字縶中平釋文縶本又作縶陸作縶京作縶  
禮記學記釋文縶又作縶一切經音義十庫古文關縶二形同本字作縶縶者謂無縶束也史記作縶縶縶謂  
說諫之詞本無則有所舉拂排讀也案辭言恐有所舉拂排即多勝願  
縶束而不致言則必如縶子之告季子語必可與商大宰三坐是也 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  
辭也 說者因道此術則得親近於君終不見疑其辭又得自盡也○顧廣折曰此道所得親近不疑尙有誤盡  
當作所道此道親近不疑猶曰此所由親近不疑古書每以道爲由說已見前矣史記作  
此所以親近不疑所道即所以也讀者不解道字而誤倒之又妄增入得字遂至不可通矣 伊尹爲宰百  
里奚爲虜皆所以干其上也 二人自託於宰虜 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

無役身以進如此其好也 先慎曰韓道本如上有加字盧文昭云加字各本無顧廣折云韓本  
無加字以進加史記作而涉世先慎按加即如字誤而複衍今據顧本

以吾言爲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 先慎曰說文 此非能仕之所取也 盧文昭曰  
振舉救也

索隱云韓子作士先慎曰今 夫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 爾猶經也謂所經久遠也○先慎曰曠  
作仕者後人依史記改之也

同索隱謂君臣道合曠日已久誠著於君也 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  
君之福澤周於臣魚水相須協睦相和也

其功 斷割○顧廣折 直指是非以飾其身 直指言無所迴避也飾身謂  
以龍綵光飾相持其身也

成也 君則以不疑不罪以固臣臣則以致功飾 昔者鄭武公欲伐胡 先慎曰正義引世本云胡  
身以諂忠故曰相持如此者說之成也

城縣 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  
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

君聞之以鄭爲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 先慎曰外傳說  
下篇宋作鄭

天雨

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此夕盜至故大亡也

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先漢曰當音當源反下同厚者為戮薄

者見疑。二人謂其愚鄰人之父鄭武公所以戮其所厚欲令胡不疑也富人所以疑其薄者不當為已同愛也則非知之難也處之則難也。其

鄰父非不知也但處用其知不得其宜故或見疑或見戮故曰處之難也。○先漢曰處

適本處之作處知據張榜本改注云處之難也亦作之未誤其作知者依史記改也。故饒朝之言當

矣其為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晉人論取士會於秦饒朝謂之以策曰吾設不用其言非不當也晉人雖以

為聖後秦竟以言戮之是亦處知失宜也。○盧文昭曰饒朝謂士會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隨不用也則朝

嘗已言於秦君留士會不違而秦君不用其謀故云然注乃云後秦竟以言戮之此不知出何書殆因非之言傳

耳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剛。先漢曰治要剛作剛下同彌子瑕

母病人聞有夜告彌子。先漢曰載道本開有作開往盧文昭云李奎注文選陸韓卿中山王禧子妾

有李注無有字脫也此謂人聞其母病有夜來告者形彌子得傳聞之言而歸已顯。彌子矯駕君車以

衛君之稱為孝文相照應今據二唐本改藝文類聚三十三引人聞有作其人有。彌子矯駕君車以

出。先漢曰治要出作歸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犯剛罪。先漢曰各本無犯

引作犯剛罪剛字案此書外傳說左下開危生子皋作剛字此與上文罪剛亦當本作剛。異日與君

後人改之史作而犯剛罪先漢按治要藝文類聚引作犯剛罪是唐人所見皆有犯字今據諸。異日與君

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先漢曰張榜本不盡作而盡屬下為句治要藝文類

聚六十七事類賦二十六意林引啗並作啖下同按說文啖焦味也。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

啗食也與舍同自食為啖食人為啖二字義別此作啖是也。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

寡。先漢曰治要藝文類聚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當矯駕吾車。

以餘桃。先漢曰史記昭我作食我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先漢曰治

要變作移而以前之所



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先漢曰治要無見罪二字

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爲虫也。柔可狎而

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宣文昭曰文選袁宏伯三國名臣專贊注引柔上有擾字史無柔字同字先漢曰史記虫作蟲正義龍蟲類也故言龍之爲蟲御覽九百二十九引虫作蟲無柔字其字事類賦二十八引亦無柔字其字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

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先漢曰索隱幾席也謂庶幾於言諒說也

和氏第十三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先漢曰藝文類聚七白孔六帖五事類賦九引和氏作下和楚上有於字藝文類聚白孔六帖無璞字奉而獻之

厲王。盧文昭曰孫詒穀云楚世家無厲王後漢書孔融傳注引作武王文王成王是也疑今本誤顧廣圻曰新序云荆厲王武王共王亦不同先漢曰後漢書注引是御覽三百七十六六百四十八引作武王文王成王是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

盧文昭曰後漢注其證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引證而作護已先

領曰御覽六百四十八八百五事類賦引並作護無而字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卽位。和乃

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先漢曰楚山當作荆山砂上文得玉於楚山而三日三夜。泣盡

而繼之以血。先漢曰說文本作泣今本作淚盧文昭云淚本作泣後漢王聞之。使人問其

故。曰。天下之剛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剛也。悲夫寶玉而題

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

先漢曰事類賦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

實下有玉字

爲王之害也。所獻之寶穀今未矣亦無害於王也。○先慎曰乾道本王作主盧文弨云然猶兩足

斬而寶乃論。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

禁羣臣士民之私邪。人主之於法術未必如和璧之急乃更禁其臣人爲下和之處苟無下和之處

猶今據道本改亂字然則有道者之不慘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帝王之璞即法術也。有

亦誤未詳所當作則以未獻法術也。○先慎曰乾道本特作持顯廣折云今本特作特新序

云直白玉之璞未獻耳。先慎案特即直也。特當爲時發缺字改從今本。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

斷。近習不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於耕農。先慎曰無教業者有而游士危於戰

陳。先慎曰故辭論之士以其言責其功不敢言職陳則法術者乃羣臣士民之所禍也。人主非能倍大臣

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先慎曰周當爲用之誤道則法術之士雖至死

亡道必不論矣。先慎曰珠玉人主之所急然兩足而論昔者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

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衆。若此則上僭主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

也。先慎曰乾道本貪作貪據貪即貪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二世而收爵祿。先慎曰喻老篇楚

而收地則三世而收爵祿不起於絕滅百吏之祿秩。盧文弨曰絕滅二字疑當作滅顯廣折曰絕滅當

與起蓋楚法廢弛故吳起云然損不急之枝官。枝官謂非要急者若樹之枝也然養樹以奉選練之士。悼王行之期

年而薨矣。先慎曰矣字依吳起枝解於楚。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

過。使什家伍家相拘連中有犯罪者燔詩書而明法令。先慎曰困學紀聞云史記商君傳不言燔

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於公有勞者禁游宦之民。不守本業游散求官而顯耕戰

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八年而薨。

先漢曰國策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史記商君相秦十年。案隱云國策蓋

連其未作相之年說也。案此作八年與史記國策皆不合。疑八上奪十字。商君車裂於秦。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

而富強。二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

法而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貪重。

大臣謂公法而行私。惠所以成其重也。

細民安亂。

先漢曰微宣之民因諂諂

而得

甚於秦楚之俗。

此篇非未入秦時為諷。著之故得引秦以為喻。

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士

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已之法術哉。

先漢曰也。字衍文。

此世所亂無霸王也。

顧廣圻曰今本所下

有以

### 姦劫弑臣第十四

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勢者也。

先漢曰各本信作親。今據治要改。不正作信。

是以主有

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者則相是

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

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

先漢曰治要合下有同字。疑合即舍字之誤。而術者合當作同。

蒙上此之謂同取。此之謂同舍而言。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以取信幸之道也。先漢曰各

依下文當有據治要增。

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羣臣者。人主非有術數以御

之也。

先漢曰各本非作所。今據治要改。下文正作非。

非參驗以審之也。

先漢曰依上文非下脫有字。

必將以曩之合已。信今

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蔽於上。

先漢曰各本蔽作欺。顧廣圻曰各本蔽作欺。而大臣

愈重語意正同是無當焉蔽之辭今據治要改

而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羣

下不得盡其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先慎曰治要法作令功作力

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爲臣盡力以致功。

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爲姦利以弊人主。先慎曰弊讀爲蔽行

財貨以事貴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澤。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

危害之處哉。治國若此其過也。而上欲下之無姦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

明矣。故左右知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先慎曰利字涉上文而衍下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知詐僞之不可以得安也並無利字即

證其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幾

矣。先慎曰解老篇目不能快黑白之色則謂之盲此情字當作色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富貴。事上而求安。先慎曰化疑

二字當在行正理上若以道術事上與上我以忠信事上相對是猶聾而欲審清濁之聲也。愈不幾矣。二者不可以

得安。王慎曰我安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爲姦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人主

之義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顧廣圻曰道藏本脫止不字按此乃乾道本

可知矣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爲方圓也。必不幾矣。若

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先慎曰也二者不

可以得安。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顧廣圻曰人上當有我安二字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

故以私爲重人者衆。盧文昭曰人藏本作臣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

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弑簡公者也。夫有術者之爲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俞樾曰。得字衍。文此論有術者之爲人臣其道如此。非論得不得也。蓋涉下文度數之言。得效

於前而術是以度數之言。得效于前。則賞罰必用于後矣。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先讀曰。苟當作術形近而誤。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以

左右近習之臣。知僞詐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先讀曰。依下文而字當作術。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

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爲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汚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

陵之顛。墮峻谿之下。而求生。先讀曰。依上文當有也字。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

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弊。廣折曰。讀本今本弊作發。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強秦也。

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爲我也。俞樾曰。不得不愛我。當作不得不爲我。涉下句而誤耳。下文云。恃吾不可不爲者。安矣。不可不爲者。也可據以訂正。先讀曰。俞說是。恃人之以愛爲我者。危矣。先讀曰。韓道本無爲字。虛文昭云。峻本有讀本張本倒作爲愛。讀今據峻本增。恃吾不

可不爲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先讀曰。利當作安。下云。不可以得安。正反對得安而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上。明主

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雖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姦。衰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爲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爲聰也。不任其數。

先慎曰各本不上有目必二字盧文昭云目必二字疑衍先慎案治要無今據刪

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

不辨之術也。

先慎曰治要錄作鼓二字本書通用

不因其勢。

先慎曰各道本不上有耳必二字因作固盧文昭云據本

政要亦無耳必二字固作因今據刪改

而待耳以爲聰。

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

不得不爲已視。使天下不得不爲已聽。

先慎曰各本無下使字據治要增

故身在深宮之中。而

明照四海之內。

先慎曰治要無而字

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闇亂之道廢。而聰

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

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

告姦。

先慎曰史記衛鞅傳告姦者與斯敵首同賞

困未作而利本事。

先慎曰未作工商也本事耕織也衛鞅傳事未利及急而貧者舉以爲收斂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

多者復其身故未作困而本事利

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

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

得。而被刑者衆。民疾怨而衆過日聞。

顯廣圻曰衆字衍先慎曰衆當作罪涉上文而誤

孝公不聽。遂行商

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姦者衆也。

顯廣圻曰私下當有告字先慎曰商君之法實告姦則告姦非私也私即告之誤

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

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爲已視聽之道也。至治之法



術已明矣。而世學者弗知也。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先慎曰：誦談情實也。

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先慎曰：說文謂多言也。決安誼也。此談字當作決言。愚學溺於所聞妄說治亂。誦說先古之書。使人主聞之。不敢變法而理。

智慮不足。以避穽井之陷。顏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穽井當作井。穽穽詩外傳五云：兩穽相扶。不陷。穽穽則其幸也。作井穽是其誤。穽穽人皆曰：予知。題而納諸穽。穽穽。

勝之中而莫知避也。即智慮不足以避陷穽義。又妄非有術之士。先慎曰：乾道本無非字。顏廣圻云：讀本今本有非字。今據補。聽其言者危。

習輕犯新法。用其計者亂。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與有術

之士。先慎曰：與讀若為。穽穽內則小切之與。穽穽人往作小切之為穽。米是其證。此言世之愚學與法術之士皆名為有術之士。而其實不同也。有談說之名。而實

相去千萬也。先慎曰：穽穽本相作於顏廣圻云：讀本今本於作相。今據改。此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夫世愚學之

人。比有術之士也。猶螳蟻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是非

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羣生之亂。去

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

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係虜之患。先慎曰：讀本係作繫。盧文昭云：讀本係作係。案二字古通。此亦功之至厚者

也。愚人不知。願以為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先慎曰：依下文治下當有者字。皆惡危而

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

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聖人為法國者。必逆於

世。顏廣圻曰：國者當作者。固者句絕。固下屬讀本聖上有故字。非也。而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知之

者異於義。而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處非道之位。被衆口之譖。

縮於當世之言。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嚴厲折曰：嚴當在嚴字下。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顯於世者也。

盧文昭曰：嚴本無而字。

楚莊王之弟春申君。顧廣圻曰：與楚世家春申君列傳皆不合。

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

君。而泣。先慎曰：親當作示。以示君謂以身受傷之處。示君也。與下自裂其親身之裏。以示君同義。下正作示。明此視爲示之謂。

曰：得爲君之妾甚幸。雖然

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

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先慎曰：以當作不。謂不賜妾死也。

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爲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爲棄正妻。余又

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

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

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棄。而子以之死。從

是觀之。父之愛子也。猶可以毀而害也。先慎曰：乾道本以下無毀字。據本父上有失字。盧文

也。此文本云父之愛子也。猶可而害也。後人不達古語於面上。又增入以字。則不可通矣。先慎按：按本作猶可以毀而害也。是也。下文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即蒙此句。明各本脫毀字。俞氏據按本勢不得不刪字。以就

已說今據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

也。何怪夫賢聖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

於楚者也。先慎曰：韓名車裂曰轘。轘散也。肢體分散也。是二子皆受戮死。各國名刑不同。韓非亦因而稱之耳。枝當作支。

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無功者皆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

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爲人也。顯廣折曰：韓本今本人下有臣字，先讀曰：人下當有主字，爲音于，偏反。固左右姦臣之所害。

非明主弗能聽也。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褻之臣。

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

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與貧困者，先讀曰：韓道本無與字，盧文昭云：與字脫。一本有先讀按：有與字是也。下有與字，即其證。今依拾補增。此世之所謂仁義，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夫

有施與貧困，顯廣折曰：不當有字。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

得賞者，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顯廣折曰：不當有字。內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貨財，事

富貴，爲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故姦私之臣愈衆，而暴亂之徒愈勝。

不亡何待？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先讀曰：韓道本無刑字，顯廣折云：韓本今本嚴下有刑字，先讀按：嚴刑重罰相對，明此脫今據補。重罰

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姦，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

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

也。無捶策之威，銜轍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

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爲治。今世主

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盧文昭曰：韓本無欲字。故善爲主

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

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託於犀車，良

馬之上。顧廣圻曰犀字未詳俞樾曰顧氏爲失考耳漢書得幸世傳注引晉灼云犀堅也然則犀車良馬即犀車良馬矣吳子應變篇云車馬良是其義也則可以陸犯阪

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機之利。則可以水絕江河之難。先懷曰論操法術之數。

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犀

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機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湯以王。管

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強。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強

之數。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適當世明主之意。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爲

卿相之處。盧文弼曰處處位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實此之謂足貴之臣湯得

伊尹。以百里之地。立爲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爲五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強。故有忠臣者。先懷曰韓道本無臣字盧文弼云臣字應接

此今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

若夫豫讓爲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人主。使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

之患。先懷曰韓道本人字在使字下顧廣圻下不能領御其衆。以安其國。及襄子之殺

智伯也。豫讓乃自黔削。盧文弼曰黔諱本張本作黜本當作錯顧廣圻曰嘗作諱先懷曰顧說是

敗其形容。以爲智伯報襄子之仇。是雖有殘刑殺身以爲人主之名。先懷曰

形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爲忠而高之。

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者。

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盧文昭云凌本有者字今據補 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諺曰厲憐王此至末可也皆作孫子爲書謝春申君韓詩外傳同 無虛諺不可不察也此謂劫殺死亡之主言也先慎曰謂讀爲爲殺策作殺 人主無法術以

御其臣先慎曰乾道本無主字盧文昭云主字脫後 雖長年而美材盧文昭曰美材諸本張本作材美 大臣猶

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爲其私急而恐父兄豪傑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

誅於己也先慎曰父兄謂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 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酌而立

不義盧文昭曰魏外傳作捨願廣折曰 故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

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先慎曰事見左昭元年傳 齊崔杼

其妻美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

而攻公公入室先慎曰左襄二 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崔子又

不聽公乃走踰於北牆先慎曰北梁外傳作外 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

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盧文昭曰之 李兌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

而死先慎曰事互 卓齒之用齊也願廣折曰魏本今本本作傳策外傳皆作傳今據卓傳同字 乾道

覽三百七十見喻老篇 擢曆王之筋懸之廟梁先慎曰滑策外傳作 宿昔而死先慎曰宿昔 故厲雖

癰腫疔瘍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頸射股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射字願廣折云魏本 下

比於近世。

關廣圻曰諫本同今本近世作近臣誤

未至餓死擢筋也。

關廣圻曰諫本同今本至下有於字諫作諫策作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外傳無而字餘同

故劫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於厲矣。

先慎曰韓道本無於字盧文昭云於字脫

諫本張本有外傳同先慎按策有於字今據補

由此觀之。雖厲隣王可也。

# 韓非子集解卷五

## 亡徵第十五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

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羣臣爲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內困者，可亡

也。先慎曰：乾道本內困作右仗，盧文昭云：右仗凌本作內困，今據改。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顯廣折曰：句絕罷器下當有脫字。

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先慎曰：露當作路，顯也。呂氏春秋：不屬士民器路。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

好祭祀者，可亡也。聽以僇，不以衆言參驗，先慎曰：乾道本不以衆言四字作以特二字，盧文昭云：一本作不以衆言，顯廣折云：今本下以

好祭祀者，可亡也。聽以僇，不以衆言參驗，先慎曰：乾道本不以衆言四字作以特二字，盧文昭云：一本作不以衆言，顯廣折云：今本下以

貨得者，可亡也。先慎曰：八森篇：財利多者，買官以爲貴，有左右之文者，請謁以成重，此亡國之風也，卽此意。緩心而無成，先慎曰：乾道本而無

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刑而不周於法，先慎曰：乾道本無刑字，盧文昭云：凌本淫下有刑字，顯廣折云：淫淫辭也，見本書存韓篇又呂

氏春秋：審應覽有淫辭，義同，皆可證也。別本於此淫下妄加刑字，乃誤之甚者。凡別本異同大率類此，故略不復載。先慎案：訓淫爲淫辭，已嫌添設，且與下文辯說無別，顯說非也。喜淫刑與下好辯說對文，不當少一字。今依凌

增本，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

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很剛而不和，盧文昭曰：很，懷諫

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隣，怙強大之救

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幣在外。上聞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顧廣折曰。句有誤。命曰。民下脫不字。民不信其相。下不能其。上兩文相對。民所不信。下所不能。而人主弗能廢。故曰。可亡也。下不能其上。主

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內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

試。而好以名閭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

太子未定。而主卽世者。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

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

懷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於強敵。以爲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

羣臣易慮者。可亡也。顧廣折曰。據本今。本重羣臣易慮。怯懼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謂可。

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盧文昭曰。謂字衍。後本無顧廣。折曰。知有謂。可四字爲一句。出君在外。而國更置。先慎曰。乾鐘。本無更字。顧

廣折云。據本今。本國。下有更字。今據補。實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攜。國攜者。可亡也。挫辱大

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顧廣折曰。民當作人。逆當作近。接此言近刑人也。懷怒思取。而專習。則

賊生。先慎曰。習字疑。誤。未詳所當作。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

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

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行褻

公。顧廣折曰。據本同。今本行作私。誤。按簡行而貴公者。韓子之家法也。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無地固。盧文昭曰。無地一本倒。

城郭惡。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先慎曰。楚語臣



能自善也。先漢曰數往壽保也。主數卽世。先漢曰數音色各反。嬰兒爲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爲黨。數割地以待

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衆強。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亡也。變

福而心急。先漢曰拾補變作偏。盧文昭云一作孽。顯廣折云。謙本同。今本變作偏。誤按。當作孽。形相近。俞樾也。釋文辯。荀作變。孟子在子篇。其體則不辨。禮云。變當讀爲辯。說文心部。辨。一日急也。是與福同義。作變者。聲近段借也。易文言傳由辨之不早

辨也。釋文辯。荀作變。孟子在子篇。其體則不辨。禮云。變當讀爲辯。說文心部。辨。一日急也。是與福同義。作變者。聲近段借也。易文言傳由辨之不早

義而受之音義。引丁音云。辨本作變。皆其例矣。顯廣折曰。心當作必。先漢曰。當量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

也。先漢曰。乾道本教上有欲字。顯廣折云。謙本今本無欲字。今據刪。貴臣相妬。盧文昭曰。臣各本皆作人。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

姓。以攻怨讎。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先漢曰。八姦篇云。何謂父兄。父兄曰。太子輕而庶子仇。官吏弱而人民桀。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怒

而弗發。先漢曰。乾道本怒作怨。顯廣折云。謙本今本怒作怒。今據改。懸罪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

可知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爲而無所請

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

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內外

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

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軍馬之府立功者也。○顯廣折曰。謙本同。今本世下有餘字。按世下脫字。未詳其所當作。鄉曲之善。舉官職之

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

戰之士困。未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錢薄於

戰之士困。未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錢薄於

戰之士困。未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錢薄於

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爲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先慎曰親讀爲

薪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太侈。先慎曰張榜本趙本本作大字同而人主弗禁。則

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壻公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鄰者。可亡也。先慎曰趙本本作傲說文傲侮也从人敖聲古本作敖通作傲釋文禮記樂記傲僻字又作敖左襄二十一年傳大夫敖本又作傲是其證盧文昭拾補微下旁注傲字云該本作傲下張本多同亡徵者。非

曰必亡。盧文昭曰本有也字一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踦者也。先慎曰下其字疑衍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

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爲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 三守第十六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王先謙曰舉臣猶言舉臣若後世言舉朝之比人主不心藏而漏

之近習能人。先慎曰能人解見有度篇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

乃上以聞人主。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先慎曰是守之不完者一也愛人

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先慎曰：是守之不。完者又其一也。惡自治之勞憚。使羣臣輻湊用事。先慎曰：乾道本用事作之變。顧廣圻云：今本之變作。

云：今本之變作。因傳柄移藉。使殺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先慎曰：是也。不完。此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微也。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有

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使外內之事非已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臣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先慎曰：乾道本羣臣下有直字。顧廣圻云：錄本今本無直字。按直當作且。先慎案：無直字是今據刪。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

不敢忠主。則國爲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鬻寵擅權。矯外以勝內。險

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壹心同辭。以語其美。先慎曰：壹。趙本作一。則

主言惡者。必不信矣。顧廣圻曰：主謂爲主首也。與初見秦篇主謀義同。此謂事劫。至於守司圉圉。禁制刑

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劫

止塞。則王矣。先慎曰：拾遺止塞下旁注者止二字。盧文昭云：張本止塞則本多同。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止塞作者止。

備內第十七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

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爲人臣者。竊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  
急敬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爲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  
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傳趙王而餓主父。爲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  
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傳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  
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  
子爲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  
也。先漢曰恩疑類之類上下文並作骨肉之親即其證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爲  
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二十而美  
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死見疏賤。顧廣圻曰諺本今本無死字按以下句例之此字當作疑  
下又云而擅萬乘不疑相承也先漢曰願說是也而子疑不爲後。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  
唯母爲后而子爲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擅  
萬乘不疑。此鴆毒扼味。扼味謂暗中之絞盜也之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顧廣圻曰諺本挑作挑案皆未詳俞樾曰  
左經凡字之誤挑凡蓋即橋凡之異文楚之橋凡亦有春秋之名楚語申叔時所謂教之春秋是也故謂之橋凡春秋矣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  
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衆。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人。爲  
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先漢曰御覽初學記二十引傷作屬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  
加也。先漢曰御覽初學記二十引利下有之字故與人成與。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

也。非與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與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己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

願廣折曰國策趙四有此下四句暈圍作譚諒當依此訂

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

明王不舉不參之事。

盧文昭曰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內外之失。

先漢曰拾遺內外作外內盧文昭云三

先漢曰拾遺內外作外內盧文昭云三

今從張本凌本先漢案乾道本未諒

下旁注三字盧文昭云三凌本作參願廣折云今本作三

衆事之端皆相參而觀之○盧文昭曰往張本作皆相

觀而參之舊脫皆字之字先漢曰趙本無皆之二字

士無幸賞。願廣折曰當字下

功而先勞即此無賂行之意殺必當罪不赦。

盧文昭曰當字下

則姦邪無所容其私矣。先漢

道本無矣字願廣折云藏本今本私下有矣字今據此與姦

勢起則復除重

勢起則復除重。

勢起則復除重。

趙用賢曰謂權勢之人得為民復除重役也先漢曰趙說非也重字承權

勢起則復除重。

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

起勢以藉

藉假也

人臣。

先漢曰云下得借其權勢即此義

非天下長利也。

故曰。盜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

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鬻聞之。

盧文昭曰鬻販本作鬻下同

水煎沸竭盡其

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於此。

先漢

遺本無於字願廣折云藏本

今本明下有於字今據補

然守法之臣。為釜鬻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失其

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爲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而法令之所以備。

先漢曰。嚴道本面上有然字。盧文照云。然字衍。張本無。今據刪。

刑罰之所以誅。常

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爲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相爲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

權勢也。○顧廣圻曰。此十一字乃舊注誤入正文。乾道本以未也字作旁注。是其迹之未盡。姦者先漢曰。嚴權勢下有脫文。校者因旁注也字以完此句。

### 南面第十八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

顧廣圻曰。當衍任下在字。

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

先漢曰。衛嗣君貴薄。

疑以敵如耳。是也。見七術篇。

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爲讎。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

先漢曰。是恐爲任者所制。

而反制於不任者。故姦不任者之言以總前之所任者。

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

大臣之威。

顧廣圻曰。當衍而字。

無道得小人之信矣。

顧廣圻曰。蘇本今本人作臣。

人主釋法而以臣

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

先漢曰。意林非作辭下同。

非譽交爭。則主

惑亂矣。

先漢曰。意林無亂字。

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爲威。非

假於忠信無以不禁。

僞爲忠信。然後不禁。

三者潛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

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

不禁。

王先謙曰。不以無心之過爲解而不加罪。

此之謂明法。

人主有誘於事者。先慎曰舊連上顧廣圻云當以此句提行今從之。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

臣易言事者。顧廣圻曰句絕。少索資以事。顧廣圻曰少索資臣以事經主。主句據本同今本少作必誤。俞樾曰經字無義疑誘字之誤下云主誘而不察因

而多之即承此而言蓋先少索資而以事誘其主主既誘其所誘乃因而多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

之也王先謙曰少索資猶為嚴讓廣雅釋詁經欺也俞樾非下乃言誘也

王先謙曰多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顧廣圻曰誘下誘於事者困於

患。王先謙曰言如此者必為憂患所困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王先謙曰下云出大費而

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賞。盧文昭曰不上脫夫字按本有上有上事字術按本無顧廣圻曰

有功必伏其罪即其證按則羣臣莫敢飾言以愾主主道者。先慎曰謂使人臣前言言不

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先慎曰人主之患在於任臣

而任之故謂之任下。人臣為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

妬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一勢者用。王先

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有必言之責。先慎曰乾道本有必作必有盧文昭云必有倒虛又

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所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

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先慎曰依上下文不言

者必問其取舍以為之責。顧廣圻曰據本同則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

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王先謙曰明其欲者

主有爲之者。顯廣折曰。漢本同。今本之下。有意字誤。其爲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舉事

顯廣圻曰藏本同  
本之下有意字誤

其爲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舉事

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爲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爲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

不知治者。

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

正洽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毋變殷。太公毋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

先慎曰郭偃墨子所染篇作高  
偃高與郭一聲之轉左傳作卜

便章杜注晉  
掌卜大夫

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

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儒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於民心。願廣折曰。廷。立其治。願廣折曰。諫本。今本。心作。必。按。拂。於。民。心。與。上。

願廣圻  
日逗

立其治。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心作必。按拂於民心與上。

商民心相對唯乾道本爲未諫先慎曰乾道本脫必字諱本道本脫必字耳當作拂於民心必立其治願民知拂民心與適民心相對而不知必立其治與麗必行之又相承也說在商君之

說在商君之

內外而鐵戈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

管仲始治

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先漢曰魯傳下當有之字與上句相對是以愚瞽顛墮之民。愚曰墮上上之民不可曉變有脫誤

先漢曰管仲下堂  
之字與上句相對

是以愚竢竢情之民盧文弨曰以下多不可曉疑有脫聲

先漢曰乾道本愚作遇願廣圻云藏本同今本藏作  
遇懂作情按藏或省字也乾道本愚作遇譌今據改

苦小費

而忘大利也。慶曆步日運故賁虎受阿

謗。

顧廣圻

而輟小變而失長便。

顧廣圻曰逗按應字有誤未詳所當作

故鄒賈非載旅麇麇狎習於



亂而容於治。顯廣折曰：延。故鄭人不能歸。顯廣折曰：句絕。按此皆未詳。自上文說在商君云云以下，句必韓子此下，向有其說。亦如四篇之說者而今佚之耳。先漢曰：顯說是外儒說。例全與本書內儒說七術六微外儒說左右四篇之經相同。左下鄭縣人賈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當即鄭人不能歸佚文。

飾邪第十九

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趙

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顯廣折曰：史記趙世家悼襄王三年，應援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即其事。詳見燕世家。鄭衍之

事燕。無功而國道絕。顯廣折曰：未詳。趙代先得意於趙。後得意於齊。先漢曰：乾道本後下無得字。王僧云：當衍代字。

顯廣折云：藏本今本後下有得字。今據補。國亂節高。顯廣折曰：藏本同。今本節作節。誤。十過篇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即此節高之義。自以

爲與秦提衡。先漢曰：世家悼襄王四年，應援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秦不拔。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

數筮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先漢曰：攻出二字互。

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顯廣折曰：世家九年，攻燕，取雞陽城。兵未罷，秦

其事。應援揄兵而南。則鄴盡矣。盧文昭曰：應援即應援。亦作應。顯廣折曰：接讀爲援。史記燕趙世家：應援文志皆作援。援援同字耳。南者兵自燕返也。

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

有有名。顯廣折曰：藏本今本不重有。趙以其大吉。地創兵辱。先漢曰：乾道本本地作利。盧文

不得意而死。先漢曰：趙世家悼襄王九年卒。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

盡陶衛。先漢曰：魏安釐王事見有度篇。數年西鄉以失其國。先漢曰：魏景王事見史表世家。此非豐隆五行太一

先漢曰：張趙本一作乙字。王相攝提大神五搖天河殷搶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先漢曰：天

同漢書天文志作索一。

文志歲星所在不可伐可以伐人數上不當有非字承上此非言下非載年在東也非字亦衍

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

在東也

先慎曰天文志熒惑出則有大兵入則兵散周還止息迴為其死變瘡亂在其背者亡地以戰不勝

故曰龜策鬼神不足舉勝左右

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

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

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創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

顧廣折曰四字

為一句下治

聽者主句同人之性也治強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吳戰而

不勝

先慎曰乾道本吳作吾顧廣折云今本吾作吳按吾吳二

案作官者蓋以趙語與范蠡入官於吳趙絕書請纓內傳外傳記地傳吳趙秦秋句踐入臣傳改也本書自作宦喻老篇句踐入宦於吳又云越王之謂也不病宦是其證

反國棄龜明法

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為擒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

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荆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荆

顧廣折曰二荆字皆當作

邢許恃荆而不聽魏荆攻宋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而韓滅

鄭

先慎曰乾道本魏攻作攻魏今據漢本今本改王謂云戰國策二作魏攻蔡而鄭亡蔡荆吳同未詳孰是顧廣折云今按魏策四又云伐韓而韓氏亡鄭皆即其事蔡入楚者也據開詳見吳師道補正

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

顧廣折曰當補不字於魏策上此與上諸不聽相承為文也先慎曰顧說非也此正言韓魏秦之弊玩下文自知不當以

上文魏恃齊荆為用而小國愈亡

顧廣折曰魏上當有說文此復說上文邢鄭曹許之恃吳魏恃齊荆為用也故曰而小國愈亡

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為攻魏而加兵許鄭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呂

存鄭

顧廣折曰以上皆有脫誤此荆攻魏創魏當為不足呂存許言之齊攻任扈當為不足呂存曹言之其不足以存鄭當言魏攻也

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

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顧廣圻日。則國雖小。運富句。絕下文。民雖寡。運險句。絕國雖大。運兵句。絕其句。例同。先慎曰。國雖大。兵句。讀誤。富。賞罰敬信。民雖寡。強。賞罰無度。國

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

顧廣圻曰弱者二字逗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九字爲一句與上文民雖寡強相對自則國雖小至此今皆失

其說也愈闢曰此言費爾無紀則國雖大而兵必弱所以然者由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文義本意分明顧氏讀  
大經句謂契上文國雖小當民雖寡強一律則兵之一字殊不成義而弱者二字屬下讀於義亦未安矣  
先謙曰俞說也是也

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強人主又以過予人臣又

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以明古之功者

先慎曰乾道本明上無以字古作君盧文昭云殘本有以字君作古今據改

之以國。臣故曰。是願古之功。以古之

賞。賞今之人也。主以是過予。

作以主願廣圻云藏本今本以王作主以先慎案主以是過予臣以此徒取相對成文乾道本誤倒耳今據改

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臣偷幸。

先慎曰乾道本臣作人虛文  
昭云人張本作臣今據改

臣徒取則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望。

先慎曰  
望怒也

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

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

使主法。荆恭王與晉厲公戰鄢陵。荆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子反渴而

求飲。其友登穀陽

顧廣圻曰十通篇無其友二字先慎曰他書無以穀陽豈爲子反友者呂覽擡勸寤

未冠之名故杜以爲內

澄南人問諸高齋。澄曰。豐小侯也。左傳成十六年。杜預。彙。隕反。內。豐。正。彙。五。魚。元。五。豐。  
 奉。邑。酒。而。進。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豐。毀。易。曰。非。也。子。反。

受而飲之。子反爲人著酒。甘之。不能絕之。公立。卒而以。恭王欲復戰而謀。

受而歸之。子反辭以公矢。秦王焉而生見之。人羣中。聞西吳而畏。日。

專食人否于房于房亂以心勞赤王煮而往視之入牀中聞宿鼻而還曰

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所恃者司馬。司馬又如此。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

恤吾衆也。寡人無與復戰矣。顯廣折曰十過篇無與字先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爲

大戮。故曰。豎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也。端故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

以殺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若使小

忠主法。則必將赦罪。赦罪以相愛。先慎曰乾道本不重赦罪二字顯是與下安矣。然

而妨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辟。顯廣折曰從憲令行之時。顯廣折曰當衍行字

國律。從大軍之時。句當燕之方明奉法。延審官斷之時。句其句例同又下文云故曰明法者應承此三句之二明字也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強匡天

下。威行四鄰。及法慢。妄予。顯廣折曰及法慢三字爲一句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

律。從大軍之時。人衆兵強。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顯廣折曰三而國日削

矣。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

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鄰敵矣。故曰。明法

者強。慢法者弱。強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爲。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

雖飢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下飾於智能。先慎

道本無下字盧文昭云張浚本皆有下字顯廣折云議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

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能。不矯於名

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

虛文昭曰之君二字凌本無

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

者先貴如令矣。

願廣折曰。藏本同。今本先作必。按此字有誤。未詳王先謙曰。首以違令爲貴。故曰先貴。如今說亦可通。

故鏡執清而無事。美惡

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爲明。搖衡則不得爲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爲常。以法爲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

凡智能明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

王先謙曰。單盡也。言雖智能竭盡虛而無

微不能爲後人法守。故云道不可傳於人。

而道法萬全。智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設規而知圓。萬全之

王先謙曰。單盡也。言雖智能竭盡虛而無

道也。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

王謂曰。於下當有法知二字。願廣折曰。按法句絕知下屬。

故佚而有功。

先謙曰。乾道本無故字。有作則。願廣

折云。今本佚上更有故字。則作有。藏本有故字。是也。先慎案下故勞而無功。與此句相承。今本是。今據改。

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

亂主使民飾於智。

先謙曰。乾道本於作將。願廣折云。今本將作於。今據改。

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釋法禁而

聽請謁。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

先謙曰。賞讀爲償。

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羣臣。故

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爲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

先謙曰。流行也。

而巧說

者用。

先謙曰。謂請謁也。

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材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

行。民聚而不知所道。

道從也。

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

之人。必設詐託物以來親。

願廣折曰。藏本同。今本來作求。

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

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佐之所以侵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

先謙曰。此下疑脫。而見用三字。

與下而見殺對文。

則背法飾智有資。稱比干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強諫有辭。願廣折曰。法下當有

字脫 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王先謙曰能用伊尹管仲是賢明之主殺子胥比干於干建上難於行罰然伊尹管仲不世出

若是者禁。先謙曰乾道本無者字。願廣折云蘇本今本下是下提諫者非必比于子胥故曰不可以取類。有者字校有者字是也。四字為句屬上今據補。君

之立法。願廣折曰四今人臣多立其私智。願廣折曰臣此與上以法

為非者是邪。虛文昭曰者字衍。願廣折曰以法為非者五字句與上以為是也。句對先謙曰願諫諍當於下是耶句此立私智之臣動與法違故以法為非是也。上言是此言非是語意相承者字不

當以智。以此思之則知凡臣下之情皆欲過公法立私智也。○先謙曰乾道本注臣下二字作官公作功。虛文昭云皆從後本改。過法立智。是以智過法立智七

字為句言自以其智過公法立私智也。舊注不說邪字疑其所據本作是以智過法立智今衍邪字於義難通。願氏於前後文句讀一而正而此句未了由不知邪字之衍耳。按本作以邪為智與舊注不合非是先謙曰俞說非邪語辭屬上為句以智過法立智當作以知過法立智古文知智同用知字後人於知之讀為智者並加日字

於下此涉上下文而誤舊注云以此思之則知凡臣下之情皆欲過公法立私智是其所見本向作知字不誤如是者禁。曰句絕。主之道也。願廣折曰禁主之道。虛文昭曰禁接本作明。願廣折曰禁字衍主

諫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

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為賞勳。不可為罰沮。人臣之私義也。私義行則亂。

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義。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

官無私。先謙曰正人臣之公義也。行行從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

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

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為也。害國

而利臣。君不為也。先謙曰乾道本當作害為作行。案意林當作害行作為今據改。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

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為法為之。願廣折曰蘇本

今本之下有也

字王先謙曰上  
爲字于僊反 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盡死。民盡死則  
兵強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  
賢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

# 韓非子集解卷六

解老第二十 盧文昭曰此及下篇當依老子各章分段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

全。身全之謂得。得者得身也。 先慎曰謂得者兩得字各本作德案身全之謂得得者得身也正承上得者言之御覽七百二十引正作得明作德誤今據正

凡德者以無爲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爲之欲之。則德無舍。 王先

舍止也無舍言不能安其止 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有德。 王先

先慎曰生有德承上不全無功兩者言疑無功上脫不全二字乾道本有作於盧文昭云藏本張陵本有作於陵

本無則字顧廣圻云今本於作有誤先慎案作生有德者是也本無而致有之之謂生老子云下德爲之而有以

爲也有以爲即所謂德則無德文不成義德上當有生有二字 不德則有德。 先慎曰乾道本作不得

字疑衍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作得作德先慎案 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則在有德盧文昭云不得

所以貴無爲無思爲虛者。 先慎曰舊注上今提行 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

爲無思爲虛也。 先慎曰說文故使爲之也靈臺清靜自然而虛若無道術之人有意焉虛所謂故也 夫故以無爲無思爲虛者。其

意常不止。虛是制於爲虛也。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 盧文昭曰今制於爲虛所無疑倒

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爲也。不以無爲爲有常。不以無爲爲有常。則虛。虛則

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 先慎曰德經河上公王弼本不作出

無末也字按此篇及喻老每條末也字矣字多非老子文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先慎曰：今德經無也字。

義者，君臣上下之事。

盧文昭曰：凌本，事作禮。先慎曰：御覽四百二十一引亦作禮。

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

之接也。親疏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宜。

先慎曰：乾道本，脫下宜字。願廣折云：此下當有宜字。先慎按：拾補有宜字。今依

增子事父宜，賤敬貴宜。

先慎曰：乾道本，誤作聚。願廣折云：藏本，今本聚作賤。今本無宜字。藏本，今知

交友朋之相助也宜。

先慎曰：九字爲句。謂知交朋友宜相助也。今本宜字，藏本有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爲之。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

願廣折云：今本無宜字。藏本有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爲之。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

禮者，所以貌情也。

先慎曰：乾道本，貌情作情。貌下同。盧文昭云：情貌，倒從張本作貌。情先慎案：盧說是作情貌者。涉下條禮爲情貌也。而貌貌與飾同義。荀子大略篇文：貌情用

相爲表裏。文貌即文飾也。禮記月令疏引定本：飾謂容飾也。容飾即容貌也。下文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也。內指

情言。飾即貌也。御覽五百四十二引作禮者，所以飾貌情也。貌上更有飾字。蓋校者旁注飾字，以釋貌義。刊書者

失刪，亦見飾貌二字古通。而作情貌者，誤今據乙。

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

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卑拜以明之。

先慎曰：乾道本，故作其以作而誤。下文故好言繁辭以信之。與此正相對。願廣折云：今本其作

故先慎案：御覽引其

作故而作以今據改。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

也。先慎曰：乾道本，飾作飾。節盧文昭云：按本節作飾。今據改。

故曰：禮以貌情也。願廣折曰：當衍曰字。案此及喻老凡故曰之下，例必引老子文。其不然者，即有誤也。今皆正之。

人之爲外物動也。不知其爲身之禮也。衆人之爲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

勸時衰。君子之爲禮，以爲其身。

先慎曰：乾道本，下之字作以。願廣折云：今本上以字作之。先慎案：作之者是也。以字涉下文而誤。上文衆之爲禮與此君子之

爲禮相對明此不

嘗作以改從今本。以爲其身。故神之爲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

爲禮相對明此不

嘗作以改從今本。以爲其身。故神之爲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

爲禮相對明此不

嘗作以改從今本。以爲其身。故神之爲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

能相應。故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君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顧廣圻曰。舊本同。今本無上之字。誤案此以十四字爲一句。故曰。攘臂而仍之。顧廣圻曰。經典釋文。仍作仍。傳本及今仍因也。仍亦因也。道有積而德有功。顧廣圻曰。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仍仍字異義同。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盧文

凡而後下俱不當有失字。顧廣圻曰。傳本及德經無下失字。

禮爲情貌者也。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昭云。當提行此爲情貌。與前文自別。先慎案。盧說是。今從拾補提行。文爲質飾者也。夫君子

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特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先慎曰。御覽八百三十八引。隋並作隨。八百六引。銀黃作黃金。其實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實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樸而不明。先慎曰。乾道本無樸字。顧廣圻云。今本禮下有樸字。按句有誤。未詳。先慎案。樸而不明。即下文質厚者貌。樸之意。無樸字則文不成義。故曰。禮薄也。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顧氏謂曰。下必引老子云。故纓。誤。不知此即本老子改從今本。

文是謂深其根。固其柢。本書無是。謂二字。益建者。不按本書。僅云。故曰。拔之類是也。又有增多其字。以足義者。是謂道紀。本書作道。理之者也。喻老篇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而老子云。元文作子孫祭祀不輟是也。此既云禮薄也。下又申明。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正與下文。故曰。道之華也。又申之。以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故曰。遂又申之以故曰。人之遂其日。故以久矣。故曰。重積德。又申之以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故曰。無不克。又申之以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之類。同例。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王先謙曰。禮繁者實衰。與實衰者貌薄。然則爲對文。心字不當有此。緣下文。操心而術。

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

王先謙曰通人謂眾人緣眾人之實心而形之於事則為禮之貌故曰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

眾人之為禮

也。人應則輕歡。

上文云時勢時衰

不應則責怨。今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

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

先謙曰依下文是以曰愚之首也。文例此當脫是以曰亂之首也一句。

故曰。夫禮者

忠信之薄也。

願廣折曰傳本及今德經皆無也字下道之華也同。

而亂之首乎。

願廣折曰今德經無乎字傳本作也。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

王先謙曰與物來順應異。

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

先謙曰忘與妄通左傳妄二十

七年注言公之多忘釋文忘本又作妄莊子盜跖篇故推正不忘耶釋文忘或作妄此忘妄

古通之證無緣而忘意度謂無所因而妄以意忖度之也用人篇去規矩而妄意度是其證

何以論之。詹

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

先謙曰乾道本無有字願廣折云蓋本今本有有字先

弟子曰。

是黑牛也。而白在其題。

先謙曰乾道本無在其二字案下文而白在其角文法一律明乾

道本脫在其二字今據御覽事類賦引補題御覽事類賦作題

詹何

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

先謙曰御覽引無是字角作頭誤下仍作角可證

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

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眾人之心。華焉殆矣。

先謙曰竭其聰明發其智力使眾人之心為之營惑如華之末庶幾近之故曰。

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

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

曰愚之首也。

願廣折曰句有線當衍以曰二字先謙曰是以二字不誤與故字同用上文故曰道之華也此言是以曰愚之首也語正相同皆本老子文變故言是以者避下故曰以成文也

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

先謙曰也字德經諸本皆無

而愚之首也。

願廣折曰今德經無也字傳本有與此合首皆作始所謂大

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

願廣折曰今德經下處字作居非傳本與此合下不處其華同行

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

先謙曰徑絕即妄意度也徑絕

與經絕同義 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顧廣圻曰去解見下文 而取緣理好清實也。顧廣圻曰當衍好字

故曰。去彼取此。先漢曰以上見三十八章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先漢曰乾道本當下無貴字。盧文昭云脫。張本有顧廣圻云。據本有貴者是也。先漢案依上文應有今據補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令福之所倚。先漢曰老子明皇陸希聲本無之字。倚因也以成其功也。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先漢曰乾道本至下無則字。顧廣圻云。據本有則字是也。先漢案御覽四百七十二引亦有則字。今據補

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先漢曰乾道本無行字。顧廣圻云。今本則下有行字。依下文當補先漢案御覽

引有行字。今據補行邪僻則身死夭。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夭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王先謙曰上福本於有禍。與此對文。不當更有生字。此錄上生字而誤衍故曰。福

今禍之所伏。先漢曰明皇陸希聲本無之字。伏匿也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

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棄道理而妄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

而下有倚頓陶朱卜祝之富。先漢曰乾道本下有天子字。顧廣圻云。據本今本無天子字。卜猶失稅未詳。先漢案天字衍。今依顧校。則卜祝疑為十倍之譌

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衆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妄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

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故諭人曰。孰知其極。先漢曰此變文而言。與是以曰愚之首也。同例人莫不欲富

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夭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夭。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先慎曰與失路等下故曰迷與此句例同衆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盧文昭曰日字凌本無顯廣折曰今德經人作民無也字矣字傳本與此合日固以久矣。故皆作固皆無以字先慎曰王弼作人與此同陸希聲趙孟頫本作民迷其

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盧文昭曰內外二字凌本倒。

言行相稱也。先慎曰稱謂也昌證反。

所謂廉者。必生

死之命也。先慎曰謂能死節。

輕恬資財也。先慎曰恬後也。

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心不偏黨也。先慎曰

道本心上有公字。顯廣折云今本公作立當衍此字。盧文昭云下立字凌本無此字。先慎案顯說是。今依凌本刪。

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裳壯麗也。盧文昭曰辯張本作非先慎曰論語子貢方人舜文鄭本作辯謂言人之過惡墮當作墮書記

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誹謗窮墮。盧文昭曰辯張本作非先慎曰論語子貢方人

曲禮上言不賄往賄不正之言順從自不言人之過惡遠信則無不正之言然

已雖信順自持不以信順貴人。則世之謗賄者。吾不辨之。窮之所謂方而不割。雖死節輕財。不以侮

罷羞貪。雖義端不黨。顯廣折曰謗本同今本義作異誤端正也。

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

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聞知。即不成迷也。王肅曰習當作能見下文顯廣折曰案下文二能字或本

皆作習而後人改之耳知如字

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爲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

知而聽能。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王肅曰適讀爲適

衆

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衆數也。先慎曰數音索角反今舉動而與天下爲讎。先慎曰讎道本下下有之

字願廣折云今本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願廣折曰句有誤先慎曰無之字今據刪廉直光舉之謂以此正衆人也呂覽自知所以舉也往舉強正也是其義。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剷。先慎曰乾道本創作微願廣折本作願經典釋文云割河上作害淮南子遺應訓引亦作割今案藏本乃以他本老子改耳韓子自作穢上文云不以侮穢貪貪則不穢之義先慎案王弼注割傷也不以清廉割傷於物也即死節輕財不以侮穢貪貪之義割穢近而誤非韓子本作穢也今據藏本改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先慎曰說文無耀字河上公作曜傳本作耀李約本作穢也今據藏本改方而不割宣而不肆光而不耀廉而不剷與各本全異。藏倒以上見五十八章

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先慎曰分當依下文作色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王先謙曰言非獨夜也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先慎曰書謂德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齋之齋之者愛其精神養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齋。願廣折曰傳本及今德經如皆作若經典釋文作如同此先慎曰趙孟頫本亦作如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修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齋之謂術也。生於道理。盧文昭曰謂張本作爲先夫能齋也是從於



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先漢曰：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

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文昭曰：禍患，二字，張凌本倒。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蚤

是以蚤服。虛文昭曰：蚤，本謂作惟以作謂。按本服作復，上下句皆同。王弼本作復，釋文復音服。顯廣折曰：傳

從於道而服於理，又云不服從道理，又云虛無服從道理，即解老子蚤服之義。服從之服字，當作服，更無疑義。知

韓子所見德經本作服，不作復也。因學紀聞卷十引老子服作復，並引司馬公朱文公說云：不遠而復，謂王弼本

作早服，而注云早服，當也。亦當作復。據此，則王弼本仍作復，與本書

合。宋儒據釋文爲訓，未檢韓子也。按氏依讀本老子改本書，非是。

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先漢曰：故上當

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

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顯廣折曰：今德經及傳本是謂皆作

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

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先漢曰：刻上無不克。本作於重積德

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

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先漢曰：下末字，韓道

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

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

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

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

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

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

遠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盧文昭曰夫張本作天  
道二字先讀不見其事。極者。爲能保其身有其國。先讀曰乾道本見下脫其字爲下  
日顯說是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盧文昭曰據莫知其極四字疑衍顯  
顯能字盧文昭云張本有今據增故曰。

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

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  
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蔓根。有直根。根者。書之所謂抵也。顯廣折曰今德經抵作

典釋文云抵亦作帶今案帶字非此之用俞樾曰根上當有直字上云有蔓根有直根此云直根者下云曼  
根者蓋承上而分釋之韓子之意以老子所謂深根固抵者根即曼根抵是直根也今奪直字失其旨矣抵  
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先讀曰乾道本持上脫以字顯廣折

顯案上文亦有以字明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  
乾道本脫改從今本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抵。抵固

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抵。長生久視之道也。顯廣折曰傳本及今  
字條上有是謂二字先讀曰是謂二字本韓子節去彼以是  
謂承上文此以故曰二字代之顯說非以上見五十九章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

日則亡五人之功矣。先讀曰治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  
要無矣字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先讀

道本提行顯廣折云張本連上自工人數變業至若烹小鮮止通利害易則民務變。民務變謂  
爲一條是也先讀案治要亦連上爲一條今據改易音與益切





民皆作人按韓子自作民先讀曰上嘗有非其神不傷人句惟趙孟頫本無疑刊本書者從誤本老子謂之也何上公王弼傳本並有

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

相傷故曰雨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

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蓄積盛民蕃息

而蓄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崇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

崇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則精神不亂先讀曰乾道本下則字作而盧文昭云燒本而作則今據改精神不亂

之謂有德上盛蓄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雨不相傷

則德交歸焉願廣折曰傳本及今德經則皆作故先讀曰雨上並有夫字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先讀曰以上見

六十章

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讎於鄰敵

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願廣折曰外字當衍八字為一句內有德澤於人民者其治人事也

務本先讀曰人當作民下文治民事務本即承此而言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

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

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鬪逐北而民不以馬遠通淫物先讀曰乾道本通淫物作淫通願廣折云今

本作通淫誤先讀案願讀非禮王制疏淫謂過奢侈是淫物奢侈之物謂不以馬遠致奢侈之物也若作遠淫通物則不辭矣下文得於好惡流於淫物淫物違文是其證改從今本

所積力唯田疇積力於田疇先讀曰乾道本無積力於田疇五字願廣折云藏本有今本於仍作唯今據藏本補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卻

走馬以糞也願廣折曰傳本糞作播與各本全異又傳本及今德經皆無也字按喻老無先讀曰糞播古通

人君者無道。

先漢曰乾道本無者字道下更有道字盧文昭云張峻本君下有者字顧廣圻云據本君下有者字乾道本重道字譌先漢按乾道本應者字空格於下後人妄增道字以補

之今據盧

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

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我馬乏。士卒盡則軍

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

顧廣圻曰將當作將形近之誤鹽鐵論未通云當此之時御走馬以養其後師旅數發戎馬不足將形近之誤鹽鐵論未通云當此之時御走馬以養其後

史記平準書云而乘字訛者據而不得聚會下文於將馬近臣誤同

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

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

先漢曰將馬近臣非軍中之用今因乏殆故並及之

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

於郊矣。

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皆無矣字喻老無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

先漢曰而字依下文當作則

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

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

盧文昭曰二經字據本作經顧廣圻曰據本二經字皆作經據經當作經上文必緣理不經絕也陸行不緣理為經周禮云禁

經險者是也水行不緣理為經爾雅云正絕流曰亂是也據本所改失之先漢曰經經二字義同易上經釋文廣雅釋言經經也釋名經經也言人之所經由也二字疊訓左傳二十五年傳趙衰以壺飧從經釋文經讀為經是

經經古通用

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為

姦。退則令善人有禍。

王先謙曰可欲之類非善人不能退之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

民人多傷。

先漢曰依下文民人當作人民

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

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

顧廣圻曰禍當作罪與上文大罪也相承喻

王弼老子無此句非是

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

羽。

先漢曰舊連上今提行

不衣則不犯寒。俞樾曰犯寒上當有足以二字下文故聖人衣足以犯寒是其證先

犯屬也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爲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

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

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爲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

有免死罪時。注王先謙曰有字當在罪字下。罪有時姑與終身不解文義相對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

莫大於不知足。

故欲利甚於憂。先漢曰舊傳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

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

則苦。先漢曰乾道本重痛禍薄外四字。苦下有痛難於腸胃之間七字。盧文弼云。張本不據痛禍薄外四字。苦

爲一句。下痛難於腸胃之間七字。衍顧廣圻云。痛禍薄外四字。蘇本不重按此疾嬰內則痛爲一句。禍薄外則苦

據蘇本。張本。圖四字。依拾補圖七字。苦痛難於腸胃之間。顧廣圻曰。八字爲句。腸胃當作外內。則傷人也。憊。憊

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憊於欲利。顧廣圻曰。今德經憊作大非傳本。與此合。傳本

及德經利皆作得。按當作得上文云。欲利猶欲得也。又云。其欲得之憂不除也。仍作得可證喻。老不誤。先漢曰。李約本。憊作甚。說文。痛也。古音甚。憊同利。當作得。顧說是。以上見四十六章。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先漢曰然可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

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顧廣圻曰。句有誤。按自上文道者萬物之所然也。以下不見所解何文。詳老子第十四章有云。是謂道紀。此當解彼也。紀理也。

義同。故道經作紀。韓子改爲理。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王先謙曰。薄迫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

理之爲物。一之。制萬物各異理。王先謙曰。制。萬物各異理。而道盡。先漢曰。乾道本

顧廣圻云。蘇本。今本重今據補。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王先謙曰。稽。含萬物。之理不變則不遁。不得不化。故無常操。先

諒曰言無常操是以死生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與焉。天得之以高。地

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顯廣折云今本得下有之字。按依上下

古不咸日月得之終古不息並有之字是其證日月得之以恆其光。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顯廣折云五常得之以

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

赤松得之以與天地統。孫詒讓曰統疑當作終言壽與天地同長也。終統二字篆文形相近而誤。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

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為近乎。遊於四極。以為

遠乎。常在吾側。以為暗乎。其光昭昭。先慎曰乾道本無其字。顯廣折云以為明乎。其

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特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

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事得之以敗。得之以成。

先慎曰乾道本事作物案物字緣上文而誤依拾補改道譬諸若水。先慎曰意林諸作之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即

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

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先慎曰故下當有曰字得之以死四句老子各本無蓋佚文也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

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先慎曰

聞道見一聖人則執其顯見之功以處見其形也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先慎曰趙孟頫本助作象以上見十四章

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物可得道也。先慎曰乾道本無物字虛

文昭云張峻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

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剗判也俱生先漢曰乾道本地上有與字俱作其

具作俱張先漢案與字衍今據刪俱字是今據改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而常者無攸易無

定理先漢曰乾道本下者字在謂常下虛文昭云謂常下者字衍張峻本俱無願廣折云讀本者字在而管下

謂無所無定理非在於常是以不可道也先漢曰乾道本常下各者字說先漢案願廣說是據改無攸易

變易也無定理非在於常是以不可道也本俱無願廣折云讀本無所守王眉云管字句絕先

是今據刪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願廣折曰傳本第二十五章云故強

字非然然而可論王先謙曰推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盧文昭曰道下之字峻本無願廣折

曰見第一章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

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先漢曰者字十有三者之

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盧文昭曰徒下也字一

折曰德經無也字者字按本書之例當作故至其死也先漢曰乾道本至下無其字願廣

曰生之徒十有三也先漢曰也者二字皆衍折云讀本今本有其字今據補十有三具

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先漢曰有十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

徒十有二先漢曰據此明上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

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為死死

地也盧文昭曰下死字衍峻本不重先漢曰盧謝謙見下故曰民之生生而動願廣折曰動皆之死地願廣折曰亦

十有三。先漢曰乾道本亦作之。韓補作亦顯廣折云傳本之作亦餘盡與此合。今總經作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非也。按上文云凡民之生而生者固動又云皆為死死地也。生與死死相對。所以解此文之生也。可見韓子自如此。先漢案王弼本之作亦今據拾補改。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甚大於兕虎之害。

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

雨降集。曠野閒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風露之爪角害之。先漢曰乾道本風露作露。今據改。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

爭鬪之爪角害之。嗜慾無限。動靜不節。則瘕疽之爪角害之。先漢曰乾道本瘕上字今據刪。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

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顯廣折曰乾道本諫本皆提行。今本諫連先漢日上。即解陸行不遇兕虎。三句不當提行。改從今本。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

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入之心。無害入之心。則必無入害。無入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

虎。先漢曰乾道本不重無害入之心。先漢曰乾道本不重無害入之心。先漢曰乾道本不重無害入之心。先漢曰乾道本不重無害入之心。入山不恃備以救害。顯廣折曰故曰。入軍不備甲兵。盧文昭

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先漢曰乾道本容作害。顯廣折云今本作容。德經亦作容。先漢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

案韓名容用也。合事宜之用也。害乃容字形近之誤。改從今本。

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顯廣折曰。今德經無焉字。傳本有與此合。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先慎曰。德經無矣字。以上見五十五章。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先慎曰。乾道本四字不重。盧文昭云。張本皆重。顯廣折云。張本重。務致其福是也。今據補。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

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先慎曰。乾道本不重。見必行之道五字。顯廣折云。張本今本重。今據補。則其從事亦不疑。先慎曰。乾道本其上有明字。今據張榜本刪。不疑

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先慎曰。傳本慈上有夫字。

周公曰。先慎曰。舊違上今提行。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

能常修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顯廣折曰。之下當有脫文。先慎曰。此與上故謂

之善攝生矣。句同一律。皆變文也。顯說非。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大小。有大小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先慎曰。大小當依上文作小大。理定而物易割也。



故議於大庭而後言。王先謙曰後言者集議而後斷之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先謙曰有權謀者能決議於大庭故欲

成方圓而隨其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

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爲天下先。不敢爲天下先

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

爲成事長。王先謙曰爲字衍謂爲一也。謂下不當更有爲字是以故曰。顧廣折曰以下嘗有脫文先謙曰顧說非也此當衍故字或衍是以字上文或作是以日或作故日是其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長。顧廣折曰傳本及今德經皆無爲字事皆作器經典釋文作器韓子自作事

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

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

以守則固。顧廣折曰傳本及今德經於皆作以傳本戰作陣與各本全異先謙曰傳本勝作正案王注相德而不遜於難故勝也是晉時本作勝傳本餘於當作以慈字通老子慈上有夫字夫

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顧廣折曰德經六十七

也當是韓子所引生心也。王先謙曰有善心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慈衛之也。王

有不同今未詳皆往生於其心。是以慈衛之也。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

寶。持而寶之。先謙曰何上王詞本吾作我寶之作保之陸希聲趙孟撰作保而持之傳本與此合以上見六十七章

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顧廣折曰解第五十三章行於大道也先謙曰各本連上今依拾補分段所謂貌施也者。顧

折曰德經作惟施是畏此未詳先謙曰貌飾也下文所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先謙曰德經大道甚

謂飾巧詐也施讀爲迤迤邪也（說詳老子集解）云徑邪不平正也此大字衍

佳麗也。先謙曰謂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

獄訟繁則田荒。顯廣折曰德經作田甚無經其釋文無音無田荒則府倉虛。顯廣折曰德經作倉甚虛府倉虛則國貧。國

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

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先漢曰王明河上公本采作採傳本與此合獄訟繁倉廩虛

而有以淫侈爲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先漢曰國之受傷猶身受利劍之刺故曰帶利劍。

先漢曰此下未解故曰資貨有餘。慮文昭曰資老子作財顯廣折曰資貨下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

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先漢曰乾道本作下無則字顯廣折云今本有改從今本

大姦唱則小盜和。和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鍾瑟皆隨。先漢曰鍾竽古通用鍾

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

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顯廣折曰故下當有曰字德經無而者之矣四字竽作夸今按韓子自作竽先

顯曰乾道本資貨作貨資據道讀本補校張峻本乙上文正作資貨不誤夸字無義當依此訂正以上見五十三章

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得於好惡。怵

於淫物。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有趨舍之義。平

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拔。先漢曰此與上故曰逐同例

至聖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拔。先漢曰德經爲

達者不拔。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爲動。神不爲動之謂不脫。先漢曰德經爲

達者不脫。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爲動。神不爲動之謂不脫。先漢曰德經爲

達者不脫。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爲動。神不爲動之謂不脫。先漢曰德經爲

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絕。顯廣折曰。讀本今本重宗廟。按此不文不礙張勞反喻老舊作。當重傳本及德經絕皆作輟經與釋輟先慎曰。此亦當作輟。身以積精爲德。家以資財爲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爲德。

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顯廣折曰。今德經之下有句字。非傳本無與此合下四句同。按淮南子道應訓引此句亦無於字。先慎曰。趙寫本無於字。真者。慎之固也。治家者。先慎曰。者字依拾禮引馮校增。無用之物不能動

其計。則資有餘。故曰修之家。其德有餘。盧文昭曰。有老子作乃。當據改與上下一例。顯廣折曰。有當作乃。涉上下文而誤。治鄉

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衆。故曰修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

鄉之有德者益衆。故曰修之邦。其德乃豐。顯廣折曰。今德經邦作國。非傳本作邦。與此合。先慎曰。作國者。饒人避諱改也。邦與豐均。莅

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修之天下。其德乃曾。顯廣折曰。傳按曾與同字也。修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邦莅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

則萬不失一。先慎曰。用此程法。靜觀動止。自無不知者。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顯廣折曰。藏本有此

句。德經亦有先慎曰。臨道本。以鄉觀鄉四字。據藏本補。以邦觀邦。先慎曰。王弼河上本邦作國。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

然也。以此。顯廣折曰。今德經奚作何。非傳本作奚。與此合也。皆作哉。先慎曰。王弼本無知字。以上見五十三章。

# 韓非子集解卷七

喻老第二十一 盧文弨曰：韓本連六卷中。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顧廣圻曰：據傳不用。故曰：卻走馬以糞。先慎曰：解老有也字說詳

上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蟲蟻有也字說詳鸞雀處帷幄而兵不

歸故曰戎馬生於郊。先慎曰：解老有也字說詳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

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爲罪夫治國者以名號爲罪徐偃王是也以

城與地爲罪虞虢是也。先慎曰：韓道本以城上有則字盧文弨云：據本者下有則字顧廣圻云：今

本以城上無則字誤據則讀爲即藏本並上句亦添則字非也先慎案：藏本夫治國者言之亦不當有則字顧說非今並依今本刪

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盧文弨曰：據本與作良遂卒被分。先慎曰：十篇篇

云國分。漆其首以爲沒器。先慎曰：說苑建本篇作酒器說文：沒，沒也。沒，沒也。若今人之沒，趙土虞禮明

爲三。齊梁酒師往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沒，釀此酒也。沒器即釀酒之器。淮南道應訓作飲器飲器亦酒器也左傳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褚少孫補大宛傳飲器韋注：榼也皆奇

酒器後人不識榼字本義遂以音轉少榼於冢牢而得文王（韋注：少榼小榼便言其易也）之沒葬之。故曰

禍莫大於不知足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

死故曰咎莫憯於欲得邦以存爲常霸王其可也。先慎曰：韓道本無王字顧廣圻云：據

貴其可也相對成文不當少一字今據補有國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可也。先慎曰：不求於外先修

者不務廣土先圖自立邦基既定故可謂王不欲自害則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爲足矣。顧廣圻曰：今德經無矣字傳本有

曰德經句上有故字本書當依德經於之下補足字爲當作常人無欲心則能常守其真根故曰知足之足常足以上見四十六章

楚莊王既勝

先懷曰韓道本連上盧文昭云燒本提行今據改

狩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

間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

先懷曰呂氏春秋孟冬紀楚孫叔敖有功于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沙石無受利地荆楚間有瘠邱者其爲地不利而前有谷後有辰邱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懷邱不奪也獨在藝文類聚五十

引一作獨存存在我同言誰孫叔敖所請之地不收也

此不以其邦爲收者瘠也

先懷曰呂氏春秋孟冬紀楚孫叔敖有功于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沙石無受利地荆楚間有瘠邱者其爲地不利而前有谷後有辰邱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懷邱不奪也獨在藝文類聚五十

九世作十世

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

先懷曰韓道本連上盧文昭云燒本提行今據改

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

韓廣折曰德經無以其世世

孫叔敖之謂也

先懷曰見五十三章

制在己曰重

先懷曰韓道本連上盧文昭云燒本提行今據改

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

御輕靜可躁

故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

先懷曰韓道本連上盧文昭云燒本提行今據改

韓廣折曰重可

也主父生傳其邦

先懷曰史記趙世家武靈王二十七年傳國立立王子何以爲王自稱爲主父

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

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

先懷曰惠文王四年公子成李兌圍主父宮三月絳而斃死沙邱宮

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上作臣據上文云重爲輕根本根也何上非是

主父之謂也

先懷曰以上見二十六章

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

復得也

先懷曰失其勢重則不復得也

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

魚不可脫於深淵。顯廣折曰道經無深字先漢曰深字衍唐諱編改深後人回改余存深字耳上入君之類亦無深字即其證賞罰者邦之利器

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爲德。君見罰。臣則益之

以爲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而人臣乘其威。先漢曰乾道本無而字顯廣折云今本有

依上句當有今據補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先漢曰六微篇邦作國河上王弼並作國莊子引作國後漢書禮傳亦作國說施作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唯傳本

作邦案國爲邦字避改說見上

越王入宦於吳。而觀之伐齊以弊吳。顯廣折曰諫本今本觀作勸按觀示也勸字非吳兵既勝齊人於

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先漢曰越語吳越戰於五湖韋注五湖今太湖初學記七引揚州記曰太湖一

名笠澤左哀十七年傳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是也故曰。將欲翕之。顯廣折曰傳本作翕與此合經與釋文倫河上本作噲先

義故與張爲對翕乃歛之省文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先漢曰河上本必固強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

之以璧馬。知伯將襲仇由。先漢曰將下遺之以廣車。先漢曰西周策昔智伯發伐公由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高注

廣大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顯廣折曰是上經取作牽起事於無形。盧文弨曰當分段先漢曰盧說

車也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顯廣折曰是上經取作牽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強也。

顯廣折曰當作而重自卑損之謂弱勝強也損句紹傳本云柔之勝剛弱之勝

有形之類。先漢曰舊道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先漢曰故曰。天下

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先漢曰河上王弼本是以欲制物者。於

其細也。先漢曰是以下有隱文此當承故曰。圖難於其易也。爲大於其細也。盧文弨曰張

並有乎字。願廣折曰：諫本有乎字，傳本有無也字。今德經乎字也，字皆無焚。（陳再讀本刪去）說文：燬，火飛也。讀若標。一切經音義十四引三倉云：標，燬火也。呂氏春秋：燬，小篇云：巨防容燬而燬邑殺人。突，燬一標而焚宮燒室。（今本標字亦誤作煙，一切經音義十三引此正作標。）淮南人謂訓曰：千里之隄以蟻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標焚。（今本亦誤作煙，御覽蟲考部四引此正作標。）語意並與此同。世人多見煙少見標，故諸書中標字多誤作煙。（說見呂氏春秋救煙火下。）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

（願廣折曰：白字當衍先復者，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先讀曰：易師丈人吉，鄭注丈之言長，能以法度長於人，是以丈人爲位尊者。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先讀曰：易師丈人吉，鄭注丈之言長，能以法度長於人，是以丈人爲位尊者。）

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先讀曰：初學記二，十五引難處互易，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扁鵲見蔡桓公。（願廣折曰：史記列傳新序作齊桓公，立有閒，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先讀曰：各本無疾字，盧文昭云：無下脫疾字，今依拾補增。）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治不病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

（先讀曰：韓道本無也字，願廣折云：今本有也字，依下二句曾有先讀案，史記亦有今據補。）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先讀曰：韓道本無也字，願廣折云：今本有也字，依下二句曾有先讀案，史記亦有今據補。）桓侯故使人問之。（先讀曰：韓道本無故字，今本無故字。）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

（先讀曰：韓道本無也字，願廣折云：今本有也字，依下二句曾有先讀案，史記亦有今據補。）桓侯故使人問之。（先讀曰：韓道本無故字，今本無故字。）扁鵲曰：疾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

（盧文昭曰：火齊，新序作火齊，湯熨之所及也。今據補。）桓侯故使人問之。（先讀曰：韓道本無故字，今本無故字。）扁鵲曰：疾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

（盧文昭曰：火齊，新序作火齊，湯熨之所及也。今據補。）桓侯故使人問之。（先讀曰：韓道本無故字，今本無故字。）扁鵲曰：疾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

（盧文昭曰：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

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顯廣折曰。曰字當衍。新序云。故聖人早從事矣。其明證也。先慎曰。以上見德經六十三章。

昔晉公子重耳出亡。

先慎曰。各本連上盧文。照曰。當分段今從之。

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

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待之。不若殺之。盧文

張本無待之二字。

無令有後患。鄭公又不聽。先慎曰。公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

當作君。

取入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

晉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先慎曰。虞虢之所以相救者。非彼此見德緣緣滅亡之耳。今日晉滅虢。明日虞

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先慎曰。張本已作以。此二

臣者。皆爭於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官之奇。亦虞鄭之扁鵲

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顯廣折曰。德經

皆無爾也。字先慎曰。見六十四章。

象昔者紂爲象箸。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照云。當分段今從之。

而箕子怖。

盧文昭曰。佈史記淮南作喻。按本同。此自作怖。後同。顯廣折曰。始當作怖下文及說

林上同。先慎曰。顯說非說文。怖懼也。怖或从布聲。喻突也。一日哀痛不泣曰喻。按下文吾懼其卒。故怖其始。卒言

懼則始當言懼。不得於始。即哀痛也。史記淮南作喻。誤當依此訂正。藝文類聚七十三。御覽七百五十九。引作怖。

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錮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鹿

象豹胎。

先慎曰。乾道本無則字。盧文昭云。必上脫則字。張本有今據補。顯廣折云。鹿說爲堯先慎按。顯說

林上篇亦作鹿象。

鹿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

顯廣折曰。諫本同。今本短作短。諫按本書說林上亦作短。王命論思有短



禍之變文選注云韋昭以短爲短短也短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先漢曰則下當有必吾畏

其卒。故飾其始。居五年。紂爲肉圃。設炮烙。俞樾曰殷氏王義謂炮烙字說林上有是其證

音古責反觀鄒揚所音皆是格字無疑鄭康成往周禮牛人云互若今屠家懸肉格意紂所爲亦相似段氏此說

狗足訂正而來傳寫之誤惟炮烙似有二義荀子議兵篇紂比干四箕子爲炮烙刑揚注引列女傳曰炮烙爲

齊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火中紂與妲己大笑此則炮烙爲鑊以逞之事是一義也若此文云紂

爲肉圃設炮烙登糟邱臨酒池則似爲飲食奢侈之事則爲一義蓋爲銅格布火其下飲飲者於肉圃取肉置格

上炮而食之也如此說方與肉圃糟邱酒池一類且因爲象箸而至此正見其由小而大箕子所以畏其卒而沽

其始也若是炮烙之刑則不特與肉圃糟邱事不類且與上文爲象箸事亦絕不相干矣呂氏春秋通理篇云糟邱

酒池肉圃爲格格即炮烙不言炮烙而直曰爲格即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爲格也其爲炮烙之格明矣商蓋

格以銀爲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墮燄火而死夫糟邱酒池肉圃皆是飲食之地何故即於其地炮烙人乎蓋

古書說炮烙者本有二義當各依本書說之學者但知有前一義不知有後一義古事之失傳久矣先漢曰本書

亦有二義如難一簫炮烙連朝涉者之惡言難二篇兩言請解炮烙之刑難勢簫築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

飲食奢侈之事俞氏知古義之有二而不知本書之義亦有二故詳說之登糟邱。先漢曰張榜臨酒池。

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顯廣折曰今德經曰作

王綱作曰淮南同

下同見五十二章

句踐入宦於吳。先漢曰舊注

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顯廣折曰洗他書又作先先漢曰

親爲夫差前馬是也古本賤役至漢始以此名官百官公卿表太子

太傅屬官有先馬如傳云前驅也先或作洗洗後漢傳作洗馬是其證

故能殺夫差於姑蘇。先漢曰北

引二十三文王見晉於王門。秋云武王事之屋友不潔亦不忘王門之辱高柱文王得歸乃築靈臺作

玉門相女童武王以此爲恥而不忘也王即王字高所說見淮南道應

訓彼往王門以玉飾門可證也武王不嘗有尋事築靈臺即言之辭

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

牧野。故曰守柔曰強。越王之霸也。不病宦。先漢曰官

也字以其不病傳本及德經皆作以其病病按

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韓子自作不病是以無病也。本作是以不吾病。今德經作是以不病皆無也。字先讀曰此讀不以病為病。故能除病。以上見七十一章。

宋之鄙人。

盧文弨曰下二條皆當連。

得璞玉而獻之子罕。

先讀曰見左襄十五年傳。二極篇有子罕嘗別一人子罕不受。

鄙人曰。此寶也。宜為君子器。不宜為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為寶。我以不受。

子玉為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顏廣

藏本同。今本無而字。傳本及今德經皆無而字。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

顏廣折曰周字句絕讀。依淮南道應訓塗字淮南作徐。此文上徐下塗未詳。孰是先讀曰依淮南作徐是。

也。徐為徐字形近之誤。後人又加上於其下耳。

事者為也。為生於時。知者無常事。

王謂曰知嘗作時。先讀曰王說是。道應訓時上有知字。乃誤衍。當依。

正。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

顏廣折曰淮南子無不字。先讀曰淮南脫不字。知讀曰智。

今子何獨負之。

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解之。

先讀曰高誘注自喜焚其書故解之也。

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

者不以藏書篋。

王先謙曰書字當在藏字上。

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

先讀曰如上文注。是學復之者。使反本也。

不學也。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

顏廣折曰傳本及德經無歸字也。字又傳本復上有以字與各本全異。先讀曰王弼注學不學。

以復衆人之過歸字疑衍。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

顏廣折曰有誤未詳。先讀曰願說非也。下因字微逗其義甚明。物有定形。乘其機以引導之。不

待離逐而乘其自然以成形。

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

王先謙曰靜則心有常主。動則物來順應。

宋人有為其君以象

為楮葉者。顏廣折曰象列三年而成。豐殺莖二柯。顏廣折曰豐列子作斲。先讀曰作。亭亡繁。

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

先讀曰列子同白孔六帖八十三引亂作離。則作辨。

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

邦。顧廣圻曰功列子作巧先漢曰功當作巧列子下文云聖人待造化而不待智巧張湛注此明用巧能不足以勝物因道而化則無不周即承此巧字言之功巧形近而誤列子聞之曰

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先漢曰白孔六帖引天地作造化當作餘故不乘天地之

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先漢曰乾道本智上無之字趙本有依上文當作美字之誤也下文云豐此

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俞樾曰後當作美字之誤也下文云豐年大禾誠獲不能惡也美與惡相對豐

年大禾。誠獲不能惡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

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顧廣圻曰恃字傳本及今德經皆作以讀下也字今德經無傳本有與此合先漢曰治要引老子也作焉以上見六十四章

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先漢曰乾道本連上虛文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於外

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

天下。不闚於牖。可以知天道。顧廣圻曰兩可以二字今德經無傳本有與此合皆無於字下知字今德經作見傳本作知與此合淮南道應訓引有以字無於字下知

字亦作見先漢曰關河上公及傳本作規尋玩考異云說文竊小視也關河也因關河門中也方此言神

明之不離其實也。

趙襄主學御於王子期。顧廣圻曰期上當有於字下文及本書外僞說左下皆同先漢曰顧說

是古於字作于與子形近淺人以爲複衍而妄刪之下已改于爲於故俄而與於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主曰。先漢曰趙本子之教

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於車。人心

調於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速臣。先則恐速於臣。夫誘道爭

遠。非先則後也。先漢曰誘道誘馬於道也而先後心在於臣。上何以調於馬。顧廣圻曰今本上作向

本何作此君之所以後也。先慎曰此當連下為一條

白公勝慮亂。先慎曰秦熒高注慮謀也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顙。顙廣折曰淮南子道應諫列子說符篇作罷朝而立倒杖策銳上顙按顙即

顙字之別體也王葆鄭注原或為顙可借證矣血流至於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顙之忘

先慎曰御覽三百六十八引無而字顙作顙將何為忘哉。顙廣折曰為淮南子列子作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顙廣折曰傳本及

少傳本作焉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王先謙曰思遠則忽近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

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顙廣折曰傳本及今德經明皆作名隨時以舉事因

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為而成。先慎曰趙孟頫本不作無以上見四十七章

楚莊王蒞政三年。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昭云嘗分段凌本提行今據改無令發無政為也。右司馬御座

昭曰張凌本座作坐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顙廣折曰史記楚世家新序無不翅餘亦

言篇不翅作不動嘿然無聲此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先慎曰乾道本

廣折云據本今本無觀字今據出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先慎曰則法也雖無飛飛必冲天雖無鳴鳴必

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

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顙廣折曰史記年表威王七年國齊於徐州楚世家同或此莊王謂威王也勝

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為小害善故有大名。王先謙曰害字不當有蓋與奎

形近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顙廣折曰傳本希作稀按希與同字也先慎曰傳本音作言與各本

全異見四十一章

楚莊王欲伐越。

盧文昭曰連下爲一條顧廣圻曰荀子楊條注引無莊字按莊王與莊王不同時或此莊王亦謂威王也古今人表下有莊王與威王相接

莊子諫

曰。

先慎曰乾道本莊作杜顧廣圻云楊注引此杜作莊先慎案杜乃莊之誤御覽三百六十六引作莊下同今據改

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莊

子曰。臣愚智之如目也。

先慎曰乾道本臣下有愚字智之作之智盧文昭云愚字衍張凌本無之智當作智之舊倒語王頤云愚下有脫字先慎案盧說是下此智之如目也即承此句王頤不知之智二字之倒故疑有脫

文御覽引正作臣愚知之如目也今據品

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先慎曰御覽引無自字睫作瞤

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躋爲盜於境內。本躋上有有

字顧廣圻云據本今本無躋字按躋字當衍荀子論兵篇莊躋起楚分爲三四楊條注引此無躋字史記西南夷列傳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躋將兵又云莊躋者故楚莊王苗裔也索隱楚莊王弟爲盜者當是據此耳呂氏奉

我介立篇云莊躋之暴郢高誘注莊躋楚威王之大盜威當作威又異用篇云詔與企足而吏不能禁

高誘注企足莊躋也皆大盜人名爾誤作蹊校者旁改遂致兩有先慎按顧說是今據刪

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先慎曰乾道本欲上脫而字盧文昭云張凌本有先慎案御覽引亦有今據補

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顧廣圻曰

傳本及今道經之謂二字作者傳本未有也字下句同先慎曰自見老子作自知此文上言臣愚智之如目也又言此智之如目也即以莊王事喻老子自知之謂明句道經自知即承知人者智也而言無作見之本此見字即緣上兩見字而誤非韓子所見

本有不同也當依老子作知

子夏見會子。會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先慎曰御覽三百七十八引無也字會子曰。何

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

胷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

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先慎曰以上見三十三章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

仲無道也。

先漢曰事類賦九引無而字

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

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

迷。

先漢曰知讀為智。趙本大作太誤。

是謂要妙。顧廣圻曰。傳本是作此。與各本全異。先漢曰河上公注。能得此意。是謂知微妙要道也。見二十七章。

說林上第二十二

盧文昭曰。讀本卷七起。先漢曰。索隱云。說林者。廣說韓事。其多若於故曰說林也。

湯以伐桀。

先漢曰。以已同。

而恐天下言己為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

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故讓天下於子。

先漢曰。言

湯欲讓名於務光。故讓務光以天下。受湯之天下。是並為君之名而受之。務光因自投於河。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為於僕與行事。

俞樾曰。事字衍。下文曰。公佩僕璽而為行事。是僕與行為官名。言佩僕之璽而為行之事也。

讀者誤以行事連讀。遂於此文亦增事字矣。

孟卯曰。公不如為僕。公所長者使也。

先漢曰。長音直良切。

公雖為僕。王

猶使之於公也。

先漢曰。言雖受僕之職而行之事。猶使公。

公佩僕璽而為行事。是兼官也。

子圍見孔子於簡太宰。孔子出。子圍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

視子猶蚤蝨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圍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太宰

曰。先漢曰。各本謂作請緣上文請字而誤。御覽九百五十一引作請今據正。君已見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蝨也。

先漢曰。乾道本重孔子二字。趙本視字作視之。盧文昭云。已張凌本作君。凌本不重孔子。讀本凌本之作子。顧廣圻云。今本下子字作之。誤。按孔子二字不當更有先。顧案。趙本君亦作已。誤。御覽不重孔子二字。今據刪。

太宰因弗復見也。

見也。

魏惠王為白里之盟。

顧廣圻曰。白。魏國韓策作九。

將復立於天子。

先漢曰。立於二字當衍。策無。

彭喜謂鄭君

曰。

顯廣折曰彭策作房鄭君策作韓王按房當是旁之誤彭旁同字也鄭即韓也韓策有謂鄭王曰章本書七篇韓親王謂鄭王曰又云梁鄭大微篇公叔因內齊軍於鄭皆用鄭也 君勿聽。大

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

先慎曰惡鳥路反

若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

先慎曰策大小下並

有國

晉人伐邢。

顯廣折曰與左傳不同先慎曰

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晉

不做。晉不做。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

做晉。齊實利。

先慎曰齊當爲其之誤下其名

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

王偁曰實字衍

桓公

乃弗救。

子胥出走。

顯廣折曰燕策云張丑先慎曰

邊候得之。

先慎曰候吏也吳越春秋作關吏然執之子胥曰

上索我

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

先慎曰藝文類聚八十四引候

上有邊字因字作憂而二字誤吳越春秋作關吏因舍焉正作因字

慶封爲亂於齊。而欲走越。

顯廣折曰左傳云奔吳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

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

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

可以安平。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

顯廣折曰宣策作桓說苑權謀篇作宣先慎曰十過篇作宣與此同

魏宣子弗予。任章曰。

顯廣折曰說苑權謀

篇作任增說苑策與此同古今人表中有任章先慎曰淮南人間訓作任登登增

何故不予。宣子曰。

無故請地。故弗予。

先慎曰請當爲索上下文並作索策亦作索

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

愿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

盧文弼曰伯張凌本作氏先慎曰策亦作氏

待輕敵之國。則智伯之命不長矣。

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

先慎曰王應麟疑此為秦所詩周書陰符之類

君不如予之以驕智伯。且君

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質乎。

先慎曰質的也存韓篇則秦必爲天下兵質矣義正同

君曰善。

乃與之萬戶之邑。智伯大悅。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民應之內。智氏自亡。

先慎曰策自作遂說施亦作遂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成東邊。荆人輟行。

先慎曰輟一本作輟非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

顧廣圻曰宋衡策無孫字

荆大說。許救之。甚歡。

顧廣圻曰臧當從策

作勳高注

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

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惡於大齊。此人之所以憂也。而荆王說。

先慎曰策說下有甚字

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敵。荆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

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趙刻曰。

顧廣圻曰刻趙策作利

君過矣。魏

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



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必許之而大歡。願廣折曰：諸之策有歡當從策作勳。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

鵬夷子皮事田成子。

願廣折曰：墨子非儒篇乃樹鵬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即其事也。說苑臣術篇陳成子謂鵬夷子皮。

田成子去齊走

而之燕。鵬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個澤之蛇乎？澤個

先漢曰：各本作個。誤。倒。藝文類聚九十六御覽九百三十三事類賦二十八引作個。今據乙。

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

之。人以爲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者。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

先漢曰：各本脫子者二字。文不成句。藝文

類聚御覽引有子字。無者字亦誤。今依事類賦引補子者二字。

人必以我爲神君也。

先漢曰：乾道本無必字。虛文照云：人下脫必字。先漢案：藝文類聚御覽事類賦引有必字。今據

乃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

先漢曰：乾道本無而行二字。願廣折云：蘇本今本道下有而行二字。按不當有先漢案而行二字。不當省藝文類聚御覽事類賦引亦有

今據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笑而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

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

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

願廣折曰：旬絕。

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

願廣折曰：周策無問之曰客四字。耶作卽非姚姚一本同。

此者問其巷而不知也。先漢曰：各本巷下衍人字。周策作問其巷而不知也。無人字。此涉上文而誤。御覽六百四十二引此無人字。今據

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曰：魯天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先漢曰：詩小雅北山之篇。

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

有爲人之臣。而又爲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

韓宣王謂膠鬲曰。顧廣圻曰。應嘉慶作膠案。應膠同字。本書雖一篇作應。先漢曰。乾道本連上今從給本提行。吾欲兩用公仲公叔。

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闕止而簡公殺。魏兩

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先漢曰。魏一篇犀首張儀作樓。魏餘亦不同。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

黨。顧廣圻曰。此樹黨上脫內字。策有。寡力者借外權。羣臣有內樹黨。顧廣圻曰。有策作。或按或有同字。以驕主內。顧廣圻曰。此街

內字策無先。此內字即上文樹下內字錯移在此。有外爲交以創地。王念孫曰。創地當爲列地。列古裂字。段九三曰。其

篇曰。博帶衆大秩列。荀子哀公篇曰。兩膠列兩服入廡。裂分也。言借外權以分地也。韓策作。或外爲交以裂其地是其明證。列字本作創。形與創相似。因誤爲創。說文創分解也。從刀。創聲。蓋錯餘也。從衣。創聲。今九經中分列

之字多作裂。未必非後人所改。此列字若不誤爲創。則後人亦必改爲裂矣。則王之國危矣。

紹續昧醉寐而亡其裘。先漢曰。御覽四百九十。七引策作紹。無寐字。宋君曰。先漢曰。御覽四百九十。引宋作梁。醉足以亡裘

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盧文弨曰。而字孫云。衍。先漢曰。今在酒誥中。楊

之篇。俄空焉。今亡夫是。漢時已無酒誥。而康誥亦有佚文。後人纂輯。酒誥並康誥佚句。亦併錯入。當據此訂正。彝酒者。常酒也。盧文弨曰。者字舊誤在上。彝酒

之常酒。謂常飲酒也。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先漢曰。各本桓上有於字。伐上有而字。意林及御覽四百九十。事類賦三十引並無於字。而字今據刪。春往冬反。

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

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寸而有水。先漢曰。各本寸上有一字。而

十七又九百四十七事類賦引無一字。但字今據刪。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

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先漢曰。乾道本

聖人上無師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先漢案此謂管仲、隰朋之聖賢，尚師老馬與蟻之所知，而今人不知己之愚，以師聖人之智是謂過矣。師老馬與蟻與師聖人之智相比，成文聖人上不當無師字。今據藏本今本補。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

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聞謁者

先漢曰：楚策三重謁者二字是也。此脫。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先漢曰：謁者，慢云可食，故食者不任罪。

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今有人

見君，則睽其一目。奚如？」先漢曰：睽，御覽三百六十六引作睽，下同。注云：大叶切。閉目也。蓋即韓子舊注王篇睽閉一目也。本此為訓。睽為目旁毛義稍隔。君曰：「我必殺之。」

惠子曰：「田駟東欺齊侯，先漢曰：各本欺作漫。顧廣圻云：慢讀為漫。先漢案：藝文類聚御覽引慢並作欺。是也。下駟之欺人，正承此欺字。言明不當作漫。今據改。君曰：「不能勿

欺荆王。駟之於欺人，誓也。君奚怨焉？」先漢曰：誓以閉目為常。駟以欺人為常。習與性成，又何尤焉。鄒君乃不殺。

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荆。先漢曰：欲結援晉楚，故使公子宦焉。乾道本上宦字作宦。據趙本改。犁鉏曰：

「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遊，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

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荆雖強，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

嚴遂不善。周君慮文昭曰：周君二字當重。患之。馮沮曰：「顧廣圻曰：即周策之馮且也。沮且同字。嚴遂相而韓傀貴

於君。顧廣圻曰：與本書六微篇及韓策不同。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為嚴氏也。」

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居一月。公自問張譴。  
先慎曰各本無公字拾補自改君顧廣圻云居當作君月當作日先慎案居一月與下孟孫條及六微篇居三月文法正同慮顧二家不知自上脫公字故改上下文以就其義皆非也御覽八百十引有公字今據補  
若子死。將誰使代子。答曰。無正重法而畏上。先慎曰御覽引無重字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譴死。因相公乘無正。

樂牟爲魏將而攻中山。先慎曰治要御覽六百四十五初學記十七引無而字中山策亦無說施貴德篇而作以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牟坐於幕下而噉之盡一杯先慎曰藝文類聚七十三御覽初學記引噉並作餐淮南入閭訓作文侯謂堵師贊曰觀姚校云後語作堵樂牟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噉三杯

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牟罷中山。先慎曰吳語韋注罷歸也謂樂牟歸自中山也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麋。先慎曰各本孟下提行治要連上自樂牟爲將至秦西巴以有罪益信爲一條是也今據改使秦西巴持之歸。先慎曰各本持之歸作載之持歸。案載之持歸語重複蓋一本作載之歸一本作持之歸校者誤合爲一又誤乙持字於之字其母隨下耳治要藝文類聚六十六御覽八百二十二引無載字說苑亦無今據改淮南子作持歸烹之

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引之字作其母二字孟孫適至而求麋。先慎曰各本適字獲今據藝文類聚御覽引改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爲其子傅。先慎曰淮南子說苑居三月作居一年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麋。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牟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先慎曰各本西巴作巴西案上兩云西巴此誤治要正作西巴今據改藝文類聚引並上亦誤作巴西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

請爲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爲君刺之。衛君曰。子爲之是也。非緣義也。爲

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先慎曰乾

遺本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逐下有之字。今據補。

紂爲象箸而箕子怖。

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盧文昭云。臆本有先慎案。御覽七百六十引有而字。喻老亦有今據補。

以爲象箸必不

盛羹於土鍤。

先慎曰。乾道本不上無必字。鍤作鑿。盧文昭云。按本有必字。先慎案。喻老亦有必字。鍤作鑿。御覽七百五十九引同。今據改。

則必犀玉之杯。玉

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旌象豹胎。旌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

下。先慎曰。喻老篇作而食於茅屋之下。

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聖

人見微以知萌。

顧廣圻曰。萌當作明。

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先慎曰。知不滿其欲也。

也。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

紅聲曰。商蓋商奄也。

辛公甲曰。

先慎曰。卽辛甲。周太史見左襄四年傳。一曰辛尹。晉語所謂文王訪於辛尹者也。

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

紂爲長夜之飲。懼以失日。

顧廣圻曰。懼當作懼。

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人問箕子。

箕子謂其徒曰。

先慎曰。御覽四百九十七引徒作從。

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

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綈。

先慎曰。禮王制正義云。生綈曰織。

而欲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

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屨之也。

先慎曰。說文屨履也。屨足所依也。是屨爲足踐之器。稱

而越人跣行。綈爲冠之

也。先慎曰：禮王制鄭注：毀衾白而為衣裳，是用以訖衣裳。皆用絰。王制：絰是素統，既葬之冠也。則屬人進冠用絰耳。

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游於

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

陳軫貴於魏王。顧廣圻曰：魏策云：田需按田陳同字。軫嘗依策所需。

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之，卽

生，倒樹之，卽生。

先慎曰：策卽作則二字。通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則毋

生，楊矣。

先慎曰：乾道本無矣字。盧文昭云：凌本則作卽。楊下有矣字。先慎案：策亦有今據補。

至以十人之衆。

盧文昭曰：凌本至作夫。先慎曰：策作故。

樹易生

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

子者衆，子必危矣。

魯季孫新弑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卹。先慎曰：乾

道本經上無而字。顧廣圻云：禮本今本有先慎案：上下文當有而字。今據補。卹乃卹之俗字。廣雅釋言：卹，縮也。又卹之，假借說文。卹下云：卹而月見東方，謂之縮。卹，卹並音。女六反。義相近，故通用。此言人血盡，則皮肉皆縮。

已卹而灰，已灰而土，及其土也，無可爲者矣。

先慎曰：言不能爲樂也。禮本及作反誤。今季孫乃始

血，其毋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

隰斯彌

先慎曰：見人表第五。

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楊，南望隰子家

之樹蔽之。

王先謙曰：家之二字，誤倒。

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

先慎曰：韓創也。見儀禮上冠禮。

往戴音所，反言斧創其樹，創未多也。

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

先慎曰：數，急也。

隰子曰：古者有諺曰：

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大事。

盧文昭曰：大事二字，張作事，事大三字。

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

先慎曰莊子山木篇揚作陽文司馬云陽朱也案揚陽二字古通本書自作揚下揚朱之弟及此皆作揚東之當依莊子作宿於下重逆旅

字

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笑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答曰

先慎曰莊子作逆旅小子對曰笑

者自笑吾不知其笑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曰行賢而

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笑

先慎曰行音下孟反去音起呂反

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

先慎曰書益稷

鄭注成猶終也國語周語成德之終也終與同室未可必也

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爲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反

者倍其所以嫁

盧文昭曰反上脫自字張凌本有先慎曰御覽五百四十一引此正同張凌本涉下文而衍自字耳

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

也而自知其益富

廟廣圻曰知讀爲智

令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

先慎曰人主令臣聚散財益傷損國體與教其婢子

無異也

魯丹二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

與之食魯丹出不反舍

先慎曰各本不上有而字御覽八百十引無今據刪

遂去中山其御曰及見乃始善

我

先慎曰乾道本及作反顧廣圻云讀本今本反作及先慎案及反形相近又涉上文而誤今據改御覽引及見二字作交

我

先慎曰意林有者字

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爲趙來聞中山君

因索而罪之

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荆其好士則同其所以爲則異

先慎曰以下當有好士之三字此謂其好士則同其所以好士之爲則異下文其自刑則同其所以自刑之爲則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爲則異與此語句一律明此脫好士之三字淮南時則訓注爲故也

公

孫友自刎而尊百里。盧文弨曰友當作支先韻曰盧說是左傳作枝枝支同字豎刁自宮而諸桓公。其自刑則同。先韻曰乾道本無以字盧文弨云所下脫以字其所以自刑之爲則異。張堉本有先韻案此與上下文法一律今據補慧子曰。盧文弨曰慧惠同狂者東走。先韻曰趨本狂作往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爲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



# 韓非子集解卷八

說林下第二十三 願廣折曰韓本連前爲卷非

伯樂教二人相踉馬。相與之簡子廐觀馬。一人舉踉馬。其一人舉踉馬。

其一人 願廣折曰今本無此六字按有者衍也先讀曰此六字當在下文自以爲失相上上衍此字其猶之也古人其之通用呂氏春秋音初篇注云之其也之可訓爲其其亦可訓爲之舉踉馬其一人即謂舉踉馬之一人因傳寫誤衍此字又不知其之同義故移於上以爲疊句趙本知其誤而不知其所以誤蓋刪此六字耳蓋一人舉踉馬一人自後循撫而馬不踉故舉踉馬之一人自以爲失相而自後循撫之一人解之曰子非失相也文字極爲從順一經譌誤遂不可讀

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踉。此自以爲失相。其一人

曰。子非失相也。 先讀曰韓本無此六字願廣折云今本本人下有曰字今據補 此其爲馬也。蹶肩而腫膝。夫踉馬也

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巧於相踉馬。而拙於任腫膝。

願廣折曰韓本任下有在腫膝而不在拙於八字按有者衍也俞樾曰韓本錯謬不可讀各本皆作子巧於相踉馬而拙於任腫膝願氏讀誤從之然上文云夫踉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是在膝者馬也非相馬者也安得云巧於相踉馬拙於任腫膝乎疑韓子原文本作子巧於相踉馬而拙於任腫膝在者察也蓋從知其爲踉馬而不能察知其腫膝之不可任是巧於相踉馬而拙於任腫膝也韓本在腫膝三字不誤但在上又

有任字則是因任與在形似又涉上下文讀任字而誤衍耳其下又有而不任拙於腫膝七字全無意義則即上句之複文傳寫又錯謬當刪去無疑乃各本皆作而不任拙於任腫膝則徒知韓本之誤而以意刪改之仍無當也

先讀曰趙本任在下無在字是誤以在字爲衍文而不知衍任字也又無而不任拙於腫膝七字與俞說合今據刪 夫事有所必歸。而以有所

腫膝而不任。智者之所獨知也。惠子曰。置猿於柙中。則與豚同。 先讀曰語意不完疑有脫柙中二字作

體 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衛將軍文子見會子。會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見於臬。 先讀曰各本無見字御覽一百八十八引

身下有見字今據傳說文與宛也室之西南隅謂蔭室之

會處也已處於尊位坐於旁故文子以為侮而不敬也

我為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為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慘命也。

鳥有翮翮者。

盧文昭曰文選阮瞻宗詠懷詩周周禽衛羽李奎注引此亦作周周顧廣圻曰翻周同字集韻又云翮翮羽者即此

重首而屈尾將欲

飲於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羽也。

趙用賢曰疑有脫文

鱸似蛇。

先慎曰鱸即鱸段字

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者持鱸。先慎曰事類賦二十九引

持作取下七術篇作提

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為賁諸。先慎曰事類賦賁諸作賁育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駕馬。以千里之馬時一

有。先慎曰各本無以字有字藝文類聚九十三御覽八百九十六引並有以字有字今據增其利緩。駕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

言而上用者。感也。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高注用可否相傍也常謂君常也權謀

也。謀度事宜不失其道。兩文同出一原。而意旨皆不甚明。漸以高說推之。似體上言而下用之者。為事之常。下言

而上用之者。則為權時。暫用權與常相對。為文故。文子道德篇亦云。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即隱襲淮南

書韓非子得得其指。此云下言而上用者。感也。感古字與或通用。或亦不常用之言。與淮南

文子子言篇略同。韓子引之者。以沉子馬時一其利緩。猶下言上用之不可為常耳。

顧廣圻曰相赫未詳或相當是杜也

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

大也。目不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為其後可復者也。則事寡敗矣。先慎曰書大傳

先慎曰書大傳而不見武王

之滅之也。比干子胥。知其君之必亡也。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惡來。

知事而不知心。先慎曰二人能料國事之成敗而不知己

死之生  
聖人其備矣。

宋太宰貴而主斷。季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太宰三坐乎。

顧廣圻曰三讀爲參高誘注戰國策云參三人並也。不然。將不免。季子因說以貴主而輕國。顧廣圻曰主當作生呂氏春秋有貴生卽其義宋君

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

之。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子毋擊也。子亦猶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黑而  
來。子豈能毋怪哉。

惠子曰。弄執鞅持扞。王引之曰。鞅爲馬頸韁。非射所用。鞅當爲決決。誤爲鞅。後人因改爲鞅耳。決謂繫也。箸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也。扞謂韜也。或謂之拾。或謂之登。箸於左。

臂所以扞弦也故執持捍操弓關機衝風其間當童子佩褱毛傳曰褱玦也小雅車攻篇玦拾既攸毛傳曰玦鉤弦也拾弦也周官饔人掌王之膳矢箠簠杖拾鬯注引鄭司農云扶謂引弦也拾弦也拾謂擣扞也鈎射

種也玦遂鄭注曰玦猶關也以象弓之著左大華指以鈎弦關注也遂射關也也遂射關也以弓爲之著左

臂所以遂弦也內則曰凡佻球擲買子春秋篇曰丈夫衛矜執玦球並與佻同擲軒並與扞同

擲也

操弓關

機。越人爭爲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

扞大荒南經有人力扞弓射黃蛇郭注曰扞挽也音紆呂氏春秋遷書篇扞弓而射之高注曰扞引也淮南原道篇射扞鳥獸之力高注曰扞張也韋子扞弓則失處矣發故慈母入室閉戶若作扞禦之扞則義不可通（今本呂覽淮南扞字皆誤扞佳山）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海經不誤則賴有郭音也）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先讀曰。說文。涯。下云。山邊也。又崖。高邊也。皆有邊義。新附云。涯。水邊也。水至於邊。則無水矣。是涯爲水之止境。許書收。韓子而無涯字。疑脫。說文。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先慎曰。說文涯下云山邊也。又崖高邊也。皆有邊義。新附云。涯水邊也。水至於邊則無水矣。是涯爲水之止境。許書收韓子而無涯字。疑脫文。

答曰。水之以涯。其無水者也。富之以涯。先慎曰。乾道本富有以字。願廣折云。今本無上以字。今據刪。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足。而亡其富之涯乎。先慎曰。亡讀為忘。謂發富無厭。故忘其涯也。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先慎曰。御覽八百二十八引無玉字。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孫綽讓曰。負其百金者。謂債其值百金。負猶後世言賂也。韓詩外傳。子產之始鄭一云。備賂債。今人多云。賂備負。賂年而負。賂之通省。魏書刑法志云。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通。鑑宋紀。胡三省注。蔡近字通。賂俗作賂。古無此字。而理其毀瑕。得千溢焉。顧廣折曰。今本盜作盜。誤。先慎曰。御覽引作得十鎰焉。事有舉之而有敗。而賢其毋舉之者。負之時也。

有欲以御見荆王者。衆騶妒之。因曰。臣能激鹿。盧文昭曰。激音發。旁舉也。見王。王爲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乃言衆騶妒之。

荆令公子將伐陳。先慎曰。左哀十六年傳。楚公孫朝帥師伐陳。杜注。子西子此言公子當即公孫朝。丈人送之曰。晉強不可不慎也。公子曰。丈人奚憂。吾爲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廬陳南門之外。

先慎曰。公子方伐陳。丈人即爲廬於南門之外。歎公子所說爲更易矣。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句踐也。爲人之如是其易也。已獨何爲密密十年難乎。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冠。夫棄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

三蟲食堯。相與訟。先慎曰。各本無食堯二字。御覽九百五十一引有今據補。一蟲過之。先慎曰。御覽引過作過。曰。訟者奚說。

三蟲曰。爭肥饒之地。一蟲曰。若亦不患饒之至而茅之燥耳。先慎曰。說文。臘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詩

役墳釋文楚人名火曰爆耳讀爲耶言 若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噉其身而食之。先讀曰若本不患噉祭之日至而人之噉以茅耶 各本身作母微覽引作 覬臠。人乃弗殺。覬臠折曰卷首至比臠本臠

蟲有蠅者。或作 一身兩口。爭食相齟。遂相殺也。先讀曰乾道本蠅作就爭下無食字

三字張趙本蠅作就遂相殺下有食自殺三字盧文昭云就就皆非據顏氏家訓勉學篇篇改正作蠅爭下脫食字顏有張本同蠅下也字衍遂相下食因自三字衍俱依顏改下就字當併改顧廣折云古今字詁苑亦古之應字舊注嘗云或作應讀本今本皆作就王僧云供與和楚辭注引及柳子厚天對亦作蠅也藏本爭下有食字先讀案御覽九百五十一引正作蠅字爭下有也字是也今據改 亡其國者。皆蠅類也。先讀曰乾道本說作就說見上 人臣之爭事而

宮有聖器。有條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條聖之地。則寡非矣。

公子糾將爲亂。先讀曰乾道本連上依趙本提行 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

見。必爲亂。乃使魯人殺之。

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不與子爲昆弟矣。公

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爲人用兵。我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死焉。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矣。先讀曰乾道本滿下有也遂去之故曰勿之八字盧文昭云下 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

遂去之。或曰勿之矣。八字從後本刪先讀案八字涉下文而複衍顧廣折謂也當作矣是也御覽一百八十引無也遂去之故曰勿之八字今據補

以我滿貫也。遂去之。先讀曰乾道本脫之字盧文昭云之字張接本有先讀案御覽引有之字今據補 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

也。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

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恆，曲爲曲，直爲直。

先漢曰：數句當是子西對子貢言。孔子二字，西

子西之諱，子貢等其釣名。子西曰：寬哉！不被於利，何必釣名？絜哉！民性有恆，謂我有恆性，無庸等也。恆性若何？曲者則爲曲，直者則爲直，此其恆性也。皆子西對子貢之言。下直於行者，曲於欲，即指子西曲爲曲，直爲直之語。此孔子聞之而知其不免也。今

孔子曰：直於行者，曲於欲，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

先漢曰：各本同，孫星衍引孔子集解引此云宋本提行，誤。

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齊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

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珮，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

過者也。先漢曰：孟子趨往振揚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

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周越願廣折曰：越，魏策作有，按又作霽，皆同字。謂宮他曰：爲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

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

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爲有魏也，必因公。先漢曰：策作必。

資公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矣。願廣折曰：有齊當作齊，有策云以齊有魏也可證。

白圭謂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務名，不如令

荆實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

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

先漢曰：乾道本先作相，願廣折云：藏本今本上相字作先，先漢案作先者是，今據改。

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弑君。小白先入爲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被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先廣曰。御覽八百二十。八引虜作賣裘作衣。

荆王伐吳。吳使沮衛鑿融情於荆師。

顧廣折曰。未詳左傳云。驪山餘多不同。先廣曰。御覽三百三十八引作吳使沮衛鑿融情於荆師。

荆將軍曰。先廣曰。韓道本荆作而顧廣

縛之。殺以釁鼓。問之曰。汝來卜乎。答曰。卜。

吉乎。曰吉。

先廣曰。韓道本無乎曰吉三字。顧廣折云。韓道本今本有乎曰吉三字。今據補。

荆人曰。今荆將以女釁鼓。其何也。先廣

曰。韓道本以作欲。盧文昭云。欲。韓道本以作欲。今據改。

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人來也。固視將軍怒。則吳必警守矣。

且國之下。非爲一臣下。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

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

殺也。

知伯將伐仇由。

顧廣折曰。戰國策作公由。注或作仇。史記。潯里子傳作仇。潯里者。會之諱。本書說

會。夙公之諱也。當互正。說文云。潯。惟。有。公。潯。縣。漢書地理志同。而道難不通。先廣曰。呂氏春秋作而無道。乃鑄大鐘。遺仇由之

君。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肉之。赤章曼枝曰。顧廣折曰。曼。呂氏春秋作曼。先廣曰。不可。

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以來。卒必隨之。先漢曰乾道本必作以顧廣圻云議本今本以作必百氏表秋作必先顧案御覽引正作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枝因斷轂而驅至於齊。必今據改

七月而仇由亡矣。顧廣圻曰月當作日呂氏春秋云至衛七日先漢曰御覽引作十月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荆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

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顧廣圻曰蘇本同今本與

以趙楚本作與。作以蘇盧文弼曰荆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

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顧廣圻曰說苑權謀篇云

遂取以賂之。東國

荆伐陳。先漢曰說苑指武篇云楚莊王案倚相子期與莊王不同時吳救之。軍聞三十里。雨十日。夜星。顧廣圻曰說

雨十日十夜晴說星正字作姓說文雨而夜除星見也集韻有姓晴曜三文先漢曰陸星疊讀古文本通用星毛詩星言夙禱韓詩云星者精也精今晴字漢書天文志孟康注曜精明也韋昭注精精明也郭璞爾雅釋天注曜

雨止無雲也是曜姓精皆今之晴字而詩作星與本書同明古文通用星字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

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先漢曰御覽十引陳作有戒左史

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

從之。遂破吳軍。

韓趙相與為難。韓子索兵於魏。王謂曰子字衍策無孫說讓曰存韓篇亦云書言韓子之未可舉則子字似非衍先漢曰子字不當有存韓篇亦誤

非說曰。願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攻韓。



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搆於已乃皆朝魏。顧廣圻曰搆策作魏按搆搆同字

齊伐魯索讒鼎。顧廣圻曰呂氏春秋魯已篇新序節士篇云岑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眞

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顧廣圻曰呂氏春秋新序云柳下季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

春曰胡不以其眞往也君曰我愛之。先漢曰各本之下有信字俞樾云信字衍文君曰我愛之者指鼎而言君固愛鼎不愛信也涉下句而衍信

字則義不可通先慎案俞說是御覽四百三十引正無信字今據刪客曰臣亦愛臣之信

韓咎立爲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蔡毋恢曰不

若以車百乘送之得立因曰爲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先漢曰效致也咎爲韓君以兵車爲其弟之戒否則咎爲韓賊則以兵車致賊於韓也

靖郭君將城薛。先漢曰乾道本君下有日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日字齊策無新序雜事客多以

諫者靖郭君謂謁者曰毋爲客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過三

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聞其說

客曰臣不敢以死爲戲靖郭君曰願爲寡人言之客曰君聞大魚乎網不

能止繳不能絰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有齊

奚以薛爲君失齊雖隆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

盧文弨曰城上不字衍齊策無顧廣圻曰新序作罷民弗城薛也先漢曰此當各依本書殺乃

輟之謬本書殺輟多互亂御覽一百九十二引乃不城薛言不殺輟爲輟之誤而誤刪之也

荆王弟在秦。

先漢曰說苑權謀篇云楚公子午

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

先漢曰御覽入資臣百金百十引射作尉

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

先漢曰說苑權謀篇云楚公子午

叔向。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

先漢曰說苑權謀篇云楚公子午

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鸛實諱

平公曰。何也。對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

先漢曰說苑權謀篇云楚公子午

日御覽

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爲我出荆王之弟。吾

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得荆。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

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爲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大

說。以鍊金百鎰遺晉。

顧廣圻曰鍊本鍊作鍊鎰作鎰接作鎰是也鍊當作鍊鍊同字也先漢曰御覽同藏本誤不可從淮南子云秦以一鎰爲一金而重一斤僕以一斤爲一金

以百鎰鍊金遺晉語自可通毋庸改字

闔廬攻郢。戰三勝。閻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鄙人者一飲而止。則

無逆者。顧廣圻曰諫本今本逆作爾按所改諫也逆當作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仇之。

鄭人有一子將宦。先漢曰說苑鄭作宋謂其家曰。必築壞牆。是不善人將竊。其巷人

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子爲智。先漢曰以上嘗有其家二字以巷人告者爲

盜。

# 觀行第二十四

盧文昭曰藏本卷八起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

之罪。先漢曰各本鏡上有故字涉上文而衍藝文類聚七十御覽七百十七初學記二十五引並無故字今據刪道無明過之惡。先漢曰各本惡作惡藝文類聚御覽初學記引

作惡今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

韋以自緩。先漢曰各本自緩作緩已藝文類聚二十三御覽三百七十六引緩已作自緩已案自字是佩韋以自緩與佩韋以自急文法正同已字餘衍御覽四百五十九意林引並作自緩無已字今據改

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先漢曰治要安作閭說見難言篇意林心作性故以有餘補不足。先漢曰張

字盧文昭云脫張陵本有願廣折云蘇本同今本無有字誤先漢案藝文類聚二十三御覽四百五十九引以上有能字是類聚御覽並有有字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彊有所

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

助。不能自舉。有貢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勢有不可得。先漢曰藝道本勢作世盧文昭

云世陵本作勢先漢案治要正作勢今據改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

也。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肩睫。先漢曰治要朱作婁下同非百步近而肩睫遠也。道不

可也。故明主不窮為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

求易道。先漢曰此言因其可得之勢求其易行之道也即承上勢不便道不可而言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

害。物有生死。人主為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聖賢之撲殘

深矣。盧文昭曰賈誼舊倒今從張陵本據作撲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己。明於堯不能獨成。烏獲之不

能自舉。先漢曰藝道本無之字盧文昭云樓下脫之字張陵本有今據補貢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

矣。

安危第二十五

安術有七。危道有大。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惡。三曰。死生隨法度。四曰。有賢不貪而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先慎曰非讀爲辭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

危道。一曰。斷削於繩之內。二曰。斷割於法之外。顧廣圻曰。諫本同。今本斷作斷。按此有誤。未詳。先慎曰。法。疑作繩。大體。篇必在繩之外。矣。是其證。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之所安。先慎曰。乾道本之作於顧廣圻。云。諫本今本於作之。今據改。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則令不行也。盧文弨曰。諫本不行也。八字。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

樂生於爲是。愛身於爲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常立。盧文弨曰。常。張本。本作長。國家久

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

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饑而食。盧文弨曰。饑。當作飢。下同。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

先王寄理於竹帛。盧文弨曰。諫本寄下有治字。先慎曰。治字。衍文。理治也。其道順。故後世服。先慎曰。句紹。今使人饑

寒去衣。食。先慎曰。乾道本作令。使人去饑寒。盧文弨云。從後本增改。作今。使人饑寒。去衣食。先慎案。盧校是。今依改。顧廣圻謂作今者。誤以令字。屬上讀非。雖賁育不能

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強勇之所不能行。則上不能安。顧廣圻曰。諫本同。今本則作雖。誤。先慎曰。盧文

昭云張峻本亦作則上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先慎曰既盡而猶索之故下以實對無有則輕先慎曰乾道本無無有二

字顯廣折云藏本今本有按管重下對無有四法所以爲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

字先慎案顯說是也今據藏本今本補二字其爲甚之誤下云甚病之人利在忍痛作甚字即其證

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先慎曰其字當爲甚之殘闕字甚病與危國相對爲文明

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先慎曰忠言也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

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先慎曰猛毅之君以福拂耳謂以拂

耳之言爲福也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顯廣折曰七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

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

久立

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

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盡如比干先慎曰盧文昭拾補改身爲臣顯廣折云

此二句以其力與其身相對言人主當權其臣之力使不得爲田成不當責其臣之身使爲比干也或謂此有誤字非先慎案顯說是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

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

生以無功御不樂生顯廣折曰乾道本此下重以無功御不樂生七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字藏本今本無先慎曰道藏本今本是今據刪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故齊萬乘也盧文昭

脫故字張峻本有先慎曰齊而名實不稱上空虛於國內不充滿於名實故臣得奪

下不嘗有故字張峻本誤

主。先漢曰此指田成而言。桀天子也。

盧文昭曰：按本作以成其篡殺也。顧廣圻曰：故臣得牽主句，絕殺當作桀形。近之誤桀字，延天子也。句與上文故齊萬乘也句，例同。顧廣圻曰：皆言宋。

康王剗偃之背，史記云：於是諸侯皆曰：桀宋下文使偃以天性剗背，是其謬矣。先漢曰：顯說是桀本不得其義而改之耳。而無是非。賞於無功。使讒諛以詐

僞爲貴。誅於無罪。使偃以天性剗背。以詐僞爲是。先漢曰：竊道本無爲字。顧廣圻云：竊本今本僞下有爲字。先漢案詐僞爲

是天性爲非相對成文。有爲字者是今據補。天性爲非。小得勝大。顧廣圻曰：竊本同今本。大有矣字誤。

明主堅內故不外失。失之近而不亡於遠者無有。

先漢曰：竊道本而作正。盧文昭云：按本正作而。顧廣圻云：正字

當衍。先漢案顯說是今依按本改。趙用賢云：近失正國之理也。是據本而爲之辭不可從。故周之奪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

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況敢易位乎。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堯無膠漆之約於當

世而道行。

先漢曰：竊道本作遺。顧廣圻云：竊本今本遺作道。先漢案下能立道於往古。即指道行而言。明道字形近而誤。今據改。

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

而德結。先漢曰：御覽七百六十四引有民心二字。

能立道於往古。

先漢曰：竊道本往下有名字。顧廣圻云：今本無名字。今據刪。

而垂德於萬世

者之謂明主。

## 守道第二十六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完法。

盧文昭曰：其備

足以必完。句按本無必字。非法字疑衍。

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

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

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

先漢曰：此嘗有脫字。

而願爲賁育。守

道者皆懷金石之心。先慎曰趙本皆作出是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爲任鄙。戰如賁育。中爲金石。顧廣圻曰趙本今本中作守先慎曰中字是中爲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

俱正。盜跖與會史俱廉。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掇金。先慎曰趙本不重赴谿而掇金則身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

五字據趙本趙本補

明主之守禁也。賁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於其所不能取。先慎曰趙本不能禁賁育得而勝之

不能守盜跖得而取之

故能禁賁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

守愿。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盜貞。

先慎曰趙道本貞下有平字據平字涉下文而衍今從趙本刪

則天下公平。而齊民

之情正矣。

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禍。先慎曰趙道本稱作耳顧

廣圻云今本耳作稱誤按不字衍耳當作身形相近也與上句對先慎案說文危在高而懼也故危有高義文選七命注引論語鄭注莊子盜跖篇釋文引李注並云危高也此言人主離於伯夷不妄取之謂離法失人不能禁

止臣下終有田常盜跖之禍顧說

何也先慎曰趙道本何

穆基趙本耳作稱是也今依改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

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

不肖。強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

徵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

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發。

先慎曰不失發趙道本作失發顧廣圻云趙本今本於下有平字趙道本發作應訛今據改

故千金不亡。邪

人不壽

顧廣圻曰讀本同今本壽作售誤按上文云惡之死如秋此其義也

而盜跖止

王先謙曰句絕

如此故圖不載宰予不舉

六卿書不著子胥不明夫差

王先謙曰此宰予謂齊簡公臣與田成爭權而死者蓋周世有二說或云闕止或即以爲孔子弟子宰我也六卿晉臣言無爭奪亡國之

稱故圖書不得而載者

孫吳之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而無瞋目切齒

傾取之患

先漢曰拾補顧作顧盧文昭云顧璣本作顧字顧廣圻云今本拱下有於

人臣垂拱於金城之內

先漢曰乾道本無於

字顧廣圻云今本拱下有於

而無扼腕聚脣陰啗之禍

盧文昭曰

服虎而不以押禁姦

而不以法塞僞而不以符此責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押非所以

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避會史也

顧廣圻曰讀本今本避作備按備字涉上句誤

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

先漢曰乾道本無使字顧廣圻云讀本今本

所以豫尾生

也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不恃比干之死節

先漢曰乾道本不下有獨字盧文昭云凌本無獨字今據刪

不幸亂

臣之無詐也恃怯之所能服

盧文昭曰侍陵本作持顧廣圻曰讀本同今本怯下有士字誤按依上文當有弱字

握庸主之所易

守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爲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如此

先漢曰如字衛

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賞

盧文昭曰賞凌本作法

於權衡死節於官職通責育之情

顧廣圻曰讀本同今本通下有於字誤

不以死易生惑於盜跖之貪

王僧曰惑字有誤

不以財易身則守國之道畢備矣

### 用人第二十七

聞古之善用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



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先慎曰不兼官也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馬服之患。盧文昭曰馬陵本作驕王先說曰凌本非也馬服驕趙括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先慎曰乾道本爭下有訟字盧文昭云訟字秦本無願字今據秦本刪爭訟止。技長立。則疆弱不敵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

釋法術而任心治。

先慎曰各本無任字御覽八百三十引心上有任字是下去瓶矩而妄意度妄意度與任心治相對焉文明此脫任字今據補

堯不能正

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

先慎曰御覽引妄作委治要無度字均誤解老篇妄作忘說詳彼

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

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

王先謙曰王爾巧工淮南子王爾無所錯其制則先慎曰中音丁仲反

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

規矩尺寸。

先慎曰各本執作守治要藝文類聚五十四御覽引並作執

則萬不失矣。

先慎曰藝文類聚引矣作一

君人者。能去賢巧

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

先慎曰治要守上有而字

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明主立可爲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

少罪。而不見偃剖背。

先慎曰此宋康王事安危篇云諒於無罪使偃以天性剖背是也

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愚者

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

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

願廣折曰鼓當作敎下文其敎易知故言用示此

以法敎心。

願廣折曰此敎字誤未詳所當作君人者。

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

先漢曰乾道本行下有之字知之下無心字願廣折云今本無上之字下之字下有必字按依上文當刪補今據改

此則怒積於上而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

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爲故令行三者立而

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而斷。

先漢曰安危篇云一日斷割於繩之內二日斷割於繩之外是也

因攢而縫。

俞樾曰攢字無義當作纂荀子賦篇纂以爲父楊倞注纂形似纂而大是纂亦纂類故曰因纂而縫也說文金部纂可以綴著物者纂即纂之段字亦或作纂周易豫九四朋盍簪京作簪是也

也古本韓子嘗亦作摺傳寫因標爲攢矣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故上君明而少怒

願廣折曰藏本同今本君作居按君字誤下盡忠而少罪。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而世未嘗無事也君人者不輕爵祿不

易富貴不可與救危國故明主厲廉恥招仁義昔者介子推無爵祿而義

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結其德書圖著其名人主樂乎使

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乎以一負一

謂一身

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於此不察私

門之內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偷快

長輕侮人偷取一時之快也

數以德追禍

稱誠當諒而反以德報之也是斷手而續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

人主立難爲而罪不及則私怨生

先漢曰乾道本生作立願廣折云今本立作生按立字請今據改

人臣失所長

而奉難給則伏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譽小人賢不肖俱賞

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

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人。

先慎曰：乾道本不。提行今依諸本。

則燕不用而魯不附。見憎。

不能盡力而務功。

顧廣圻曰：諫本同。今本見。上有民字。按當脫燕字。

魯見說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主。如此則人臣爲隙穴。而人主獨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

釋儀的而妄發。雖中小不巧。

顧廣圻曰：諫本同。今本小作而誤。

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姦

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

極有刑法。而死無螫毒。故姦人服。發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羿復立。

如此則上無殷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

先慎曰：敵當作。

被德極萬世矣。

夫人主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依諸本。提行。

不塞隙穴。而勞力於楮墨。暴雨疾風必壞。不去眉

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蕭牆之患。而固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

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

莫大於此。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

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

先慎曰：見諫林。上脅穆公條。

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功名第二十八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

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

先讀曰乾道本無不字。盧文昭云則下脫不字。按本有先讀案。治要有不字。今據補。

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

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進而名成。

先讀曰各本堆上有推字。案推即進字。誤而衍者。治要有無今據刪。

若水之流。

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下臨千仞之

谿。

先讀曰乾道本下作則。千作十。盧文昭云則字。按本作而下。二字十。張本下作千。先讀案。意林則作下。十作千。今據改。

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爲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

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沉。

先讀曰白孔六帖十。一引兩船字。並作舟。非千鈞輕而錙銖重也。先讀曰乾道本鈞作金。無而字。盧文

昭云金藏本作鈞。先讀案上文作鈞。明鈞者是而字脫據。藝文類聚七十一。白孔六帖御覽七百六十八。引改補。

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

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故安。衆同心以共

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主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

成。名實相持而成。

盧文昭曰拿主下獨校。然以拿二字持。張本作特。王爾曰。當衍一主字。先讀曰王說是持字。御覽三百七十引作類。

形影相應而立。

故臣主同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

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

先讀曰御覽三百七十引。左右互易。

故曰。至治之國。君若樺。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

便於事。

先讀曰乾道本無便字。顧廣圻云易字。當衍今本。巧下有便字。誤。藏本無先讀案。有便字。是此二文相對。顧氏以上易字爲衍。故下不應有便字。改從今本。

立功者不足

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者也。盧文昭曰：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如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而日月之名，久著於天地。  
先慎曰：乾道本名作明，顯廣折云：藏本明作名，王侗云：文選解嘲注引此作名，名字是此，皆以功名對言，今據改。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顯廣折曰：諱作功，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  
本同，今本名

大體第二十九

古之全大體者。盧文昭曰：孫詒讓云：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作古之人，君大體者，先慎曰：治要御覽四百二十九引與本書同，疑注誤，不可從。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先慎曰：御覽引智作欲。不以私累已。先慎曰：治要私作心。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先慎曰：用人篇云：隨繩而斷是也。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已，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先慎曰：乾道本至上有致字，顯廣折云：今本無致字，先慎案致即至字，誤而複者，改從今本。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先慎曰：乾道本據作據，今從趙本改。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幟，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

福莫久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鉤。關廣折曰。藏本同。今本鉤作鉤誤。視規矩。舉繩墨。而正

太山。使賁育帶千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

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

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

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少不可。宣文昭曰。少。境本作無。關廣折曰。藏本同。今本可作治。諒

上不天。則下不徧覆。心不地。則物不畢載。先慎曰。乾道本。畢作必。今據治要。改作畢。太山不立好惡。

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

歷心於山海。而國家富。先慎曰。治。上無忿怒之毒。先慎曰。治。要毒作慮。往云志作毒。下無伏怨之患。

先慎曰。治。要往。怨舊作德。改之。上下交順。先慎曰。乾道本。順作接。盧文昭云。接。接本作順。今據改。以道爲舍。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

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 韓非子集解卷九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儲聚也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故曰內儲

主之所由也七術所察也六微 內儲說下 七術 一曰衆端參觀 端直也欲求衆直必參驗而驗

觀也○先慎曰往觀方言十端未紀緒也南楚或曰端引申之則凡未紀緒皆謂之端禮記中庸執其兩端詩載陸序箋故猶端也陸並云端謂頭緒也此謂頭緒衆多則必參觀否則誤不得聞而爲臣壅塞矣若訓爲直則與下文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 專聽一理必有失責下不一能則不合 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 專聽一理必有失責下不一能則不明 ○先慎曰責下謂責臣下專

司之事下云責下則人 五曰疑詔詭使 疑危而制之詭詭而使之則下不敢隱情○先慎曰乾道本注詔而下衍同字今從趙本刪 六曰挾知而問 先慎曰下文知作智字同 七曰倒言反事 或倒其言或反其事則姦情可得而盡 此七者主之所由也

勸聽不參則誠不聞 不參謂僞諂一人則誠者莫告○先慎曰聽有門戶則臣壅塞其聽有所從若門戶然則爲臣所塞○先慎曰拾遺補改 其說在保儒之夢見竈 保儒夢竈言竈有

其聽有故從若門戶然則爲臣所塞○先慎曰拾遺補改 其說在保儒之夢見竈 保儒夢竈言竈有

見此機臺公倡穢子殺○先慎曰乾道本無在字顯 哀公之稱莫衆而迷 公言謀事無衆則迷孔子

廣折云今本說下有在字按依句例當補改從今本 哀公之稱莫衆而迷 公言謀事無衆則迷孔子

亂是一國宜矣 故齊人見河伯 齊王喜信一人故被 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 惠子言君之

有半今皆稱不疑則謂同朋黨故曰亡其半此上五說 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 叔孫惠孫豎牛故身

皆不參門戶之蔽○盧文昭注半疑下衍有半二字 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 叔孫惠孫豎牛故身

而江乙之說荆俗也 荆俗不言人惡故白公得以爲亂○先慎曰乾道本乙作乞 餓死而二子戮亡也

知謂不知治 故使有敵 恐其所貴臣妾雖已故更貴臣妾以敵之 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

積鐵爲室盡以備矢則雖不傷 而察一市之患 雖一市之人言市有虎猶未可信況三人乎○

積鐵爲心盡以備臣則姦不生 而察一市之患 先慎曰乾道本注虎上衍之字今從趙本刪

參觀一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其說

在董子之行石邑。董子至石邑象深淵以立法故趙國治也與子產之教游吉也。子產教游吉令法火以嚴斷

故仲尼說隕霜。仲尼對哀公言隕霜不殺草則以宜殺而不殺故也而殷法刑棄灰將行去樂池。將行以樂池不專

去之。○盧文昭曰往將行一本有官名二字而公孫鞅重輕罪。公孫鞅以謂輕罪不能犯則無由犯重罪故先重輕罪是以麗水之金不守。

竊屬水之金其罪辜磔殺竊而不止則有竊而獲免而積澤之火不救。魯之積澤火焚而人不救則以不行法故也成歡

以太仁弱齊國。成歡以齊王太仁知其必弱齊國○盧文昭曰成歡後作難荀子解成歡作難顯廣

歡雖為馬名本字孟子驩如荀子大略篇夫婦不得不睦皆以驩為歡樂字雖歡難音義並同故通用春秋文公六年晉侯驩公牟作難史記作驩是其證荀子揚注引成作驩說見下

惠亡魏王。卜皮以魏王慈惠知其必亡其身也○盧文昭曰注上其字一本無先漢曰乾道本注說知字今從趙本管仲知之故斷死人。知治國常

厚葬不用命。厚葬其尸嗣公知之故買胥靡。肅公亦知國當必國有胥靡逃之以一都買而赦之

必罰二

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謾欺也○先漢曰乾道本用下有也字顯廣折云蘇本今本無也字先漢案無也字是也下不用與下輕死句法一律不當有也字今據刪

賞譽厚而信者下輕死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獸鹿唯就藟草為人臣之歸恩厚也故越王焚宮

室。焚其室者欲行賞罰於赦火以驗人之用命而吳起倚車轅。賞移轅者欲示其信而不欺也李悝斷訟以射。

宋崇門以毀死。崇門之人居喪而瘠君與之官故多毀死者也句踐知之故式怒鼂。句踐知勸賞可以誦人故式怒

之守顯廣折云蘇本今本知下有之字先昭侯知之故藏解褐。先漢曰解今厚賞之使人為

厚賞之使人為



賁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鱣。是以效之。拾蠶握鱣而不惜者利在故也。此得利忘難之效也。〇俞樾曰：是以效之當作以是效之。效者明也。是即指婦人漁者而言。謂厚賞之下可使人人爲賁諸以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鱣。明之也。下文云：雖似蛇蠶似蠶人見蛇則驚駭見蠶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鱣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爲孟賁是其義也。荀子正論篇故桀紂無天下而傷武不殺君由此效之也。楊注曰：效明也。與此文句法正同。今誤作是以效之舊注謂此得利忘難之效也。失其解矣。

賞譽二

一聽則愚智不分。直聽一理不反覆參之則愚智不分。責下則人臣不參。下之材能一一責之則人臣不得參雜。其說在

索鄭魏王以鄭本梁地故索鄭而合之此一聽之過也。與吹竽。偶商吹竽是不責下也。故令得參雜。〇盧文昭曰：注混商當是混同。其患在

申子之以趙紹韓沓爲嘗試。申子爲請兵先令趙紹韓沓嘗試韓君知其意然後說終成其私也。〇盧文昭曰：注申子爲下脫趙字。先慎曰：趙紹韓沓國策作趙卓韓趙

故公子犯議割河東。韓王欲河東以擣三國此非計也。公子犯讎。而應侯謀馳上黨。上黨亦

非計也。秦王從之。此上二事皆一聽之患也。〇先慎曰：注謀下脫馳字。

一聽四

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鹿散。謂人數見於君或復久待雖不任用外人則謂此得主之意。使終不敢爲姦如鹿之散。〇顧廣圻曰：姦則鹿散四字爲一句。

人問他則不鬻私。謂使此雖知其所爲陽若不知更欲以他事或問之他人不敢鬻其私矣。鬻猶售也。是以靡敬還公大夫。靡敬使市者不爲姦。

故還大夫而戴離詔視輜車。戴離欲知幸貨者更使視輜車。周主亡玉簪。周主故亡玉簪以求神明之譽也。商太宰論牛

矢。太宰諫論牛矢以求聽察之名也。

詭使五

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挾已所智而有所問則雖不智者莫不皆智也。〇趙用賢曰：言挾已之智而問則自多其智故不智者反得以用其智是不若深知一物則智

有所感而衆隱皆愛爲顯也乃與下事

相合注非顯廣折曰智識爲知下同

伏字今從

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爪也握爪臂之故必南門而三鄉得

趨本臨

犯者皆得其情實○顯廣折曰周主索曲杖而羣臣懼私得曲杖羣臣皆懼

懼也○盧文昭曰注陰情陰陽先讀曰事當作使下文下皮爲縣令其御史好禮而有愛妾下皮乃使少庶子

伴愛之以知御史陰情正作使字注使庶子是也謂愛御史之妾也○盧文昭曰注

下說注西門豹許遺韓韓遺其韓欲取清明之藥也○盧文昭曰注

同說許作韓顯廣折曰說許作伴許伴同字

### 挾智六

側言反事以嘗所疑則茲情得側錄其言反爲其事以試其所疑也故陽山謾謬豎偽謬謬豎知君疑

本穆作穆顯廣折云陽山嘗側謬後讀本今本穆

作穆先讀案穆字是下文亦作穆此誤今據改

不疑子之以白馬謬言白馬以驗左右之誠子產離訟者分辯訟者便嗣公過關市知過者之謫金便得疑

字嘗作明下文而以

嗣公爲明察是其證

### 側言七右經

一盧文昭曰按本

作傳一下做此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先讀曰難四休儒有見公

者曰臣之夢踐矣先讀曰難道本穆作踐盧文昭云難按本作公曰何夢對曰夢見寵爲

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曰癸爲見寡人而夢見寵對曰夫日

兼燭天下言一物不能一物不能當也被日之光也人君兼燭一國先讀曰難道本國下有人字盧文

涉下文而衍難四篇無

一人不能擁也一人不能擁君之明故將見人者夢見曰夫寵

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一人煬則設題之光故後人不見之煬然也○先慎曰注之煬當作煬之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此譏園子煬專權蔽君之明也○先慎曰乾道本注也作煬○先慎曰乾道本注也作煬○先慎曰乾道本注也作煬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舉事不與衆謀者必迷○先慎曰乾道本無何字○先慎曰乾道本無何字○先慎曰乾道本無何字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

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何字○先慎曰乾道本無何字○先慎曰乾道本無何字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

人知之。一人不知也。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知則得再三辭職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

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為爲一。舉國既化為一。則不得論其是非也○先慎曰乾道本猶下有之君雖

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境內之人亦與季孫爲一。故問之無益○先慎曰乾道本猶下有之人二字○先慎曰乾道本無何字○先慎曰乾道本無何字

問曰。王儼曰晏子春秋其所曰者如此凡本書一曰皆同例晏嬰子聘魯。盧文昭曰境哀公

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

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二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

之私。先慎曰謂衆口同聲也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先慎曰御覽八百八十二引大作水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

使王遇之。乃爲壇場大水之上。先慎曰乾道本乃作遇拾禮作乃盧文昭云乃字脫張本有願廣折云藏本獨作乃今本無俞樾云上遇字當作與上文云王

何不試與之遇乎。故此云臣請使王與之遇。乾道本乃作遇。傳寫誤耳。遺藏本改下遇字爲乃字。屬下讀。趙本

並刪乃字。均非其舊。先慎案下遇字爲乃字之謬。乃與遇同。爾雅遇乃也。俗作遇。與遇字形相近。乾道本因謬作

遇。趙本從而刪之。並遺藏本張本不誤讀。當於之字絕句。遇字屬下讀。請使王遇之。使字即有與之意。既言使不得復言與。且下文爲壇場大水之上。上無遇字。則文氣不接。俞說非也。御覽引正作乃。今據改。而與

王立之焉。有聞。大魚動。因曰。此河伯也。直信一人言。故有斯辭。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而惠施欲以齊荆偃兵。以齊荆為援。則秦韓不敢加兵。故兵可偃。

也。一人爭之。羣臣左右皆為張子言。而以攻齊荆為利。而莫為惠子言。王

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為不可。攻齊荆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慎曰。言字不當有。涉下

文而先生毋言矣。攻齊荆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為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

也。夫齊荆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為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荆之事誠

不利。先慎曰。乾道本不下有。可字顯廣。折云。藏本今本無可字。今據刪。一國盡以為利。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

有疑然。疑也者。誠疑以為可者半。以為不可者半。若說有疑則今一國盡以為可。後議。

是王亡半也。無致疑之人。故亡其半。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無人致疑則大盜得恣其謀。田成趙高成其篡殺者。無人疑故也。○先慎曰。乾道本

纂上有言字。今依趙本刪。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

王。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王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王拜受之。而不

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使爾佩之。王因佩

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王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豎牛曰。王固

已數見於君矣。先慎曰。乾道本王上無豎牛。日三字顯。廣折云。今本有豎牛。日二字。今依補。君賜之玉環。王已佩之矣。叔孫

召王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王。王兄曰丙。豎牛又妒而欲殺之。叔孫

爲丙鑄鐘。鐘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爲請。又欺之曰。吾已爲爾請之矣。先漢曰乾道本已爲二字作以字。顧廣折云。疏本以上有爲字。今本作已。爲先漢案此與上文吾已爲爾請之矣。句法一律作已。爲者是也。御覽五百七十五引正作已。爲今據改。

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

居一年。豎牛爲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

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

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死。先漢曰乾道本無因字。死作殺。盧文昭云。殺一本作死。顧

廣折云。疏本今本不。上有因字。今據增改。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先漢曰事見左昭四年傳。彼言仲王奔齊。此謂孟丙左氏記當時事。韓子傳聞故不相符。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爲人僂。此不參之患也。

江乙爲魏王使荆。先漢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謂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內。聞王之國俗

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之。然則若白公之亂。

得庶無危乎。不言人惡。則白公得成其姦謀。故也。○顧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有惡不言。何罪之有。

衛嗣君。先漢曰君當作公。謂公衛平侯之子。素敗其號爲君。非此書未入秦作必不從。素所敗。爲穆且上經。謂公欲治不知不作。君是君當爲公之諫。荀子王造篇注引此正作公。重如

耳。愛世姬。顧廣折曰。荀子注引。世作世。按世世同字。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已也。先漢曰荀子注引。壅作雍。古字通。乃貴

薄疑以敵如耳。先漢曰乾道本載下有之字。盧文昭云。之字衍。按本會魏姬以耦世姬。先漢曰荀子注。無先漢案。張榜本無荀子注。引亦無之字。今據刪。

魏姬作魏姬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賤不得與貴議。

也○先讀曰必謂勝不下得罪必坐於與上議也○盧文昭曰按本作下傷上但注不如此先

得譽貴者也舊注誤下必坐上

故云不使賤貴下坐上上者不使下與上若坐也八說當明若之體賤得貴下必坐上不待勢重之鉤也此與八說相反

而必待勢重之鉤也今兩受勢重既鉤正可相與競則足益樹壅塞之臣也兩受共

更甚此則君不得術○盧文嗣君之壅乃始

夫矢來有鄉鄉方也有來從之方則積鐵以備一鄉

室以盡備之謂甲之全者自首至尾

敵之無姦也言若亦嘗盡敵於臣皆所防禦則姦絕也○先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龐廣圻曰魏策恭作意姚校云孫作恭按恭字是新序亦作恭下文

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先讀曰御覽一百九十一又八百二十七

同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百九十一事類賦二十引不信二字並作不

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

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先讀曰事類

二董闕于爲趙上地守先讀曰藝文類聚九又五十四御覽卷六十九又

見深淵先讀曰各本見深淵作深淵

日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日嬰兒盲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先讀曰

本旨作深今據文選永明九年策秀才文對曰無有牛馬犬豕嘗有入此者乎

注引改藝文類聚御覽引旨作在亦誤對曰無有牛馬犬豕嘗有入此者乎

韓非子集解 卷九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一六五

重有字案有當爲日之語此照上文正有對日無有董闕于喟然太息日先漢曰拾補太作大吾能治日字即其證藝文類聚上日字亦作有矣使吾法之無赦先漢曰乾道本法治治盧文昭云治張凌本作法顯廣折云藏本治作法王猶入循云文選注引作吾法無赦也先漢案藝文類聚何覽引並作法今據改猶入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爲不治先漢曰各本句未有之字盧文昭云文選注引句上有又字無之字先漢案藝文類聚引亦無之字今據刪

子產相鄭先漢曰乾道本遠上今從趙本提行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莅

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故人多溺先漢曰乾道本無故字盧文昭云故字脫藏本有先漢案此與上文句法一例有故字是今據改

子必嚴子之刑先漢曰乾道本刑作形顯廣折云今本形作刑案當作刑下同今據改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產死盧文昭曰

游吉不忍行嚴刑先漢曰乾道本作游吉不肯嚴刑形盧文昭云張凌本作游吉不忍行嚴刑今據改鄭少年相率爲盜處於

穽澤盧文昭曰今左傳作荏苒之穽唐石經初刻荏苒作穽李義山詩直是穽穽荏苒乃穽之省文先漢曰詩小弁荏苒穽穽穽穽外傳作穽是穽爲今文荏苒爲古文也將遂以爲鄭

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僅能剋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

教必不悔至於此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王先謙曰此所傳不修春秋也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顯廣折曰

春秋經傳公三十二年殺作草先漢曰菽當作草下云草木猶犯干之承此而言明菽爲草之誘局之何爲

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顯廣折曰穽

春秋經云李梅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人君失道人臣壞之者宜○盧

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先漢曰初學記二十引刑字在者字下子貢以爲重閭之仲尼仲尼曰知

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灰塵掃掃掩人者也。○掩人，人必怒。怒則鬪，鬪

必三族相殘也。因鬪相殘傷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

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先漢曰行之所

易，即去其所易也。行猶去也。之猶其也。下公孫穀章正作去其所易，難讀為難。一曰：殷之法，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

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毅，嚴也。曰：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

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為易，故行之。先漢曰：不關所惡，謂不入斷手之法也。書大傳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注，關猶入也。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為將行。將主行，道之

○先漢曰：乾道本能有有字。願廣折云：蘇本今本無下有字。今據。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為有智，而使公為將行。

先漢曰：依上文。智下脫能字。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之人。

願廣折曰：蘇本同今本無之。字誤依下句此當傷人字。而利足以勸之。願廣折曰：蘇本同今本之誤。人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

言在客之少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

嘗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為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斬其首。願廣折曰：蘇本同今本得作能

誤何故而不治？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先漢曰：乾道本無重罪二字。願廣折

罪二字與下小過相對。今本有是也。今依增。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

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今重罪輕罪，避故一曰：能無罪而不生亂也。



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不犯輕自然無重罪也。○俞樾曰。不至當作不生。言犯輕罪者不得生也。商子說民篇曰。輕者不生。是其證。是謂以刑去刑。以輕刑去重刑。

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

衆。壅離其水也。又設防禁。遂擁令人離其水也。○顧廣圻曰。韓讀爲離。俞樾曰。此言辜磔其人而棄尸於水之中。流焉積尸。遂遇遂至分屍。是謂壅離其水。極言辜磔之多也。據下文云。夫

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又曰。故不必得也。則罪辜磔。磔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爲也。故無設禁

遂擁令人離水之義。且設禁。遂擁令人離水而猶竊金不止。則是設禁之未善。與下文不必得人知必死之意。不

相應矣。顧氏讀離爲離。此亦不得其解。而遂爲之辭。先漢曰。俞說。是采金之禁。句得謂獲其人也。而謂辜磔於市而猶則也。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

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言犯罪者不必一一皆得而有免。脫者則人幸其免。而輕犯重罪。故今有於此曰。予汝天

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爲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爲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爲也。盧文昭曰。按本則字作雖。予之三字疑以意改。王先謙曰。不必得三字當在也。

字下文誤倒耳。天下上奪有字以文義釋之。如此。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火勢南靡。故曰倚也。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先

遣本趣作輒。火下有者字。俞樾云。輒當作趣者。字衍文。上文云。魯人燒積澤。所謂火田也。哀公實親在其間。及火

南倚。將燒國。故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也。趣。謀作輒。蓋以形似之故。又因下文三言救火者。而亦衍者。字於是其

義愈晦。並輒字之誤。莫之能正矣。先漢案。輒本輒作趣。藝文類聚八十御覽。八百六十九初學記。二十引並作趣。無者字。今據改。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

乃召閭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

先漢曰。事急不及以賞。謂事急不及與賞也。詩紅有范擊鼓。桑柔。饒。射。大射。饒。饒。往。並云。以爲與也。藝文類聚。引賞作罰。是不知以有與義。而妄改下云。請徒行罰。則此何得謂事急不及以罰乎。

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

人請徒行罰。先漢曰乾道本罰作賞。顧廣圻云賞當依周氏舒校改。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先漢曰趙本令下未遍作令未下遍。藝文類聚初學記引正作令下未遍。

成離謂齊王曰。顧廣圻曰荀子解蔽篇楊注引此成作戴云蓋爲唐王太仁。太不忍人。王

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

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

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王謂曰安下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

太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仁則終之謂奢不修德義聚歟輕之故威不得重

乎無猶得無也古書多如是士衷禮盛宅辭曰無有後報鄭注得無後將有報難乎又下薛曰辭曰無有近悔鄭

注得無近於各悔乎是其證韓子一書皆不欲大臣重於君故孤憤一痛則曰人主愈尊大臣愈重再則曰人主

壅蔽子臣專權權即重也說見說難篇又曰萬乘之患大臣太重此即其義注謂威不得重失其旨矣下

云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者即八森德所謂爲人臣者虛其國以奉大國而用其威求諂其君甚則舉兵以聚邊

境而制敵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之意。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

犯法。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政亂於內。先漢曰趙本此亡國之本也。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盧文弨曰對曰。臣聞王之

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

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

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先漢曰上兩下

談十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爲幣。先漢曰各本幣作發御覽五百五十五又六百四十一八百二十引並作幣今據改材木盡則無以爲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爲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爲之也。

衛嗣君之時。

先漢曰君嘗從經作公說見上

有胥靡逃之魏。因爲襄王之后治病。魏襄王之后也

詳宋衛策無此句餘亦多不同

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

氏易之。

左氏魏邑名也

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先漢曰乾道本胥靡上無一字盧文昭云藏本有先漢案

策作厭一胥靡是有一字是今據增王曰。顯廣折曰王嘗從宋衛策作若

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若不治小者則大亂起也

法不立而誅不必。當錄而不誅故曰不必也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

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

徒戮胥靡不取都金○先漢曰

乾道本注獄下有雖字今據增本刪

三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爲道。利器也。君固握之。

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

先漢曰若如同義如字涉上文而衍

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獸獵就薦草人臣獨厚賞故賞罰之利器

不可示於人也

越王問於大夫種曰。

先讀曰越道本種上有文字盧文昭云按本無文字先讀案讀文類聚五十四又八十餘寬六百三十八引無文字今據刪

吾欲伐

吳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

先讀曰越道本無知字顧廣圻云讀本今本欲下有知字先讀

案藝文類聚御覽引有知字今據補

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

先讀曰藝文類聚御覽引人作民下同之作火

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

先讀曰者死

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

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

先讀曰越本降北作北降誤倒

人之塗其體。被濡衣而走火者。

先讀曰各本無之字據藝

文類聚引增盧文昭云走應凌本作赴先讀案御覽引亦作赴藝文類聚仍作走

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吳起爲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

者。

言小亭能爲田者害政當去之。盧文昭曰注政或是故

去之。則不足以徵甲兵。

亭小故也。盧文昭曰甲兵讀本倒

轅於北門之外。

先讀曰事類賦十六引倚作徙

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一

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遂賜之如令。

先讀曰各本遂作徙御覽二百九十六引徙作遂今據改

俄又置

一石赤菽於東門之外。

先讀曰各本無於字案與上文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文法一律此脫於字御覽引有今據補

而令之曰。有能徙

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曰。

先讀曰各本令下有大夫二字案此涉下文而衍御覽二百九十六及七

百七十五八百四十二初學記二十七引並無此二字今據刪

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一

宅。

先讀曰各本宅上無上字案上文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田上宅句法一律此不當省御覽事類賦引並有上字今據補

而拔之。

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

先讀曰藝文類聚五十引人作民下同

乃下令曰。人

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的所射實也。先慎曰：中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先慎曰：疾，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射也。先慎曰：名本射上有戰字。

廣折云：戰射當作射。先慎案：戰字勝上文而誤。仿藝文類聚引無戰字。今據刪。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爲慈愛於親，舉以爲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爲愛之也。而尙可以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君而無賞，則功不立。

越王慮伐吳。慮謀也。先慎曰：乾道本建上今依趙本提行。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鼃，乃爲之式。從者

曰：奚敬於此？王曰：爲其有氣故也。先慎曰：御覽九百四十九引氣作勇，誤下文正作氣。明年之請以頭獻王

者，歲十餘人。先慎曰：趙本明年下無之字。由此觀之，譽之足以殺入矣。譽於勇則人以頭獻。先慎曰：今本發作譽，按當作敬，形近之誤。上文云：奚敬於此？先慎案：願說非也。毀乃譽字之謬。注不誤。御覽四百三十七引正作譽，今據改。一曰：先慎曰：乾道本

怒鼃而式之。御者曰：何爲式？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爲式乎？士人聞之曰：

鼃有氣，王猶爲式。況士人之有勇者乎？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盧文昭云：勝本有今據補。是歲人有自剄

死，以其頭獻者。剄，割也。先慎曰：此謂人有以自剄之頭獻者。故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教。先慎曰：乾道本：越作曰

改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火雖殺人赴之必得賞，故赴之不懼也。先慎曰：民當作人，往不誤。臨江而鼓之，

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盧文

頭一本又況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進賢可以得賞，又無水火之難，則人豈不爲哉？其所不進賢者，但不賞故也。先慎曰：助當作勸，盧文昭曰：

注但下脫君字先覽曰注所下脫以字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

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一頓一笑，必憂其不啻勸其能善不妄爲也頓有爲頓。而

笑有爲笑。今夫袴，豈特頓笑哉？頓笑向不妄爲促弊袴豈可以無功而與也袴之與頓笑，相去遠矣。先覽曰各本無相去二字今據御覽三百九十二六百三十三引補

吾必待有功者，故藏之未有予也。先覽曰各本故下有收字御覽無今據刪

鱣似蛇。盧文昭曰已見前說林下舊此重出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

而婦人拾蠶，漁者握鱣。先覽曰說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爲賁諸人握拾皆有林握作持

賁諸之舅○先覽曰乾道本賁諸作孟賁注同案經及說林下篇並作賁諸明孟賁爲賁諸之謀今依賁榜本改御覽八百二十五九百三十三引正作賁諸又案張榜本依說林則則忘其所惡五字不可從

四魏王謂鄭王曰：先覽曰鄭御覽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復得鄭而合也說見說林上

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先覽曰乾道本公上無鄭字願

廣折云蘇本今本公上有鄭字今據補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爲故魏。」先覽曰張榜本魏作梁而可合也。則

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

數百人。虞給○先覽曰御覽五百八十一引與此同宣王死，僭王立。先覽曰御覽引潛作文誤北堂書鈔引與此同好一

一聽之。處士逃。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先覽曰御覽引嚴作嚴一一而聽之。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疑已外

市也。爲外諸兵取其貨利故曰市。○先漢曰：韓道本疑上。有欲字。盧文昭云：下欲字。張本皆無。今據。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沓嘗

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許不之貌。必有變動。可得而知。故曰動貌。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

既爲之請。若許其恩。因固以成。不許。終以爲之請矣。亦不敢許其恩。固趙之功也。

三國至韓。王謂樓緩曰。

盧文昭曰：此見秦策。三國攻秦。入函谷。秦王謂樓緩曰：云云。公子犯作公子。趙願廣折曰：議本今本國下有兵字。此韓即函之譌。又脫谷字。

耳。下文亦當云：三國入函谷。王上當依韓有秦字。先漢曰：願說是張本。自三國以下均脫。二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何如。

有急且與之。後寧將復敗事。疑存終反復。若講論故曰講。○先漢曰：策高往講成也。案春秋時人謂之成。戰國時人謂之講。其義一也。春秋時多背成與戰。國時多反復。皆事後變計。不可謂講字。本有是義。說文講和解也。注說非。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

子犯而問焉。王召公子犯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今割河東而

講。三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三國自去。又與之城是徒以三城爲送此悔之辭。不

講。三國也入韓。則國必大舉矣。願廣折曰：策云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必大悔。王曰：不獻三城也。

若不講之。三國入而韓必大舉。王必悔曰：不獻三城之故也。○盧文昭曰：下王字。衍注三國下脫人字。悔曰：臣下脫吾字。凌本皆有願廣折曰：王嘗作之。先漢曰：盧說是。玩注說則所見之本。尙無王字。在入字。趙本亦脫。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爲我悔也。盧文昭曰：策作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乃

悔。寡人斷講矣。言韓事斷定。○盧文昭曰：無危。舊例。謂先漢曰：策作無爲成陽而悔也。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斷河內。因梁、鄭。先漢曰：梁鄭即魏韓。所以未王

者。趙未服也。弛上黨。在一而已。弛上黨。一戰而已。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虱也。以守上黨之兵。臨東

者。趙未服也。弛上黨。在一而已。一戰而已。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虱也。以守上黨之兵。臨東

○先漢曰口即國之古文王拱而朝天下。先漢曰後者以兵中之也。中傷然上黨之安樂  
其處甚劇臣恐施之而不聽奈何。今上黨既安樂而其處又王曰必彌易之矣。謂移  
兵以臨東陽吾斷定矣。○顧廣圻曰易字當衍  
弛即易也不容複出謂以地易上黨舊注全誤

五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公大夫亦立有聞。先漢曰載道

廣圻云今本以作有先領案御覽八百二十七引亦作有今據改無以詔之卒遣行。不命卒遣去俱市者以爲令與公大

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幾。大夫雖告以不命復亦不信故不敢爲秦○盧文弨曰注

戴離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輜車至李史門者謹爲我伺之

盧文弨曰荀子解蔽篇注引輜作輜下同伺作司古字使人報曰。盧文弨曰荀不見輜車見有奉笥而與李史語

者有聞李史受笥。盧文弨曰荀令伺奉笥彼當易其辭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

聞周主曰吾知吏之不事也。不事於臣之事也○先漢曰最道本知作之顧廣圻曰今本上

正作知今據改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皆聳懼以爲

君神明也

商太宰。顧廣圻曰上文云戴離宋太宰六微篇同說林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

何見於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

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誠使者無敢告人吾所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誨之曰



市門之外。何多牛屎。先漢曰屎經作矢是也。御覽八百二十七引正作矢。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

其所也。先漢曰悚懼其所即悚懼其知也。下文吏以昭侯爲明察皆悚懼其所即悚懼其明察也。所字即承上爲義。禮記哀公問今之君子午其聚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鄭注所道也。孔曉言不以道而侵民求其所得必須稱已所欲不用其

六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先漢曰御覽三百七十七引握作除佯作陽。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

效之。先漢曰意林作左右而取借之元注。與此同是馬氏所見本已有異者。昭侯以此察左右之不誠。割爪不誠。○先漢曰乾鐘

字說作割盧文昭云以下脫此字。張本有臣。張本作誠。不下誠字。衍顧廣圻云。藏本臣作誠是也。今本割作誠。接誠不句絕。不否同字也。割字當衍。今本所改誤甚。俞樾云。割字涉注文而衍。顧氏已訂正矣。願以誠不句絕。非也。誠不當作不。誠在云割爪不誠。則所見本未倒也。下文云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正與此一律。先漢案割字張榜本作誠是也。上臣字。藏本誤作諶耳。臣字當衍。盧願謀從藏本。故於下不誠二字未識之。張本而反。費之俞氏知止。顧氏讀誠不之非而不審。張本作不誠之是。亦未見其能擇善而從也。御覽引作以此察左右之不誠。是其證。今據刪改。意林作以此察左右之虛實。亦有此字。虛實即不誠也。明爲馬氏改所

韓昭侯使騎於縣。先漢曰說道本連上趙本提行。昭下無侯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昭下有侯字。今據改。使者報。昭侯問。盧文昭曰。藏本

有之。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

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洩吾所聞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

田中。固有令。先漢曰。乾道本令下有入字。顧廣圻云。今本無入字。先漢案入字涉上文而衍。今據刪。固字藏本作同。趙本作國。並誤。而吏不以爲事。牛馬

甚多人入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

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爲明察。皆悚懼其所。

而不敢爲非。

周主下令索曲杖。

先漢曰白乳大杖十四乳主作王

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

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曲杖甚易也。而吏不能得。我

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吏乃皆悚懼其所。以君爲神明。

先漢曰此當作吏乃以君爲神明皆悚懼其所又義乃順後人不明所守之義因移以君爲神明於所守下失之上文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又以韓昭侯爲明察皆悚懼其所句法一例是其證

卜皮爲縣令。其御史汙穢而有愛妾。韓廣折曰諱本今本史作吏下文同卜皮乃使

少庶子佯愛之。佯愛御史○盧文昭曰注下似當有之妄二字先漢曰上經注云使庶子愛御史亦無之妄二字是注本作愛御史也其誤已詳上經注下以知御史

陰情。

西門豹爲鄴令。佯亡已車轡。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之。而得之。家人

屋間。先漢曰此下疑有脫文上經注云欲取清朗之穢也當本此下說

七陽山君相謂聞王之疑已也。乃僞謗膠鬲以知之。應登王之所愛令僞謗之必憤而言王之所疑已也○盧文

昭曰注今當作今願廣折曰諱本同今本謂作衛後謂當作韓陽山當作山陽國韓廣有或謂山陽君曰秦封君以山陽云云可爲證膠鬲亦韓人本書說林上及註一篇皆云韓宣王謂膠鬲也今本輒改爲衛謬甚

倅齒聞齊王之惡已也。乃矯爲秦使以知之。王既不疑秦使必以信告○盧文昭曰諱本齊下有文字或僞作汝而脫其旁

先漢曰韜道本重也字願廣折云諱本今本不重也字先張案也字不當重今據刪張榜本此接前下不提行誤

齊人有欲爲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王知逐所愛則不疑其爲亂也○俞樾曰

此本作令王知之走字衍文也舊注於上經云佯愛所愛令君知而不疑令君知即令王知也可證舊本之無走字先漢曰韜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

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

偽報有白焉者是不誠信。○顯廣折曰：謠本作誠信，不按此當作謠，不舊注誤。先慎曰：以此知

左右之不誠信，語極明。顯不當倒不字。顯說非。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之。

謂得以此言以告彼彼言以告

此則知訟者之情實。○盧文弨曰：倒字後十一卷中作到乃古字，此亦當同。

衛嗣公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

先慎曰：意林作關吏乃呵之。

因事關市以金與關

吏，乃舍之。

盧文弨曰：與字衍，意林作因以金與關吏，乃謂截成文。吏荀子王制注引作市，後亦同。顯廣折曰：因事關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五字為一句。王先謙曰：因事關市，句以金與關吏，句關

市蓋關吏之從者與吏有別，以情事論苛難之事，吏不侵自為之，故知有別也。此人偽事關市，因緣得通關吏而與以金文，自明顯後人失其讀耳。先慎曰：荀子注作賂之以金，亦非元文。

嗣公為關

吏曰：

先慎曰：拾補為改為謂顯廣折云荀子注引為作召先慎案，為謂古通作為，不誤。御覽八百二十七引為作謂吏作市。

某時有客過而所。

王僧曰：與句絕。

決金而決，因遣之。

盧文弨曰：荀

關市乃大恐。

顯廣折曰：謠本同，今本作市，作吏誤。楊注引作市。

而以嗣公為明察。

顯廣折曰：此下今本有右傳二字，誤。韓道本藏本皆無，後各卷同，此說也。非傳。

# 韓非子集解卷十

##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爲百。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

爲用。內外爲用則人主壅。

先漢曰乾道本不重內外爲用四字。顧廣圻云。蘇本今本重今據增。

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

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齟齬。

先漢曰張榜本趙本刪作尉盧文昭云。蘇本作尉。按本同。北齊書。顏之推傳。觀我生賦云。夜語之見。疑寧懷厥之足。特

夜經營亦本此。今此作久。語未定。孰是。刪本作版。則尉字爲誤。明矣。顧廣圻云。以下當有故字。主當作富。見下文。劇今本作尉。誤說文。刪本作版。云。拔也。善巾。曉之屬。可用以拔者。俞樾云。按顏賦。疑古本韓子久語作夕。誰古。人朝見謂之朝。夕見謂之夕。其患在胥僮之諫厲公。

先漢曰乾道本諫作權。顧廣圻云。今本權作諫。按此有誤。未諫從今。與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矢也。

## 權借一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

先漢曰臣上故字衍。

是以姦臣者。召

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夫妻

禱祝也。

先漢曰乾道本夫妻作妻夫盧文昭云。夫妻當倒。今從張本與後文同。先漢按張榜本亦作夫妻。今據改。

故戴歇。歇。議子弟。而三桓攻昭公。

先漢曰夜張榜本諫作公。

公叔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

顧廣圻曰說黃作。按黃墳同字。太宰嚭說大夫種。大成

牛教申不害。

盧文昭曰韓策史記趙世家漢書古今人表俱作大威午此牛字訛後同先慎曰成史作戊通志氏族略四謂大戊氏晉公子大戊之後或謂殷大戊後案徐廣史注云戊一作成與韓

策及本書合則作戊者形近而誤也路史後紀十注又作鄭古字通

司馬喜告趙王。

先慎曰策喜作惠呂倉規秦楚先慎曰下作秦荆宋

石遺衛君書。白圭教暴譴。

###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

夷射誅。

先慎曰門人濟陽自矯而二人罪司馬喜殺爰驚而季辛誅

先慎曰韓道本無誅字願廣折

云韓本同今本此下有誅字按脫一字未詳爰哀同字也因裁之明此脫誅字今依補

鄭袖言惡臭而新人

與季辛惡因令人殺爰驚中山之君以爲季辛也因裁之明此脫誅字今依補

勦。費無忌教郤宛而令尹誅。

先慎曰恐下說作極左昭十五年傳作極史記侯表楚世家子胥傳呂覽廣行應淮南人間訓吳越春秋作極極忌聲近通用

需殺張壽而犀首走。故燒鄒膚而中山罪。

先慎曰下

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

先慎曰韓道本尸作市願廣折云韓本今本市作尸按句有誤先慎案尸字不誤尸主也其尸主之謂其君主之也下云國害則省其利

者即指吾言今從韓本今本改

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

察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秦種貴而廩吏覆。是以昭奚恤執服

茅。而不俟候譙其次。

願廣折曰韓本今本無不字按依說當作昭

文公髮饒炙而穰侯請立帝。

### 有反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

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廕爭。而哀公果遇賊。田常闕止戴離。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  
先讀曰田常下諒作田恒後人避諱改也其說在狐突之稱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

### 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

先讀曰淫亂也靡非也人主之察既亂則事皆非

人主不察。則敵廢置矣。  
先讀曰此

言人主不明敵之所務則敵得以廢置我之人才矣

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于象沮

甘茂。是以子胥宣言。而子常用。內美人而虞虢亡。

先讀曰乾道本宣下有王字無人字

人字今據刪補

佯遺書而萇宏死。

先讀曰趙本無宏字盧文昭云宏字院張本有

用雞猴而鄒桀盡。

先讀曰桀一本作桀盧文昭云儼張本作

桀後同

### 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者。此謂

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僞得。其說在秦保儒之告惠文

君也。故襄疵言襲鄴。而嗣公賜令席。

先讀曰說作席

廟攻。

先讀曰趙本作廟攻七盧文昭云此系上參疑廢置為言故不在大微中顧廣圻云謫本同今本此下有七字誤先讀案經斷明言大微則不應有七字此據上文而來並不應另標廟攻二字

右經。

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

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

先慎曰老子云魚不可脫於網

賞罰者。

先慎曰乾道本實下提行盧文昭云凌本連上是今據改

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

見所賞。則臣鬻之以爲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爲威。故曰。國之利器

不可以示人。

先慎曰喻老篇國作邦此作國誤人改也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

顧廣圻曰諫本同今本與故作故與誤先慎曰久當作夕下同說見上

懷左右刷。

則左右重。

先慎曰張榜本諫本刷作刷誤下同說見上

久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

顧廣圻曰此下當有取重二字

沉於吏

勢乎。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

先慎曰一本不提行盧文昭云本提行

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敵主爭

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

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間也。公

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

聽。居三月。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

先慎曰事見左成十八年傳

州侯相荆。而貴主斷。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

燕人惑易。故浴狗矢。

先慎曰乾道本惑易作無惑案無惑則不浴矣下文公惑易也明無惑乃惑易之謬今據張榜本改此條舊連上今提行

燕人其妻

有私通於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

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

顧廣圻曰四字爲一句

因浴之以狗矢。一曰。燕

人季季好遠出。先漢曰乾道本重好字。類聚云：「季季好遠出。」今本不重好字。先漢案：「季季好遠出。」今本不重好字。今據此。其妻私有通

於士季突至。先漢曰乾道本至之作之。類聚云：「季季好遠出。」今本不重好字。今據此。其妻私有通

歸藝文類聚作季至。家室意計之外也。作至字是改從今。御覽四百九十九引作季季至三百九十五引作季忽皆非元文不足據。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先漢曰藝文類聚引無中字其室婦曰作妻曰。令公子裸而解

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先漢曰御覽引公子作士下同佯作陽。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

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先漢曰乾道本無日字趙本皆下有日字。藝文類聚御覽引並有日字今據補。季曰吾見鬼乎婦人

曰然爲之奈何曰取五牲之矢。一云屋。先漢曰乾道本此作姓盧文昭云姓一作姓諱本作性似姓之譌。先漢案御覽引正作姓今據改左昭十一年傳杜

往五牲牛豕。俗之季曰諾乃浴以矢。一曰浴以蘭湯。矢。一云屋下文共立一云公子諱皆同多如此云者韓子當不止三條殆經後人刪去之耳。

二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願廣折曰句絕故與下文布讀。得百束布。先漢曰乾道本東上有來字願

將以買妾。先漢曰藝文類聚引句末有妾字。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

荆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鄰戴歆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鄰四鄰必重之。願廣折曰

二句荆王之言也上無日字古書多此例。曰子出者重重則必爲所重之國黨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

便。

魯子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願廣折曰此下

桓公偪。願廣折曰諱本同今本無公字按此不當有先漢曰魯三桓偪四字不成句昭公攻季孫氏

韓非子集解 卷十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一八三



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氏之御者

盧文昭曰張本皆無者字先漢曰御者左昭二十五年傳作

司馬

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先漢曰載道本脫上季

禮廣折云藏本今本

有下有季字今據補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而入先漢曰

公圍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爲一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先漢曰

逐當爲

公叔相韓而有攻齊

禮廣折曰藏本今本攻作功微攻功皆當衍讀以有齊句絕命禮曰爾雅韓

之臣也而善於韓其義相同

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

魏今本魏作衛誤

公叔因內齊軍於鄭先漢曰鄭即韓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

兩國之約

翟璜

盧文昭曰璜藏本作黃與前同先

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

魏因請爲魏王構之以自重也

先漢曰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

越與吳吳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禍也

先漢曰今天

以吳予越再拜受之不可

許也太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

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

先漢曰

其使也吳當作吾文種自謂故後

郭之諸種種之見殺實基如此

大成牛。先漢曰牛乃牛之諺說見前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先漢曰以上當有子字下白圭相魏王倭

子以韓輔我於魏韓意正同此脫子字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嘗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先漢曰拾補當改常是也

呂倉。先漢曰乾道本連上盧文昭云殘本別為倭今據改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荆。微調秦。荆。令之攻魏。

因請行和以自重也。

宋石。魏將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魏作衛誤衛君。荆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宋石遺衛

君書曰。二軍相當。先漢曰乾道本軍作君顧廣圻云今本君作軍誤按依此文宋石兩旗相

望。唯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善者相避也。

白圭相魏。先漢曰乾道本魏下有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王字今據刪暴謹相韓。白圭謂暴謹曰。子以韓輔

我於魏。我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三齊中大夫有夷射者。盧文昭曰此即左定二年鄭莊公夷射姑亭而傳語耳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

門。門者則跪請曰。先漢曰跪與危逼足也說餘外傳說左下篇足下無意賜之餘隸乎。顧廣圻曰藏本夷射

叱曰去。先漢曰跪道本叱曰二字誤倒從張榜本改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則跪走退。及夷射

去。則跪因捐水郎門雪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刺之曰。誰溺於是。則

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王先謙曰

諫責也與下乃諫責弘而殺之文句一例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僞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已。王使人問濟陽君曰。先漢曰乾道本重濟陽君三字。顧廣折云今本不重濟陽君。按此當衍今據刪。誰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先謙曰言不足至此故殺為疑詞。王問左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為季辛也。因誅之。

荆王

先漢曰襄陽本荆王以下至一日並脫趙用賢云此以下近本俱脫失今從宋本校定

所愛妾有鄭袖者。荆王新得美女。鄭

袖因教之曰。王

顧廣折曰王字下至乃諫莫敢而殺之顧本脫

甚喜人之掩口也。為近王。必掩口。

先漢曰為當作若

美女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

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先漢曰亟急同字王言美女前。

王先識曰此當再有美女二字

近王甚數掩口。王愕然怒曰。

顧廣折曰今本皆作劫諫按特協同字後又多作搗

刺之。御因揄刀

而刺美人。先漢曰御下嘗有者字

一曰。魏王遺荆王美人。荆王甚悅之。先漢曰藝文類聚十八引荆作楚美人作笑女夫

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為之。王曰。

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養親。先漢曰子下嘗有一有之字明此脫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為妒也。因為新人曰。

例戰國楚策正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長

先漢曰為與顧古本通趙本及御覽三百六十七引作謂後人所改

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長

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已知也。

盧文昭曰。已字疑衍。顧廣圻曰。戰國策云。妾知也。先慎曰。已即人已之不已。知也。言我不知也。故王聽聞之。正女子進。顧常慙無不字。則與下文王強聞之。句不合。疑下作王曰。雖惡必言之。與此。

不同。兩書不能聯合。各依本書。爲是。王強聞之。對曰。頃嘗言惡聞玉臭。

先慎曰。張榜本惡聞玉臭。王真下用上及王與。

鄭袖美。女三人坐。坐但掩口作掩鼻。持然作勃然。未句御作御者。

王怒曰。剿之。夫人先誠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

先慎曰。可。御者因揄刀而剿美人。

費無極。荆令尹之近者也。

先慎曰。左傳。無及也。及即極之誤。住杜預近也。陸氏釋文云。近附近之近。

郢宛新事。令尹。

令尹甚愛之。無極因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不一爲酒其家。令尹曰。善。因

令之。爲具於郢宛之家。無極教宛曰。令尹甚傲而好兵。子必謹敬先。盡陳

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爲之。令尹往而大驚曰。此何也。無極曰。君殆去之。

盧文昭曰。

殆當作急。吳越春秋作王急去之。王謂平王。先慎曰。事見左昭二十七年。傳時平王已死。吳越春秋誤作王殆。殆必也。君殆去之。謂君必去之也。呂覽自知云。座殆尙在於門。注殆殆必也。盧說非。事未可知也。

令尹大怒。舉兵而誅郢宛。遂殺之。

犀首與張壽爲怨。

先慎曰。爲猶相也。上文季辛與愛壽相怨。句法正同。

陳需新入。不善犀首。

俞樾曰。入字衍。上文云。司馬喜新與季。

辛惡與此條情事相同。文法亦一律。此云陳需新不害犀首。猶彼云司馬喜新與季辛惡也。

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爲犀首也。乃誅

之。顧廣圻曰。張壽張旄也。陳需田需也。大致與戰國楚策所云張旄果令人要斬尙刺之爲一事。傳之不同也。王先謙曰。上官犀首走此誅之。疑逐之之誤。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爲之請王曰。

先慎曰。請下當。

有於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因微令夜燒芻廐。

顧廣

折曰庶嘗依王以爲賤公子也乃誅之

上文作賤

魏有老儒而不善濟陽君

顯廣折曰今本無而字誤也

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殺

之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爲其不善君也故爲君殺之

濟陽君因不察而賞

之先懷曰謂不察客固有私怨也

一曰濟陽君有少庶子者

先懷曰乾道本者作有今據趙本改顯廣折云少上有字當作之非

不見知欲

入愛於君者齊使老儒搗藥於馬梨之山濟陽少庶子欲以爲功入見於

君曰齊使老儒搗藥於馬梨之山名搗藥也實聞君之國君殺之

王先謙曰殺之上當有不

字無則義不可通

是將以濟陽君抵罪於齊矣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城

陰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

先懷曰益字疑衍上文少庶子不見知欲入愛於君是濟陽君初不親少庶子也刺老儒君還親之則親上不當有益字還音旋

四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王而令王攻魏荆攻魏陳需因請爲魏王

行解之因以荆勢相魏

先懷曰解和也本書多用攝字

韓昭侯之時黍種常貴

抄有先懷曰各本本動有二字作甚據藝文類聚八十五引改謂民間謬有黍種也

昭侯令人覆廩

廩吏果竊黍種而糶之甚多

先懷曰各本不重廩字據藝文類聚引補

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燒倉廩齊者

顯廣折曰齊當作鄭

而不知其人昭奚恤令吏執

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

王先謙曰果燒下疑有者字

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之次而誨之曰

若何爲置生肝寡人羹中宰人頓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尙宰人也一曰僖

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尚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  
來。譙之曰。何爲置礫湯中。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

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

先慎曰。意林而下有有字。

文公召宰人而譙之。

先慎曰。藝文類聚十七引。

譙作論下同。

曰。女欲寡人之哽邪。奚爲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臣有死罪。

三。先慎曰。各本無臣字。今據藝文類聚意林補。

援礪砥刀。利猶于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錐貫鬢。

先慎曰。各本無臣字。今據藝文類聚意林改。

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肉盡赤

紅。先慎曰。各本肉作火。今據藝文類聚意林改。

炙熟而髮不焦。先慎曰。各本炙上有而字。焦作饒。今據藝文類聚改。

臣之罪三也。堂下得

微有疾。臣者乎。

先慎曰。乾道本得下有財無兩字。顧廣折云。今本無財字。按句有誤。王引之云。無字後人所加。得微即得無也。邴風式微傳云。微無也。晏子春秋雜篇云。微侯得微有故乎。國

家得微有事乎。莊子盜跖篇得微往見跖耶。皆其證也。後人加無字於微字之上。而其義益不可通矣。先慎案。王說是。藝文類聚引作堂下得微有疾。臣者乎。今據刪疾。據古通。

公曰。善。乃召

其下而譙之。

先慎曰。各本下有堂字。按堂字衍。召其下。謂召其次也。藝文類聚引正無堂字。今據刪。

果然。乃誅之。一曰。晉平公觴客。

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平公趣殺炮人。毋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

三罪。死而不自知乎。

先慎曰。御覽八百六十三引死而作而死。

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

斷。而髮不斷。是臣之二死也。桑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也。

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翳

憎臣者乎。殺臣不亦蚤乎。

先慎曰。御覽引無顯字。蓋作枉。

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爲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爲東帝。而不

能成也。顧廣圻曰不當作乃

五晉獻公之時。驪姬貴。擬於后妻。而欲以其子奚齊代太子申生。因患申生於君而殺之。先慎曰是當作惡遂立奚齊爲太子。

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爲後。先慎曰句絕夫人恐。因用毒藥賊君殺之。

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羣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吁果殺其君而奪之政。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爲兩國。顧廣圻云本書雖三篇朝作宰史記周本紀云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發以奉王號東周惠公即其事索隱云名班與此不同

楚成王以商臣爲太子。既而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亂。遂攻殺成王。一曰。楚成王。先慎曰此下嘗有以字商臣爲太子。既欲置公子職。商臣聞之。先慎曰說道本臣作人今據道本改未

察也。乃爲其傅潘崇曰。先慎曰爲謂字通奈何察之也。潘崇曰。饗紅羊而勿敬也。太子聽之。紅羊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廢女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

能事之乎。曰。不能。能爲之諸侯乎。俞樾曰爲字衍文能之諸侯乎言能德諸侯乎左傳作能行乎是其證也曰。不能。能舉大事乎。曰。能。於是乃起宿營之甲。顧廣圻曰左傳云宮甲而攻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不

許。遂自殺。

韓廌相韓哀侯。嚴遂重於君。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乃令人刺韓廌於朝。

先領曰即韓政見韓策。韓廌走君而抱之。先領曰策作韓。韓廌折曰說林上篇及韓策廌作傀。同字哀公。傀走而抱哀公。遂刺韓廌而兼哀侯。韓策廌作傀。同字哀公。

即世家之列侯世本謂之武侯。戰國策及此謂之哀侯。各不同。事在三年與世家之哀侯非一人也。

田恒相齊。闕止重於簡公。二人相憎而欲相賊也。田恒因行私惠以取

其國。遂殺簡公而奪之政。

戴驪爲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

其政。

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

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

必欲以爲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大文王資費仲而游於紂之旁。先領曰喻老篇。資費仲以王版。今之諫紂而亂其心。盧文弨曰諫。按本作開。案

顏氏家訓音辭篇穆天子傳音諫爲開。蓋穆天子傳道里悠遠。山川諫之下郭璞注也。今本乃改正。作開音諫。殊誤。此書亦是。以諫爲開。按本遠改作開。其諫亦同。

荆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之憂也。今荆王之使

賢者。賢者。人患之。羣臣諫曰。以王之賢聖。與國之資厚。願荆王之賢人。王

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先領曰深知之。猶言深結之。先領曰陰。當作陽字之誤也。陽與陰通。荆以爲外用也。則必誅之。



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梨且謂景公曰。

盧文弨曰孫云後漢書  
馮衍傳注引作犂鋤顯

廣圻曰上文作黎下文作犁犁是也今本皆作黎非史記孔子世家作犁鉏先慎曰御覽四百七十八引作黎鉏意林作黎目

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

以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意。

文昭曰哀字誤後漢書注引君何不遵魯君以步  
此在定公時云哀公皆誤王肅曰榮當作煖下文

以榮其意同先慎曰哀公後漢注引同明此韓非子傳聞偶誤非字譌也後漢注上作定下作哀不足爲據

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

盧文弨曰後漢書引有而不襲二字

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犂且以女樂二八遺哀公。先慎曰。名本二。

八字作六字盧文弨云意林亦作六疑皆二八兩字之譌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一引家語作好女子二八今家語作八十疑後人以史記之文改之八十人太多六人太少卽非二八亦是八人方咸無列下晉遺虞亦同先慎案

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

去之二字御覽引作去而之齊

1000

楚王謂于象曰。

顧廣圻曰史記甘茂傳作范蠡徐廣云一作瓊索隱云戰國策一作鑒字今楚策作瓊先慎曰汲古閣文選過秦論李注引干象作于象于于字形相近而誤吳璠云宋

疑一卷中前作于後作于查辨  
氏急就篇注楚有于象不誤

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象對曰不可也。

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事君小不

事家以苛刻聞天下。茂事之順焉。惠王之明。張儀之辨也。茂事之取十官。

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上相字衍于象曰

前時王使邵滑之越作召素本紀作昭楚策作卓趙策作渚召昭卓渚皆一聲之轉李善文選遺秦

五年而能亡越引亡越作威之所以急者越窮而盡治也曰者矧用

之起疑昔脫其半 今忘之矣不亦大忘忘乎 依策作忘先慎按張榜本作忘今據改

曰。然則爲之奈何。干象對曰。不如相共立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幸。長爲貴卿。被王衣。俞樾曰。王當作玉。三國志魏文帝紀。注云。承承。被珍裘。王衣。猶云珍裘。矣。古人於美好之物。皆曰玉。食言玉。食衣言王衣。其義同也。此與下文之攝玉環本同。作王後人不解而隨改耳。含杜若。握玉環。以聽於朝。且利以亂秦矣。顧廣圻曰。策作公孫。蘇史記云。向壽不同也。

吳攻荆。先讀曰。乾道本改。作政。今從趙本。子胥使人宣言於荆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用。將

去之。荆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

晉獻公。先讀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欲伐虞虢。先讀曰。乾道本無欲字。盧文弨云。一本作欲伐虞。案經是虞。虢先慎案。乾道本脫欲字。一本脫虢字。耳。御覽三百五又四。

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二八。以樂其意。而亂其

政。先讀曰。各本二八字作六字。今據御覽引改。榮當作榮。

叔向之讒。襄弘也。王潛曰。因學紀聞。謂此時叔向死已久。先讀曰。說苑。雖薦記。說襄弘。宏事與本書略同。蓋古人相傳。偶異也。爲襄弘書。先讀曰。乾道本

作爲書曰。襄弘拾補。作爲襄弘書。盧文弨云。爲書曰。襄弘。誤。今從趙本。刪乙。謂叔向曰。子爲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

何不亟以兵來。因伴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先讀曰。行。字當衍。周以襄弘爲賣

周也。乃誅襄弘而殺之。盧文弨曰。按本無此三字。王先謙曰。而殺之三字。句例見前。按本安刪。先讀曰。難言。爲云。襄宏分應。

鄭桓公將欲襲鄭。顧廣圻曰。他書。鄭又作槍。會。先問鄭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

姓名。盧文弨曰。張本無與字。按本作盡。與其名。姓。顧廣圻曰。盡與說苑。權謀篇。作書其。俞樾曰。與當作舉。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注曰。故書舉爲與。是其例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釋文引沈云。舉。謂紀錄之也。然則盡舉姓名。爲悉記錄其姓名矣。擇鄭之良田。賂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場。郭門之

外而埋之。先慎曰乾道本埋作理。顧廣圻云理當作埋。先慎案張榜本作埋。今據改。懷之以雞薇。若盟狀。鄭君以爲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鄭。遂取之。

七王先謙曰七字不當有秦保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善荆王左右。而內重於惠文君。先慎曰有讀爲又。荆適有謀。保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

鄭令襄疵

顧廣圻曰乾道本疵本此條在秦保儒後當譌倒也。先慎曰依經次不誤。顧說非。

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鄭。襄

疵常輒聞而先言之。魏王。魏王備之。先慎曰乾道本不重魏王二字。盧文昭云舊不重。張凌本皆重。今據補。趙乃輒還。王念

孫曰魏寢當作輒行言趙王知魏之有備而止其行也。輒字既譌作輒後人不得其解故改輒行爲輒還。不知上言趙謀襲鄭則兵尚未出不得言還也。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縣令之左右。

先慎曰各本脫縣字。據御覽七百九引補。縣令發蓐而席弊甚。先

曰各本令下衍有字。據御覽引刪。

嗣公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弊甚。賜汝席。

縣令大驚。以君爲神也。

# 韓非子集解卷十一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先漢曰索隱云外儲言明君觀察臣下之言以斷其貴賤貴賤在彼故曰外也

一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密子也

願廣折曰諫本同今本密作交案諫作交密同字

明主之聽言也笑

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羣臣士民之道言者短私其行身也離世

王先謙曰弘與

問同弘與下任傑問大同義據世謂遠於事情

其說在田鳩對荆王也故墨子爲木爲謳癸築武宮夫

藥酒用言明君聖主之以獨知也

願廣折曰諫本同今本君作在諫先漢曰用張榜本作無案

之所以獨知也下說良藥善於口知者勸而飲之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是其證

下不以儼的爲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儼的爲關則射者皆如羿也

關相對爲文

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儼的爲關則射者皆如羿也

日儼準也見國語周語往

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

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

王先謙曰以下文例之而字當衍

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

願廣折曰李當作李季良意故

宋新墨論有迂深闊大非用也

先漢曰諫道本無迂字願廣折云今本有今據補

斯曰是當作魏魏爭也聲近魏震當作處魏何莊子諫王篇釋文云

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

願廣折曰言而

勝子賢人也淮南作詹車當作陳陳勝也形近誤狀皆當作皆狀

行有故務下鮑介墨翟皆堅執也

願廣折曰務光下隨鮑焦介之推也墨翟二字有誤或當作申徒狄先漢曰墨翟即田仲之謫下說屈穀勝堅執於田仲即此

且虞慶詘匠也而屋壞

先漢曰也字衍文此與下句相對成文不當有也字

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

者非歸餉也不可

先漢曰餉下說作饟字同

三挾夫相爲則責望。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挾夫作夫，誤。

自爲則事行。故父子或怨讎。

顧廣圻曰：讎當依說作讎。

取庸作者進美羹，說在文公之先宣言，與句踐之稱如皇也。

趙用賢曰：如皇，臺名。

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謬實而吮傷。

先慎曰：張榜本挾夫至此脫下且字，作夫案實。梁士之聲近而誤，漢梁士謂欲士之病愈也。

先王之賦頌，鍾鼎之銘，皆播吾之迹。

顧廣圻曰：播，讀本今本作播，他書又作播。先慎曰：張榜本作播云，當作播案播播播古字通用。

之博也。

王先謙曰：下然字。當在也上讀倒。

然先王所期者利也。

先慎曰：張本無。然下二十二字。

所用者力也。築社之

諺，目辭說也。

王先謙曰：目乃自之諺，晉文自辭說。先慎曰：趙本社作社，讀下說正作社。

請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或者

不宜今乎？如是不能更也。

先慎曰：如是以下。三十字張榜本無。

鄭縣人得車厄也。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厄作說案說作觀，先慎曰：厄

卽觀之，衛人佐弋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也。字顧廣圻云。臨本今本下有也字，今據補。

卜子妻傷弊袴也。

先慎曰：乾道本寫作寫趙本作爲，盧文昭

云：爲凌本作寫，俱誤。後作象，今定爲爲，爲卽象字，謂仿象也。顧廣圻云：卜當依說作乙。先慎案：盧說是，今從拾補本改卜字，不誤。說見下。

而其少者也。

王先謙曰：輕意不完，依說者下奪，侍長者飲四

先王之言，有其所爲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爲大，而世意之小者，未

可必知也。

先慎曰：乾道本小上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先慎案依上文，當有今據補張榜本無下說至記也十四字。

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

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

取度者也。

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

不信得所利於下。

先慎曰：信趙本作能。

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下畜之於君。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下作不。故中章胥已仕，而中牟之民棄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

脚痛足痺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者國之鍾。先漢曰載鍾本託作託誤顯載作託誤  
俞樾云韋道本託誤作託當從道謄本訂正趙用賢本託下有累字則由誤讀下文而衍也下文曰晉國之辭仕  
 託慕叔向者國之鍾矣此於託字託句仕體仕者託謂託者裏二十七年左傳衛子錡出奔齊託於水門終身不  
 仕慕叔向人自有仕與託之兩說凡託於諸侯者君必有以養之觀孟子可見故曰辭仕託蓋託亦不辭  
 也慕叔向者自爲向後人不達託字之義誤以託慕建鐵於於蔡之鍾耳又鍾字無義疑古本止作垂  
 莊子逍遙遊儻其翼若垂天之雲蓋誤曰垂猶漫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然則國之垂猶云國之一面與上文中  
 卒之民奔田國而隨文學者之牛文義一律國之垂猶呂之半垂亦半也今加金作鍾則不可通矣先賴索命  
 說是今此三十者。先漢曰三十者章胥已叔向言襲法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  
 從謄本

王先謙曰繩  
外繩墨之外

何禮之禮之當亡。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禮之二字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禮之二字  
願廣折云藏本今本重今據補

不被甲。禮之則惰。修耕戰之功。不禮則周主上之法。盧文弨曰。周豈是害之誘。國安則尊顯。

盧文弨曰周  
嘗是害之譌

危則爲屈公之威。王先謙曰威卽畏威畏同字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王先謙曰誠信之謂已兆於此故明王

王先謙曰威卽畏威畏同字

論李疵視中山也。盧文弨曰王嘗作主

盧文弨曰  
王嘗作主

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傳說之以無衣紫。緩之以鄭簡宋襄。顧廣圻曰。蘇本

顧廣圻  
日藏本

緩作緩今本緩之作子產皆誤宋襄二字連上讀先慎曰  
此言鄭簡謂子產宋襄與楚人戰二條緩字未詳所當作  
責之以尊厚耕戰先慎曰疑當作責尊厚以  
耕戰之字衍尊厚與貴富

尊厚以

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位下。類廣折曰。親字句絕。今本位作位。誤未詳。所當作先。慎曰。類纂位下。連上爲句。位脫古字。通周禮主故。竝

作先慎

爲泄泄亦爲位以躬親泄下與下說鄒  
君先發以爲民句例相同夫字當衍  
且爲下走睡臥。先讀曰乾道本無且爲下三字顧廣圻曰藏本  
今本走上句且爲下三字先廣案長勢本而以

日藏本

窮親盡下。有且爲下走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爲食。服職。墮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三十八字。合下說。而成非定本也。走上曾有且爲下三字。今據補下走。即下說。景人。舉人。不主事。人。人。即召安。

不泰安

讀法睡  
與去揜弊  
微服  
顯廣折曰藏本同今本  
孔丘不知  
故稱猶孟  
鄒君不知  
故號

良師每  
技先

自僂。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奚聽也。

大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主信如曾子殺彘也。顯廣折曰。藏本今本主下有表字。按非也。此當有尊字。患在尊厲王擊警鼓。與李悝謾兩和也。顯廣折曰。尊字當衍上文所錯入也。

右經先慎曰。乾道本無此二字。顯廣折云。今本此下有右經二字。乾道本藏本無下卷同。按此當有今據補。

一寔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驪也。寔子曰。君不知不齊不肖。先慎曰。乾道本不齊二字作驪。今據張榜本改。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驪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洽。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洽。無術而御之。身雖瘁驪。猶未有益。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王先謙曰。身體當作體身。誤倒。其言多不辯。何

也。先慎曰。各本多下有而字。顯廣折云。而字當衍。先慎案。御覽五百四十一引無今據刪。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

裝。先慎曰。御覽引無今晉二字。從文衣之。膝七十人。先慎曰。各本文衣作衣文。據御覽乙。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

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末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

櫃。薰以桂椒。先慎曰。各本作薰桂椒之櫝。今據藝文類聚八十四御覽七百十三又八百三十八百二十八初學記二十七引改。綴以珠玉。飾以玫瑰。

輯以羽翠。先漢曰藝文類聚御覽引均作翬以翬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

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

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

之說。顧廣圻曰此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墨子爲木鷦。三年而成。顧廣圻曰五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鷦飛。墨子曰。盧文弨曰本有吾字不如爲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

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鷦。三年成。蜚一日

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輓。拙爲鷦。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張榜曰蓋王偃時築以備齊謳癸俱。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

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先漢曰稽御覽五百七十二引作齊下同王召射稽使之謳。行

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笑何也。先漢曰張榜本

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摘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已疾也。盧文弨曰下當作已忠言拂

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二宋人有請爲燕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者。必三月齋。然後能觀之。燕

王因以三乘養之。先漢曰乘下當有之奉二字右御冶工。先漢曰乾道本拾作治趙本作拾工與下文合是也今據改言王曰。先漢曰



謂作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先漢曰

以上有今字顧廣圻云。故以三月為期。凡刻創者。以其所以創必小。今臣治人

也。無以為之創。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治又

謂王曰。先漢曰各本又作人據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一日。燕王微

巧術人。先漢曰乾道本作一曰好微巧王謂云曰下當照燕王二字選注有先漢案張榜本一日作燕王無

今據改御覽五百三十引作燕王微攻衛白孔六帖八十三引作衛人請以棘刺之端為母猴。

燕王好微巧九十六引作燕王好微巧並疑然皆有燕王二字衛人請以棘刺之端為母猴。

日乾道本請以作日能以三字藝文類聚御覽引並作請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

吾試觀客為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觀之。先漢曰乾道本無客日二字顧廣圻云今本

增藝文類聚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

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治者。謂燕王

曰。臣為創者也。先漢曰乾道本無為字盧文昭云臣下諸微物必以創創之。

折云疏本疏本而所創必大於創。今棘刺之端。不容創鋒。難以治棘刺之端。

此句無王試觀客之創。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為棘刺之。

此下多照文孫云文選魏都賦注引王曰客為棘刺之端何以理之理處本是日以創。

治字今此接創之二字誤當刪顧廣圻曰創當作刺之下當有母猴何以四字王曰。

日各本無王日二字盧文昭云吾欲觀見之。盧文昭曰選注引吾欲觀客客曰。臣請之舍取之。

日各本無王日二字今據補因進。

兒說

先漢曰：是道本兒作見。顧廣圻云：今本見作兒，案兒是也。兒說見呂氏春秋君守篇淮南人間訓。先漢案：顧說是今據改。乾道本連上今依張榜本。趙本提行。

宋人善辯者

也。持白馬非馬也。

服齊稷下之辯者。先漢曰：藝文類聚九十。三引自馬下有之字。

乘白馬而過關，則顧

白馬之賦。

先漢曰：顧視也。古人馬稅實別毛色，故過關視馬而賦，不能辯也。

故籍之虛辭。

先漢曰：之字衍。藝文類聚引無之字，虛字作空。

則能勝一

國。考實按形，不能護於一人。

夫新砥礪殺矢，數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

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

先漢曰：張榜本當作實下，仍作常。

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

遠。

先漢曰：十步當作百步。

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

先漢曰：問辯篇全作中。

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

易也。

有常儀的，則羿逢蒙以五寸爲巧。

先漢曰：乾道本無逢字。顧廣圻云：今本羿下有逢字，案依上文當補問辯篇有逢字，今據增。

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爲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

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

王先謙曰：也字當在言下。

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

說其辯。

顧廣圻曰：短說讀如悅。

不度以功。

顧廣圻曰：絕。

譽其行。

顧廣圻曰：絕。

而不入關。

上有而字，無而不入關四字皆誤。上文云：不以儀的爲關，此其說也。

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客有教燕王爲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

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

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

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一人曰。吾與堯同年。先慎曰。乾道本無一人曰。吾與堯同年。八字。今據御覽四百九十六意。林引增。

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先慎曰。意林兄下有弟字。御覽引無我。並作吾。訟此而不決。先慎曰。趙本作欲。誤。御覽

作以後息者為勝耳。先慎曰。意林是作。詭案此謂皆無情理。故以辭長者為勝。

客有為周君畫莢者。盧文昭曰。莢。下。二年而成。君觀之。與髮莢者同狀。先慎

本作髮。玉篇。髮。同。髮。史記。貨殖傳。水器。髮者。千枚。注。徐廣云。髮。漆也。漢書。皇后傳。殿上髮。漆師古云。以漆塗物。謂之髮。今關東俗。漆物一再著漆者。謂之指漆。指。即髮。髮之轉。此謂所畫不辨黑白。與髮莢同也。周君

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

先慎曰。加。於。牆。牆之上。以觀其畫也。案此。即西人光學之體與。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

狀備具。周君大悅。此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髮莢同。先慎曰。素。未。畫也。此言畫莢之

用何異素髮

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最難。先慎曰。各本無下最字。據藝文類聚七十四御

覽七百五十意。林引。摘犬作狗。下同。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日暮。鑿於前。盧文昭曰。詩

妹。韓詩作藝。是藝。偶同。義。說文。佩。一訓。開。見。蓋。佩。從。見。是有見。義。聲。藝。本。同。以。佩。為。義。當。為。朝。夕。見。於。前。也。先慎曰。御覽引。藝。作。觀。下同。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者。

先慎曰。各本藝作神。案神。當依上文。作魅。藝。文。類聚。意。林。御覽。引。正。作。魅。今。據。改。意。林。形。下。有。像。字。不。聲。於。前。故。易。之。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不。上。有。無。形。者。三。字。

齊有居士田仲者。盧文昭曰。即陳仲子。宋人屈數見之。盧文昭曰。文選七命注。引。數。作。數。下。有。往。字。見。之。下。有。謂。之。二。字。曰。數聞

先生之義。不恃人而食。先慎曰。各本恃。下有仰字。盧文昭云。仰字。疑。衍。下。疑。注。引。無。今。據。刪。今。數。有。樹。瓠。之。道。先慎曰。選。注

舊。案。樹。巨。瓠。近。而。食。管。作。巨。之。道。二。字。衍。堅。如。石。厚。而。無。竅。盧文昭曰。選。注。此。下。不。同。云。而。數。之。先。生。田。仲。曰。堅。如。石。不。可。受。水。瓠。吾。無。用。此。瓠。以。為。也。巨。數。曰。

斂其棄物乎曰然今先生雖不恃人之食亦無益人獻之仲曰夫孰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

之國矣豈可棄之也田仲若有所失慙而不對願廣折曰而任重如堅石願廣折曰任重二字涉下

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割以盛物割字當衍而任重如堅石而衍如堅當作堅如

不可以割而以割願廣折曰下吾無以瓠爲也曰然穀將弃之先慎曰乾道本棄上

刪榜本今田仲不恃人而食先慎曰各本特下有仰字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有以欲二字今據張

虞慶爲屋盧文昭曰下三條宜連願廣折曰虞卿也慶卿同謂匠人曰屋太尊盧文昭曰錄

作大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夫濡塗重而生椽撓以撓椽任重塗

此宜卑虞慶曰不然先慎曰乾道本此五字在夫濡塗重上願廣折云謙本同今本虞慶曰不然五

以撓椽任重此宜卑辨虞慶屋太尊之說皆匠人之詞宋本誤以虞慶

曰不然五字於夫濡塗重上文義不可通謙本殆其誤耳今改從今本

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

乾則輕椽燥則直以直椽任輕塗先慎曰乾道本無以直二字願廣折云謙此益尊匠

人曲爲之而屋壞一日虞慶將爲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撓塗

濡則重以撓任重今雖成久必壞塗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

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匠人曲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范且曰願廣折曰范雖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

檠三旬而踏弦一日犯機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且張弓

不然先慎曰張榜本趙本作范且曰不伏檠一日而踏弦三旬而犯機是暴之其始

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爲之先慎曰工窮於弓折詞依且爲之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豔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卻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王先謙曰。據之不能遠過。然而士窮平范且虞慶者。顧廣圻曰。連上十一字為一句。乾道本以下皆誤以范且提行為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而窮也句以上。今失其讀。先謙曰。無易者其道不可易。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為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為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顧廣圻曰。不上當有工匠二字。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戲。然至日晡必歸饌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慙。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為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畢也。先謙曰。趙本然而下有秦趙而三字。張本從夫慕至此均無。

三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先謙曰。趙本然而下有秦趙而三字。張本從夫慕至此均無。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為而薄。先謙曰。以上今皆失讀。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為而

不周於為己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賣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顧廣圻曰。熱上當有且字。此與下文錢易易去聲下同。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顧廣圻曰。熱上當有且字。此與下文錢易易去聲下同。

錢布且易云也句。豈不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顧廣圻曰者。字衍耕句絕。盡巧而正畦陌畦時者。顧廣圻曰者。字衍耕句絕。斯日。謝本同。今本下畦作畦。案時非此之用。句當衍二字。未詳。然讀曰時。當作埒。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云。畦埒也。是其證。此畦埒二字。蓋注文傳寫誤。混入正文。遂復埒不可通耳。非愛主人也。日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盧文昭曰。謂疑周先。漢曰。盧說是。謂即周之誤。上文不周於為己。即其證。皆挾自為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為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為心。則父子離且怨。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為民誅之。顧廣圻曰。公嘗作王宋。當作崇。見說苑指武篇。先漢曰。經亦作文公。疑非文王伐崇事。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淵泉之池。先漢曰。各本掘作鑿。無泉之二字。據御覽一百七十七引。改增掘淵泉之池。與築如皇之臺。二文相對。明鑿乃掘之誤。又脫泉之二字耳。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來為民誅之。先漢曰。韓道本無來字。盧文昭云。廢本有先。慎案依上文。當有今據補。

蔡女為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蔡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先漢曰。左傳作蔡人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為稽也。顧廣圻曰。韓本今本字無義。疑當作指。漢書河間獻王德傳。文約指明。注云。指謂意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字亦作旨。孟子告子篇。願聞其旨是也。齊桓公伐蔡。意在蔡姬。故管仲請無以此為指也。稽從旨聲。故得通借。稽記王制。篇有旨。無箇不聽。即命書呂刑。篇有稽。無箇不聽之。具文。然則稽旨。通用古有徵矣。道藏本改稽為規。非是先漢曰。稽字不諱。史記。樽至子甘茂傳。正義。漢書賈誼傳。傳。顏注。荀子。王制。楊注。並云。稽計也。桓公之計。在伐蔡。故管仲請無以此為計也。語極明顯。俞氏謂稽字無義失之考耳。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

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爲天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爲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因遂滅之。先讀曰：乾道本無因字。盧文昭云：張本有今據補。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爲天子誅之名。

先讀曰：乾道本無爲字。盧文昭云：有下脫爲字。張本有今據補。而有報讎之實。

吳起爲魏將而攻中山。先讀曰：乾道本連上今據趙本提行。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母立而泣。

先讀曰：各本作傷者之母立泣。盧文昭云：立疑衍。俞樾云：立字不當有。蓋卽泣字之誤而衍者。先讀案上之字衍盧俞說並誤。立下脫而字。今據藝文類聚五十九御覽四百七十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尙何爲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創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

先讀曰：下今字當衍。藝文類聚引作吳子吮其父之傷而殺之。涇水之上，今安知不殺是子乎？御覽引與藝文類聚略同。蓋所見本與今異。說苑復恩篇作吳子吮此子父之創而殺之。於涇水之戰，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哭之矣。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播吾。王先謙曰：播吾卽番吾。見史記趙世家。六國表又作鄒吾。漢書地理志云：縣有鐵山一統志以爲卽房山。當卽主父常山。縣有蒲吾。縣蒲番雙聲字。變在今。正定府平山縣東南

僕地理志云：縣有鐵山一統志以爲卽房山。當卽主父常山。縣有蒲吾。縣蒲番雙聲字。變在今。正定府平山縣東南令工施鉤梯者也。先讀曰：播張榜本。趙本作播。說見上。刻疎人迹其上。盧文昭曰：疎卽正之異文。正足正文。俞樾曰：疎當作疎。卽迹字也。迹猶文作迹。此變作疎。亦猶迹之變作跡矣。古本韓子當作刻人疎。其上寫者依今字作迹。而疎字失不刪去。遂誤倒在人字之上。又誤其字作疎也。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

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顯廣折曰：爲博句。絕箭長八尺句。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先讀曰：張榜本無矣字。御覽二十九卷引亦無矣字。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盧文昭曰：孫云：文選鮑明遠東武吟注引令下有曰字。可省豆。據本作登。同下。先讀曰：拾要御覽七百九又七百五十九引均無曰。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先讀曰：乾道本面作回。無黑字。顯廣折云：韓本今本無下。有黑字。先讀案：應榜本趙本同。

作面手足黧黑面目黧黑相對成文乾道本誤下文

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

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邪

曰籩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

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君捐之四字盧文昭曰選注有

臥也而君棄之

先慎曰乾道本棄作捐今據選注治要改

手足黧黑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

先慎曰治

臣爲君行詐僞以反國者衆矣臣尙自惡也而況於君

先慎曰治

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攜輿而置之

願廣折曰諺本同今本謬作擬王儼曰魏書古端

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

乃解左驂而盟于洹

先慎曰乾道本乃作可

鄭縣人卜子

王先謙曰此條依經當在衛人佐弋後先慎曰乾道本卜作乙願廣折云今本乙作卜

生乙亦可證先慎案願說非北堂書鈔一百

二十九御覽六百九十五引乙作卜今據改

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

故袴先慎曰乾道本無故字願廣折云藏本今本吾下有故字案此不當有先慎案御

覽引作似吾故袴明乾道本脫故字願說非北堂書鈔引作象吾故袴今據補

如故袴先慎曰各字妻下有子字北堂書鈔

今據刪御覽引作妻因毀新袴爲孔

鄭縣人有得車輶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輶也俄

又復得一

先慎曰謂又得一車輶也

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輶也問者大怒曰曩者

曰車輶今又曰車輶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鬪



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其糲磨之。鳥驚而不射也。先漢曰方言。糲。磨也。之。讀郭注。即肥。糲也。

鄭縣人卜子。先漢曰。各本卜作乙。御覽六十三又九百三十二引乙作卜。是以下篇。今據改。又九百三十二引子下有尋字。妻之市。買鼃以歸。

過潁水。以爲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鼃。顧廣圻曰。此條不見於上先漢。曰御覽引亡其二字作失字。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先漢曰。自喜。二字疑效。魯之讀。見

長年飲酒。不能醺。則睡之。亦效睡之一曰。宋人有少者欲效。善。先漢曰。各本欲上有亦字。御覽

八百四十五引無今據刪。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之。先漢曰。非下九字。御覽引作亦自飲而盡之六字。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對曰。先漢曰。乾道本

對上有書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書字。今據刪。書言之固然。

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先漢曰。乾道本以下並連上。讀本於梁下。提行並謀。今依盧校。改上書字。當作記。涉上文而讀下。書言之固然。亦當作記。言之固然。經言

宋人之讀書與梁人之解記。若下不作記字。則經不分則言矣。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顧廣圻曰。然言作日人實切。

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鄧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先漢曰。藝文類聚八百十五引鄧作鄭。十四御覽五百九十五引鄧作鄭。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

者曰。舉燭。而誤書舉燭。先漢曰。各本面上有云字。誤作燭。今據藝文類聚。御覽八百七十一引。則改御覽五百九十五引作而誤於書中。云白孔六帖引作而誤。書舉燭字。並非

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國受書而說之。先漢曰。各本無國字。據白孔。六帖御覽引增說讀爲悅。曰。舉燭者。尙明也。

先漢曰。藝文類聚。尙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悅。先漢曰。乾道本不重王字。盧

增。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學者。多似此類。先漢曰。乾道本世下有舉字。顧

鄭人有欲買履者。先漢曰各本數買作且置御覽四百九十九六百九十先自度其足而

置之其坐。至之市。先漢曰御覽八百二十七引置均作買今據改欲御覽一作身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先漢曰御覽引度下有數字

四。先漢曰乾道本無四字。願廣折云今本有今據補王登爲中牟令。願廣折曰王當作王臣氏奉秋知度篇作任王任同字上言於襄主曰。

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已者。盧文昭曰中章二字呂作登先漢曰中章胥已二人名下文一日而見二中大夫是其證呂作證則爲一人誤其身甚修。

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主。曰。子見之。我將爲中大夫。王先謙曰爲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盧文昭曰呂作非晉國之故願廣折曰臣當作國意當作章君其耳而

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

人絕無已也。盧文昭曰絕呂作終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奔其

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先漢曰乾道本無邑字。願廣折云今本者下有邑字。案依上文當有據今本增

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

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錘矣。

先漢曰一本錘作經。盧文昭云錘張本作經。與前同。韓離解願廣折云藏本同。今本錘作經。誤。案上文亦云錘皆未詳。案八說篇云死傷者軍之乘。或此與彼同。先漢案錘經皆垂之。藏國之錘。魯國之半也。說詳前八說篇作乘亦誤。又案御覽三百七十二引韓子曰。晉平公與唐宣公坐而出。叔向入公曳一足。叔向問之。公曰。吾侍唐子腓痛足痺而不敢伸。叔向不悅。公曰。子欲貴吾爵子。欲富吾祿子。夫唐先生無欲也。非正坐吾無以養之。腓膝下唐彦一作唐亥案即亥唐倒

當爲此條一日佚文。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恐已因生。先漢曰上恐字下當有已字。恐已因死恐已因生二句文當一律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嚴穴之士。願廣折曰：見好當依下文作好願。所傾

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願廣折曰：中山策以見作而朝。以十數。仇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

矣。先讀曰：御覽二百九十一引仇作亢。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嚴穴

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陳。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先讀曰：下士居朝御覽引作下居士而朝之。則農

夫憤於田，戰士怠於行陳者。先讀曰：乾道本無陳字。願廣折云：今本行下有陳字。則兵弱也。

農夫憤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

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五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先讀曰：乾道本無得字。願廣折云：蘇本今

本不下有得字。先讀案：御覽三百八十九引有得字。今據補。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先讀曰：乾

紫字。願廣折云：蘇本今本重紫字。今據補。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試

勿衣紫也。先讀曰：乾道本無止之二字。願廣折云：蘇本同。今本無欲字。案：欲下有脫文。先讀案：御覽三百八十九引欲下有止之二字，是也。今據補。八百十四引無欲何不試四字。節文也。今本不審並

刪欲字。不可從。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卻。

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

衣紫也。一曰：齊王好衣紫，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

傅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王欲民無衣紫者。先讀曰：乾道本王字作欲。願廣折云：蘇本今本

上欲字作王請自解紫衣而朝。先漢曰韋龍本請作以顧廣圻云疏本同今本以作請案以上有說王今據改先解已之紫衣也。羣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此句並無脫文

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不可以

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國小先漢曰趙本國小二字誤

倒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役簡公身無患先漢曰惠下當有一日二字子產相鄭簡公

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先漢曰也字衍文俎豆不大鍾鼓卒瑟不鳴寡人之

事上當有脫字未詳先漢曰拾要引尸子拾天事不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

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為政五年國無盜賊

道不拾遺桃棗之蔭於街者莫援也先漢曰舊本無之字莫下有有字今據御覽九百六十五事類賦二十六引雖刀鑽道

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先漢曰變字疑誤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顧廣圻曰與三傳不合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

馬購強顧廣圻曰未詳趨而諒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

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不重傷盧文昭曰下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

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陳而後鼓

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為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

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陳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

盧文昭曰：春秋襄公之卒在次年五月。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先慎曰：自親二字，涉下文而衍。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

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爲上。先慎曰：上當作食。上經下，張本有此數句，蓋誤以說入經，然作耕以爲食，則張氏所見之本，不作上正，可以訂

正上爲服戰，鴈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游少海。

先慎曰：少海，即勃海。

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

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王謂曰：晏子春秋煩且，作繁阻，案此同字也。使騶子韓樞御之。

先慎曰：晏子春秋內篇諫上第一云：公使韓子休之。此韓樞疑即彼韓子休。行數百步，以騶爲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

以馬爲不進，盡。

俞樾曰：韓子古本當作以馬爲不盡，不盡即不進也。列子天瑞篇終進乎不知也，張樞

本作發，又作體，皆其例也。寫者依本字作進，而失刪盡字，遂失其讀矣。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先慎曰：無樞字，顯廣折云：韓本今本有今據補。而以爲不如下走也。

魏昭王欲與官事。

王先謙曰：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

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臥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

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爲人臣所宜爲者也。先慎曰：官字涉下文衍。睡不亦宜乎？

孔子曰：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爲人君者，猶孟也。民猶水也。孟方水方，孟圓水圓。

先慎曰：治要引尸子廣道篇圖作圖，案說文圖，天禮也。全也，周也是圖爲正字，御覽七百六十引二句互易。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纓甚貴。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纓字，御覽三百八十九

六百八十六事類賦十二引並重今據增。鄒

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爲百姓服度以禁之。乃斷纓出以示民。

先讀曰乾道本乃斷二字作長字民上有先字。顧廣圻云。今本作乃斷。錄出以示民。案句有誤。先讀案。今本語極明顯。今據改。

是先戮以莅民也。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

先讀曰乾道本無不字。今依拾補增。

申子曰。法者見功而

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諂。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

先讀曰趙本日作曰諫。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

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諷。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諷。

顧廣圻曰。韓策云。又亡子之術而處子之諷。其

行乎云云。此有脫文。申子辟舍請罪。

大晉文公攻原。襄十日糧。

先讀曰僖二十五年左傳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國語亦作三日。

遂與大夫期十日。至

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卽下

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

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

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

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文公問箕鄭曰。救餓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

俞樾曰。信名之下。當有信義。信事四字。蓋文公曰。安信。箕

鄭告以信名信義信事下乃一

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不失

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矣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入曰諾期返而食

先漢曰乾道本期返而食作今返而

先漢案御覽八百四十九引作期反而食今據改

吳子曰待公而食故入至暮不來吳起至暮不食而待

先漢曰各本作起不食待之御覽四百七十五八

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

食先漢曰御覽引方作乃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

顯廣折曰魏策云天雨餘多不同先漢曰治要無天字

左右止文侯不

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爲也

先漢曰治要可上無不字風疾作疾風

而罷虞人

曾子之妻之市

顯廣折曰之妻二字當衍先漢曰妻上治要無之子

其子隨之而泣

先漢曰治要無之字

其母曰女還顧

反爲女殺彘妻適市來

先漢曰乾道本無妻字治要有今據補道作道諒

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

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

先漢曰乾道本今作令顯廣折云謫本同

是教子欺也母

欺子子而不信其母

先漢曰各本上母字作父不重子字今據治要增改

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楚厲王有警鼓與百姓爲戒

先漢曰各本警下有爲字與上有以字戒作戒今據御覽五百八十二事類賦十一引增改

飲酒醉過

而擊先漢曰各本擊下有之也二字據御覽事類賦增

民大驚使人止之

先漢曰各本無之字治補增盧文昭云脫

曰吾

醉而與左右戲而擊之也。先讀曰各本下而字作過御覽事類賦引作而是過字涉上文而誤今據改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先讀曰御覽事類賦引作是下有也字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李愬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日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愬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日李愬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先讀曰日上矣三字涉上而衍此言左右和聞李愬之言於是皆爭上明不應有日上矣三字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有相與訟者。顧廣圻曰讀本同今本無自此至末案皆模出七衍不當有也子產離之而毋使通辭。到至其言以告而知也。先讀曰至字衍文到即倒字惠嗣公使人僞關市。先讀曰惠當作衛僞當作過關市呵難之。因事關市以金。關市乃舍之。嗣公謂關市曰某時有客過而予汝金。因謹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爲明察。



# 韓非子集解卷十二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字願廣折云疏本同今本有先慎案治要引有下字今據補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 罪當故不怨也胡危坐子皋 廣折曰諫本同今本坐作生接依說當作逃

王先謙曰危讀為踰足也諫下說以功受賞臣不德君 功當故不 翟璜操右契而乘軒 功

受寬故乘軒而無韋 先慎曰張榜本趙本屬作屬注同說 故昭卯五乘而履屬 昭西御秦東止齊大矣而

文屬從履屬喬聲是屬為正字屬屬均別字說作屬古通 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即臣將為失

少室周 周以勇力事襄主真信不誣人有勇力多已者即從之以自代 願廣折曰失當

二恃勢而不恃信 恃勢則信者不生心 故東郭牙議管仲 公欲專仲國柄牙以仲雖處矣

繼朋治內矣 先慎曰乾道 特術而不恃信 晉文公以箕鄭信誠以為原令曰

本注危必互倒今從趙本 而恃其不叛其若之何也 梁王鍾曰彈軒即彈罕 故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

雖有馱行必得所利 馱行不真白 簡主之相陽虎 虎逐魯驪齊是行較也趙主

一足 問孔子曰藥一足若何曰藥反戾惡心然所以免禍者也公曰其信一足故曰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 君雖有師臣當亦謹小臣當即充指顯之役文王理解

矜過而飾非也 盧文昭曰注文王理解當作 不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 朝當

嘗試今季孫一之故終身莊而遇害也 先慎曰趙

本注朝下有堂字燕下無嘗試今三字應本試作朝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當禁而利實利而禁如 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

此雖堯不治堯非堯乎 夫爲門而不使人入。此雖神不行神不神乎 委利而不使進。與利不進 亂之所

以產也。門不使人入利不使進 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聽譽者。而明察照羣臣。則鉅

不費金錢。鉅費金以齊王用左右故也○顧廣 辱不用壁。辱用玉以魏王用毀故○顧廣 折曰諒

所添誤先讀曰注乾道本玉王作王改從趙本

猶盜嬰兒之矜裘。與明危子榮衣。盜者子不取其父盜以父所盜衣矜人閱者兒不取其父明

嗣以下衍不也。子綽左右畫。左畫圖右畫方必不得俱成喻用左右言亦不能得賢 去蟻驅蠅。以骨

以魚去蠅則蠅愈至 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公職左右索官無 與宣王之患驪馬也。

王不察驛馬者驛馬也桓馬驪也先讀曰宣張榜本

五臣以卑儉爲行。則爵不足以勸賞。先讀曰乾道本勸作觀盧文 寵光無節。則臣

下侵偏。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 照曰觀張本作勸今據改 寵光無節。則臣

二十九御覽六百八十九事類賦十二引韓子曰晏嬰相

齊妾不衣鼎馬不食粟。御覽妾作妻 當即此條佚文。故仲尼論管仲與叔孫敖。仲有三歸以

糲飯以其太儉。○先讀

曰鉅當作飯說見下。而出入之容變。陽虎之言見其臣也。先讀曰乾道本變作變顧廣折

變陽虎之言見其臣也。此倒句而成文順之。爲陽虎之言見其臣而出入之容變也。顧氏不知古書倒文成義之

法而讀變字句絕所以。而簡主之應人臣也。失主術。虎言屈齊已有三人及其得罪而三人爲君

其舉非之譬樹枳棘者反得其刺也。○先讀曰此言簡子應虎樹枳棘則刺樹祖黎樹枳棘則甘之言爲失

術也。下云非以殺國也。即承此失術言注說非又案乾道本注及作反改從趙本非之疑之非倒文。朋黨

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羣臣公舉。下不相和。則人主明。陽虎將爲趙武之賢。解狐之公。此三人皆以公舉人內不避親外不避讎虎言已舉亦同之也○盧文昭曰注二人譌三人而簡主以爲挾棘。非所以

教國也。主云所舉害已與挾棘者同此反教人爲私也○先慎曰乾道本脫主字顧廣圻云韓本今本簡下有主字今據補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

武子文子之子好直言武子曰夫直言者必危身而禍及父也子產忠諫。子國譙怒。夫忠諫者必難羣臣而又危難於父也○先慎曰乾道本自子產至父也二十二字均脫張撈

本有八大字趙本大小字並有盧文昭出子國譙怒云注必難羣臣譙字脫是盧所見本亦有此二十二字惟注

脫譙字耳顧廣圻云韓本今本有子產忠諫子國譙怒並注云云此韓本所添未處是也先慎案下說有此事經

必應有張撈本趙本及盧所見本不盡出梁車用法而成侯收璽。車爲鄒令其婦犯法明之趙侯以爲不慈免其官也矣○先慎曰趙

本注婦譙撈管仲以公而國人謗怨。仲不報封人之恩唯賢是用人怨謗也

一孔子相衛。弟子子皋爲獄吏。則人足。所明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

君者曰。尼欲作亂。先慎曰張撈本無尼字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皋從出門。

顧廣圻曰從當作後說施至公爲子皋走郭門郭門閉先慎曰從字不誤出門當作後門曰氏春秋云夷夷建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說苑門閉合明出爲後之說

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皋問明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明

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盧文昭曰韓本仇下有怨字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

子。明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欲治臣也。先慎曰乾道本欲作獄譙

今依張撈本趙本改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

公慨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

明者行步危故曰明危也。○俞樾曰往說非危乃曉之省。古文謂明足者為明曉。內篇說下篇門者明曉。請曰是其證也。晏子春秋上篇則曉舉其馬而反之。孫星衍云曉足也。此說得之。先慎曰荀子勸學篇譬大曉而二盤。楊倞注曉足也。韓子曰則足為明曉。據此是楊所見。韓子作曉也。曉訓為足。又其一證。說而德公也。張榜本重而字案。此下當接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舉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今錄簡。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

既乘軒車又有輕騎。○先慎曰說苑丘街篇云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鎮章唐如此。從荀○先慎曰韋道本無從字。按

者其謂八十乘。方以為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遊之。則徒翟黃也。

依注當有今據補。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憂欲治之。臣

伐之。

先慎曰韋道本無且字。虛文昭云。服本有先慎案。且將也。此字當有今據補。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憂欲治之。臣

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

稱服也。○先慎曰韋道本無注三字。今據張榜本補。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

顧廣圻曰昭卯即孟卯也。顧寧篇魏任孟卯之辨。雖三篇孰明卯猶民。忙之為民。萌今作昭者。蓋與明形似。義同因而致誤。與憂之孟實芒卯俞樾曰昭當作明。明卯即孟卯也。又作芒

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

養之以五乘。使為將軍也。○顧廣圻曰五乘句。絕將軍二字。當衍涉下文而誤耳。補注全請先慎曰將軍疑為之。幸二字之請養之以五乘文。義未備。乘下脫之。幸二字寫者。妄以將軍補之。往後因請字作解也。外篇說左

上燕王悅之。養之以五乘之幸。文法正同。是其證。御覽八百二十九引。乘作車。

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

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贏勝而履驕。也。謂

賈者。贏利倍勝。今以尊賞報大功。猶贏勝之人。履草屨也。○顧廣圻曰贏勝當作贏。形相近也。舊注全請先慎

曰。御覽八百二十九引。贏作贏。往同。願作願。案隋屬二字。古今文通用。說文履從尸。古文作履。云從足。莊子天下

篇以政變爲服釋文李云麻曰屬本日屈展與政同屬與驕同是也

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先讀曰此乃錯簡當在孔子相衛後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懋者也。爲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伐也。襄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爲言徐子以自代。先讀曰張撻本代說伐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

而爲罪也。有敬賢之罪也一曰。少室周爲襄主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驂乘者。願廣折曰驂當作驂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二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爲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爲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爲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爲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爲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國柄焉。盧文昭曰張本之下有以字以管仲之能。先讀曰乾道本無之字盧文昭云張撻本有之字願廣折云張本亦有今據補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先讀曰餐御覽八百五十引作餐四百二十六二百六十六引作餐箕鄭作趙襄迷而失道。

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克而拔之。先漢道本原克作用兌顯廣折云今本用兌二字作原按句有誤孫詒讓云用當爲周之諫兌諫爲陸賈大盜也陸兌字通詳老子周語云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陸賈章注云陸大盜也一事亦見僖二十五年左傳杜預注以陸爲王之葬禮與章說異此文公攻原卽周襄王所賜之地於王國爲都鄙不在大盜而云攻周邊者戰國時已有文公請大盜之辭展轉傳訛遂以文公伐原爲攻周之邊地先秦諸子解經已不免沿譌悉心推校可略得其經迹今本作原則明人不知而妄改不足據也先漢按孫說非用文公曰夫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大夫揮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  
先漢曰乾道本吾上無恃字顯廣折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爲非以善事簡主與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先漢曰而一日。先漢曰乾道本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提行今從趙本

先慎曰御覽三百七。變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變一而足矣。使爲樂正。故君子曰。變有一足。先慎曰乾道本足作之。顧廣折云今本之作足按之當作而足二字。呂氏春秋察傳篇作故曰變一足。王先謙云之作足待釋而明矣。改從今本。非一足也。

三文王伐崇。顧廣折曰呂氏春秋不荀篇云武王至殷郊。先慎曰帝王世紀亦云武王之事。至鳳黃虛。戰繫解。因自結。太公

望曰。何爲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顧廣折曰君上當有上字。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

王之臣。故無可使也。先慎曰乾道本皆作王願廣折曰今本王作皆今據改。一曰。晉文公與楚人戰。先慎曰乾道本無一曰二字在。至黃鳳之陵。先慎曰初學記卷九引同。太公黃鳳作鳳皇。履繫解。亦作繫係繫古通用。初學記引作係履。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德也。先慎曰以下文例之所上當有之字。中君之所與

居。皆其所愛也。故可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日廷且疑見之。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先慎曰拾要引韓子文王伐崇至黃鳳陵而戰繫解左右顧曰君何爲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中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友也。下君之所與處者盡其使也。今寡人雖不肖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故無可令結之也。以上初學記卷九引同。太公黃鳳作鳳皇。履繫解。亦作繫係繫古通用。初學記引作係履。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德也。先慎曰以下文例之所上當有之字。中君之所與

居。皆其所愛也。故可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日廷且疑見之。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先慎曰拾要引韓子文王伐崇至黃鳳陵而戰繫解左右顧曰君何爲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中君之所與處者盡其使也。今寡人雖不肖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故無可令結之也。以上初學記卷九引同。太公黃鳳作鳳皇。履繫解。亦作繫係繫古通用。初學記引作係履。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德也。先慎曰以下文例之所上當有之字。中君之所與

居。皆其所愛也。故可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日廷且疑見之。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先慎曰拾要引韓子文王伐崇至黃鳳陵而戰繫解左右顧曰君何爲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中君之所與處者盡其使也。今寡人雖不肖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故無可令結之也。以上初學記卷九引同。太公黃鳳作鳳皇。履繫解。亦作繫係繫古通用。初學記引作係履。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德也。先慎曰以下文例之所上當有之字。中君之所與

居。皆其所愛也。故可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日廷且疑見之。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先慎曰拾要引韓子文王伐崇至黃鳳陵而戰繫解左右顧曰君何爲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中君之所與處者盡其使也。今寡人雖不肖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故無可令結之也。以上初學記卷九引同。太公黃鳳作鳳皇。履繫解。亦作繫係繫古通用。初學記引作係履。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德也。先慎曰以下文例之所上當有之字。中君之所與

居。皆其所愛也。故可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日廷且疑見之。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先慎曰拾要引韓子文王伐崇至黃鳳陵而戰繫解左右顧曰君何爲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中君之所與處者盡其使也。今寡人雖不肖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故無可令結之也。以上初學記卷九引同。太公黃鳳作鳳皇。履繫解。亦作繫係繫古通用。初學記引作係履。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德也。先慎曰以下文例之所上當有之字。中君之所與

居。皆其所愛也。故可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日廷且疑見之。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先慎曰拾要引韓子文王伐崇至黃鳳陵而戰繫解左右顧曰君何爲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中君之所與處者盡其使也。今寡人雖不肖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故無可令結之也。以上初學記卷九引同。太公黃鳳作鳳皇。履繫解。亦作繫係繫古通用。初學記引作係履。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德也。先慎曰以下文例之所上當有之字。中君之所與

居。皆其所愛也。故可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日廷且疑見之。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先慎曰拾要引韓子文王伐崇至黃鳳陵而戰繫解左右顧曰君何爲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中君之所與處者盡其使也。今寡人雖不肖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故無可令結之也。以上初學記卷九引同。太公黃鳳作鳳皇。履繫解。亦作繫係繫古通用。初學記引作係履。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德也。先慎曰以下文例之所上當有之字。中君之所與

居。皆其所愛也。故可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日廷且疑見之。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先慎曰拾要引韓子文王伐崇至黃鳳陵而戰繫解左右顧曰君何爲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中君之所與處者盡其使也。今寡人雖不肖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故無可令結之也。以上初學記卷九引同。太公黃鳳作鳳皇。履繫解。亦作繫係繫古通用。初學記引作係履。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德也。先慎曰以下文例之所上當有之字。中君之所與

居。皆其所愛也。故可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日廷且疑見之。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先慎曰拾要引韓子文王伐崇至黃鳳陵而戰繫解左右顧曰君何爲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中君之所與處者盡其使也。今寡人雖不肖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故無可令結之也。以上初學記卷九引同。太公黃鳳作鳳皇。履繫解。亦作繫係繫古通用。初學記引作係履。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德也。先慎曰以下文例之所上當有之字。中君之所與

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孔子侍坐於魯哀公。

爾雅折曰。自此至寧。使民諱上不見於上文。先慎曰。各本作御。藝文類聚八十五又八十六御覽九百六十七引御作侍。今據改。

哀公

賜之桃與黍。哀公曰。

先慎曰。各本無曰字。盧文弨云。家語子路初見篇有曰字。先慎案。藝文類聚八十五引亦有今據補。

請用。仲尼先飯黍

而後啗桃。

先慎曰。御覽事類賦二十六引啗作食。藝文類聚八十五又八十六引啗作噉。

左右皆拊口而笑。先慎曰。藝文類聚八十五引而作失。哀公

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

先慎曰。豐饒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爲上盛。

先慎曰。藝文類聚八十五引孔。果臝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

入廟。丘之聞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臝之

下。是從上雪下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八十五引作是。侵上忽下也。丘以爲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

也。先慎曰。先上嘗有桃字。

趙簡子謂左右曰。

先慎曰。各本無趙字。曰字。子作主。今據藝文類聚六十九御覽七百九引補。

車席泰矣。夫冠雖賤。頭必

戴之。屨雖貴。足必履之。

先慎曰。趙本屨履作屨。履下注同。藝文類聚引履作惡。貴作美。

今車席如此大矣。先慎曰。藝文類聚大矣作其大。

也。吾將何屨以履之。

先慎曰。依注屨當作屨。屨所履。清大矣。則更無美屨以履之也。

夫美下而耗上。言席美則屨又當美。屨則居上。有所費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引夫上有且字。注累字。張論本作求。先慎曰。藝文類聚引本作道。

妨義之本也。

先慎曰。藝文類聚引本作道。

則居上。有所費也。

先慎曰。藝文類聚引夫上有且字。注累字。張論本作求。先慎曰。藝文類聚引本作道。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爲殷禍。

先漢曰乾道本無禍字拾補作患盧文昭云張本作禍顯廣折云藏本有禍字今本有患字今據藏本補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

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西伯昌。先漢曰乾道本伯作戎今據趙本改盧文昭云張本作戎亦誤人臣

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爲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不以其賢爲其主。盧文昭曰上字當作臣今本不作欲誤

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者貴梟。先漢曰

體本無者字盧文昭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也。

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

爲害義。故不弋。先漢曰乾道本無義字顯廣折云今本害下有義字先漢案依上下文當有御覽八百三十二引有義字今據補又問儒者鼓瑟乎。

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先漢曰

位二字互易儒者以爲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

民諂上。諂下則朋黨諂上則尊敬○盧文昭曰往章敬張本作尊敬

四鉅者齊之居士。先漢曰乾道本鉅作詎盧文昭云詎張本作鉅顯廣折云張本作鉅王僧云困

是也今從藏本辱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

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

西門豹爲鄴令。清剋潔。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不事君左右也

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先慎曰。載道本無請字。顯廣折云。載道本今本有今據補。

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

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

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

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

治之。遂不受。不受豹所納之璽也。○先慎曰。張榜本無遂不受及往十一字。

齊有狗盜之子。與剛危子戲而相誇。先慎曰。剛經作頭案諸文。顯斷是之刑也。經與鍾作剛。盜子曰。吾父之

裘獨有尾。言裘尚有所盜之狗尾。○盧文弼曰。狗則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也。○盧文弼曰。廢疾之人上給其袴。故云然。注亦非。俞樾曰。疑注所據本作終不衣袴。故云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今涉注文有冬字。而誤終爲冬。則不可通矣。剛者既不衣袴。何有冬夏引作吾父冬夏獨有一足袴。與注所據之本不同。蓋相傳本異也。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先慎曰。經注作左畫圓。右畫方。

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先慎曰。舊述上今提行。御覽九百四十四引作以火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又九百四十七引作

以骨去蟻蟻愈多以肉驅蠅蠅愈至意。林肉作骨。藝文類聚九十七引亦作骨。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先慎曰。御覽六百二十四引。管仲曰。君

無聽左右之請。先慎曰。載道本請上有謂字。顯廣折云。載道本今本無謂字。按謂當作謁。先慎案。謂字衍。文御覽引無謂字。意林作君無衆人有請。經注作君勿聽左右之請。並無謂字。今據刪。

因能而受祿。先慎曰意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先慎曰乾道本無君字脫林受作授

韓本改官爲君非也今據御覽引增

韓宣子王謂曰子字誤曰。吾馬菽粟多矣。甚驪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騶盡

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爲多與之。先慎曰爲字一本作與盧文昭云與張本作爲其實少。雖無驪。亦

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顯廣折曰此條上文未見管仲曰。先慎曰乾道本無管仲二字辯察於辭。請

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弦商。盧文昭曰新序雜事四作寧呂氏春秋勿請立以爲大

理。登降肅議。以明禮待實。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行。墾草奴邑。奴入也所食之邑能入其

租稅也。○俞樾曰創當作邾邾進其邑也。作似者字之誤。舊注訓奴爲入。未詳其義。新序載此事。正作邾邑。當據以訂正。先慎曰管子小匡篇創作入。即舊注所本。俞氏失考耳。廣雅釋詁三入得也。辟地。生

粟。臣不如甯武。盧文昭曰武城字之誤。新序作威。顯廣折云呂氏春秋請以爲大田。三軍既

成。陳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顯廣折曰呂氏春秋作王子城父。先慎曰管子亦作

父甫古字並通。鑄王基碑以爲王子比干之後。請以爲大司馬。犯顏極諫。臣不如東郭牙。

請立以爲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

五先慎曰乾道本無五字顯孟獻伯相魯。顯廣折曰孟嘗作孟孟者魯邑杜預注太原孟縣是也。顯

當作晉先慎曰藝文類聚六十九引顯作懿堂下生薔薇。門外長荆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無衣帛之

妾。先慎曰乾道本無上有晉字。盧文昭云凌本無晉字。顯廣折云晉字上文所錯入也。今據凌本刪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

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一日。晉孟獻伯拜上卿。先漢曰各

本無晉字王留云晉卿無孟氏此或即晉語叔向賀韓宣子受貧事而致誤叔向往賀門有御。顧廣圻曰此下

先漢案王留非是顧氏已辨於上御蓋五百四十三引上有晉字今據補引作子無二與馬不食禾何也。顧廣圻曰上二字當作秣先漢曰御寬

當有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與何也。顧廣圻曰上二字當作秣先漢曰御寬獻伯曰。

吾觀國人尚有飢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多徒行。故不二與。先漢曰駘道本多作

御蓋引多字作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

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旂章。盧文昭曰旂所以異功伐。別賢不

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

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王留曰循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

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顧廣圻曰藏

有儉字誤接節以絮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言辭綽當錄之故可與也○盧文昭曰往亂語又

上當有私字何賀。先漢曰此下當有孔子

論晏嬰一事說見上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先漢曰三歸臺名古

他書以三歸爲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

疏。乃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偏上。一日。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

鼓而歸。自朝歸設庭有陳鼎。家有二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偏上。

孫叔敖相楚。王先謙曰上文言仲尼論管仲與孫叔敖則孫叔敖以下棧車也。柴車牝馬。糲飯

菜羹。先慎曰日本飯作餅王念孫云餅嘗爲餅餅與飯同見玉篇廣韻讀增飯菜羹猶言晚食菜羹耳餅與餅字字相相似傳寫往往訛誤（廣雅云餅食也方言往云饘或餅也爾雅釋言釋文曰餅字又作餅今本餅字並譌作餅）初學記器物部引此正作饘飯先慎案御覽八百四十九又八百五十四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均均作饘飯今據改 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

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偏下。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

尹。先慎曰令尹二字誤 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

人爲縣令。一人爲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

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夫樹相梨橘柚者。食

之則甘。先慎曰乾道本無夫字各本無粗黎二字盧文昭云張本有夫字先慎案藝文類聚八十 樹枳

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中牟無令。魯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趙齊燕也 邯鄲之肩髀。寡人欲

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邢伯子可。先慎曰各本邢作刑據御覽二百六十六引改 公曰。非子之讎也。

王先謙曰也 曰。私讎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

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趙武所薦四十六人於其君。先慎曰乾道本趙下另爲一

先慎案當據今從張本於其君三字各本無據御覽六百三十二初學記二十引補 及武死。各就實位。先慎曰御覽初學記引作及武

私德若此也。先慎曰御覽引此下更有武薦白屋之士十餘家九字初學記引有又曰趙武以薦白屋之士管庫者六十家十四字與御覽略有增省皆此佚文

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人。向武之 向曰。武立如

不勝衣。先漢曰乾道本無向曰二字今依拾遺補遺盧文昭云二字脫當有顯廣折云新言如不出口。

序雜事四云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為人也立若不勝衣云云

然其所舉士也數十人。先漢曰各本無其字皆令得其意。釋故向故得意〇盧文昭曰令士

曉先漢曰乾道本無令字御覽引而公家甚賴之。況武子之生也。不利於家。先漢曰各本

有盧文昭云藏本有令字今據補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為賢也。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為相。盧文昭曰韓詩外傳九又云魏文侯壇請先漢曰說苑

以為且幸釋已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迎而射之。先漢曰各本御作送藝文類聚

作題今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

擁汝於吾君。盧文昭曰故私怨不入公門。一日解狐舉邢伯柳為上黨守。先漢

道本無一日二字解下提行顯廣折云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

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先漢曰白孔六帖四十四引韓子曰趙簡王問解狐孰可為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先漢曰乾道本無遠字顯廣折云今

是今據補此條不見上經大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先漢曰夫不為人所容無所

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趙用

介異言介然而獨忠於主。先漢曰乾道本無忠字顯廣折云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

異於人臣也韓非子集解 卷十二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二二九

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羣臣。離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也。又且危父矣。盧文昭曰下矣字張本無

梁車爲鄴令。

先懷曰各本壽上有新字據白孔六帖十

其姊往看之。暮而後至。閉門。

先懷曰各本無至字。開門作門。開據白孔六帖增。改御覽四百九十二五百一十七引作暮而門開。

因踰郭而入。車遂則其足。趙成侯以爲

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

先懷曰白孔六帖引免之令作逐之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

顧廣圻曰上文云綺烏皆未詳先

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

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

先懷曰乾道本能下無之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之字。先懷案御覽引有今據補。

勞之

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 韓非子集解卷十三

##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爾廣折曰。合當作舍。形近誤。此舍與道勢與行皆相對。行去聲。讀之。雖一篇一之行句。例同。又用人篇。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五藏篇。舍必不亡。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之術。而道政績之事。句例皆同。王先謙曰。道由也行。如幸義。願不必說去聲。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姦萌。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爾廣折曰。遇當作遇。先慎曰。乾道本不作。而爾廣折云。而公知之。故不駕鹿。先慎曰。乾道本不作。而爾廣折云。而辭公知之。故與一二樂博。疑樂作樂。下同。俞樾曰。樂子即蘭子也。樂與蘭音近。說文門部。蘭。妄人宮接也。讀若蘭。即其例也。列子說符篇。宋有蘭子者。釋文云。凡人物不知生出者。謂之蘭也。是蘭子之蘭。即蘭之引申義。故比書以樂為之矣。先慎曰。說文樂從繼聲。樂從繼聲二字。聲同。釋名釋宮室。樂學也。其體上曲。學參然也。易中孚有孚。學如一本作學。是樂學二字義通。故本書段樂為學。蒼頡篇。樂一生。爾子也。說文學。一乳。爾子也。其言二樂者。謂昆弟皆來博也。則樂為學。段借仍當以雙生訓之。俞以變生訓之。俞以變為失其旨矣。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鳥。先慎曰。乾道本鳥變為馬。失其旨矣。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鳥。作焉。拾補作焉案。焉馬二字皆鳥字形近而譌。說作焉不誤。今從張榜本作焉。

二人主者。利害之輕重也。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射者衆。故人主共矣。是以好

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唐易之言弋也。爾廣折曰。易患在國。牟之請變。先慎曰。乾道本牟作年。爾廣折云。今本年作牟。說作牟。先慎案



作字是改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珎也先漢曰氏營作君與犀首甘茂

之道穴聞也先漢曰乾道本茂作茂顯廣折云諱本今本作茂按茂當作茂茂同字也古今人表作茂先漢案漢表用古文作茂本書例用今文作茂今從諱本說正作茂堂谿

公知術故問玉卮昭侯能術故以聽獨寢先漢曰以字當在能字下以用也言昭侯能用術故每聽必獨寢明主之

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三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醜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

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媼之決蔡姬也知貴不能先漢曰知

貴疑欲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頤皆違其情者也

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右經

一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除之先漢曰乾道本則下有其字盧文弼云一

本無則字王渭云其字衍先慎案張榜本無其字今據刪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始坐先漢曰乾道本無始坐二字盧文弼云張本有顯廣折云諱本今據補景公問

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王先謙曰以下文例中之句未嘗有矣字

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

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

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先漢曰歸謂歸其舍未醒承上酒酣言歸察思之恍然有得不待酒醒也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

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邪。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衆貧。先漢曰乾道本要作粟。今據趙本改。散府餘財以賜孤寡。

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惠施於民也。先漢曰惠施。當作施惠。已與二弟爭民。先漢曰惠施。當作施惠。

夏逃楚。公子尾走晉。先漢曰左傳子夏作子高。昭昭十年奔魯。夏逃楚。公子尾走晉。送奔晉。先漢曰左傳子夏作子高。昭昭十年奔魯。

景公與晏子游於少海。登柏臺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先漢曰二柄篇。作行之羣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貸。小斗斛區釜以收之。先漢曰左昭三年傳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鼈贏蚌。不加貴於海。先漢曰韓道本詳作詳。無加字。今依拾遺改增。君重斂而田成氏厚施。齊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先漢曰韓道本詳作詳。無加字。今依拾遺改增。

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先漢曰韓道本詳作詳。無加字。今依拾遺改增。

此文義相似史記載此歌正作苞。准此本以謳苞為韻。苞子為韻。史記作歸乎田成子。歸與謳則非韻矣。當以此

為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先漢曰晏子春秋外篇女作彼同等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

德歸之矣。先漢曰之歌舞當作歌舞之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法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

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為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

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

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先漢曰田成氏御覽一百六十一及一百七十七引無成字

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

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捐六馬之

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

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先漢曰

字衍擅愛即上請爵祿行之大臣也。禁擅愛之臣與下文禁侵陵之臣句例正同。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民。先漢曰

字衍擅愛即上請爵祿行之大臣也。禁擅愛之臣與下文禁侵陵之臣句例正同。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先漢曰

字衍擅愛即上請爵祿行之大臣也。禁擅愛之臣與下文禁侵陵之臣句例正同。之安車之安與馬之利。先漢曰

字衍擅愛即上請爵祿行之大臣也。禁擅愛之臣與下文禁侵陵之臣句例正同。車輿之安。即其證。釋車而下走者也。先漢曰

字衍擅愛即上請爵祿行之大臣也。禁擅愛之臣與下文禁侵陵之臣句例正同。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

先漢曰乾道本師曠下有不知二字。顧廣折云。議本今本無不知二字。先漢案御覽引亦無不知二字。今據刪。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

而以至矣。先漢曰拾補無以字。盧文昭云。張本有以字。顧廣折云。議本同。今本無以字。誤。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

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爲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勞者。蚤絕姦之萌。

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

盧文弨曰。家語政思篇作諸宰。先漢曰說苑臣術篇作諸令。家語即本說苑。

魯以五月起衆爲長

溝。當此之時。

先漢曰。各本時作焉。據御覽八百四十九引改。

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

先漢曰。漿飯。粥也。

要作溝者

於五父之衢而食之。

先漢曰。御覽二十二及一百九十五八百四十九引飯並作飲。下覆其飯並作覆其飲。

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

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食之。子路怫然怒。攘臠而入。請曰。

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

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食民。其不可何也。

先漢曰。各本無其字。據御覽引補。

孔子曰。

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倉之爲

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

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

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止徒役而食之。

先漢曰。各本止作令。據御覽引改。

將奪

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

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

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喬。華士。昆弟二人者。

顯廣折曰論

作諸荀子皆坐舊楊倞注引此土作仕先

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

顯曰御覽六百四十五引喬作獨無者字

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

至於營丘。使執而殺之。

先顯曰諸道本作使吏執殺之。盧文弨云載下脫而字荀子注引有先顯案荀子注引無吏字。御覽引作使執而殺之。今據改。

誅。周公曰。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

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

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

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

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爲

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

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爲君乎。不

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所以教於國也。

顯廣折曰諫本今本又下有非字誤

今有馬於此

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御之不止。

先顯曰御覽引御作引止作至

左之不

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爲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爲世之

賢士。而不爲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

左右矣。是以誅之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先讀曰北堂書鈔四十五引者下有名字。

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卻馬於門。而狂音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

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音。天下賢者也。夫

子何爲誅之。先讀曰北堂書鈔引無夫子二字。太公望曰。狂音也。先讀曰也。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

先讀曰北堂書鈔引。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爲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

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以旋其軫也。先讀曰韜讀本託上有許字以旋二字作於字顧廣折云藏本

今本無許字於作以旋今據改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爲不相也。公曰。夫馬似

鹿者。而題之千金。先讀曰事類賦二。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千金之鹿者。何也。

先讀曰各本于字作一無何也二字據論衡。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

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爲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辭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樂子者。曰。陽胡潘其於王甚重。先讀曰御覽七百五十四引潘

其作。而不爲辭公。辭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子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先讀曰張

日令之當。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聞。謁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先讀曰張

字二。公怫然怒。撫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之不爲文也。立有聞。時季羽

在側。顧廣折曰季羽未詳。曰。不然。竊聞季爲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乃輟不殺客。

而大禮之。

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虛文昭云張本有今據補

曰。曩者聞季之不爲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爲

文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闕私。廩獻良馬固車

二乘。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樂子因相謂曰。爲公者必

利。不爲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爲公。因私競勸而遂爲之。

先慎曰乾道本私作斯案私斯二字聲近而誤

張榜本讀本作私是樂子兄弟見薛公遺季因私相勸勉爲薛公斯字誤今據改

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

生。況錯之人主乎。夫剛烏者斷其下銳。

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細作領下有焉斷其下領五字今據御覽九百二十事類賦十九引增刪

則必恃人而食。先慎曰事類賦特作恃焉得不剛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

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二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

先慎曰惑字失續疑誤

其知見人惑之。不

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

爲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

俞樾曰知當作和字之誤也和與下讀字相義顧下文匿與意誠與行皆相爲

讀若作知則首句失其韻矣

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

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爲可以規之。

田子方問唐易鞅曰。弋者何慎。

先慎曰乾道本田上有圖今從讀本

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

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

先慎曰漢藝文志道家有鄭長者一節云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師古注則錄云鄭人不知其名袁淑真屬鄭長者隱德無名著書一節言道家事韓非得之世傳是長者之語因以爲名

曰。田子方

先讀曰乾道本無曰字顧廣圻云今本有曰字今據補知欲爲廩而未得所以爲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一日

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

顧廣圻曰漢書古今人表中有唐易子卽此上文云韜或其名

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其不

謹廩也

先讀曰乾道本無其字虛文昭云二字脫張本有今據補

故曰在於謹廩也王曰然則爲天下何以異此

廩

先讀曰乾道本王作故異作爲拾補爲作異顧廣圻云今本故作王下爲字作異今據改

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爲廩乎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爲而無見也其可以

爲此廩乎

國牟重於鄭君

先讀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聞君之惡已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爲德

顧廣圻曰句有誤俞樾曰引當作以曰當作日皆字之誤也錄書以字或作

日素本作以顧廣圻曰句有誤俞樾曰引當作以曰當作日皆字之誤也錄書以字或作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一日薛公相齊

齊威王夫人死

顧廣圻曰齊策無威字楚策云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云云不同

有十孺子皆貴於王

先讀曰各本有上

百二十六七百一十八引嗣又御覽

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

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

先讀曰乾道本闕下有之字顧廣圻云蘇本今本無之字先讀案北堂書鈔三十一引亦無之字今據刪於是



爲十玉珥而美其一。先慎曰張榜本玉獻王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  
在。而勸王以爲夫人。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所言。顧廣圻曰大字爲一句言秦策作立曰。寡人將

相子。甘茂之吏道穴聞之。

顧廣圻曰諱本同今本道作通諱策穴誤作而當依此訂先慎曰吳師道策補云韓非子道而作道穴以告甘茂。先慎曰

日竒道本以上有日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日字策無今據刪

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

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

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

治天下。犀首曰。衍。人臣也。

先慎曰竒道本衍下有其字臣下有者字盧文弼云其字者字一本無今據刪

不敢離主之國。居期

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

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

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

命。於是樗里疾已道穴聽之矣。

先慎曰竒道本已作也據張榜本趙本改

見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先慎曰

日竒道本無見字盧文弼云一本有見字今據補

犀首爲將。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月也。境內盡知

之。先慎曰竒道本月作日拾補作月盧文弼云日字譌顧廣圻云日當作月今依拾補改

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匈匈也。何道出。先慎曰

言人匈匈謂兵秋起攻韓何由出此言也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樗

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

已逃諸侯矣。先讀曰張榜本論本途下有入字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而無當。

先讀曰乾道本而上有通字盧文弼云通字衍先讀案御覽八百五引無通字

今據刪張榜本而諒有

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

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

可盛水。

先讀曰乾道本有下有乎字或本作乘水盧文弼云乎字按本無乘讀本作或今據刪改

則人孰注漿哉。今爲人主而漏其羣

臣之語。

先讀曰乾道本主上有之字盧文弼云之字衍張本無今據刪

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爲

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

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一日。堂谿公見昭侯曰。

先讀曰藝文類聚七百三十七御覽三百九十三

百六十一引

公作空下同。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卮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

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

爲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也。

先讀曰各本無也字據藝文類聚御覽引補

堂谿公

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惟恐夢言泄於妻妾。

申子曰。

先讀曰舊建上今提行

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爲天下主。

王與上文明德錄

酒酸

先讀曰各本然而作者然盧文弼云著然孫云文選與滿公琰書注引作綠先讀案藝文類聚九十四御覽八百二十八引並作然而今據改

怪其故。問其所知



韓愈子集解

卷十三 外傳說右上第三十四



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斃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他家之酒。問曰。何爲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一曰。桓公問管仲曰。先漢曰。乾道本無一曰二字。桓下擬行。顧廣折云。據本今本桓上有一曰二字。按有者是也。先漢案今依趙本連上補一曰二字。治國何患。對曰。最

苦社鼠。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燠之則木焚。灌之則塗墮。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則爲勢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謾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顧廣折曰。危當作安。說見上。安據連文。失其說者改之耳。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術不行矣。先漢曰。說本晏子春秋內篇。問上桓公管仲作景公晏子。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顧廣折曰。依下句當衍殺字。先漢曰。下句誅字乃施字之誤。不得據以爲例。誅殺謂罪而殺之也。殺字非衍文。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先漢曰。各本施作誅。據御覽六百四十五引改。尙書孟子並作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

荆莊王有茅門之法。孫綽讓曰。茅門下作勃門。說苑至公篇與此略同。亦作茅。案茅門卽雉門也。說文佳部。雉古文作。或省爲弟。與茅形近。而諫史記魯世家樂毅茅門卽秦穆定二年經之雉門兩觀也。諸侯三門。庫雉路外朝在雉門外。茅門之法。廷理掌之。卽周禮秋官司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也。天子諸侯三朝皆有廷。土巡守通先漢曰。孫說茅卽弟之誤也。御覽六百三十八引正作弟。可證。

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蹏踐雷者。廷理斬其軻。戮其御。於是太子入

朝。馬蹏踐雷。廷理斬其軻。戮其御。太子怒。先讀曰趙楚理之執法也。入爲王泣曰。爲我誅戮

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

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尙校也。盧文昭曰尙上

同校疑當作陳說施至公篇作下校上先讀曰此嘗作下校尙傳寫誤倒耳下校尙謂下亢上也

國策秦策足以校於秦矣高誘注校猶亢也校尙誤倒說施乘作棄校作陳皆劉向所易未可據臣乘君則

主失威。下尙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

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一日。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

法。車不得至於荊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荊門。孫詒讓曰說苑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

茅門之外廷理曰。顧廣圻曰說苑云少師慶車不得至荊門。非法也。先讀曰至荊門三字當重太子曰。王召急。不得

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笏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爲王泣曰。廷中多潦。

驅車至荊門。廷理曰。非法也。舉笏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

主而不諭。先讀曰北堂書鈔三十六引後有儲主而不屬。矜矣。盧文昭曰說苑作少君在後而

讀曰北堂書鈔引有矜矣二字矜與賢聲相近古通假文子上仁篇矜與賢讀矜矣是眞吾守法

之臣也。乃益爵二級。先讀曰御覽六百三十六引二作三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爲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

爵以子爲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爲能相萬乘。所不

寃也。

先慎曰寃與寃同荀子賦論充  
盈大字而不能擢往寃言寃

然疑家亦有蔡姬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

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

顧廣圻曰  
信字當衍

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

決之於蔡姬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爲能相萬乘而不寃也。論其親。則子

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姬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

人主皆有蔡姬。人主之蔡姬。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

繩之外也。

先慎曰繩  
謂繩墨

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

先慎曰韜道本無所字顧廣圻  
云藏本今本有所字今據補

繩之外與

法之內。雖也。不相受也。

先慎曰韜道本此下有如  
是則疑不得長臣矣九字

一曰。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欲

與子皆行。薄疑曰。姬也在中。請歸與姬計之。衛君自請。薄疑曰。

顧廣圻曰謹本  
重韓姬二字

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姬。

先慎曰以  
當作已

姬許我矣。薄

疑歸言之姬也。曰。衛君之愛疑奚與姬。

先慎曰韜道本無愛字顧廣圻云謹本  
無愛字今本有依下文當補今據增

姬曰。不

如吾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姬也。曰。不如吾賢子也。姬與疑計家事。已

決矣。乃更請決之於卜者蔡姬。

先慎曰韜道本無更字盧  
文昭云張本有今據補

今衛君從疑而行。雖與

疑決計。必與他蔡姬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爲臣矣。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詘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

顧廣圻曰  
反當作及

一曰。教歌者

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

顧廣圻曰謂當  
作爲先慎曰爲

謂古通用  
不必改作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

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先漢曰。乾道本無入字。顧廣折云。茲本

吾作五據。趙本改北堂書鈔三十六引正作吾。亦有今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先漢曰。乾道本無入字。顧廣折云。茲本

其兄曰。吳子爲法者也。其爲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

妾。然後行之。子毋幾索入矣。先漢曰。毋幾索入。謂毋望索入也。史記晉世家。毋幾爲君。臣不韋

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先漢曰。又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

衛而入荆也。一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爲我織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

效之。先漢曰。效。營作敬。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爲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

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而歸。先漢曰。乾道本無而字。顧廣

非卿覽四百三十三又八百九十八百二十六引並有而字。今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后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漬。先漢曰。壺

當作壺形。近生肉不布。先漢曰。左昭十六殺一牛。偏於國中。先漢曰。言一歲之功。盡以

衣士卒。先漢曰。功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馳關市之征。而緩

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

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不足。此

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爲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

失所以爲從公矣。孫臏曰：與生義同字，通。趙毅曰：當爲從，誤。言文公所言之事，誤從生，殺文正相對也。曰：然

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對

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

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

愛者，曰顛顚。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筴而憂。先漢曰：不行法則失信，行法則失貴重之臣故憂而不快。吏曰：請用

事焉。遂斬顛顚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

顚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

也，於是遂與兵伐原，克之。盧文弨曰：張本。伐衛，東其畝。顛顚亦云：東衛之畝。先漢曰：商君書。貴刑，原反鄭之碑，東衛之畝，衛譌作微說。兵下有東字。伐衛，東其畝。

顛顚亦云：東衛之畝。先漢曰：商君書。貴刑，原反鄭之碑，東衛之畝，衛譌作微說。兵下有東字。伐衛，東其畝。

取五鹿，攻陽，勝虢。顛顚亦云：東衛之畝。先漢曰：商君書。貴刑，原反鄭之碑，東衛之畝，衛譌作微說。兵下有東字。伐曹，南圍鄭。

反之陣。王翊曰：呂氏春秋反鄭之碑，高注反，覆覆鄭之碑。先漢曰：晉陸伐鄭反其陣，高注反，覆也。陣，城上女。垣與呂覽注異國語，此注上引賈侍中唐尚書說，蓋此注亦本前儒，雖未明其人，較反覆之義，殊長。商君書與呂氏春秋同。

罷宋圍，還與荆人戰城濮，大敗荆人。返爲踐土之盟，遂成

衛雍之義。先漢曰：乾道本，成作城，盧文。昭云：城字，訛今據拾補改。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

偃之謀，假顛顚之脊也。

夫涇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非如是，顛顚折曰：如當作知下同。不能使人

以半寸砥石彈之。今人主之於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欲治其國？先漢曰：乾道本，不重亂臣二字。願廣折云：今本重亂臣案。

非如是，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亂臣者，先漢曰：乾道本，不重亂臣二字。願廣折云：今本重亂臣案。



當重下屬  
今據論

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

白也。

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之堅白所愛。是以解左髀說右髀者。

顯廣  
折曰

議本同。今本以作證。誤按此當重以解左髀說。右髀七字先張曰。趙本作以不誤。

是身必死。而說不行者也。

# 韓非子集解卷十四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 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字願廣折云今本有下字今據補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令臣樂之故曰共也。何以明之。以造父於期。期善馭馬又能忍渴及至

昭曰往渴得先領子罕爲出處。平行國一國畏之因德田恒爲圃池。擅行貴人歸之因執儲

日趙本渴作竭亦誤宋君簡公弑。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田連成竅之共琴也。王庭誠能御車使其操

令共操彈則曲不成君臣共賞亦由是也。

一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法曲則亂君明於此。則正賞罰。而非仁下也。先慎曰

無而字願廣折云謀本今本非上有而字今據增今本仁下作不仁誤爵祿生於功。功立則誅罰生於罪。罪著則臣明於此。則

盡死力。而非忠君也。先慎曰韓道本無非字願廣折云今本而下有非字按依君通於不仁。

上文而當作非先慎按上脫而字此脫非字並改從今本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先慎曰上欲治強則必正法故不昭襄知主情。但當自求理以

君亦不須曲爲愛故君疾而壽者責之以二甲而不發五苑。應侯欲發蘇果以故飢人昭田鮪知臣情。但當立功蓋因不

故教田章。鮪教子章曰富國家自富利君身自利也而公儀辭魚。以爲違法受魚則失魚故不受○盧

三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齊王。以令燕王專任子之人

主鑒於上也。盧文昭曰上雖本作士願廣折曰諫本上作士按此當作下先慎曰上字不誤上謂上而

居者不適不顯。故潘壽言禹情。欲顯子之故謂燕王言禹傳位於益終令廢取之王錫崇子之人主無所覺悟。先慎曰

作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而況借於權乎。方吾知人皆知已不與同服者共事同族者共家恐其因同而擅已況君權可借臣乎

廟廣折曰衣於當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況借於誠乎。趙王惡虎目。而鑒明主

之道。王圖中虎目而惡之左右或言平陽君之目甚於虎目遂殺言者如周行人之卻衛侯也。

君名辟疆行人以辟疆天子司號故不令朝改名然後納之

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吏雖亂賢人不改操嚴之

三仁夏之龍逢是也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子率以正故明主治吏

不治民。民治矣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搖木本則喜本動引網綱則萬目張吏正則國治也故

失火之燬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

則役萬夫。明主執契亦然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驚馬。先漢曰張榜本牽

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策。則馬咸驚矣。願廣折曰此十九是以說在

是以說在例不獲推鍛平夷。榜槩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兌用趙

餓主父也。先漢曰敗

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高梁也。其患在趙

簡主稅吏。請輕重。主欲稅吏問輕重主不自定其輕重之薄疑之言。國中餽簡主喜而

府庫虛。百姓餓而發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公巡人見有餽

者以告仲曰國有腐財則人餽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爲之位也。宮有怨女則人老而無妻也

前綴飾後綴錯既不得前御後旁而快造父見之位發實則失必致敗也○先慎曰注乾道本得上有後字今從趙本刪

右經

一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意所欲馬必隨之也恣欲於馬者擅轡策之

制也。以轡策專制之故馬不違也然馬驚於出堯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策之嚴不足也

威分於出堯也。堯亦令馬可畏故曰威分王子於期爲駙駕轡策不用而擇欲於馬。先慎曰此下當更有

者五字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願廣折曰馬當作驚非芻水之利不

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

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孫詒讓曰革勒古字

也詩小雅蓼蕭傳革冲仲傳革響首也革即傳革亦即勒也田連成敷天下善鼓琴者也。先慎曰依上文然而田連鼓

上成敷擲下。先慎曰各本誤作擲拾補引孫詒讓云文選琴賦注引作顧願而不能成曲亦共

故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共字願廣折云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

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爲治以田連成敷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先慎曰依上

鼓人主又安能與其臣共勢以成功乎。先慎曰乾道本無其字拾一曰造父爲齊王

駙駕渴馬服成。令馬忍渴百日服習之故成也效駕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

期爲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堯伏櫪中。先慎曰乾道本無堯字願廣

子於期齊轡策而進之堯突出於櫪中馬驚駕敗。折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王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先慎曰與當作予。說文與黨與也。予推予也。義則下文作予。二柄篇亦作予不誤。民之所喜

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

大臣。君曰。閔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

政。故子罕爲出彘以奪其君國。罕用刑服國是由出彘用威。威權焉。○盧文昭曰。往用威。溜馬馬駒焉。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田成恆設慈愛。明寬厚。先慎曰。經

無成字。成乃其諡。此作成。恆複呂氏。素秋。順勢篇推南子入。開訓同並諡。簡公以齊民爲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恆以仁

厚爲圖池也。以仁濟物猶圖池也。○盧文昭曰。往猶張本作由與上注同。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以渴服馬。百日

而服成。服成請效駕齊王。王先謙曰。下服成二字當衍。王曰。效駕於圖中。造父驅車入圖。馬

見圖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驛而走。先慎曰。說文驛馬笑也。字

亦作。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之法。禁其衆久矣。而田成恆利之。是田成恆傾

圖池而示渴民也。一曰。王子於期爲宋君爲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願廣

未詳。先慎曰。手當爲毛之誤。馬欲飲其毛。先堅至今猶然。察毛吻文。謂察馬之毛與吻文也。後書王褒傳。駕吻飲

策而不進。於行說文。吻口邊也。此言毛色動則吻不至於傷。是其所駕之馬本欲馳也。故下文云。且發矣。於期因拊

而發。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卻之。馬掩迹。拊而發之。彘逸出於竇中。

先慎曰。逸當作笑。賈驥也。馬退而卻。策不能進前也。馬驛而走。轡不能止也。先慎曰。乾道本實作賀

作止。今。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先慎曰。乾道本實作賀

九十四六百三十三。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

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先漢曰：御羣引殺作死。

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爲出處，而

田成常爲圖池也。先漢曰：常拾補作恒，按常字。漢人避諱改讀本他作地誤。令王良造父共車。先漢曰：趙本令上衍今字。人操一

邊轡而入門閭，駕必敗而道不至也。先漢曰：入嘗作出。令田連成竅共琴，人撫一絃

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二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爲王禱。先漢曰：下文無家字。公孫述出見之，入賀

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爲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訾毀也。國語齊語訾，相其買高注列子說符：財貨無訾。張湛注：並云訾量也。量財貨曰訾。量民之貧富亦曰訾之。猶其

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

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爲治。一日，秦襄王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

牛塞禱。先漢曰：塞，賽義同。史記封禪書冬賽。秦漢賽賽報神福也。漢書樂並作塞。郎中閻過公孫衍出見之，曰：非社臘之時

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爲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

閻過公孫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

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爲過堯舜

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爲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屯亦罰也。先漢曰：屯無罰義一切經音義一引字音云。

也亦都也一都之中或里正或伍老量出二甲

閻遏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遏公孫衍

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爲過堯舜非直敢諫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爲之

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

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

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

因不爲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

先漢曰乾道本釋勢作適勢顯廣折云吾適勢句絕與民相收若是句絕吾適不愛不字當衍而民因不爲我用也因當作固

此以適勢適愛相對謙本今本勢上適字作釋非俞適云謙本作吾釋勢與民相收當從之上文云彼民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是言君民之間本是以勢相制若釋勢而用愛則吾適有不愛民途不爲我用矣故不如絕愛道爲得也文義本甚分明因釋適聲近又涉下句有適字故乾道本誤爲適勢顯氏謂適勢適愛相對非是先漢按俞說是改從謙本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

謂草本著地而生也○俞樾曰著字衍文蓋涉下文今發五苑之蔬草者而於草下衍者字又因草字及下蔬菜字皆從

草途又誤者爲著耳注謂草木著地而生殊爲曲說先漢曰俞說是蔬文類聚八十七御覽四百八十六九百六十四九百六十五事類賦二十六初學記二十八並引無著字草作果無下果字因誤衍已久姑存之

葵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

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果者

先漢曰乾道本果作草拾補作果盧文昭云謙本作草顯廣折云今本草作果按下文云不如棄蔬蔬而治五吳未詳先漢按作果者是也下文蔬蔬棗栗而蔬草屬故此補文云蔬果若作草字則傷而不備下云棄蔬蔬而治即其例經

注云應侯欲發蔬果以救人禁果二字本此是在所見之本俞不誤顯氏未之審耳改從今本御覽引作果蔬

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

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一日令發五苑之蔬蔬棗栗足以活民是使

民有功與無功互爭取也

先漢曰各本使作用功下無互字據義文類聚改

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

其釋之。先讀曰白孔六帖卷九十九引韓子秦亂應侯曰秦王五施之棄張足以活人請主發與之惠王依之張一日以下册文惠嘗為昭之誤

田鮪教其子田章曰。先讀曰乾道本連上今從張榜本趙本提行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

富而國。一日田鮪。先讀曰御覽八百二十八引鮪作修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智力故曰

自恃無恃人。先讀曰各本無日字據御覽引論

公儀休相魯。顧廣圻曰韓本同今本儀休作孫儀誤韓詩外傳三有先讀曰白孔六帖九十八御覽三百八十九九百三十五事類賦二十九引並作公儀休淮南子道應訓作公儀子高

往公儀休故尊韓士也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先讀曰御覽事類賦引國作邦公儀子不受其弟諫

曰韓詩外傳與此同淮南子作弟子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

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

不必能自給致我魚。盧文昭曰自給二字張本無顧廣圻曰自當作日先讀曰韓詩外傳淮南子無致我二字蓋本書一本作自給一本作致我致者讀於其下刊時失而後致雨

有顧氏不考而改自為日終不可讀張榜本無能自給三字亦非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

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為己者不如己之自

為也。

三。先讀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子之相燕貴而主斷蘇代為齊使燕王問之曰齊王亦

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

外事屬管仲。先讀曰乾道本無管字顧廣圻云韓本今本有管字今據補桓公被髮而御婦人日遊於市今齊王

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



聽其所使之

王儼曰之字衍戰國策無

一曰蘇代爲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

貢賜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

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

其亡何也

願廣折曰藏本同今本亡作任謀

曰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爲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

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潘壽

謂燕王曰

願廣折曰燕策作應毛壽燕世家同正義云一作屠毛甘陵縣本名屠索應云春秋後語亦作屠毛壽又引此

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

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子之名

而與堯同行也於是燕王因舉國而屬之

先慎曰乾值本無是字願廣折云今本於下有是字誤按此當依策衍於字屬下補子字

名而與堯同行也於是燕王因舉國而屬之

先慎按乾值本脫是字此當名按本書今據本增

子之大重一曰潘壽闕者

先慎曰拾補闕作隱盧文昭云藏本張本作闕願廣折云今本闕作隱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

先慎曰問對曰古何以如益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之將傳

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爲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

願廣折曰藏本同今本爲作璽誤按爲下當有王不幸棄羣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

史字先慎曰願說非爲字下屬讀于嬌反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

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翼者。嚴穴之士徒也。先慎曰：乾道本羽翼，作淺殆拾補作羽翼。

盧文弨云：張本作淺殆，願廣折云：今本作羽翼，先慎按：漢書張良傳太子相四，今嚴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視之資在子之也。

先慎曰：乾道本鴻作詩，願廣折云：詩諫本作曉，今本作視，按此未詳。先慎按：作視是也。說文：視，奪衣也。易：訟其或賜之，聲帶終期三視之，侯果云：視解也。鴻字從衣旁。

乾道本：鴻作詩，願廣折云：詩諫本作曉，今本作視，按此未詳。先慎按：作視是也。說文：視，奪衣也。易：訟其或賜之，聲帶終期三視之，侯果云：視解也。鴻字從衣旁。

人佯愛人，不得復愛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曰：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

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爲

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

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

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

之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遂重。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子，之二字，盧文弨云：舊不

重，張本有願廣折云：諫本重子之是也。張有今據補。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先慎曰：據經服衣也。不與同族者共家。

願廣折曰：不上嘗有居字。而況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

吳章謂韓宣王曰：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依張榜本趙本提行。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日不可復憎。不

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先慎曰：佯愛人佯憎人皆當重。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

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趙王遊於園中。左右以堯與虎而轅之。

轅而虎。先漢曰乾道本無之虎二字張榜本趙本之虎二字作轅之趙無注文顧廣折

云觀之二字此舊注誤入正文先漢按御覽九百七事類賦二十三引轅下有之虎二字虎字屬下讀今據增

盼然環其眼。環轉其眼以作怒也。○王僧曰盼堂

時亦非說文時恨視貌盼二字形與時近而誤

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

日事類賦注引本書云平陽君王弟也今本脫

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

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卻之曰。諸侯不

得與天子同號。

開辟疆土者天子之號

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熾。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

哉禁偪。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

名辟疆未必能辟疆故曰虛也。○先漢曰諸侯辟疆諸侯

四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偏。左右拊其本。而葉偏搖矣。

拊擊也。臨淵動也。

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綱。不一一攝萬目而後得。一

攝萬目而後得。

先漢曰乾道本不重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八字據御覽八

百三十四引增張榜本上句不字作若據誤本而改也

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

治吏猶引綱聖人猶張目

救火者。

先漢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

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

造父方擣。

先漢曰舊連上今提行

得有子父乘車過者。

顧廣折曰據本同今本得作時誤按得上有證文俞樾曰得當作見因古得字作尋故得與見

二字往往相混史記趙世家趙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留侯世家果見穀城山下黃石礪書見作得並其證也趙本改得為時非是顧氏疑得上有脫文亦失之

馬驚而不行。其子

下車牽馬。父子推車。

先慎曰父下衍子字

請造父助我推車。

顧廣圻曰推車二字當衍

造父因收器輟而

寄載之。

先慎曰輟而二字倒

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持策。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

顧廣圻曰

本驚作驚先慎曰驚字不誤

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令

使身佚。

先慎曰軼道本使身二字倒顧廣圻云茲本今本身使作使身今據乙

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

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勞。猶不免亂。

術則國之轡策也○先慎曰捨轡雖下有

使字盧文昭云張本有

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盧文昭曰致職本作制

推轂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爲法也。所以平

不夷。矯不直也。

掉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此二君者。皆不

能用其推轂榜檠。故身死爲戮。而爲天下笑。一日。入齊則獨聞掉齒。而不

聞齊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則威勢輕。而

臣擅名。一日。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閒自

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卽遽請於王。而聽其

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

顧廣圻曰下文無斗參作升石按此未詳孫詒讓曰商子定分篇主法令

之吏謹其右券木押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長印此押券卽右券木押押與押通說文木部檢押也參升二字疑衍

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

顧廣圻曰罷食卽絕後字當衍

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

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爲勸勉矣。王曰。諾。俄而已睡矣。吏盡揄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孫詒讓曰。升石當依上作。斗石斗升。體書形近而誤。王自聽之。亂乃始生。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兌爲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故劫於李兌。

五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踞轅而歌。前者止。後者趨。輦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至死。先漢曰。拾補至作致。盧文昭云。張本作至。顧廣圻云。韓本致。今本至作致。誤。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人之故也。

趙簡主出稅。先漢曰。乾道本稅下有者字。今據御覽六百二十七引刪。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先漢曰。辭意未完。當有脫文。

薄疑謂趙簡主曰。先漢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貪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及反。先漢曰。乾道本無及字。趙本有御覽五百四十一引。亦有今據補。桓公歸以告管仲。

管仲曰。先漢曰。乾道本不重管仲二字。顧廣圻云。今本重先漢按。御覽引亦重管仲二字。今據補。畜積有腐棄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諭宮中有婦人而嫁之。先漢曰。乾道本諭作論。據御覽引改。下令於

民曰。盧文昭曰。曰張本作也。顧廣圻曰。韓本同。今本曰作也。誤。先漢曰。御覽引亦作曰。丈夫二十而室。先漢曰。御覽引二十作三十。婦人十五而家。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耆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

仲曰有民老而無妻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

言飾之。○俞樾曰。挑當讀爲翟。下文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注云。馬有翟之文。是也。挑從兆聲。與翟聲相近。故

翟通作挑。向書顧命篇。王乃挑頤水。鄭讀挑爲翟。詩大東。鸛鳴。公子韓詩。能作煙爾。雅。釋魚。屋小者。挑。聚。聚。本挑作翟。並其例也。舊注不知挑即翟之假字。而訓爲應。應。辭矣。先漢曰。俞說是。御覽七百四十六。八百九十六。引挑作挑。拾補作挑。虛文。昭以挑。狗。狗。使錯。錯。錯。在後。錯。錯。也。以金飾之。○先漢曰。馬欲進。字爲。錯。非也。挑。挑。並翟之假借。錯。錯。在後。事類賦二十一。引錯作綴。

則鉤飾禁之。欲退。則錯鍛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爲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

言賞則有毀。罰則有譽。故不知其所由。○先漢曰。事類賦引民中立作治人。處急世注。即字。趙本作則。此亦聖人之所爲泣也。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

馬有翟前則有錯飾。後則有利鍛。先漢曰。翟道本。說下今本則下有有字。依進。則引之。先漢曰。翟道本。進上有榮字。顧廣圻曰。榮字。衛藏本。今本無進字。此誤。應先上文當補今據增。慎按。顧說是。榮字。不當有。今據張榜本。趙本。刪。又按。顧云。今本多與翟趙本合。推此條不。

同故出之。退則策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劍其

腳。造父見之而泣。

先漢曰。翟道本。無而字。拾補有。虛文。昭云。脫。張本有今據補。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策所以

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鍛在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

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

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爲也。

# 韓非子集解卷十五

難一第三十六 古人行事或有不合  
理韓子立義以難之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禮繁禮故曰繁。禮唯忠信。可以舉禮。故曰不厭忠信。戰陣之閒。不厭

詐僞。非謂詐不能制勝。故曰不厭詐僞也。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

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苟且取多獸。後必

無獸。先漢曰。乾道本無取字。必上有不字。闕廣折云。今本偷下有取字。無不字。先漢據此皆四字句。有取字。無不字。是也。改從今本。呂氏春秋孝行覽。義贊作焚。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以詐

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因詐得利。必以詐爲俗。故無復有忠信。○先漢曰。乾道本注。爲作僞。無作言。據趙本改。文公曰。善。辭雍季。

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先漢曰。呂氏春秋云。文公用。怨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

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

君所知也。願廣折曰。君當作若。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

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因小大緩急而對也。先漢

趙本下因字作問。願廣折云。諺本同。今本問作因。誤。按有當作在十字爲一句。先漢據願說。非問字。涉上文而誤。因大小緩急而對。謂因其問之大小緩急而對也。正承上凡對問者有因而言。若作問字。則文氣不屬。改從今本。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



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

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

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顧廣圻曰。拔拂同字。或當衍其一也。先讀曰。按今日之死不及與孟子救

死猶恐不暇。語意正同。拂即拔之複字。或一本作拔。一本作拂。按者旁注於下而失。謂耳。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

今日之勝。在詐於敵。先讀曰。詐。當作於。詐。敵。萬世之利也。先讀曰。乾道本也。字作而已。二字拾補。無而字。盧文昭云。而字。蘇本。張本。無已。

字。張本作也。今據刪改。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

謂。不厭詐僞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先讀曰。乾道本下。謂字作。請顧廣圻云。今本諸。作謂。先讀按。作謂是言。舅犯謂詐其敵。非謂詐。

其民也。請乃謂字。形近而譌。改從今本。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

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

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

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

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僞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

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也。不亦宜乎。先讀曰。乾道本無也。字。盧文昭云。此二句。

乃述仲尼之語也。字。脫。蘇本有。今據補。仲尼不知善賞也。仲尼不知善賞。妄歎宜哉乎。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暮年剛畝正。相繼故正也。○先讀曰。藝文類聚十一引作暮年而耕者。義略。河濱之

漁者。爭坻。坻。水中高地。釣者依之。舜往漁焉。暮年而讓長。先讀曰。藝文類聚引。東夷之陶者。皆聚。而下有德者二字。

苦窳。苦窳惡也。舜往陶焉。暮年而器牢。先懷曰藝文類聚引器下有以字。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非大人之事。○先懷曰趙本無往。虛文昭曰。張本有。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顧廣折曰。據本今本籍作耕。故籍借同字。先懷曰。願說是上文耕漁陶三項。此不當僅言耕也。躬藉處苦。卽下文以身爲苦而後化民之義。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爲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堯在上。容人爲惡。仲尼謂堯爲聖者奈何。○先懷曰。乾道本容作三改。從趙本。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

不爭。陶器不窳。王謂曰。今當作令。舜又何德而化。若堯以舜在上。則自有禮讓。何須舜以化之。○虛文昭曰。而張本作之。舜之救敗

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

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先懷曰。乾道本無吾字。物字願廣折云。藏本今本曰。下有吾字。

按依難勢篇。此無吾字。先懷按下文吾矛之利。與此吾楯之堅。語正相對。下以子之矛陷子之楯。兩子字與兩吾字。文又相照。乾道本脫吾字耳。難勢篇作譽其楯之堅。文法不同。不得緣以爲比。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三御覽三百五十三引。並有吾字。物字今據補。難勢篇亦有物字。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

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

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暮年已一過。三年已三

過。舜有盡。壽有盡。顧廣折曰。上有盡二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先懷曰。乾道本以字在已者上。拾補無足字。虛文昭云。已者。張本作有。已。該本作以。已。顧廣折云。以已當作

矣。已以已字句絕。以下屬者字。當衍先懷按。張榜本。趙本以字在有字上。是也。謂天下之過不止。耕漁陶三者

以舜壽之有盡而治無已之過。則所止者寡矣。因以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

字。該移於上。而虛顯並去者字。非也。今依張趙本改。

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暮年。舜猶不以  
先讀曰言使民從已之令也此說堯令從已。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

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庸主之所易也。  
願廣折曰。藏本同。今本讀作令。按此當作慙。外儲說右篇云。榜黎矯直。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爲政也。

管仲有病。  
先讀曰。乾道本。建上今依趙本。提行。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

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

易牙爲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嘗。  
先讀曰。乾道本。無味。君二字。願廣折云。藏本主下有。味。君二字。今本有味。君二字。先讀按。藏本衛主字。乾道本。脫味。君二字。

不愛其子。  
先讀曰。乾道本。情上有。惟字。願廣折云。藏本。今本無。惟字。今據。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妒而好內。豎

刁自官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聞方事君十五年。

先讀曰。乾道本。開上有。聞字。願廣折云。藏本。今本無。聞字。先讀按。聞即開字之誤。而衍。今據。

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宦不歸。

先讀曰。趙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僞不長。蓋虛不久。  
言蓋。蓋。虛。事不可久也。○俞越曰。矜字。無義。乃。務字。

之。僞言。務爲。詐僞。不可以長也。管子小稱。僞作。務僞。不久。蓋虛不長。是其證。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  
先讀曰。而。桓公弗卒。字。衍。

行。  
先讀曰。乾道本。無。而。字。虛。文。照云。藏本。有。今據補。及桓公死。蟲出戶。不葬。  
願廣折曰。尸當作戶。下同。

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  
先讀曰。度謂法度也。所以去豎刁。易

牙者。  
先讀曰。乾道本。無。去。字。願廣折云。藏本。今本有。去。字。先讀按。有。者。是。也。下。管仲。非。明。此。於。桓公。也。使。去。三。子。即。承。此。而。言。明。此。說。去。字。今。據。補。以不愛其身。適君之

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爲其主者。盡死力亦不愛身也。管仲

將弗用也。虛文昭曰：弗，張本作不。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欲君去忠臣也。先慎曰：弗，無欲字，拾遺有

虛文昭云：欲字，脫今據補。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

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

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爲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

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臣有功者，舉用之，自然姦不見用也。雖有豎刁，其奈君何？

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先慎曰：乾道本脫君市二字，顧廣圻云：今本與下有君市二字，依下文當補。今據增。君垂爵祿以與臣市，

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計臣力，臣計君祿。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

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王先謙曰：數字疑衍，上云

非有度者之言，下云管仲無度，即謂此度也。數字疑人所增。使去豎刁。先慎曰：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

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

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

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

貴而進論。顧廣圻曰：讀本同，今本無論字，按進字當依上文云：勇犯有。二功而後論，和氏云：然猶兩足新而費，乃論此論字之義。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

官修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

罰不僻於後。可賞賞，可罰罰，無所微差也。○顧廣圻曰：整讀，稱殺。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

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先慎曰。御覽六百三十三引五人作四人。高赫爲賞首。顧廣圻曰。赫他書作赦。先慎曰。淮南汜論人間訓說苑復思篇漢書古今人表並作赫。准呂氏春秋張子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矣。顧廣圻曰。折曰。

書作赦。先慎曰。淮南汜論人間訓說苑復思篇漢書古今人表並作赫。准呂氏春秋張子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矣。顧廣圻曰。折曰。

事。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矣。顧廣圻曰。折曰。

君臣之禮。是以先之。先慎曰。各本赫下有子字。按子字有御覽引無。今據臧本同。今本無家字。誤。先慎曰。御覽引無家字。呂氏春秋亦無。不必有家字。者是無家字者。非也。顧說泥。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不失

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矣。王僧曰。此因學紀謂所謂事在仲尼聞之曰。善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失禮。上

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

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

懼之。曰。竈生龜。先慎曰。乾道本作曰。龜生龜。給補曰。作穴。盧文昭云。穴。藏本作曰。龜。顧廣圻云。今本曰。作穴。龜作龜。按此當依趙策作曰。龜生龜。說苑權謀篇同。太元經窮上九亦龜曰。與曰。並形近而誤。據盧原校改。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

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失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字。今據

爲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臣有

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僅合臣程非有善可賞也。○先慎曰。乾道本注。可作不。據趙本改。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

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噫，歎息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盧文弼曰：除當作塗。淮南齊俗訓作欲塗。公曰：「釋之以爲寡人戒。」先慎曰：淮南子比下有孔子聞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羣臣失禮而弗諫，是經也。有以夫平公之不諫也疑此下脫文。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而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爲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先慎曰：待當作去。此人臣之禮義也。先慎曰：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

先慎曰：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顯廣折曰：夫爲人臣者，至此六十一字，當衍乃舊注之錯入者耳。先慎曰：顯說非此六十一字，專指臣下言。夫爲人臣者，至此

嚴父不加於子，反譬而喻之，尤足見周秦間之文法，非舊注所能及。且注家亦無此例也。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明也。先慎曰：趙本此及下不可明也，兩明字並作行。盧文弼云：趙本張本作明，下同。獨云：使

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弑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顯廣折曰：此爲兩過。顯廣折曰：讀本同。今本爲作謂，誤。先慎曰：顯說非爲謂同字。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爲亂。道爲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爲亂。道爲虜于穆公。先讀曰。端道本虜上無爲字。顯廣折云。以中國爲亂。句絕下句。同兩于字。當作于。藏本今本虜上有爲字。先讀按。有爲字。是今據補。道由也。道爲虜于穆公。由爲虜于穆公。難二篇伊尹自爲宰于湯。百里奚自爲虜于穆公。自亦由也。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其證于卽于之誤。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欲憂齊國。顯廣折曰。藏本欲作與。今本欲與兩有皆誤。而小臣不行見。先讀曰。行當作得。小臣之忘民也。先讀曰。小上當脫是字。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

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宜刑。德修而隱不爲臣。用故宜刑也。○先讀曰。端道本隱宜刑二字。下云當讀舊注。未諒今據增。若無智能而虛竊矜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爲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笄之役。晉代齊也。靡笄山名。○先讀曰。往代當作伐。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聞之。爲往救之。比至

則已斬之矣。郤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郤子曰：吾敢不分謗乎？

或曰：郤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先漢曰：乾道本無則字。願廣折云：韓本今本有則字。今據補。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徇。願廣折曰：韓本則作而，據當作不可二字。與上文不可救句相對。先漢曰：則下脫不可二字。耳。願廣則字亦非乾道本。徇作徇，據張榜本改。注及下同。勸之以徇，

是重不辜也。斬既不辜，徇又不辜，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郤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郤子奚分焉？斬若非罪

人，則已斬之矣。而郤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郤子且後至也。願廣折曰：韓本同。今本無

子字夫郤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徇既不辜，益得一謗。是子言分謗也。願廣折曰：韓本同。今本無

者，紂爲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此助爲虛，更益謗也。且民

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不得斬謂不辜也。且望郤子之得之也。望郤子正韓子之過。今郤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君上同惡，更何所望也？故曰：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

謗也。且郤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爲非也。不道其所以爲非，而勸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先漢曰：望絕當依上文作絕望。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郤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

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先慎曰：外儲說左下，貴作尊。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

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爲仲父。霄略曰：「顯廣圻曰：未詳。管仲以賤爲不可

以治國。」王謂曰：國當作貴。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爲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爲不

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

或曰：「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

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謂擅出其令故

曰不曰：「國無君，不可以爲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之所以信也。」

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丞都丞，官之卑者也。○先慎曰：文昭云：昭之

下徵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二官雖卑，奉命徵令亦不以尊卑爲節，故行也。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

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詘乎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

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

過譽。

韓宣王問於繆畱：「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繆畱對曰：「昔魏兩用樓

翟而亡西河。」樓翟，晉境也。○顯廣圻曰：樓翟，樓翟，晉境也。專見魏策舊注，誤。是先慎曰：說林上樓翟作犀首，張儀

二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與鄰國交私以示利，故曰外市也。則國必憂矣。

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曆王一用渚齒。而身死乎東廟。先漢曰。堯遭文昭云。手字。麟先漢。故虞說是。下則必有身死。虞食之。虞身死。即指渚王而言。明手為身之辭。拾禮作身。今從之。主父一用李兌。滅食而死。主有術。

兩用不為患。顧廣圻曰。漢本同。今本主下有誠字。誤。

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

先漢曰。堯遭本重爭字。盧文昭云。堯本不重。今據刪。

則專制而劫獄。

顧廣圻曰。一。下當有用字。

今置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

鄢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滅食之患。是膠鬲未有善以知言也。先漢曰。有當作焉。

## 難二第二十七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

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合。

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

先漢曰。且當作臣。

待市食。

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踴貴而屢賤。

先漢曰。踴即

何故。對曰。刑多也。

景公造。

亡。老反。○顧廣圻曰。造讀為寔。

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

或曰。晏子之貴顯。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

卒問而對非深恩也。亂國重典。豈惡刑多在。當與不當耳。不在

多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

苟不當雖少。猶以為多也。

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且不止。

顧廣圻曰。漢本且作北。今本且北兩有。皆誤。

即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尚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為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

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爲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

盧文昭曰非字

意林無先慎曰意林脫非字御覽四百九十七六百八十四八百四十五事類賦十七引並有非字

公胡不雪之以政。

先慎曰乾道本胡下有其字據御覽事類賦引意林亦無其字

公曰。善。

先慎曰乾道本會上有胡其二字張榜本無藝文類聚十九御覽事類賦引並無胡其二字今據刪

因發倉困。賜貧窮。論囹圄。出薄

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乎公乎。胡不復遺其冠乎。

先慎曰各本無其字及上乎公乎三字據藝文類聚御覽引補

意林冠上亦有其字

或曰。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

先慎曰小人以遺冠爲恥君子以遺義爲恥

使桓公發倉困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

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爲遺

冠也。盧文昭曰非字衍顧廣圻曰行當作遺先慎曰顧說是張榜本無非也二字不知上文行爲遺之誤而刪之也

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

遺義之恥於君子矣。顧廣圻曰茲本同今本遺下有宿字諒亦下當有生字

且夫發困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

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

遺冠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爲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雪恥哉。

昔者文王侵孟克甚。舉豐。

先慎曰各本孟作孟豐作鄭王引之云孟爲孟字之誤也竹書紀年帝辛三十四年周師取書及我書大傳文王受命二年伐我史記周

本紀文王敗耆國明年伐邠作孟者借字顧廣圻云克今本作克誤鄭他書又作

豐先慎按孟爲孟之誤堯爲克之誤御覽八十四引正作侵孟克甚舉豐今據改

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解炮烙之刑。

先慎曰各本以下有請字案此承上請入

洛西之垣而言不當有請字後人以下文請解炮烙之刑證此說之誤於此誤加請字今據藝文類聚十二引證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爲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爲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爲智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力也君之力也

先漢曰乾道本無君之力也四字盧文昭云孫詒穀云文選四子讎德論注引作臣之力邪君之力也邪此脫四字顧廣圻云讎下當有君之力也四字也讀爲邪新序四作乎先漢按張榜本有君之力

也四字今據補御覽六百二十引作君之力臣之力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言損益若女工顧創割縫隰朋善

純緣言增飾若女工之純緣也○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

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爲人臣

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

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也先漢曰乾道本無也字盧文昭云也字脫張本有今據補

何力之有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

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官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干而干亡。

先懷曰拾補于作孟盧文昭云蓋本題本同或改作虞願廣折云今本干作于下同按此未詳命微往干越猶言吳越淮南子原道篇干越生葛秀高壽往亦云干吳也是吳有干名而虞與吳古同聲而通用桓十年左傳正義云肅云虞姬姓也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爲虞仲之後虞中國爲西吳後世謂之虞公然則虞之始封本爲西吳蓋以別於荆蠻之吳因春秋經傳皆作虞而西吳之名廢矣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西北上有吳城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是爲虞公夫虞之故城謂之吳城是虞即吳也吳得稱干則虞亦得稱干也蹇叔處干即處虞也先懷按會說是本本作干形近而誤或作虞者不知干即虞而改爲虞也處秦而秦霸。

先懷曰乾道本脫虞字願廣折云今本有虞字依上文當有今據補非蹇叔遇於干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臣也。

盧文昭曰與或改而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閭也。一百。

先懷曰周策作宮中七市女閭七百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爲五百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尸不葬。

先懷曰尸當作戶以爲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爲霸。以爲君之力也。且不以豎刁爲亂。昔者晉文公慕

於齊女而忘歸。

先懷曰乾道本忘作亡盧文昭云亡張本作忘字脫一本有今據補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以舅犯霸。

先懷曰乾道本文公下無以字願廣折云今本公下有以字按依上文當有今據補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

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二。

有司三請皆曰告仲父而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

優能優

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

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乎哉。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爲勞於索人。何索

人爲勞哉。伊尹自以爲宰干湯。百里奚自以爲虜于穆公。俞樾曰。兩以字皆衍文。自由也。言由爲宰以干

湯由爲虜以干穆公也。難一篇故伊尹以中國爲亂道。爲宰干湯百里奚以秦爲亂道。爲虜于穆公。道亦由也。與此一律。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

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先漢曰。乾道本。逆作道。顯廣折云。藏本今本。道作逆。誤。先漢按

作逆是顯說。非改從藏本。今本。索賢不爲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

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

以度量準之。先漢曰。乾道本。脫以字。顯廣折云。藏本今本。有以字。今據補。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顯廣折曰。下以字當衍。

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

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

人者。不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先漢曰。乾道本。無得字。顯廣折云。今本有得字。依下文當有。今據補。管仲不死其君。

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

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

爲天下計也。爲其職也。夫不奪子而行天下者。顯廣折曰。藏本同。今本不下有難字。誤。先漢曰。張榜本有難字。旁注云。難作肯。

必不肯死君而事其讎。肯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

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



充溢之言引申之凡處假不實者通謂之窮窮言者虛言不可信以爲實下文窮實者虛實不可信以爲實也舊注釋爲苟且蓋謂爲生於學於義未切先謂曰聽字不誠雖生作聽形近而說玩下文自知

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窮貨君子不聽窮言不受窮貨子姑免矣先漢曰乾

道本李子作之今據張榜本趙本改

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窮言辯在言者

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顯廣折曰讀本今本也下有則非謂聽者必

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

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

爲窮貨也未可遠行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途過也無術以知

而入多入多者穰也穰豐多也雖倍入將奈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

適無早晚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先漢曰乾

道本私上有和字顯廣折云讀本今本無和字先漢按私和二字形近而誤衍此與上不以小功妨大務句相對成文不應此多一字據讀本刪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

於織紵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

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

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賈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官室器械

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人多皆人爲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

不加大而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盧文昭曰張本功作工一物者皆入多非山林



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寃貨者，無術之言也。

先漢曰：乾道本

言作害，顧廣折曰：諫本今本害作言，今據改。

趙簡子圍衛之鄆郭。先漢曰：鄆郭同義，鄆當作附，呂氏春秋貴直篇作附，郭高注附郭近郭也。鄆附聲近而誤。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不及。

簡子以犀爲奇櫓而自臥之，櫓櫓類也。〇先漢曰：乾道本無不字，盧文弨云：犀楯犀櫓，呂氏春秋貴直篇作犀楯，屏櫓所下脫不字，往校字疑作櫓，又臥字疑先漢按盧說是，今依拾遺補增不字，犀楯也。說見

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先漢曰：趙穆，本鳥作鳴。吾之士數弊也，行人

燭過。先漢曰：燭子華子去趙篇，燭過，先漢曰：乾道本脫士字，顧廣折云：諫本今本無士字，先漢按有士字是，今據補，御覽三百五十一引呂氏春秋土何弊之有，今呂書亦脫士字。昔者吾先君獻公

奔國十七。先漢曰：呂氏春秋作兼國十九。服國二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

卽位，淫術暴亂，身好玉女。先漢曰：張榜，本玉諫王。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先漢曰：呂氏春秋作秦人，魏我遷去絳七十。

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受之。先漢曰：乾道本受作授，顧廣折云：授當作受，先漢按張榜本作受，今據改。圍衛，衛取鄆。顧廣折曰：呂氏春秋

城濮之戰，五敗荊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

先漢曰：乾道本無下有士字，顧廣折云：諫本今本無士字，先漢按呂氏春秋亦無士字，此涉下文而衍，今據刪。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

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

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見

所以用人也。文能以賞信必罰未必，去櫓親立於矢石間，簡子未可以遽去櫓櫓也。先漢曰：乾道本簡子未可以遽去櫓櫓也，今本簡子未可以遽去櫓櫓也。

增上云億子乃去親遠立矢石之所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所以輕犯

及此即承上而云作釋字是今據改親愛○王僧曰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犯難救親百人無一人言孝稱也今以為身處危而人尙可

戰是以百族之子於上皆若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能孝於親者尙百無

孝哉是誣也○顯廣折曰藏本同今本百族之子下有愛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

信人輕敵矣顯廣折曰人刑重而必失人不比矣顯廣折曰藏本同今本無失字據長行

徇上數百不一失顯廣折曰藏本同今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

然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人之行先慎曰藏道本一作失拾補作行人未知用衆之道

也先慎曰藏道本無行字用字顯廣折云今本有行字藏本今本有用字今據補

# 韓非子集解卷十六

## 難三第三十八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繻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繻氏音非

字繻當依論衡作繻字書無繻字史記陸吏傳云齊南閔氏繻音義云音小兒癩病也即此姓繻當是其里也 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

以觀民。繻廣折曰繻本今本觀作勸論衡作勸按此以觀爲是觀示也 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

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繻氏子。先慎曰乾道本無問字繻廣折云繻本今本有問字先慎按論衡亦有問字今據補 子服厲伯對

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繻廣折曰之當依論衡作子先慎曰論衡當作會 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

子服厲伯也。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

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

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及也。閔奎聞姦俱當賞也。先慎曰乾道本及作力繻廣折云繻本今本力作及先慎按作及

是今據改下此宜毀罰之所及也 正作及。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

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

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繻廣折曰

王當 作主。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

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先慎曰獻公一披斬其袂。文公奔翟。惠

公卽位。又使攻之。惠實不得也。

顧廣圻曰惠實當依左傳作潰潰

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

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卽至。惠實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

對曰。君令不一。除君之惡。惟恐不堪。

先漢曰乾道本無惟字。顧廣圻云。諸本今本有惟字。先漢按左傳亦有今據補。蒲人翟人。

余何有焉。

當時君爲蒲翟之人無臣之分則何有焉。○盧文昭曰。往無臣之分之馮改主。

今公卽位。其無蒲翟乎。且桓公置射

鉤而相管仲。君乃見之。

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公能

聽寺人之言。而棄斬祛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後世之君。明不及

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以不忠之臣。事不明之君。

先漢曰乾道本以字在臣字下。顧廣圻云。今本以字在不

字上先漢按此

嘗乙今據改

君不知。則有燕操也。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

君必不誅。而自以爲有桓文之德。是臣讎而明不能燭。

顧廣圻曰。諸本同。今本讎下有君字。

多假

之資。自以爲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

王先謙曰。韓子此言殆爲楚魏相張儀之類而發。

且寺人

之言也。直飾。

非誠言也。○先漢曰。趙本注誠作諛諛。

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死君後生。臣不

愧而後爲貞。

注不字疑必顧廣圻云。今本復作後後復後互誤。生下當更有生字。先漢按今本復作後是也。此言君死後臣生不愧如荀息立奚齊立卓子之類。而後復爲貞。若君朝卒而讎立後臣事之非貞也。此與下文語意相承接。極爲明顯。乾道諸本誤後爲復其義逾晦耳。上後字不謬。盧顧說並非改從今本。

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

人有設桓公隱者。

先漢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射。

先漢曰乾

頃本射作對盧文昭云對藏本作射今據改

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土，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

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俳優侏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土，而以爲治，非其難者也。夫處勢而不能用其有，

頃本勢作世盧文昭云世張本作勢廟廣圻云藏本世作勢是也今據改

而恃不去國，

廟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特作從教特當作恃

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茲而見隱微，必行之令，雖

遠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置商臣

以爲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弑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

先漢曰六微篇宰作朝說

見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反。

廟廣圻曰州諫爲周見六微篇

分而爲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之

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藉，雖處耄老，

先漢曰乾道本耄老作大臣誤改從趙本庶孽卑句寵無藉謂所寵之人無備以耄勢也

晚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

借人成勢而勿使侵害己。

先漢曰乾道本無使字盧文昭云使字脫張本有今據補

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

二難也。

先漢曰二后猶並后也二難上依上下文當有可謂二字

愛孽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而不敢隅君，

廟廣圻曰諫本

同今本獨作偶我隅當作趙先漢曰隅隅形近易誤詩抑維德之隅說碑作偶是二字古人已有誤者此隅當作偶願說非

此則可謂二難也。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

先漢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

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

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先慎曰。趙本其作於。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謂以大夫之業世賜與焉。慶也。○先慎曰。往世趙本。作也。盧文昭云。葉也。當作桑地。又慶也。當作慶者。故曰。政在節財。

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葉民有倍心。先慎曰。乾道本葉作惡。盧文昭云。惡。張本作葉。今據改。而說之悅

近而來遠。先慎曰。乾道本說上有說字。願廣折云。藏本今本無。藏字今據刪。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爲政。無功者受賞。

則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先慎曰。乾道本無政字。願廣折云。藏本今本有。今據增。以亂政治。

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公之明。

盧文昭曰。紹。凌本作俗。願廣折曰。句有說。孫詒讓曰。經當作詔。詔。誥告之以尙明之義。紹。詔形聲並相近。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

禁。而使與不行。惠以爭民。願廣折曰。藏本同。今本不作天下二字。按不字當作下形。近誤。今本添天字。誤甚。非能持勢者也。夫

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特

爲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

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於其所易也。願廣折曰。藏本今本難下有者字。爲大者於其所細也。

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得君。願廣折曰。得當作德。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

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願廣折曰。罰當作賞。故疾功利於業。先慎曰。掉。續疾作習。盧文

昭云張本作疾顯廣折云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有之。顯廣折曰智讀爲知按此老子第十七章文此言太

上之下。民無說也。盧文弨曰張本無民字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

遠。亦可舍已。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

伐之論也。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

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賢。故三子得任事。燕子噲

顯廣折曰韓本同今本子作王說賢子之而非孫卿。顯廣折曰孫卿者故身死爲僂。夫差智太宰嚭而

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

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顯廣折曰不自賢。顯廣折曰賢功自徇也。顯廣折曰

本重功字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謀之於功。故羣臣公正而無私。先慎曰就道本正不

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說以節財。

是使景公無術以享厚樂。先慎曰以享厚樂就道本作使智。空一而獨儉於上。未免

於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里。而桓公

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爲五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爲君不

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者。

謂之貧。先慎曰依上文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

必聞。聞者必賞。汗穢爲私者必知。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公。先慎曰就道

字願廣折云藏本今本無方字按句有韓先慎按方字衍然故即然則也王引之經傳釋詞云民士竭力故治則也處臣盡忠於上與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勉於上一律公上不當有方字今據刪

於家百官精勉於上精廉修倍景公非國之患也但如上雖修非國之患也然

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

也知下明願廣折曰也下當有說文此知下明則云云哀公之無患也下文知下明則則禁於微禁

於微則姦無積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禁於微三字願廣折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

公私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

精沐王謂曰精沐二字疑孫詒讓曰精沐疑當為精悉說文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

不貪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韓子以齊桓侈於榮紂猶未腐德形於輪墨著

由此也○先慎曰趙本無此注文盧文昭云趙本有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先慎曰乾道本東作東願廣折云論衡東作東聞婦人之哭

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聞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願廣折曰論衡絞作

異曰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

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不以法度而用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

先慎曰乾道本姦必作必姦據趙本改論衡非韓篇正作姦必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典主也謂因事而責

成作城乾道本注不察參伍之政先慎曰論衡政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先慎曰乾



專顧廣折云議本今本毒作盡按此以毒與勞對文先慎案  
顧說非論衡亦作盡今據改論衡特作待誤當依此訂正 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

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偏知物故因物以治物謂若因龍以治鱗蟲因鳳以治羽鳥也○先慎曰乾道本故下

有則字顧廣折云今本無則字會稽云故則二字無義趙本則則字當從之惟此文以知人舊注於上句寡不勝衆

管云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故因物以治物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故因人以知人舊注於上句寡不勝衆

云言智不足以偏知物也於下句寡不勝衆云言君不足以偏知臣也傳寫 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

誤入正文而又有錯謄遂參差而不可讀矣先慎案會說是則字依趙本刪 者言君不足以偏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

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則羿誣矣羿驩拿射見雀未啖一一得之故曰誣也○先慎曰乾道

本不重羿字盧文昭云 以天下爲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

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己之曾察爲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

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矣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左右對曰弱於始也今之如

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常芒卯盧文昭曰常張本作管下同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常芒卯率強

韓魏猶無奈寡人何也顧廣折曰案下有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助弱韓魏以攻秦左右對曰

甚然中期伏瑟而對先慎曰各本伏瑟作推琴顧廣折云史記魏世家云中旗瑟琴索隱云按戰國策作推琴春秋後語中旗伏瑟而韓子作推瑟說苑作伏瑟文各不同按索隱

引此作瑟是也推當作馮馮伏同字難二篇云師讀伏琴 日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

而笑之先慎按御覽四百五十九引作中旗伏瑟今據改 知氏最強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伐趙先慎曰各本又率作而從今 據御覽改說苑亦作又率 權以晉水

城之未沈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爲參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

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  
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今足  
下雖強。未若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先漢曰其字疑衍此天下方用  
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

或曰。

先漢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也有過。凡明主之

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強天下。無奈何也。而況孟常芒卯韓魏。能

奈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耳。魏齊。先漢曰乾道本不重如字盧及韓魏猶能

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問乎。自恃其不可侵。先漢曰乾道本夫不自恃

則強與弱。奚其擇焉。先漢曰乾道本無則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則字今據補夫不能自恃。先漢曰乾道本夫不自恃

而問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

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其國。先漢曰其拾補作人盧文昭云其字謬先漢案盧說非其指韓

魏言即上汾水。臨安邑。絳水。臨平陽也。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爲飲杯之故也。今昭王乃問

孰與始強。其未有水人之患也。先漢曰乾道本未作畏也作乎盧文昭云按本素本畏作未乎

水人之患與安有肘足之事。文法一律今據改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勿

易。此虛言也。且中期之所言。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中期之任也。此中期

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諒昭王也。而爲所不知。豈不妄哉。左

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其曰甚然。盧文昭曰四字句則諛也。申子曰。治不  
諭官。雖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中期之  
對皆有過也。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  
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證。先漢曰。崑道本證上有說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下說字。先漢按說字涉上文而衍。今據刪。見其不  
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

或曰。廣廷巖居。衆人之所肅也。晏室獨處。會史之所侵也。先漢曰。侵證本作侵。古字通用。觀

人之所肅。非行情也。顧廣圻曰。蓋本同今本行作得誤。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爲飾也。好惡在所  
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  
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  
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  
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胷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先漢曰。張榜本衆作重。故  
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  
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於室。

言於堂蕭堂非法術之言也

難四第三十九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寡君一等。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懷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亡臣而不後君。顯廣折曰。據本今本不重亡字。按當後二字。先讀曰。按此相傳當日之語。不同。應各依本。書爲是。亡臣。即下其所以亡其失。所以得君也。亡臣之亡。讀若忘。孫子自忘已。尙爲臣。故與魯君並行而不違。下文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正申亡臣而不後君之說。顯氏依左傳改本。書失本。書指矣。過而不懷。亡之本也。

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

顯廣折曰。伐當作代。代之代爲君也。下文盡同。

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

之。故有齊晉臣而伐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

先讀曰。依上文晉齊當作齊晉。

孫

子君於衛。

顯廣折曰。句絕。

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

王先謙曰。臣之君。謂臣變而爲君也。

君有失也。故臣有

得也。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臣。不察。

顯廣折曰。二字句絕。先讀曰。命與言通。書大禹謨。咸聽朕命。墨

子衆愛。簡下作咸。聽朕言。禹謨。即本墨子改言。爲命。可見古人命言二字相通。此謂穆子不言衛君有失之當亡。而言衛臣有得之必亡。是謂不明。

魯不得誅衛大夫。而衛

君之明。不知不懷之臣。孫子雖有是一也。臣以亡。

顯廣折曰。據本同。今本無亡其二字。誤。按臣當爲巨。臣巨同字。其

所以亡其失。所以得君也。

以亡其失。所以得君也。

顯廣折曰。據本同。今本無亡其二字。誤。按臣當爲巨。臣巨同字。其

所以得君也。

或曰。

先讀曰。前三篇皆一難。此篇先立一義以難古。人又立一義以自難。前說其文皆出於韓子。

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奪君者。以得

相踦也。故非其分而取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

桀索嶠山之女。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離。先漢曰乾道本穆作謂顯廣折云今本謂作離今據改 湯身易名。顯

折曰未詳先漢曰路史桀殺關龍逢傷閼而數使人哭之桀怒囚湯於夏臺已而得釋以下文受晉例之當即此事 武身受晉。顯廣折曰而海內服趙咺走

山。顯廣折曰咺當作宣左傳宣子未出山而復是其事也 田成外僕。顯廣折曰藏本同今本田下有氏字誤此當有成字即田

齊晉從。則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後以

君處之也。趙用賢曰非必奪君之位分所當得也 今未有所以得而行其所以處。是倒

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尅而奔齊。景公禮之。顯廣折曰諫本今本重齊字誤 鮑文子諫曰。不可。

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先漢曰伐下衍於字 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

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景公乃囚陽虎。

或曰。先漢曰就讀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上

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閒。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功。制萬乘

而享大利。則羣臣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疏拙敗。羣臣之未起難也。

其備未具也。羣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

下。以欲攻上。是疏而拙也。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虎。顯廣折曰諫下當有脫文本云不使

拙虎下文云不知齊之巧臣其證也 是鮑文子之說反也。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

臣忠君懦而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赦之謂嚴不知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

先漢曰乾道本故上有殺字始禮無盧文昭云赦字衍今據左

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臣弑父鄭去疾予弟

顧廣圻曰與左

傳不同鄭世家亦云聖者靈公庶弟而去疾之兄也而魯桓弑兄五伯兼并而以桓律人

先漢曰桓上嘗有三字

則是皆無

貞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虎爲亂於魯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

承爲亂也君明則誅知陽虎之可以濟亂也

先漢曰諺知趙本作知諺諺字句知下屬

此見微之情

也語曰諸侯以國爲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赦之實也

先漢曰乾道本故上有殺字

字據拾補則誅陽虎所以使羣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未

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羣臣之有姦心者而

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說何以爲反

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卽位懼其殺已也

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也

盧文昭曰亶左傳桓十七年傳作亶變此因形近而誤下公子圍傳作達亦然

君子曰昭公知所惡

矣公子圍曰高伯其爲戮乎報惡已甚矣

或曰公子圍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

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慝怒

有怒不行且舉之故曰慝怒

慝怒則臣罪輕舉以行計

顧廣圻曰積本同今本臣下有懼字按臣罪當作罪臣此下當重有罪臣輕舉以行計七字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

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同

衛侯怒而

不誅故褚師作難。

先漢曰韋道本褚作褚據趙本改

食寵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殺君。君

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

曰。知所惡。

先漢曰韋道本無曰字。按當有盧文昭云。應本無顯廣折云。識本同。今本故下有曰字。按當有舉字。先漢按有曰字。是今據補。

以見其無權也。人君

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

含憤懼死以微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

先漢曰昭公當作高伯昭公含怒未殺不得言昭公之報

惡此即離公子圍高伯其爲戮乎報惡已甚矣。惡今本皆誤高伯爲昭公文義不可通矣。

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

先漢曰韋道本無下報字。顯廣折云。識本

今本有報字。今據補。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

顯廣折曰。獄之患。句絕以當作已。以讎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

三卻。而樂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禍。

顯廣折曰。未詳。

吳王誅子胥。而越

句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弑。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也。

先漢曰

韋道本公子公顯廣折云。今本公子父作子公。誤。先漢按作子公。是上子公。殺君與褚師作難。言是其證。改從今本事見左傳。

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

可誅而有誅之心。怒之當罪。先漢曰韋道本之作其盧文

昭云其素本作之。今據改。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

夫未立有罪。卽位之後。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

先漢曰韋道本齊下有故字。顯廣折云。識本今本無故字。國語

昔齊駒馬經以胡公入於貝水。卽其事。今據補。

字爲一句。猶有後患。况爲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

當。而以盡爲心。是與天下爲讎也。則雖爲戮。不亦可乎。

先漢曰。捨補乎下有哉。字。盧文昭云。脫張本有。

衛靈公之時。

先漢曰韋道本無公字。盧文昭云。脫張本有顯廣折云。識本有公字。是也。七術篇有今據補。

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佞僞

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

先漢曰乾道本該作踐拾補作踐今據改七術篇作踐亦誤

公曰。奚夢。先漢曰此下當作七術篇有對曰二字

見竈者。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先漢曰乾道本問下無見字拾補有七術篇有今據補拾補夢下則見字

非

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

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

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竈。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

彌子瑕。而用司空狗。

顧廣圻曰雍鉏趙策作雍追先漢曰孟子衛策作雍追說苑至公篇作雍辟皆音近通借

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

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寢而壅焉。顧廣圻曰

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煬已也。不肖

者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誅。而使賢者煬已。

先漢曰乾道本已上有主字顧廣圻云今本無已字誤接依下文當衍主字先

漢按拾補有已字無主字盧文弨云主字非今據刪

則必危矣。先漢曰乾道本必危二字作賢諫顧廣圻云諫本今本賢作必危二字按依下文是也今據改

或曰。屈到嗜芰。文王嗜菖蒲菹。非正味也。而一賢尙之。所味不必美。晉

靈侯說參無恤。

顧廣圻曰未詳

燕噲賢子之。非正士也。

先漢曰乾道本重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不更有之字是也今據刪

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賢用之。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下賢字誤

與愛而用之同。

顧廣圻曰王僧曰句經

賢誠賢而舉之。

顧廣圻曰六字爲一句

與用所愛異狀。

顧廣圻曰狀字衍

故楚莊舉叔孫而霸。

王僧曰叔孫當

作孫

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



所愛衛奚距然哉。

先慎曰補蓋下有獨字臣作詎盧文弨云臣字非顯廣折云臣讀爲違先慎按顯說是

則侏儒之未見也。

先慎曰乾鑿本

見上有可字盧文弨云可字據秦本無今據刪

君壅而不知其壅也。

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

加知之也。

顯廣折曰之字當衍

日不加知。

顯廣折謹本同今本日作日誤

而使賢者湯已則必危而今以加

知矣則雖湯已必不危矣。

# 韓非子集解卷十七

## 難勢第四十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

先漢曰：初學記二御覽十五事類賦三引霧作霽。

而龍蛇與蟻

蟻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

先漢曰：張本賢上有故字。

不

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爲天子，能

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

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

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臣賢

者也。盧文弨曰：岳疑正之，謂正古正字。墨子往往用此。顯廣折曰：句有誤，俞樾曰：岳乃論字之誤，謂顯廣而爲此字，又因誤爲岳也。上文云：賢人乃論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此即勢位足以論賢者之說。趙本作任賢者，乃不得其字而應改不可從也。

先漢曰：俞說是張榜本亦改作任。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爲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

然，夫釋賢而專任，勢足以爲治乎？

先漢曰：葛道本釋作擇，補擇作釋，顯廣折云當作釋，今據改。

則吾未得見也。夫

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之也。

盧文弨曰：下之字，按本無。王先謙曰：此與下蟻蟻之材薄也對文。明下之字，衍

今雲盛而蟻弗能乘也。霧醴而蠃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醴霧之勢，而不能

乘遊者，蟻蠃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爲之雲霧，而

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以治天下也。其勢

顧廣圻曰：「張本無以也，其勢四字先讀。」  
 日張榜本無以也二字，按其勢二字屬下讀。  
 何以異桀之勢也。亂天下者也。  
 盧文弨曰：「一本無者字，顧廣圻。」

日藏本今本無上  
也字按也當作以  
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  
顏廣明曰兩已字  
當有誤未詳俞樾

曰雨已字當作人之已卽以勢而言勢者人人得而用之不能使賢者用我而不肖者不用我也願氏由不達古人語意耳

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

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盧文弨曰一本無矣字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

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

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傅翼也桀紂爲

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

之事非必有四行也。總略  
即非桀所爲。顧說太泥。**桀紂得乘四行者。**  
顯廣圻藏本。乘作威。今本四作肆。皆誤。乘當作兼。下文云  
未始行一其謬也。先領曰。乘下脫勢字。四當作肆。肆行卽

指盡民力傷民性顧說非南面之威爲之翼也。使桀紂爲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

先慎曰言匹夫一行桀紂之暴亂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先慎曰乾道本暴下有風字屬

廣圻云今本無肩字按句有誤先漢按無肩字是改從今本此謂桀紂得有天下之勢以爲之傳翼所以暴亂之事感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

未有位也。顧廣圻曰未當作未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

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

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先漢曰韋道本無巧字。顧廣折云。豫本今本有巧字。先漢案沿要亦有今據補。今以

先漢曰韋道本無巧字顧廣圻云藏本  
今本有巧字先慎案治要亦有今據補  
今以

國位爲車。

先慎曰治要無位字

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

先慎曰治要轡下有銜字

以刑罰爲鞿策。使堯舜

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遠致遠。

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

民之王良也。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爲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

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

先慎曰有自然之勢。有人設之勢。

勢必於自然。則無爲言於

勢矣。吾所爲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今日堯舜得勢而治。桀紂得勢而亂。

吾非以堯舜爲不然也。雖然。非一人之所設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今日至設也。據本。張榜本。趙本。補三十二字。

夫堯舜生而在上位。

先慎曰乾道字堯作聖。願廣折云。據本。今本。聖作堯。非也。舜上當有脫文。先慎

御覽六百二十四初學記九引並作堯與。據本。今本。合是其證。今據改初學記引夫上

有今字。藝文類聚五十二引無舜字。有堯字。蓋堯下脫舜字。然亦足見聖爲堯之諱。

雖有十桀紂不

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

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

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

已矣。

先慎曰乾道本無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十一字。願廣折云。謂人之所得下有脫文。俞樾云。勢當作

設。上文云。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得設也。故此曰。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而已矣。設誤作勢。文不可

通。願氏因綴有脫文。非是先慎案。張榜本。得下有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十一字。是今據增上。吾字乃客之

誤。當作若客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若客所言。謂人之所得設正。承上非人之

所得設也。十一字耳。願氏知有缺文。而失於考校。俞氏又過爲之說。而不加參訂。均非

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與楯者。先慎曰。雖一篇。矛楯互易。白

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

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先漢曰。白孔六帖引陷子之楯。何如。作韓子之楯。如之何。

矛爲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爲勢。不可禁。而勢之爲道也。無不禁。以不可

禁之勢。願廣折曰。諫本同。今本勢下有與無不禁之勢。此矛盾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

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先漢曰。是上世之治者。常有反字。

不絕於中。吾所以爲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

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

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

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駟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先漢曰。驥駟並

千里馬乘而分馳。皆必變。夫棄隱括之法。先漢曰。張榜本趙本括作括公。字何休。序云。隱括使就繩墨。是也。字當

隱括者。必變。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

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

則亦不然矣。先漢曰。韓道本無不字。顯廣折云。諫本今本有不字。今據增。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先漢曰。御

野八百六十三年。活作育。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梁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

良馬固車。賦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則曰取乎千里。吾不以爲然。夫

待越人之善海游者。盧文昭曰。海字疑衍。先漢曰。海即能字。誤而後省。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

窮者不濟矣。

先漢曰上矣字當衍每上當有窮字。戴林上篇越人難奪勝子必不生矣。語句正同。

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

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

先漢曰張榜本脫馬字。

五十里而一置使

中手御之。追遠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至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

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

非鈴蜜也。必苦荼亭歷也。

先漢曰乾道本茶作茶。讀廣折云今本茶作茶。今據改。

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

未之議也。

盧文昭曰未張峻本作未。願廣折云句有誤。先貴

曰語意明顯。願說參。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願廣折曰句有誤。先貴曰語意明顯。願說參。

### 問辯第四十一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

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

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

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

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訖。

先漢曰說讀焉。

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

上有令。

先漢曰乾道本無上字。願廣折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

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

先漢曰依上文民上當有而字。

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

趙用賢曰漸沒也音失。

此世之所以多文

學也。

夫言行者。以功用爲之的。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

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

先漢曰殺矢用諸田獵之矢見周禮考工記伯氏注

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

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

先漢曰外傳說左上篇同按十步當作百步

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

也。先漢曰常下脫儀的二字外傳說有

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爲巧。

先漢曰張榜本趙本巧作功誤巧與下文拙正相對待外傳說作巧是其

證無常則以妄安發之中秋毫爲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爲之的。鼓。先漢曰張榜本趙本

功作公誤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爲察。

以博文爲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爲賢。以犯上爲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

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

先漢曰張榜本無故夫至此十七字

而莫爲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

先漢曰史記荀卿傳趙有公孫

龍爲堅白異同之辯鄭析子無厚篇天不能屏勸厲之氣全天折之人使爲善之民必盡此於民無厚也凡民有穿窬爲盜者有詐僞相送者此皆生於不足起於貪竊而君必執法裁之此於民無厚也堯舜位爲天子而丹朱

商均爲布衣此於子無厚也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閭田第四十二

徐渠閭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今陽成

義渠。明將也。

先漢曰乾道本今作令拾補作今盧文昭云今字非今據改

而措於毛伯。

顯廣折曰毛當作屯外傳說右篇云屯二甲義同先漢曰顯說毛當作屯是其

引屯二甲爲證非屯伯即屯長見商君書境內篇措當依下文作說

公孫亶回。聖相也。

顯廣折曰文心雕龍書記引此云孫亶回無公字當耳

而關於州部。

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

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調。眩乎辯說。不試於

毛伯。不關平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

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

生立法術。設度數。

先慎曰。乾道本生作王今據拾補改。

臣竊以爲危於身而殆於軀。何以効之。

先慎曰。乾道本生作王今據拾補改。

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彊。

先慎曰。乾道本生作王今據拾補改。

一子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

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

之行。竊爲先生無取焉。韓子曰。臣明先生之言矣。

先慎曰。乾道本無臣字。願廣折云。該本今本有今據補。

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王之教。

王簡曰。王當作生下同。

而行賤

臣之所取者。竊以爲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衆庶之道也。故不憚

亂主闇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闇上

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貪鄙之爲也。

先慎曰。乾道本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作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利。夫字身字。該本無願廣折云。此當作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乾道本利作利。今據改。

臣不忍嚮

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俞樾曰。先王當作先生。即謂堂谿公也。非謂韓子也。全遂之道。而肆危殆之行。故曰先生有幸臣之意。幸臣。僉愛臣也。呂氏者。我至忠。篇王必幸臣。與臣之母是也。韓子自謂不忍嚮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若從堂谿公言。則仁智之行。傷矣。故曰然有大傷臣之實。此有字當讀焉。又。

韓非子集解



定法第四十三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先漢曰。韓道本貴作貴。謀據張榜本。趙本改。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盧文弨曰。姦。湯改作姦。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問者曰。先漢曰。問張榜本作或。

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

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先漢曰。不一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先漢曰。道讀爲導。與下使昭侯

害則使昭侯用故法前令其利在新法後令則使昭侯用新法後令前令後令即上先君之令後君之令今人以新後兩字逗非也

利在故新相反。盧文弨曰。利在二字術。前後

相悖。

先漢曰。韓道本悖作勑。顯實折云。今本勑作悖。誤。先漢案說文。悖下云。亂也。或從心作悖。勑下云。排也。明乖亂之字。應作悖。而勑爲段借字。顯氏以正字爲顯蓋未之審耳。今據改。

則申不

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竊其辭矣。先漢曰。張榜本用誤利。故託万乘之勁韓。先漢曰。万張榜本均本作萬。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顯實折曰。七十有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

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先漢曰相字後人所加與下連什伍而同一罪對文連

什伍而同一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

不卻。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

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顧廣圻曰句絕惠王死。

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先漢曰依上文甘上當有而字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

東攻齊。先漢曰御覽一百九十八引無韓字五年而秦不益一尺之地。先漢曰各本一尺作尺上據御覽引改乃成其陶邑

之封。先漢曰各本成作城據御覽引改應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顧廣圻曰諱本同今本成作城諱上文乃城其陶邑之封亦當作威先漢

曰御覽此亦作威不諱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

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先漢曰張榜本主作其諱主謂秦王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

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盧文昭曰不或改雖顧廣圻曰不當作雖主無

術於上之患也。

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

顧廣圻曰當云申子未盡於術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先漢曰乾道本無治字弗字顧廣圻云諱本今本知下有弗字今本不上

有治字按依下文當有又見治不踰官。謂之守職也可。顧廣圻曰諱本今本也可作可也先漢曰張榜無可字知而弗

言。是謂過也。先漢曰乾道本是有不字盧文昭云不字脫諱本應本有也邪同顧廣圻云今本無不字按句有諱先漢按不字衍文下知而弗言則人主向安假借矣即是謂過也意今據改

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

人主倘安假借矣。先讀曰矣。商君之法曰。先讀曰乾道本曰作。斬一首者爵一級。欲

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先讀曰乾道本爵二級作。爵一級據張榜本趙本改。欲爲官者爲

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爲醫匠。則

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藥也。先讀曰乾道本無病不至者齊十三

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十三字今依讀本今本補說詳下。而以斬首之功爲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

也。先讀曰乾道本無能也二字。顯廣折云。空四字。讀本今本有能也二字。今據補。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先讀曰

也。先讀曰乾道本無能也二字。顯廣折云。空四字。讀本今本有能也二字。今據補。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先讀曰

也。先讀曰乾道本無能也二字。顯廣折云。空四字。讀本今本有能也二字。今據補。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先讀曰

也。先讀曰乾道本無能也二字。顯廣折云。空四字。讀本今本有能也二字。今據補。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先讀曰

說疑第四十四 顯廣折曰 疑讀爲疑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之民。先讀曰乾道本

顯折云。讀本今本有今據補。非所謂明也。顯廣折曰。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人。方在於人者

也。顯廣折曰。讀本同。今本人方作。當乃誤。按在當作在形近誤。先讀曰。顯讀是讀。當以而不失其人。方在於人者也。句。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是故禁姦

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

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

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

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也。然使郎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

以至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謹兜氏有孤男。

二苗有成駒。築有侯修。顧廣圻曰墨子所築篇云夏桀築於辛辛推哆又明混篇云推哆大猷主別  
兕虎古今人表下中有推侈即此侯修又呂氏春秋簡選篇云移大轡淮南

子主術訓云推侈大穰侈侈移皆同字耳王念孫曰侯嘗作佳形相似而誤（穰書從佳從候之字往往譌國說見墨子非命篇爲舌下）墨子所染篇明鬼篇並作推侈晏子諫稿穰書古今人表並作推侈佳與推聲相近故

邇作推也其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

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以徵其善。稱道往古。使良事沮。善禪其主。以集精

微。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華與擅通莊子人間世華文華本作擅是也說文擅專也精微猶精細也言平日擅專其主無毫髮之可間也亂之以其所好。先慎曰投其所欲引爲不害也

此夫郎中左右之類者也。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有得人而身

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萬也。先漢曰趙本万作萬故人主左右不可不

慎也。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如黑白矣。若夫許由續牙。

顧廣圻曰此晉伯陽。顧廣圻曰晉字當從此七友在第四。秦顛顛。衛僑如。顧廣圻曰未詳俞樾曰顛顛晉人而係之秦僑如魯人而係之衛不可曉且其人亦非如

下文所云伏死黨穴者也據下文云若夫齊田桓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子南勁鄧太宰放楚白公周單  
于左在第三十一卷也

竊藏子之此九粒之穀其目也皆用蠶絲以廣其目也  
 爲錄入上文又移晉字於伯狐不稽顧廣折曰莊子大宗師狐不  
 稽之上途接賢入秦字耳借義文同馬云云古賢人也重明顧廣折  
 曰未詳董不識顧廣折曰此

被第第五卷有七友姚校云惟陶方回續作伯陽東不譽  
惟陶之友也或作耳虛或作宇並見戶子上中有方回其鑿  
音人表未見也此錄

牙而鎗身伯陽即柏陽董不識曰  
牙而鎗身伯陽即柏陽董不識曰  
牙而鎗身伯陽即柏陽董不識曰

下隨務光伯夷叔齊此十二人者皆上見利不喜

不編難不悉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萃辱之名。

臨江府志

音身集 第十一

顓頊也。荀子富國篇勞苦功高而愈無功。則不樂食穀之利。夫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正作。萃是其體。今本改萃為卑。失其義矣。

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此十二人者。

先頤曰。乾道本無人字。盧文昭云。按本有今據補。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於山谷。或沈溺於水泉。有民如此。

先頤曰。乾道本無民字。顯廣折云。按本有今據補。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世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逢。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洽。楚申胥。

顯廣折曰。申胥當作葆申葆申者。楚文王之臣。極言文王薨黃

狗宛路。媚丹姬事而變更之下文。所謂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者也。見呂氏春秋高誘注云。葆太葆官名。申又載說苑葆作保。古今人表同葆保同字也。吳子胥。此六人者。皆疾

爭強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勢。盧文昭曰。勢。秦本作合。一言而不聽。一事而

不行。則陵其主以語。從之以威。雖身死家破。先頤曰。乾道本從侍威。雖身作其身。雖顯

有諫先頤按。今本是從之以威。句此。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先古聖

王皆不能忍也。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夫齊田恆。先頤曰。乾道本齊田作田齊。盧文

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顯廣折曰。未詳。先頤曰。晉衛子南勁。顯廣折曰。未詳。鄭太宰欣。

顯廣折曰。未詳。下楚白公。周單荼。顯廣折曰。未詳。下燕之子。此九人者。之為其臣也。皆

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逼君。下亂治。援升以撓內。親下

以謀上。顯廣折曰。諫本同。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亂

之君。能見之乎。先頤曰。若夫二字不當有。若夫后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衰。

先頤曰。乾道本下作襄。拾補作表。顯廣折云。襄當作表。今依拾補改。范蠡。大夫種。逢同。華登。此十

五人者爲其臣也。

盧文昭曰爲其類倒下同先讀曰者下應之字上文此九人者之爲其臣也下文此十二人者之爲其臣也句法一律明此隱之字讀當以十字爲句盧氏爲其倒非也

也。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竊心白意。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通

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勞。先讀曰立事上當有隱字不難破家以便

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爲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爲壑谷黼黻之卑。願廣折曰

黼黻未詳王先謙曰爾雅釋文黼古釜字釜指即釜鏡也指古讀與復聲之字近水經指水注甲庚澗水枝分東經指陽故城南俗謂之復陽城非也蓋指復字類音讀變是其證也指可讀爲復則亦可讀爲鏡方言釜自關而西或讀之釜或謂之復明釜鏡連文此黼黻即釜鏡之通假字矣

指四旁高而中央卑與壑谷地形之卑相類故並以爲身卑之喻主有明名。廣譽於國。而身不

難受壑谷黼黻之卑。願廣折曰句有誤先讀曰主得美名而身受卑名也上文指位言此指名言文復而義不同如此臣者。雖當昏亂

之主。尙可致功。況於顯明之主乎。此謂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之。願廣折曰

作伯按依下文此周威王所用也今無可考鄭王孫申。願廣折曰依下文此鄭子陽所用也陳公孫寧。儀行父。荊芋

尹。申友。先讀曰趙本芋作隨少師。越種干。願廣折曰種干下文未見吳王孫頌。願廣折曰頌國語作維頌

晉陽成泄。願廣折曰依下文智伯所用也齊豎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爲其臣也。願廣折曰按上文但

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闇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爲禍

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主。先讀曰說雖破國殺衆。不難爲也。有臣

如此。雖當聖王。尙恐奪之。而況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

死國亡爲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殺。國分爲二。先讀曰周威公河南桓公揭之子桓公自封

周不詳身殺之事鄭子陽身殺。國分爲二。先讀曰其陳靈公身死於夏徵舒氏。先讀曰徵舒

廣折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

荆靈王死於乾谿之上。隨亡於荆吳。弁於越。智伯滅於晉陽之

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諸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而亂主近之。故至身

死國亡。聖王明君則不然。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是在焉。從而舉之。非

在焉。從而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奔退。故一舉而能服諸侯。其在記

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啓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誅

者。皆父兄子弟之親也。而所殺亡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王先謙曰。而以其害

國傷民。敗法類也。廣折曰。藏本同。今本下有圯字誤。觀其所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或在

囹圄繼繼纏索之中。盧文弨曰。纏當作纏。謂廣折曰。藏本今本本條作纏。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然明主

不差其卑賤也。廣折曰。藏本然下有後字。今本有而字皆誤。以其能爲可以明法。廣折曰。藏本今本無爲字。按能字短。便國利

民。從而舉之。身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而任之。以國故小

之名卑地削。大之國亡身死。不明於用臣也。無數以度其臣者。廣折曰。藏本

夫字誤。先謙曰。數謂術數。必以其衆人之口斷之。衆之所譽。從而說之。衆之所非。從而憎之。

故爲人臣者。破家殘賄。趙用賢曰。賄音滌。貨也。內構黨與。外接巷族。以爲譽。先謙曰。相從陰

約結以相固也。虛相與爵祿。廣折曰。相字當衍。以相勸也。曰。與我者將利之。廣折曰。藏本

且接曰。字是。不與我者將害之。衆貪其利。劫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己。忌怒。則能害

己。先謙曰。忌當作說。衆歸而民留之。以譽盈於國。發聞於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爲

賢彼又使謫詐之士外假爲諸侯之寵使願廣折曰句絕假之以與馬信之以端節

鎮之以辭令資之以幣帛使諸侯淫說其主願廣折曰藏本同今本侯下有而字餘按句有蘇先懷曰使字衍使諸淫說其主謂使諸

詐之士誦說於主前也微挾私而公議所爲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爲談者左右之人也願廣折曰使字衍使諸淫說其主謂使諸

而使之重日如蘇代爲齊使燕而使之重也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者天下之賢士也內外之於左

右虛文昭曰之於二字或刪去其詞一而語同大者不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祿

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衆又有姦邪之意則姦臣愈反而說

之曰古之所謂聖君明王者先懷曰乾道本者上有君字願廣折云聖君明王句絕君者上當有

當有者字各本奪曰上者字連寫於王下增君字以補其缺耳而說之者即謂姦臣之黨與故下文姦臣聞

此毅然舉耳以爲是也願氏不知君字爲日字上者字之誤因讀聖君明王句絕則姦君者上有脫文宜矣非

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願廣折曰幼弱二字當衍其一以其構黨與聚巷族偏上弑

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因曰舜偏堯禹偏舜湯放桀武王伐紂

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王之情貪得人之意也願廣折曰

人字度其行願廣折曰三字爲一句暴亂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自顯

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以今

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

衛願廣折曰未詳先懷曰呂氏春秋先轅覽衛公子伋方以書社四十下衛此易牙疑開方之誤取當作下或因易牙倡亂而開方始降衛歸罪於易牙故云然韓魏趙二子分晉

此六人臣之弑其君者也俞樾曰上文自田成子以下凡八人不得言六六疑亦字之誤承上文舜偏堯禹偏舜湯放桀武王伐紂而言故云亦也先懷曰此與上不相



承六當作八人下當有者字與上此四王者文法一例會說非

姦臣聞此。蹙然舉耳。以爲是也。故內搆黨與。外搆巷

族。盧文弼曰搆張本作搆先漢曰搆搆並讀當依上文作搆

觀時發事。一舉而取國家。且夫內以黨與劫弑其君。

外以諸侯之權矯易其國。

先漢曰竊道本權矯作權竊顯廣折云今本權矯作權矯按今本是也改從今本

隱正道。先漢曰竊道本正道作竊道顯廣折

云今本數箇作正道未詳先漢按作正道是也正道謂法度與下私曲對上文云當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鈎邪篇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並作正道即其證改從今本持私曲上

禁君。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也。則不明於擇臣也。記曰。周宣王以來。

亡國數十。其臣弑君而取國者衆矣。

先漢曰竊道本君上有其字取上無而字盧文弼云而守脫張本有顯廣折云今本無下其字今據改

然

則難之。從內起與從外作者相半也。能一盡其民力。破國殺身者。尙皆賢

主也。若夫轉身易位。全衆傳國。

顯廣折曰今本無身字傳作傳按句當有誤未詳俞樾曰法字衍文傳當作傳上所謂破國殺身者以國君死社稷而言也故

曰尙皆賢主也此所謂轉身易位全衆傳國者則皆諱公齊康公之類是以其不能死而反見屈於臣故曰最其病也趙本改傳爲傳正得其字惟不知法字之衍而刪去身字失之

最其病也。爲

人臣者。

先漢曰竊道本臣作主顯廣折曰今本主作臣按依上下文當作臣今據改

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羣弑馳騁。

盧文弼曰羣張

本作

撞鐘舞女。國猶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雖節儉勤勞。布衣惡食。國猶自

亡也。趙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慾。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樂。冬

日羣弑。夏浮淫。爲長夜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箚灌其口。進退不肅。

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

也。然敬侯享國數十年。

先漢曰史世家敬侯即位十二年卒

兵不頓於敵國。地不虧於四鄰。內無

君臣百官之亂。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以任臣也。燕君子噲。邵公奭。

之後也。先漢曰諱本御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十萬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鍾石之

作召古字通

聲內不煙汗池臺榭。先漢曰此外不墾弋田獵又親操耒耨以修畝畝子噲

句衍一字

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

甚於此矣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先漢曰

何故二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爲人臣者。先漢曰乾道

本有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有務慶賞賜予以移衆者有務朋黨狗智尊

士以擅逞者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有務奉下直曲怪言偉服瑰稱

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顯廣折曰疑讀爲擬下文同又本篇二字互見而聖主之所禁也

去此五者則譟詐之人不敢北面談立。顯廣折曰句有誤王先謙曰談立二字疑倒文言

多實行寡而不當法者不敢誣情以談說。先漢曰乾道本敢誣作誣政顯是以羣臣

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此聖王之所以牧臣

下也彼聖主明君不適疑物以關其臣也。先漢曰德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

鮮矣故曰擊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

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

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擊適子而尊小枝。先漢曰無擊適子謂無尊嬖

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四擬者破則上無意下無怪也。先漢曰

君不違

變物以圖其臣臣不經情以說說是謂上無意下無怪 四擬不破則隕身滅國矣

說使第四十五

聖人之所以爲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與其所以爲治相反也。先慎曰拾補與上有管字虛文昭云脫泰本有疑當作常夫立名號所以爲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先慎曰拾補與上有管字虛文昭云脫泰本有疑當作常夫立名號所以爲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

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世謂之重。先慎曰乾道本無世字顧廣折云據本今設爵位所以爲賤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

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世謂之重。先慎曰乾道本無世字顧廣折云據本今設爵位所以爲賤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

法令所以爲治也。而不從法令爲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

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顧廣折曰句絕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

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顧廣折曰句絕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

士之飢餓乏絕者。焉得無巖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

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

常與上之所以爲治相詭也。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惇慤純信。用

心怯言。則謂之寔。先慎曰乾道本則作時據藏本今本改怯言二字當爲少欲之誤因少欲二字錯簡在窮惠行德句上乾道本據涉下文之字而誤增藏本以意改爲壹者恐非本改有

一者並非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

不肖無二心私學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先漢曰乾道本聽上有吏字願廣折云今本無吏字今據刪難致謂之

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寬惠

行德謂之仁先漢曰乾道本寬上有少欲二字願廣折云今本無少欲二字先漢按少欲二字當在上用心下誤衍於此據今本刪上下文皆四字句無脫文重厚自尊

謂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師徒閑靜安居謂之有思先漢曰乾道本開作閑靜讀本改損仁逐

利謂之疾願廣折曰句絕險躁佻反覆謂之智願廣折曰當虛一字險躁連讀下文云而險躁為讀者任先漢曰佻字衍文險躁反覆四字為句先

為人而後自為類名號言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本稱願廣折曰本同今本本作不接句有誤而不

可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漸行如此入

則亂民出則不便也盧文弨曰便一作使上宜禁其欲滅其迹而不止也先漢曰乾道本迹作近願廣折云本今

本近作迹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亂上以為治也凡上所治者刑罰也先漢曰乾道本無上字盧

文昭云一本有今據補今有私行義者尊願廣折曰私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謙險讒

諛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

威之所以立者恭儉聽上願廣折曰謙本同今本儉下有也而嚴居非世者顯倉廩

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為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

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願廣折曰他當作地會隱曰願說是也惟城地連文近於不辭城疑衍

衍今死之孤飢餓乞於道願廣折曰謙本同今本死下有士字誤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賞祿

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霑，而卜筮視手理狐

蟲爲順辭於前者日賜。俞樾曰：蟲乃蠱之誤。春秋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竹林篇作蠱。牢即其例矣。孤蠱二字連文，見僖十五年左傳。上握度量，所以

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姦

軌以倖偷世者數御。先漢曰：廣雅釋詁，御進也。數音色角反。此言巧言利辭之人得當管進見也。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

墨，誅姦人，所以爲上治也。而愈疏遠，諸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

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事狀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

盜賊而上不得者，萬數。俞樾曰：狀匿即藏匿也。狀與壯通。考工記：臬氏凡鑄金之狀，故書狀作壯。是多以藏爲之。藏壯聲近。狀通作壯。壯又通作莊。莊則亦可通作藏矣。王先謙曰：狀即伏字。形近而誤。伏匿二字見史記范雎傳。俞樾曰：曲夫陳善田利宅，所以厲戰士

也。先漢曰：乾道本，願戰士作戰士卒。虛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野者。願廣折曰：藏本同。今本

文昭云：脫厲字。衍卒字。據補。營衍涉乎。無宅容身，死田畝。願廣折曰：今本重身字。藏本畝作敏。今本作奪。按句有誤。先漢曰：乾道本

字形近耳。無宅容身，死田畝。不蓋。今本作身。死田奪非無宅容身，則其田不待身死而奪也。藏本畝作

敏。形近而誤。死田畝即孟子死靡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

食，賞利一從上出，所以善罰下也。先漢曰：乾道本無以字。拾遺書：制盧文昭云：以字

據張本補。而戰介之士不得職。願廣折曰：戰當作戰。而閒居之士尊顯。先漢曰：乾道本居作官。願廣

本補。而戰介之士不得職，而閒居之士尊顯。先漢曰：乾道本無危字。盧文

此爲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危位者。先漢曰：乾道本無危字。盧文

之不從法令，有二心無私學，反逆世者也。盧文昭曰：無字衍。願廣折曰：二心私學，上下文凡五見。而不禁其行，

不破其羣，以散其黨，又從而尊之，用事者過矣。上之所以立廉恥者。先漢曰

上下有世字顧廣圻云所以屬下也。王念孫曰屬乃屬之今士大夫不羞汙泥黷辱而宦

先顧曰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先顧曰賞賜所以爲重也。先顧曰黷道本所上有

之字顧廣圻云今本無

名號。先顧曰便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掎障近習。女謁並行。百官主爵遷入。

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與下先謀比周。雖不力行。威利在下。顧廣圻曰本無與下先謀雖五

字按句有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

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嚴居窘路。顧廣圻曰謹本同

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顧廣圻曰又從而尊之五字爲一句上下文

字而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

無深慮勉知。詐與誹謗法令。盧文弨曰後以求索與世相反者也。凡亂上反世

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

則莫得爲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賢者

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聖智成羣。造言作辭。以非法措於上。顧廣圻曰謹

作令按句有誤上不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不聽。上不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

居。姦人賴賞而富。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 韓非子集解卷十八

## 六反第四十六

畏死遠難。

先慎曰乾道本無遠字。顯廣折云今本有遠字。按句有諫未諱所當作先慎按有遠字是難。有倖生之心用以當敵必不取降。讀為患難之難與下雖犯軍旅之難同。舊記曲禮臨難無苟免遠難即免難之義。畏死遠難北之辱此遠字不可少。據今本增。

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

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

能之士。語曲牟知。顯廣折曰牟字有諫未諱所當作先慎。日淮南時則訓高注牟多也。知讀曰智。僞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

智之士。行劍攻殺。暴傲之民也。顯廣折曰本書亡徵。舊有暴傲即此未。知孰是先慎曰作傲是說諱亡徵篇。而世尊之曰礪

勇之士。先慎曰諱文礪屬石也。凡捷利之義。即此字之轉。在經傳皆以礪為之。活賊匿姦。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

之士。盧文昭曰。譽疑是休。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誠。死節之民。先慎曰依上下文。民下當有也字。而世

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

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毅之民也。王先謙曰。王先

整正觀。善也。而世少之曰愚蕙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懦

之民也。挫賊遏姦。明上之民也。先慎曰明上。謂奉揚法令。而世少之曰調讒之民也。此六者

世之所毀也。姦僞無益之民大。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大。而世毀

之如此。此之謂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譽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

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墜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古者有諺曰。爲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爲之。愛棄髮之費。先慎曰。論本重要字。本不重。顧廣圻云。必爲之。句絕。今本重愛字。誤。先慎按。必爲之。謂不以損髮而不計。八說篇。沐者有棄髮云云。與此意同。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

夫彈痊者痛。飲藥者苦。爲苦憊之故。不彈痊。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顧廣圻曰。自此至末。皆當連各本多提行。皆非是。

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

先慎曰。依下文。子父當作父子。

而欲以行義禁下。則交必有鄰矣。

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王謂曰。句絕。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

王先謙曰。如孟子說世主不言利而以仁爲先。是求

人主之過於父母之親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今從拙補。增盧文昭云。於字。獨校增。

此不熟於論恩詐而誣也。

顧廣圻曰。議本同。今本恩作恩。誤。盧文昭曰。恩。疑本作恩。

故明主不受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主字。顧廣圻云。今本明下有主字。按此當有今據補。

聖人之治也。

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

顧廣圻曰。句絕。法。依下文當作治。

必於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

顧廣圻曰。當作治。民用官治四字。

則國富。

國富則兵強。

盧文昭曰。下。國字。張本無。

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



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私。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爵祿致而富貴之業成矣。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爵祿致而富貴之業成矣。盧文昭曰。致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先賢曰。大臣盡力從事。雖行危至死無怨。此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可以霸王矣。顧廣圻曰。不字當衍。外篇說右篇云。君過於不仁。臣過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此其證也。

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會  
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會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  
大盜不取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

先儒曰。張榜本而作其  
誤守者衆以防於未發

罪者重以杜其效尤

母者一作也。盧文弨曰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父母積愛而令窮。先漢曰豈

父母二字顯廣折云今本積上有父母二字誤先慎按上十母萬父母並句  
絕父母積愛與吏用感嚴相對成文不當省父母二字顯說非改促今本

吏用威嚴而民聽從。

日乾道本無用字盧文弨云用字脫張本有今據補

嚴愛之策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

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于於安利而不聽。盧文昭曰。關或作謂。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

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

子多敗。推愛也。推行也。父薄愛教答。顧廣圻曰五字爲一句。子多善。用嚴也。先謙曰。慈接本無慈母至用嚴大小二十二字。

顧廣圻曰五字爲一句

先慎曰盧文弼拾遺出鈔字云饒張本作  
飢按下饒饒天饒作飢非先慎按下二饒

盤衣美食者必

之爲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爲道。儉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

學者之言皆曰輕刑此圖

先慎曰乾道本必作必  
顧廣圻云今本必作必

刺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惡之禁也急。

欲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

本也下更有

附也又乃無行是故決賢不肖愚知之筆

在賞罰之

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文法一律撰賊之撰誤移在上句因移下句

對文疑按當作殺古字或以下蔡爲之尙書禹貢二百里蔡鄭注云蔡之言殺是蔡殺聲近義通說文米部臣鐸引

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上

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爲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

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先慎曰：乾道本刑下有名字，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無名字，按依下文不當有今據刪。若夫厚賞者，非獨

賞功也。又勸一國。顧廣圻曰：四字爲一句。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

境內之衆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

以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

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先慎曰：者字涉上文而衍。姦盡止，則此奚傷

於民也。先慎曰：能止姦則重刑無傷。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

不以小利蒙大罪。先慎曰：乾道本蒙作加，盧文昭云：加張本作蒙，今據改。故姦必止者也。先慎曰：下文無者字。所謂輕刑者，

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先慎曰：依上文上下當有而字。民慕其利而傲其罪。先慎曰：傲其罪，謂輕易其刑。故姦不止也。故先聖有諺曰：不躡於山而躡於垤。先慎曰：淮南子：人間訓：姦戎

其刑，輕也。按依姦當作垤。山者大，故人順之。顧廣圻曰：順讀爲慎。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

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爲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

之埒也。是以輕罪之爲民道也。先慎曰：民字不當有此言，輕罪之道非欲亂國，即爲民設陷也。民字涉上文而衍。非亂國也，則

設民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

今學者皆道書策之頌語。先慎曰：頌語，魯美辭也。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不愛民，賦斂

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盧文昭曰：恐疑是總。先慎曰：盧說是下不足於用，則恐上故下云此以爲足其財用以加愛愛與總文正相對。故天下大

亂此以爲足其財用以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賞罰固已足之之後也。王儼曰：賞雖財用足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

亂也。先漢曰：乾道本厚上有後字。據趙本則言上雖足民於財用而厚愛之。若不重罰民猶趨亂下云。則雖足民何可以爲治是也。夫富家之愛子。先漢曰：乾道本富字。今據改。財貨足用。盧文昭曰：財貨雖本倒下同。財貨足用則輕用。先漢曰：此財貨二字。乾道本作貨財。據趙本乙。輕用則

侈泰。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財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顧廣圻曰：據本同。今本雖作則誤。按雖當作唯。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驕於用力。上

治懦則肆於爲非。先漢曰：乾道本無治字。拾補有盧文昭云。舊倒依下文改。先漢按趙本不誤。今據改。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會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會史。亦已明矣。先漢曰：乾道本無已字。盧文昭云：已字脫。今據補。

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爲足民而可以治。先漢曰：民而當作而民。是以民爲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

天子而不足於尊。先漢曰：此與下相對。子下疑脫之位二字。富有四海之內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

民不能足使爲天子。先漢曰：乾道本爲下有君字。顧廣圻云：據本今本無君字。今據刪。而桀未必以天子爲足也。先漢曰：乾道本無以字。誤。按今本以爲兩有非也。張本爲作以是。今據改。則雖足民何可以爲治也。故

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

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先慎曰疲撓本帝諡作常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暗者不知。

先慎曰盲暗混於寐嘿之中人莫能辨

覺而使之視。問而

使之對。則暗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

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

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

顧廣圻曰

趙字當衍下句同

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

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爲辯。身不任而自飾以爲高。

先慎曰

趙本任下有者字顧廣圻云今本無者字按依上句不當有今據刪

世主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

也。不待對而定辯也。暗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

其功。然則虛舊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

### 八說第四十七

爲故人行私。謂之不棄。

先慎曰謂不遺故舊

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謂之

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棄官寵交。謂之有俠。離世遁上。謂之高傲。交爭

逆令。謂之剛材。

先慎曰剛材者在下面與上爭故不行其令

行惠取衆。謂之得民。不棄者吏有姦也。仁

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

傲者民不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

人主之大敗也。反此入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修潔也。任人者。使有勢也。先漢曰任人則必使。其人有勢可憑藉。智士者。未必信也。為多

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為其私急。則君必欺焉。為智者之不可信也。先漢曰為。當作信。故任修士者。使斷事也。修士者。未必智。為潔其

身。因惑其智。以愚人之所信。王先謙曰。所字當作術。處治事之官。而為其所然。先漢曰。竊道本無。其字願廣折云。識則君事亂。王先謙曰。承上文言不當有君。此無術之患也。明君之道。賤德義貴。下必

坐上。決誠以參。聽無門戶。人莫能測也。○願廣折曰。藩本同。下必坐上決誠。以今本作法。術倒言。而說使按德義。當作得。形近之誤。七術篇云。夫不使賤議貴。下必坐

上云云。又經云。觀聽不參。則說不聞。聽有門戶。則主壅塞。即此文之證。下必坐上者。兩君之告坐也。今本不能。讀輒加改。易誤。甚先漢曰。願說。是張榜本。無下必坐上決誠。以七字。亦非。七術篇不當有必字。說見彼。

故智者不得詐欺。計功而行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有過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先漢曰。不下當有得字。與上。故智者不得詐欺。文一律。智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斷。先漢曰。不任修士使事則事無失矣。

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為令。先漢曰。令。即法也。夫民不盡察。賢者然後能行之。先漢曰。竊道本無能字。願廣折云。今本。有能字。先漢按。依上文當有今據補。不可以為法。願廣折曰。句絕。夫民不盡賢。楊朱墨翟。天下

之所察也。于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爲官職之令。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立死若木之枯也。華角赴河。廟廣折曰未詳。雖賢不可以爲耕戰之士。先慎曰乾

道本無賢字。廟廣折云今本有賢字。按依上文當有今據增。故人主之所察。先慎曰乾道本無所字。補補有虛文。智士盡其辯焉。廟廣折曰張本同今本上下有能字。按依上文當有今據增。人主之所尊。能士盡其行焉。文昭云張本又有能字。馮去之

習辯智如孔墨。先慎曰趙本博下提行。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會史。會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

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先慎曰錯施行也。而又貴文學。則民之所師法也疑。王先謙曰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

修。則民之產利也憤。大貴文學以疑法。尊行修以貳功。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擗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鉞。

言國軍異器方楯也。言擗笏之儀干戚之舞與夫方楯鐵鉞不相稱適也。○廟廣折曰趙讀爲敵有方未詳舊注全謬孫詒讓曰有方當

爲會字。○會音近矛。方形近因而致誤。○墨子備水篇云元二

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盧文

荀子論兵篇魏之武卒日中而趨百里。廟廣折曰奏讀爲趨。○詳墨子閒詁。不當強弩趨發。王先謙曰趨與趣同。干城距衝。先慎曰乾道

字顧廣折云今本無衛字。按衛即衛字。模衍耳。齊策云百尺之衝折之。莊席之上。即其義。先慎按荀子強國篇楊注引無衛字。今據刪。干荀子注引作平。不若堙穴伏橐。王預曰

引橐作囊。按橐字是見。過子先慎曰楊注引穴作內。虛文。昭古子拾補云內穴古多通用。橐囊互異。疑此橐字是與讀橐。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

於力。古者寡事而備簡，僕陋而不盡，故有珣銚而推車者。

珣銚以壓爲銳也，卽推輪也。上古磨壓而轉也。

○盧文昭曰：推當作推，下同。往卽推輪也。四字不應開在中。當云：推車卽推輪也。移置於末，始得今本注字。誤也。衍不可從。顧廣圻曰：推當作推，推南子云：古之所爲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變。圓蓋鐵輪非較，今推車之繩覆負子之教也。亦當作推。又鹽鐵論遼東散不足世務，皆言推車則作推字，不誤。可證先慎曰：推字不誤。管子蔡疏篇云：推引銚，轉以當劍戟，卽此所本。推車謂推引其車。盧顧說非。

古者人寡而

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

仁厚。先慎曰：乾道本道下有推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按此不當有。今據顧廣圻皆推政也。盧文昭曰：推當作推，下同。先慎曰：盧說非。推政與六反篇推愛句法正同。義見上。處多事

之時，用寡事之聲，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

治也。顧廣圻曰：謙本同。今本非下有也字。誤。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先慎曰：趙本也。作難。盧文昭云：難字衍。張本作也。亦

軀法所以制事。盧文昭曰：事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難。先慎曰：乾道本法下有有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有字。按此不當有。今

據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先慎曰：乾道本無則立之三字。顧廣圻云：謙本今本有今據論。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

多，則爲之。顧廣圻曰：謙本同。今本無則字。誤。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先慎曰：天下無不難之法，

否功之多寡耳。乾道本有上無無字，則文不成。義顧廣圻云：今本有按此當有。今據補。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衆，死傷者軍之

乘。乘謂其牛也。○先慎曰：乘無牛，義乘當作垂形近之誤。說見內傷說篇。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

害，計其大利也。夫沐者有棄髮，除者傷血肉。先慎曰：見六反篇廣雅釋詁：一除，猶也。飲病瘡者，攻以藥石，藥石所達，血肉必傷。

爲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先慎曰：事當作土。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

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殲於實者，言

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易之事。顧廣圻曰：謙本同。今本易作益。誤。



人之不事衡石者。盧文照曰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爲人多少。衡不能爲

當提行

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爲私。先慎曰

道本私下有利害。案利即私之謀。而獲者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爲私。二文相對。不當多一字。御覽八百三十引正無利字。今據刪。貨賂不行。顧廣圻曰據本同。今本行下有

是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

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爲前。不可先以愛養之也。俞樾曰愛不可爲前。猶

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

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

權筭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明主者通於富強。則可以得

欲矣。故謹於聽治。富強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

患。計得則外無死虜之禍。先慎曰乾道本則作於顯廣。折云今本於作則今據改。故存國者非仁義也。仁者慈

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誅者也。顧廣圻曰暴當作義。先慎曰。顯說非此。以仁暴對言。

迹若慈則無心。心妄殺之事。下暴人在位。與仁人在位。比勘。尤其證此。慈謂仁人之亡人。國無異於暴者之亡人。國也。慈惠則不忍。輕財則好與。心毅則

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妄殺加於人。不忍則罰多宥赦。好與則賞多無功。憎

心見則下怨其上。妄誅則民將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

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生。故曰。仁暴者皆

亡國者也。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爲能活餓者也。

盧文弨曰爲能二字舊倒今從陸本下亦嘗同先漢曰乾道本作爲能不誤

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

先漢曰勸字後人依上文誤加

不爲能富民者也。

先漢曰乾道本今爲能作能爲

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虛聖以說民。

顧廣圻曰讀本同今本無知字聖作惠皆誤

此勸

飯之說。勸飯之說。明主不受也。

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

顧廣圻曰簡當作簡在執字上萌張也民萌訟與弟子辯相對訟猶辯也

是以聖人之書

必著論。明主之法必詳事。

先漢曰乾道本詳下有盡字顧廣圻云今本無盡字按此不當有今據刪

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

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慮愚者之所易。

顧廣圻曰讀本同今本慮作操誤

以責智者之所難。

顧廣圻曰以當作不

故智慮不用而國治也。

先漢曰乾道本慮下有九勞二字盧

文昭云九勞二字按本無今據刪顧廣圻云當作故智不勞力不用與元本不合非是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廚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

盧文弨曰張本下兩句皆

無於字此亦當銜先漢曰乾道本下兩句亦有於字盧說非

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

於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於寵人矣。

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食於國者也。

先漢曰張榜本此下接今生殺之柄云云不提行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宰於君。

則不可使也。今生殺之柄在大臣。

先漢曰乾道本之作人今據張榜本趙本改

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

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麋鼠同威。萬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

門同資。先慎曰而監則也。而則古通用見經傳釋辭。有土之君。先慎曰趙本上士誤作上盧文昭云上張本本作土是也。說人不能利。惡人不

能害。索人欲畏重已。不可得也。

人臣肆意陳欲曰佞。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曰驕。人主輕下曰

暴。孫詒讓曰驕當作矯謂矯君也。荀子臣道篇云有能比知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疆君驕君若君雖不安不亂與暴皆惡名故云下以受譽上以得非若作驕則不得爲譽矣。驕字又作矯。荀子揚佐篇與矯同。屈也。後

起孝篇云故烈士內不爲家亂世絕餉而外矯於君義亦同。先慎曰五靈篇專詆佞驕之無益人主而爲邦之憂則韓非不以佞驕爲美名可知此下以受譽指時人而言孫說失本書之指。行理同實。下以受譽。上以得非。人臣大得。人主

大亡。先慎曰獲勝本自有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貴臣者。爵尊而官大也。先慎曰上之君至此皆闕去。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貴臣者。爵尊而官大也。先慎曰

者上無臣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臣字。先慎按有臣字是今據補。依下文也。上當有者字。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遷官

襲級。官爵受功。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此言凡遷官襲級必因其功。而官爵之官爵受功與八經篇云爵祿循功語意正同。故有貴臣。言不度行。

先慎曰不當作必。而有僞必誅。故無重臣也。

入經第四十八

先慎曰趙本無下八字。盧文昭云十下脫八字。顧廣圻云此篇多不可通。

〔一〕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

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

衆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續賞罰下共則威分。是以明主不懷愛而聽。不

留說而計。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智力不用。則君窮乎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亦作作姦。

故明主之行制也天

不可

其用人也鬼

如鬼之陰密

天則不非

說高不測

鬼則不因

既陰密誰能困之

勢行教嚴逆而不違

雖逆天下不敢違此勢之用也○先

毀譽一行而不議毀譽

而天下不敢議

故賞賢罰暴舉善之至者也賞暴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同罰

異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

惡使民恥之然後一行其法

願廣折曰

禁誅於私家

願廣折曰禁誅連文盡剖殺臣篇云以禁誅擅愛不害先慎曰不

以禁誅擅愛不害先慎曰不

功罪賞罰必知之

願廣折曰謹本同今本功作公接句有誤先慎曰不害二字當連上為句功罪賞罰必知之為句知功罪

貴罰則治天下之道得矣今本功讓公

知之道盡矣

因情一日收智

二二力不敵衆智不盡物

先慎曰此謂一人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之智力不知

在衆而用國也○盧文弼曰往用

故智力敵而羣物勝揣中則私勞不中則在過願廣

君下之字衍又不知當作不如

下君盡己之能中君盡人之力

先慎曰乾道本人下無之字

職本同今本在作有先慎曰在當

作在形近而誤今本以隱改也

增上君盡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結智一聽而公會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後

悖於前則愚智不分不公會則猶豫而不斷不斷則事留

願廣折曰句總

自取一聽

則毋墮墜之累

先慎曰乾道本無墜字毋下有道字願廣折云職本今本有墜字無道字按自取一

聽句上一聽而公會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兩見此言君能自取一聽即不為

臣下所動自毋墮入臣下窺望之憂乾道本錯誤不可讀改從職本今本

故使之諷諷定而怒

願廣折曰諷諷也諷定而怒即下接伍必怒意

韓本作日結智者事發而驗結能者功見而謀先讀曰謀當作詩字之誤也成敗有徵先讀曰韓道本重成敗二字

不親而況於力乎事智猶不親而況於懸乎顯廣折曰智當作至故非用人也不取同

同則君怒使人相用則君神君神則下盡先讀曰韓道本不重君神二字顯廣折云今本重接句有誤先讀按君神即上文其用人也見

下盡則臣上先讀曰則上衍下字不因君而主道畢矣

主道 一曰結智

二三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為同者劫先讀曰趙本下有以有異字與共事者殺故

明主審公私之分審利害之地先讀曰下審字衍公私之分利害之地並蒙故明主審四字而言亂之

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顯賢主母君幼稱嗣后姬子姓則強庶適兄弟則公子擅國大臣代主裁勸者顯賢則虛名掩君

貴臣則主母有所畏先讀曰弟兄倒下文兄弟不侵明此當作兄弟舊注未任吏責臣主母不放廢亂輒責於臣

兄弟不侵權柄國籍不失於下也下不一門大臣不擁不令庶子權籍不失

禁賞必行顯賢不亂臣有二因謂外內也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愛之言聽

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國之置諸吏者結誅親暱重帑顯廣折曰韓本無結字今本結

同孫給韓曰結當作詰同聲段借字外國之置諸吏者謂鄰國之為內臣求官者職國時往往有之結

韓謂詰其罪而諒之王先諒曰韓謂詰是格不諒重帑謂厚幣敵所親暱重改為反問者則詰而諒之則外

不籍矣。先漢曰籍讀爵祿循功請者俱罪。則內不因矣。外不籍。內不因。則姦宄

塞矣。先漢曰乾道本充作充顯廣折云今本充作充先漢按作充是也。塞訓為閉淮南主術訓晉籍注並云塞

閑也。外不籍。內不因。則姦宄之盜。開後人謀以塞為充。滿故改充為充。以就其義。非也。改從今本孫詒讓

云充疑作官襲節而進。以至大任。智也。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節持之。襲節猶上

言襲節級義同以節持之。亦謂以上下之等治之。曰質。曰鎮。曰固。親戚妻子。質也。爵祿厚而必鎮也。參伍

貴帑。固也。先漢曰貴帑當作貴怒形近而誤。下立道云行參以謀多挾伍以責失行參與折挾伍必怒即其義。賢者止於質。貪饕化於鎮。姦

邪窮於固。忍不制。則下上。顧廣折曰藏本下上作上下。今本作下。失皆誤。先漢曰當作上。不制則下。忍與小不除。則大。說文正相對。忍上二字互譌也。小不

除。則大誅。王先謙曰即毫末。不披將尋斧柯意。而名實當。則徑之。顧廣折曰而上營更有諺字。徑者謂順諺也。下文

之也。傷名者名不當也。則行飲食者以飲食行其諺也。故曰此謂除陰姦也。生害事。死傷名。則行飲食。不

然而與其讎。此謂除陰姦也。驛曰詭。詭曰易。見功而賞。見罪而罰。而詭乃

止。先漢曰詭道本驛作驛見功作易功。拾補驛字下旁注驛字。易功作見功。旁注易功。盧文昭云驛秦本作驛

是不驛也。不驛而詭乃止。可謂驛曰。是是非非不泄。說諫不通。而易乃不用。王先謙曰不為父兄

賢良播出。曰遊禍。其患鄰敵多資。侮辱之人近習。曰狎賊。其患發忿疑辱

之心生。藏怒持罪而不發。曰增亂。其患微幸妄舉之人起。大臣兩重提衡

而不踣。王先謙曰若齊。關止田常之比。曰卷禍。孫詒讓曰卷當作卷。謂卷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孫詒讓曰

呂氏春秋察微篇楚卑梁公擊兵攻吳之邊邑吳王怒使人擊兵侵楚之邊邑吳楚以此大隆大隆即大開也。孟

子云鄭與魯開孫與音義引劉昭注云開闢也。韓兵以闢也。說文門部云開闢也。此云家隆即家開亦謂私

家權兵爭闢也。隆與開古音相近得相通。借古文施揚雄宗正敘云昔在夏時太康不

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隆降與隆聲類亦同。古字通用。彼家隆與此家隆事異而義同。脫易不自神。曰

彈威。王先謙曰彈疑彈形近而誤脫易不自神則威竭盡於外彈威無義其患賊夫耽毒之亂起。此五患者。人主之不知。

則有劫殺之事。先謙曰主下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廢置皆當自內主之由人主權其利害生於外則亂。先謙曰外謂敵國也上文外曰畏所是以明主以功論之內。而

則無不治。王先謙曰論功於朝廷取利於敵國故其國治而敵亂。先謙曰乾道本故其作其故虛文昭曰張本

以利資之外。王先謙曰按句有誤王先謙曰即就也即亂論左傳言即死謂去臣憤則

已明顯今據改。即亂之道。顧廣圻曰按句有誤王先謙曰即就也即亂論左傳言即死謂去臣憤則

起外若賊。臣愛則起內若藥。王先謙曰不當增而增則亂臣起外若藥伍員之類不當愛而愛則

起亂一日亂起

〔四〕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揆伍以責失。王先謙曰多猶勝也賢也故行參以謀之行

參必折。王先謙曰三人從二不用者必折抑之先謙曰乾道本揆伍必怒。不折則續上。不怒

則相和。王先謙曰羣下同非折作拆虛文昭云藏本張本作折下同今據改下同揆伍必怒。不折則續上。不怒

則相和。王先謙曰羣下同非折作拆虛文昭云藏本張本作折下同今據改下同揆伍必怒。不折則續上。不怒

則相和。王先謙曰羣下同非折作拆虛文昭云藏本張本作折下同今據改下同揆伍必怒。不折則續上。不怒

則相和。王先謙曰羣下同非折作拆虛文昭云藏本張本作折下同今據改下同揆伍必怒。不折則續上。不怒

則相和。王先謙曰羣下同非折作拆虛文昭云藏本張本作折下同今據改下同揆伍必怒。不折則續上。不怒

則相和。王先謙曰羣下同非折作拆虛文昭云藏本張本作折下同今據改下同揆伍必怒。不折則續上。不怒

則相和。王先謙曰羣下同非折作拆虛文昭云藏本張本作折下同今據改下同揆伍必怒。不折則續上。不怒

其外。俞樾曰：曉置當作置曉曉與握明以問所聞。詭使以絕續泄。倒言以嘗所疑。

日詭使倒言。論反以得陰姦。論與倒言相對傳寫誤也。設諫以綱獨爲。王僧曰：諫讀爲問。王舉並見七術篇。

錯以觀姦動。明說以誘避過。卑適以觀直諫。官聞以通未見。作鬪以散朋

黨。王先謙曰：即上文。深一以警衆心。王先謙曰：深識於一心則衆莫側事。慈先懷曰：乾

其慮似類則合其參。陳過則明其固。先懷曰：固知辟罪以止威。知下有罪字。王僧曰：按句有義。先懷曰：辟即避字。陰使時循以省衰。願廣折曰：諫本同。今本表作衷誤。王先

通比。王先謙曰：慮我使與外國通比。又逐斷更易。下約以侵其上。相室約其廷臣。廷臣約

其官屬。兵士約其軍吏。遣使約其行介。縣令約其辟吏。盧文弨曰：今郎中約其

左右。后姬約其官媛。此之謂條達之道。言通事泄則術不行。

立道

〔五〕明主其務在周密。是以喜見則德償。願廣折曰：怒見則威分。盧文弨曰：則諫

作則。故明主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見。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

一者。上道也。先懷曰：上下二字互誤。明主兼行上下。故姦無所失。伍官連縣而鄰。謁過賞

過誅失。先懷曰：失字衍。上之於下。下之於上亦然。是故上下貴賤相畏以法。相誨以

和。願廣折曰：句有諫。先懷曰：和當作利。民之性。有生之實。有生之名。爲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罰

之實。名實俱至。故福善必聞矣。



參言

〔六〕聽不參則無以責下。言不督乎用則邪說當上。

先慎曰不督其用徒聽其言則燕邪之說當於人主之心矣。

言之爲物也以多信。

王先謙曰言以多而易信卽三人成市虎義。

不然而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

不可解也。

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凡不然而物十人以其然則疑信已半若百人言之愈不能決至於千人之言則已以爲不然者亦已爲然矣此足上文言之爲物也以多信義願以爲諫非也。

訥者言之疑辯者言之信。

先慎曰訥者言之方以爲疑辯者言之心無不信矣。疑辯者言之心無不信矣。疑辯者言之心無不信矣。

讀爲藉藉助也。

信乎辯而以類飾其私。

先慎曰信讀曰伸謂辯士以相類之事文飾其私也。

人主不饜忿而待合參其

勢資下也。有道之主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功課而賞罰生焉。

先慎曰張榜本生作上諫故無

用之辯不置朝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職則放官收。

顧廣圻曰官收當作收官放字當衍卽收字之誤耳王慎曰句絕先慎曰

顧王諱是張榜本無任事至下諫十四等而以大而誇爲句非

說大而誇則窮端。

先慎曰故姦得而怒罪臣同既得其誇大之姦

情則人主必怒

無故而不當爲誣誣而罪臣。

顧廣圻曰以上皆有誤先慎曰謂非爲他事所阻而功不當其言爲誣誣則罪其臣

言必有報

說必責用也。故朋黨之言不上聞。凡聽之道人臣忠論以聞姦。

先慎曰聞姦姦得上聞張榜

本聞作文非

博論以內一人。

王先謙曰內與下納同一人謂君

主不智則姦得資明主之道已喜則求

其所納已怒則察其所構論於已變之後以得毀譽公私之徵。

王先謙曰聞辨言而喜必求其

所納之虛實聞訐言而怒必察其所構之是非又然已變之後考論之則毀譽公私皆得其徵驗矣

衆諫以效智使君自取一以避罪。

有故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故字今據刪

故衆之諫也敗君之取也。

先慎曰防衆諫敗取也

無副言於上以設將然。

今符言於後以知謾誠語。

盧文昭曰今疑今顧廣圻云諫本同今本無諫字按句有諫未諫先明

主之道。臣不得兩諫。必任其一。語不得擅行。必合其參。故姦無道進矣。

### 聽法

〔七〕官之重也。毋法也。法之息也。上闇也。上闇無度。則官擅爲。官擅爲。故奉重無前。奉重無前。則徵多。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奉重。無前徵多。故富。官之富重也。四字。闕。廣折云。今本重。今據增。亂功之所生也。王先謙曰。亂功。無義功字。當衍。明主之道。取於任。能任事。則取之。賢於官。能守官。則賢於官。費揚之。賞於功。

言程主喜俱必利。不當主怒俱必害。則人不私父兄。而進其仇讎。勢足以行法。奉足以給事。而私無所生。故民勞苦而輕官。王先謙曰。民皆力耕。故勞苦不爲官擾。故輕官。任事者毋重。先慎曰。乾道本者作也。顧廣折曰。今本也。作者按。下文當作者。今據改。使其寵必在爵。處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祿。

故民尊爵而重祿。爵祿所以賞也。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先慎曰。官輕則民重。刑之煩也。名之繆也。賞譽不當。則民疑。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賞者有誹焉。不足以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明主之道。賞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爲上。賞譽同軌。非誅俱行。先慎曰。非誅字。同此。即蒙上。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王慎曰。句。賞者有誹焉。不足以勸。句。

重罰者必有惡名。故民畏。罰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 類柄

〔八〕行義示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勢卑下。故下肆很觸。盧文弨曰。很。凌本作很。而榮於輕君之俗。則主威分。民以法難犯上。而上以法

撓慈仁。故下明愛施而務賅敘之政。

務爲貨賂。○顯廣折曰敘字有蒙未詳所當作下同孫詒讓曰敘當作納篆文納作敘敘作敘二形相近而誤

納謂納貨財子女也國語鄭語說賂似云賂人有爲而以爲入入納義同

是以法令賾。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賅敘以疑法。

曰法下嘗有令字

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主。

顯廣折曰主嘗作生王先謙曰謗主與亂治對文句義本通不煩改字

故君輕乎位而

法亂乎官。此之謂無常之國。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

爲功。功名所生。必出於官法。法之所外。雖有難行不以顯焉。故民無以私

名。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能。

先漢曰乾道本盡下有民字顯廣折云今本無民字按不當有今據刪

明誹譽以勸沮

名號賞罰法令二隅。

先漢曰此下當有脫文

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有功則利上。此之

謂有道之國也。

主威

先漢曰乾道本脫此二字今依拾遺增盧文昭云末一行脫主威二字

# 韓非子集解卷十九

## 五蠹第四十九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先漢曰御覽七十八引衆作多蟲蛇作蛇處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先漢曰各本諸下無之字御覽有依下文當

有依下文當民食果蓏蠃蟻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

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

笑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先漢曰舜下脫鯀字湯武禹當作禹湯武是以聖人不期脩古。在扶世急也不法常可。顯廣折曰茲本同今本可作行談論世之事。因爲之備。宋人有耕

者。先漢曰舊本耕下有田字藝文類聚九十五御覽四百九十九及八百二十二九百七事類賦二十三引耕下無田字今據刪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免。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先漢曰藝文類聚引笑上有所字

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下似當分段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先漢曰張榜本趙本婦人作婦女不事力而餐足。

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

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

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盧文

堯下亦當分段先漢曰乾道本也下有字顯廣折云今本無有字按當云堯之有天下也李斯列傳可證先漢

案下有字係後人用史記校記于王下失照耳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三御覽八十初學記九引並無有字今據

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先漢曰御覽一百八十八前作則案李斯傳淮南主術訓亦作斯此下李斯

門之寮而離臣虜之勞不言遊旅之宿明韓 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麕裘。先漢曰御覽二百

子無此十字餘亦頗皆不同當各依本書 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役不虧於此矣。先漢曰御覽八十引斷作敵八百

九十四引並作鹿 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爲民先。先漢曰御覽八十股無腋先漢曰乾道本

誤磨損也 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先漢曰以應 夫

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榜本作又誤

先漢曰古張榜本 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絮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

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

腰膺而相遺以水。谷水難得故節以水相遺也先漢曰說文腰楚俗以二月祭 澤居苦水者。

買庸而決竇。解者苦水故買人功使決竇也先漢曰庸張榜本作僞 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饑。幼弟可憐不饑之也

十九引幼作從 穰歲之秋。疏客必食。先漢曰乾道本穰作饑涉上文而誤據 非疏骨肉愛

過客也。先漢曰乾道本無客字顯廣折云今本題下有客字按涉下當有客字先漢按顯說非非疏骨 多

少之心異也。先漢曰乾道本心作實盧文昭云意林 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盧文

作人 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先漢曰

無重字。顧廣圻云。今本爭上有重字。按宋徐先漢校爭上有重字。是輕辭天子。重爭土橐。相對爲文。土當作土形。近而誤。土與仕同。橐與託通。淮南修務說。林項託橐書。董仲舒傳。孟康注。作項橐。是橐託通用之證。土橐即仕託。古今字外傳說。左上篇晉國之辭。仕託者。國之經。又云。晉國之辭。仕託橐叔向者。國之經。彼云。辭仕託。此云。爭仕託。可見仕託之義。

少。論薄厚。爲之政。故罰薄不爲慈。誅嚴不爲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

而備適於事。古者文王處豐鎬之間。先漢曰。乾道本。文作大。據拾補。改。盧文弨云。古下似當分段。地方百里。行仁

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

三十有六國。先漢曰。論衡。非韓。篇作三十二國。荆文王恐其害已也。舉兵伐徐。遂滅之。盧文弨曰。徐偃王當

周穆王時。與楚文王相去遠。總周據此。以職史失之。不考。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

義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

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

共工之戰。鐵鉞短者及乎敵。先漢曰。乾道本。短作鉞。盧文弨云。鉞。張本作短。顧廣圻云。今本鉞作鉞。誤。案當作短。今據改。鎧甲不堅者

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

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

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故

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

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荆之欲不得行。

於二國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

騁馬。先漢曰淮南子論訓。高注騁馬。突馬也。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先漢曰乾道本無稱字。顧廣圻云今本皆下有稱字。按句有誤。先漢據有稱字。其義已明。乾道本脫。則視民如父母。

先漢曰拾補。視民稱字。顧廣圻云孔子墨子俱道堯舜。此即儒墨皆稱先王兼愛之證。則視民如父母。先漢曰拾補。視民稱字。顧廣圻云孔子墨子俱道堯舜。此即儒墨皆稱先王兼愛之證。

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爲流涕。此所舉先王也。

夫以君臣爲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

父母。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君雖厚愛。奚遽不亂。先漢曰乾道本不重父母二字。無君字。愛下有矣字。據拾補改。

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先漢曰乾道本不子下。無未字。顧廣圻云今

增虛文。昭云父。母君三字脫。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效仁。非

以爲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

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

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

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

者一人。先漢曰拾補。而下有爲字。虛文。昭云張本無顧廣圻云。張本同。今本而下有爲字。誤。按一人仲尼也。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

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先漢曰乾道本不重勢字。顧廣圻云。張本今本。誠上有勢字。按句有誤。先漢據

有勢字是也。今據補固服於勢。句下文。故仲尼反爲臣。而哀公願爲君。仲尼非懷其義服

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

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先漢曰乾道本務上有勝字。顧廣折云。藏本今本無勝字。按句有誤。先漢按勝字。衍今據刪。務行仁義四字當重。

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則七十子也。○先漢

廣折云。藏本今本勢作世。誤。按勝上當脫服字。王先謙云。作世文義自明。無庸增服字。今據藏本今本改。此必不得之數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

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顧廣折曰。下有

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

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

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

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先漢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尋衡非尋。尋衡釋。按鑠金百溢。盜跖不掇。

金鎔謂雖多。玩棄而不掇。○先漢曰論衡盜作盜。按作擄。李斯列傳引與論衡同案。此當各依本書。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掇百

溢。顧廣折曰。藏本同。今本手則作則手誤。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

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先漢曰乾道本固作故。盧文昭云。故蓋本作固二字。古通。顧廣折云。今本故作固。誤。王先謙云。下文云。明主之置一法而

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即此所謂一而固也。作固是改從今本。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

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其有功也爵之。盧文昭曰。然下當有以字與下同。而卑



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先慎曰乾道本禁下無也字盧文昭云也字脫張本有與上二句同今據補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

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世謂之有廉附之人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被字顧廣圻云今本友下有被字誤先慎按知友被辱句與上兄弟被侵相對爲文不當少一字改從今本

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先慎曰禮記儻行不程勇注程猶量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

則謂之賢。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則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則字誤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荒地矣。人主說賢能之行。先慎曰乾道本無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十五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而忘兵弱地

荒之禍。先慎曰乾道本荒作弱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下弱字作荒今據改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先慎曰乾道本公上有功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功字

今據儒以文亂法。盧文昭曰儻下似當分段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先慎曰乾道本生作王無取字拾補王作生有取字盧文昭云王盡本作生顧廣圻云王當作生今本學下有取字依下文當有先慎按

盧顯說是今據改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

行仁義者非所譽。王謂曰譽之則害功。王謂曰爲一句下文非所用句絕用句絕用之屬下同此例工文學者非所用。先慎曰乾道本文上無工字顧廣圻云今本文上有工字按句有誤未詳先慎按有工字是上文行仁義者非所譽與工文學者非所用句法一律明此不當少一字改從今本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

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

先漢曰。兩父字皆當作母。涉上文而誤。御覽四百九十六引。尸子魯人有孝者。三爲母北。魯人稱之。任繼培云。此卽卞莊子事。韓詩外傳十及

新序義勇篇並云。養母與尸子同。韓子以爲養父非也。

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

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

先漢曰。乾道本兼下有也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也字。先漢按此不當有也字。今據刪。

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

公。

盧文弨曰。說文引作自營。爲人營環。本通用。私當作人。下同。顧廣圻曰。說文又云。公从八。从厶。八猶背也。引此曰。背人爲公。先漢曰。據說文所引。則本書本多古字。今盡改之。不一存焉。惜哉。

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爲匹夫計

者。莫如脩行義而習文學。

先漢曰。行當作仁。上文云。行仁義。工文學。此云修仁。義習文學。仁義文學。篇內對舉。明行爲仁之讓。下同。行義脩則見

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師。爲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

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

先漢曰。乾道本有上有爲字。盧文弨云。爲字。按本無。則國

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

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

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

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

故服事者簡其業。而游學者日衆。

先漢曰。乾道本游上有於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於字。今據刪。

是世之所以亂。

也。且世之所謂賢者，盧文弨曰：且下似當分段。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

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

故糟糠不飽者，不務梁肉。先漢曰：梁，當作粱。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先漢曰：繡，寬八百五十四引，鮑作縠，務作待，肉下有

而鮑二字，特作須，鮑下有而好二字。

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

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

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顧廣圻曰：良字當衍上文云。且世之所謂賢者，其信之行也。必將貴不欺之士。先漢曰：張

榜本將貴不欺之士者，先漢曰：張道本無貴字，顧廣圻云：今本不上有貴字，今據補。亦無不欺之術也。顧廣圻曰：不布衣

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

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先漢曰：張榜本無所字。雖有田

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

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

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

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

其功焉。先漢曰：張道本無焉字，顧廣圻云：今本功下有焉字，按依上句當有今據補。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爲辯，而不

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爲高，而不

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

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

者家有之。而國愈貧。先慎曰。乾道本無愈字。顧廣圻云。據本今本。國下有愈字。先慎按。依下文。當有今據補。言耕者衆。先慎曰。乾道本言

本民作言。按依下文。當作言。今據改。孰耒者寡也。境內皆言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

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先慎曰。必作伐。顧廣圻云。今本伐作必。按句有誤。先慎按。無用。即上。不周於用。故明主必禁之。乾道本作伐。誤改。從今本。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

力也。勞。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爲事也。危。先慎曰。舊本無爲字。藝文類聚五十五。御覽六百七十。引並有爲

字是也。戰之爲事也。危與耕之用字也。勞相對。不應少一字。今據補。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引言談。並作談論。

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

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誥。顧廣圻曰。王當作生。此與下文

吏對。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爲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

動作者。歸之於功。爲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

謂王霸也。畜王資。而承敵國之譽。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

士民雖悉於內。言談者爲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羣臣

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處作患。誤。而借力於

國也。從者。合衆弱。以攻一強也。先慎曰。乾道本強弱。互易。今據拾補改。而衡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

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

先慎曰：乾道本則舉作舉，則顯廣折云：蘇本舉則作則，舉今本委下有地字，按句有誤。俞樾云：舉則二字，誤倒。

嘗從道，蘇本韓子原文本作事，大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未字，兵字皆衍文也。言事大必有事，大之實非空言，事大而已舉圖而委效璽，而請兵，其實也。所謂舉圖而委者，謂舉地圖而委之大國，故下文云：獻圖則地削也。所謂效璽而請者，謂收百官之璽，效之大國而請，大國發之也。故下文云：效璽則名卑也。外儲說左云：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大重此，雖非以小事大，然效璽之事，則同。效璽非請兵，後人不得其解，於請下增入兵字，殊失本旨。趙用實本，乃於上句委字之下增地字，以配之，謂矣。下文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未字亦衍文，謂救小必有救小之實，起兵敵大是其實也。與此文正相對，因涉下文救小未必能存句而衍未字，遂於事大必有實句亦增未字。

後人不諱文義，率意增益，往往如此。 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

政亂矣。事大爲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

俞樾曰：未字衍文。

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

顯廣折曰：蘇本同，今本無有字，誤。盧文昭曰：有字似不必。

增王僧曰：交當作敵。先慎曰：顯王說是。

有疏，則爲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爲從，未

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士官於內。

顯廣折曰：蘇本同，今本士作市，誤。上文云：而其士官也。

字爲一句。

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

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

先慎曰：乾道本作人主之於其說也，於其臣盧文昭云：之下於其二字，說下也。字皆衍，後本無今據刪。

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

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爲用？矰繳之說而微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

盧文昭曰：乎不察當

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先慎曰句內政之有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有作脩誤。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

於治強矣。鄧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爲工也。故治強易爲謀。弱亂難爲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

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爲從。期年而舉。顧廣圻曰。句。總衛離魏爲衡。字爲一句。半歲而亡。先慎曰。全祖望云。六國盡亡而衛尚存。韓

國共擊秦。拔魏朝歌。衛從僕陽徙野王。衛故屬魏。或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

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先慎曰。乾道本無嚴字。顧廣圻云。今本而下。有嚴字。按句有誤。先慎按。有嚴字是今據增。明其法禁。必其

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

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

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

內。而政亂於外。顧廣圻曰。內外當互易。上文云。而事智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政計皆就安利如辟

危窮。先慎曰。拾補政作故。如下旁注皆字。盧文昭云。故張本作政。皆張本作如。與而同。當分段。顧廣圻云。今本政作故。按句有誤。先慎按。趙本改如爲皆。非也。政當作自。今爲之攻戰。

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汙馬之勞。家困而上

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

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

在。安得勿就。顯廣折曰解廉同字也。俞樾曰解舍完三字衍文也。事私門而完解舍則遠戰與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兩文相對不啻術此三字也。求得則私利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此文窮危相對安則利之所在也。私安則利之所在也。當作安利之所在上文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則求得正有者字。此不當少一字。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

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先慎曰拾補趙作外盧文昭云趨謂舊人改先慎按張榜本作馮較舊義爲近。今世近

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先慎曰趙榜本無也字。茲財貨賈得

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致會過耕戰之士。盧文昭曰致會過三字舊作不貴今從張本顯廣折曰茲

王之道。以繕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亂人主之心。其言

古者。顯廣折曰古當作說上爲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

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先慎曰五官謂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聚者其患御

者。盧文昭曰患疑是串字爾雅串習也此猶言近習俞樾曰串讀爲串詩皇矣篇串夷載積於私門。盡

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汙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竄之器。聚弗靡之

財。顯廣折曰議本同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顯廣折曰串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

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創滅之朝。亦勿

怪矣。

顯學第五十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

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

良氏之儒。盧文昭曰。夏張本作梁顯廣折。日諱本良作梁按梁夏同字也。有孫氏之儒。顯廣折曰。孫孫卿也。雖三篇云。燕子增實子之而非孫卿。有樂正氏

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先漢曰。意林夫作芬孫詒讓云。蕭阪園引山仲實云。相夫一本

作祖夫案廣韻二十陌伯字注云。韓子有伯夫氏。墨家施則古本相或作伯山。氏所見本作祖夫疑即伯夫之誤。相或當為柏之誤。古柏伯聲同字通。有鄧陵氏之墨。故孔

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先漢曰。相反不同。語意重複。蓋一本作相反。一本作不同。校者旁注於下。刊時失。耳。

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先漢曰。乾道本不重孔墨二字。顯廣折云。今本不上更有孔墨二字。按當有先漢按北堂書鈔九十六引重孔墨二字。今

增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先漢曰。乾道本無後字。據張榜本。趙本補。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

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

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

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

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先漢曰。乾道本反下無之字。顯廣折云。今本有之字。按當有今據增。明

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先漢曰。乾道本。世下無主字。盧文昭云。主字脫。據下文。補先漢

三曰。淮南齊俗篇與此同。先漢曰。北堂書鈔九十二御覽五百五十五引此作三日服作說。世主以爲儉而禮之。先漢曰。乾道本。世下無主字。盧文昭云。主字脫。據下文。補先漢

按北堂書鈔御覽。引有主字。今據補。儒者破家而葬。引有實子而償四字。服喪二年。先漢曰。北堂書鈔御覽。引服均作說。大毀扶



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

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先漢曰。上有漆雕之儒。此則一

人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

之。宋榮子之議。顯廣折曰。荀子正論篇云。子宋子曰。見侮人之不辱。使人不鬪。又天論解蔽皆云。宋子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釋文宋榮子司馬

李云。宋國人人也。崔云。賢者也。宋榮即宋榮。銑。傷旁相通。月令。腐草爲螢。呂覽。淮南作蜉蝣。榮之爲蜉蝣。猶螢之爲蜉蝣也。

設不鬪爭。先漢曰。設。疑語。詰。取不隨。仇不羞。固。固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夫

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

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

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顯廣折曰。據本同。今本義作儻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

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

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盧文弨曰。今下當分段。語治者。多曰與貧

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若也。先漢曰。乾道本若作若。下同。俞樾云。若字皆若字之誤。與入而誤。先漢按張榜本若字作若。不誤。今據改。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若

也。無饑饉疾疫禍罪之殃。先漢曰。拾補。疾作疫。盧文弨云。疾舊人改疫。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也。先漢曰。乾道本

惰作惰。張榜本作惰。下同。今據改。修而惰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

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

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

先漢曰乾道本宅作譚顯廣斯云。據本今本傳作宅先漢按作宅是今據改內餘說上篇云賜之上田上宅是其證

今上尊貴輕物

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

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

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

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民。

顯廣斯曰。據本今本民作明

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

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爲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鬪之勇尊顯。而

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鬪。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佚。難至則用介士。所

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於聽學也。

顯廣斯曰。據本今本主下有之

字今本於議作聽於皆誤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

先懷曰。官而張榜本。趙本作而官誤倒

若非其言。宜去其

身。而息其端。今以爲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爲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

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

虛文昭曰。儻下當分段

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

處久而行不稱其貌。

虛文昭曰。久字。據本無下同

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

而智不充其辯。

顯廣斯曰。據本同。今本處下有久字

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

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

之聽眩乎仲尼。爲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先慎曰華下即華陽事在秦武王三十四年魏安釐王四年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先慎曰一本平

年。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匣冶不能以必劍。顯廣折曰區從音

歐古通周禮司桓氏鑪文云凡金多錫則刃白考工記六齊視錫之品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王先謙曰按五字不成句形容在外不待發也伯樂不能以必

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騫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

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

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

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盧文昭曰磐下當分段不可謂富。

象人百萬。盧文昭曰象人或作僮言韓詩外傳四作愚民先慎曰象人即僮人也孟子曰始作僮者其無後乎謂其象人而用之也作象人是不可謂強。石非不

大。數非不衆也。先慎曰數當作象人二字上下文可證而不可謂富強者。磐不生粟。顯廣折曰磐下當有石字象人

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

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王先謙曰顯而當作而顯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

人。顯廣折曰禍知當作知禍此以知禍與下句不知禍相對也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爲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

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盧文昭曰故下似當分段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

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

夫嚴家無悍虜。顧廣圻曰李斯列傳引悍作極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

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盧文昭曰夫下營分設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

其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計數。用人不得爲非。先慎曰乾道本無爲字顧廣圻

云今本得下有爲字今據補一國可使齊。顧廣圻曰五字爲一句爲治者用衆而舍寡。顧廣圻曰諫本同今本者作也誤故不務

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先慎曰意林御覽九百五十二引特作待下同矢下有矣字案因學紀聞卷十引作特與此合特

自圓之木。千世無輪矣。盧文昭曰世張本作識先慎曰意林御覽引亦作識因學紀聞引仍作世與此合自直之箭。自圓之木。

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枯之道用也。先慎曰有良工弗貴也何則雖有不恃隱枯有二字衍

雖有不恃隱枯。先慎曰雖有二字衍而有自直之箭。自圓之木。先慎曰有良工弗貴也何則

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

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適然謂偶然也而行必

然之道。今或謂人曰。盧文昭曰今下營分設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爲狂。張榜曰狂與誰同夫智

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爲說人。此世之所

以謂之爲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諛也。夫諛性也。王謂曰向有誤先慎曰張榜本諛本諛皆作喻以仁義

教人。先慎曰乾道本經義字顧廣圻云今本仁下有義字按依下文當有今據補是以智與壽說人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人字盧文昭云人字脫一本有今據補有

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齋西施之美。先慎曰拾補齋作嬌盧文昭云張本作唐顧廣圻云張本作唐是也今本作嬌誤按左昭三年傳釋文嬌唐本

又作嬌哀元年紀嬌本又作唐嬌在說文新附先慎按藝文類聚五十二御覽六百二十四七百一十九引並作嬌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

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千

秋萬歲之聲聒耳。先漢曰乾道本上歲字與下秋字互易聒作括盧文昭云干歲語下同括據本作聒

千秋萬歲句千秋萬歲之聲聒耳句聒張榜本作聒是今據改。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

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爲治。先漢曰乾道本言作套今據張榜本增改

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

之成功。儒者飾辭曰。先漢曰乾道本無者字師作釋顯廣折云藏本今本韓作師今本聽吾言

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

道仁義。故盧文昭曰者字舊人刪顯廣折曰者字當衍俞樾曰者字與古諸通禮記郊特牲云或諸虞人

故與不聽學者之言兩句相對諸之互用古書多有禮記少儀篇申之面施諸臂孟子滕文公篇注諸梅往之紅

皆是也大戴記將軍文子篇道者孝弟說之以義而觀諸禮者與諸並猶之也顯氏以者爲衍而以故字屬下讀

義矣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盧文昭曰今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

可以爲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

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剃首則腹痛。首病不治則加痛也○先漢曰腹乃復字之譌素問瘧論病

所見本作不剃瘳則復益。謂瘳也顯感而瘳之技顯也○先漢曰顯字不見於字書下作瘳亦後起之

復不瘳總同古本韓子作瘳或改作顯爲者又誤加手旁校者又於下文去刀旁展轉譌誤益不

咸字幸注文猶存真又案在咸字當爲瘳之譌按顯二字亦倒下揭張榜本趙本作揭非

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

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爲酷，修刑重罰，以爲禁邪也。而以上爲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爲貪。先慎曰：乾道本無上字。顯廣折云：今本以下有上字。先慎按：有上字是上文皆有乾道本脫從今本增。必知者八說：舊云：此其臣有惑者，必知又云：而務必知之術也。是其義介當作分分而無私者。顯廣折曰：藏本同。今本作境。則分篇云：宜務分刑實爲急。又云：亡者其刑實不分也。云云是其義解字上下當有脫文。

弁力疾鬪。

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爲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盧文昭曰：按本作知之而不悅也。

也。弁注云：謂民不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爲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

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

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爲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爲治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士者至治也七十六字。顯廣折云：藏本今本有未詳所出。先慎按：御覽九百五十五事類賦二十五引並有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二句。是宋本不盡脫也。今據藏本補遺本而民聚瓦石下弁有注云：有以舉焉也五字。張榜本末句可與作可以。

# 韓非子集解卷二十

## 忠孝第五十一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爲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

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之道爲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先慎曰一本殺作亂。盧文昭云亂藏本作弑。有

曲父。先慎曰堯道本父上有於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於字。誤先慎案弑君曲父相對於字不當有據。今本刪下舜見瞽瞍其容從焉即承曲父言。堯舜湯武。或反君臣

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爲人君而君其臣。舜爲人臣而臣其君。王先謙曰此爲燕子之事。

而湯武爲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先慎曰堯道本無爲字。盧文昭云爲字脫藏本有今據補。而天下譽之。此天下

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

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今堯自以爲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爲賢而

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爲義而弑其君長。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

也。故至今爲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爲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父而

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聞曰。臣事君。子事父。

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

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智無常。王先謙曰常上所謂常道也。逆

道也。而天下常以爲治。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戴氏奪子氏於宋。此皆賢

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

上賢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

造惡貌也○先慎曰造與盛通見孟子萬章篇

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

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

先慎曰臣韓非自謂

孔子本未

知孝悌忠順之道也

先慎曰拾補未下旁在末字

然則有道者進不得爲臣主退不

得爲父子耶

先慎曰竊道本兩不字下皆無得字

盧文昭云得字脫張峻本有先慎按有得字是今據補臣主當作主臣言進不得爲主之臣退不得爲父之子也

父之所以

欲有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亂則治

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爲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爲君

則君之處位也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爲害耳豈得利焉哉

盧文昭曰焉哉二字舊倒張本作焉哉顧廣圻曰謄本同今本焉哉作焉謄誤先慎曰趙本無焉字據張本而刪之也焉哉當作焉哉字句絕焉字屬下讀盧顧說非

所謂忠臣不危其

君孝子不非其親今舜以賢取君之國而湯武以義放弑其君此皆以賢

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臣君退不爲家是進則非其君

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臣君退不爲家亂世絕嗣之道也是故賢堯

舜湯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亂術也瞽瞍爲舜父而舜放之象爲舜弟而殺

之

先慎曰依上文殺上嘗有舜字

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

有不可謂明詩云曾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信若詩之言

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內不爲家



亂世絕嗣而外矯於君朽骨爛肉施於土地先慎曰施陳也流於川谷不避蹈水火

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徧死而顧天也此皆釋世而不治是也世之所

爲烈士者雖衆獨行王僧曰雖當作離四字爲一句取異於人爲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

以爲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教出於無用者先慎曰

道本教作教虛文昭云遺張本作教顯廣折云韓本教作教案依上文是也今據改天下謂之察臣以爲人生必事君養親事君

養親不可以恬淡之人顯廣折曰韓本同今本無之人二字按此不當有先慎曰之人當作人生屬下讀上文人生必事君養親此作人生必言論忠信法術人生誤作之人讀本不思其誤從

而聽之非也必以言論忠信法術先慎曰依上文不當有以字言論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恍

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忠臣

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爲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

寢早起強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誹謗其親者也爲人臣常譽先王之

德厚而願之是誹謗其君者也先慎曰韓道本無是字顯廣折云今本非上有是字按依上文當有今據補非其親者知謂

之不孝先慎曰韓道本無之字顯廣折云據而非其君者天下賢之先慎曰韓道本天下下有此字顯廣折云據本今本

無此字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

盡力守法專心於事主者爲忠臣古者黔首悅密蠢愚先慎曰韓道本無是字顯廣折云今本

密靜也悅密謂忘情而無證也莊故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僂諂智慧先慎曰諂音朽政反反聞

子大宗師篇云悅乎忘其言也欲自用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可進又且畏之以罰然後

近人謂謂當作請非

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賞不足以勸。盜跖犯刑赴難。罰不足以禁。

先漢曰乾道本無罰字。顧廣圻云。今本不。上有罰字。按依上文當補。今據增。

臣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許由是也。已

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趨利。忘身之死者。盜

跖是也。此二者殆物也。

先漢曰拾補二字旁注三字。盧文弨云三藏本作二蓋。唯指許由盜跖言。先漢按二趙本竊作三下。仍作二不誤。

治國用民

之道也。不以此二者爲量。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殆物妙言。

治之害也。天下太平之土。

先漢曰乾道本上無之字。依下文當有據。韓本今本增顧廣圻云平當作上見下文。

不可以賞勸也。天

下太平之土。

顧廣圻曰平當作下見下文。

不可以刑禁也。

先漢曰乾道本以下有爲字。盧文弨云以下然爲。韓字。盧本無顧廣圻云爲字當衍。今據刪。

太上土不設賞。爲太下土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故世人多不言

國法而言從橫。諸侯言從者曰。

顧廣圻曰。候字當衍。

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

山東之言從橫。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所

以成治也。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

顧廣圻曰。句絕。

而止五霸不待從

橫。

顧廣圻曰。句絕。止字當衍。即王之形近而複誤耳。先漢曰趙本。止作正。橫下有而字。句讀亦異。蓋趙用賢改增以成其義也。

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顧廣圻曰。九字

爲一句。

## 人主第五十二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太貴。左右太威也。

先漢曰拾補威下旁注威字。盧文弨云威張本作威。顧廣圻云

威作威誤。

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所謂威者。擅權勢而

輕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當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先漢曰趙本當作而盧文昭云而張本作當顧廣圻云議本同今本當作而誤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今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之過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類者也。且法術之士。與當途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制斷。近習不敢賣重。大臣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然。其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先漢曰環讀爲營說文引本書自營爲私五聲篇作自環爲私與此同即證其左右近習。朋黨比周。以制疏遠。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人主奚時得論裁。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法術之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非能退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讒。獨合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主者。先漢曰趙本主作王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能。賢能之士進。先漢曰乾道本賢下有有用字顧廣圻云議本今本無用字今據刪則私門之請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劍之士。安得無難於

私勇而疾距敵。

先慎曰疾下當有於字此與下務於清微文正相對

游宦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而務於清

潔矣。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

人也。或有所知而聽之。

先慎曰知讀為智與下或有所賢句相對孤憤篇正作智

人因與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

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

之。人因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故智者決

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

先慎曰程量也

則賢智之士矣。時得用。而人主之明塞

矣。

先慎曰常道本而作以改從趙本

昔關龍逢說桀而傷其四肢。

盧文昭曰肢體本作支

王子比干諫紂而剖

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鏹。此三子者。為人臣非不忠。而說非不當

也。然不免於死亡之患者。主不察賢智之言。而蔽於愚不肖之患也。

先慎曰乾道本

無於字顧廣圻云今本蔽下有於字今據補

今人主非肯用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

敢當二子之危。而進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亂也。

飭令第五十二

盧文昭曰飭張本作飾古通用顧廣圻曰此篇皆商子斷令篇文先慎曰秦本商子作飾與此同

飭令則法不遷。

先慎曰商子法不遷作治不置

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售法。

嘗作害形近而誤商子作害是其證

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法曲斷。

顧廣圻曰曲當作由先慎曰商子亦誤作曲

以五里斷者王。

能參驗五里然後斷定其罪如此者王也○先慎曰此謂行法之速也五里斷九里斷皆對宿治言舊注非

以九里斷者強。

里而斷較五里為遲矣然亦能斷則其國必強舊注并王而言誤商子九作十

宿治者創。

宿置也若委置其法則必創

以刑治。以賞戰。

顧廣圻曰三字為一句見商子

厚祿以周術。

願廣圻曰：「諫本今本用作用按句。」

國無姦民。

先漢曰：「乾道本本作行都之過。」願廣圻云：「今本國無姦民。」先漢曰：「周術，商子作自伐。」

民今則都無姦市。

先漢曰：「市，生多末衆。」

農弛姦勝。

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則震不怠。」願廣圻曰：「露當作農，見商子。先漢曰：「農弛姦勝，則國必削。」

證三寸之管，毋當不可滿也。

雖受不多，然當無則不可滿也。○先漢曰：「意林毋。」

授官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

願廣圻曰：「成，讀爲威。」

作威亦讀爲威，商子斯。

令篇作威去聲，篇作威。其國無敵，國以功授官與爵，則治見者省言有塞。

願廣圻曰：「見，字當從有。」

則治省言塞。

此謂以治去治，以言去言，以功與爵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

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

案兵不攻必當。

朝廷之事，小者不毀。

先漢曰：「商子小作少下。」

效功取官爵，廷雖有辟言，不得以相干也。

先漢曰：「辟言，即有多者不損句疑此。」

是謂以數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

以言攻者，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

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

其能勝其害。」王謂曰：「此以下皆當依本書用人篇改正。」

輕其任，而道壞餘力於心。

願廣圻曰：「道壞，用人云莫懷。」

莫負乘官之責於君。

願廣圻曰：「乘官，用人云兼官。」

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

願廣圻曰：「用人云，明君使事不相干。」

故莫熱，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

莫爭。

願廣圻曰：「此五字涉上文而衍。」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

先漢曰：「上愛民，即下以刑去刑義。」

多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

今本民下有不守按此當有改從今本。」利出一空者，

願廣圻曰：「空，讀爲孔。」其國無敵。利出一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重刑明民，大制

使人則上利。

王先謙曰平日重刑使民知上

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先謙曰疏置本至下

本不重至字按此不當有先

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

先謙曰此下嘗有其國必強

罪重而

刑輕。盧文弨曰刑輕二

刑輕則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

四字與下其國必削對文

### 心度第五十四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

民。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姦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

之本也。夫民之性。喜其亂而不親其法。顧廣圻曰喜其亂。本同今本無其字誤故明主之治國也。明

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萌。故治民

者。禁姦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民心。禁先其本者。治兵戰其心者。勝。聖

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強。先戰者勝。夫國事務先。而專一民心。舉公而私不

從。賞告而姦不生。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強。不能用四者弱。夫國之所

以強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

而不同。其所以立異也。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故法者王之者

也。顧廣圻曰據本今本刑者愛之自也。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

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天下者。必塞。王肅曰亂字當更有賞字。衍顧廣

功而難致而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顧廣圻曰據本今本致欲治其法而難變

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先慎曰欲治其法當作欲治民亂上言欲舉大功而難致其力者大

也舉大功治民故治民無常唯治焉法。王先謙曰當作唯法焉治文誤倒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

則有功。先慎曰乾道本治與作與世願廣折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世知維之以刑

盧文昭曰世知二字舊無張本有願廣折曰據本同今本無世知二字則從。王先謙曰二字時移而治不

易者亂能治衆而禁不變者創。願廣折曰治衆二字誤未詳所當作王先謙曰治不易當故

聖人之治民治。願廣折曰據本同今本法與時移而禁與能變。願廣折曰據本同能越

力於地者富。願廣折曰應當作適下能起力於敵者強強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

聞。願廣折曰據本同今本聞作聞在所塞塞其姦者必王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

恃其不可亂也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創。願廣折曰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與

故賢君之治國也適於不亂之術。先慎曰乾道本適上有殺字願廣折云據本今本無殺字按

今本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先慎曰諸令篇辟言好力者其爵貴

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力而恃私學者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

卑者必創故立國用民之道也。先慎曰能閉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制分第五十五

夫凡國博君尊者。願廣折曰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平令行禁止於天下

者也。願廣折曰是以君人者分爵制祿則法必嚴以重之。願廣折曰據本今夫國治

則民安事亂則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且夫死力者民之所

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願廣折曰藏本同今而好惡者上之所制

也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上掌好惡以御民力先廣曰乾道本掌作賞願廣折事實

不宜失矣王先謙曰不宜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爲善也

如是則是無法也故治亂之理宜務分刑賞爲急治國者莫不有法然而

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治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有持異以爲

分先廣曰乾道本異以作以異虛文不可謂分至於察君之分獨分也是以其民重

法而畏禁願毋抵罪而不敢賈賞先廣曰晉與須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

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爲務是何也先廣曰乾道本無也字願廣折其法通乎

人情關乎治理也然則去微姦之奈何願廣折曰藏本今本之下有道字按非也此當衍之

法重發端以下至簪末法字凡十五見此去亦即法之壞字校者不知其誤因移著微姦之上遂不可通矣後者

隱之借字說文見部云魁司也墨子迎敵祠篇云謹微姦之亦以微爲姦與此正同微姦之法謂司察姦人之法

也之非衍字藏本今本道字固後人臆增願校亦未允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盧文昭曰規題本作閱願廣折曰規讀爲

微姦之法務令人彼此觀察其隱情也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十字爲一句願氏句讀未明故疑誤則使相關奈何先廣曰則上當有缺字此與上

蓋里相坐而已同里有罪禁尚有連於己者理不得相關願廣折曰惟恐不得免

有姦心者不令得忘闕者多也如此則慎己而闕彼發姦之密告過者免

罪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王先謙曰誅則必刑則連如此則姦類發矣姦不容細願廣折私告



任坐使然也。任係也。同里相保之人則坐之故曰任坐。○顧廣圻曰：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

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不用譽，則毋過。先慎曰：乾道本注故曰作人則改從趙本。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

即下過形之於言者，難見之過。過與適形相近。乾道本因誤為適，適用賢改則毋。張本作過是也。謂有術之國不用人之譽，則毋過。過

過三等為得人之情，諒顧廣圻謂適敵同字亦未見作過之本，從而為之辭也。境內必治，任數也。

亡國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圍禁者，任人而無數也。自攻者人也，攻人

者數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而任法。凡畸功之循約者，難知。王先謙曰：畸功謂偏畸

之類，循約謂與立功之約相依循，故曰彙功虛功也。先慎曰：乾道本難作難，顧廣圻云：難本今本難作難，先慎按難字是下文所謂循約難知，即承此而言，今據改。過刑之於言者，難

見也。盧文昭曰：刑舊校改形本通用。是以刑賞惑乎貳，所謂循約難知者，姦功也。臣過之難見

者，失根也。王先謙曰：之字當衍。循理不見虛功，度情詭乎姦根。則二者安得無兩失也。

是以虛士立名於內，而談者為略於外。故愚怯勇慧相連，而以虛道屬俗

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僂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二。

實故有所至。盧文昭曰：實故舊倒，顧本實故，顧廣圻曰：諫本二作貳是也。上文云刑賞惑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先慎曰：法定當作釋法。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

者安得其務，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是以賞罰擾

亂邦道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顧廣圻曰：不分當作分不先慎曰：顧說非白下脫畢字，用人篇

不肖於黑白安皆。如此則白黑分矣。說變篇為人主者，嚴明於臣之所言，則則實

有焉，是其實。